

《千手御魔》内容简介

名动江湖的夕阳神剑别府突然变生不测，主人公南宫亮惨遭失母之痛，而其父南宫冉又拒不认子。由此，小说展开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画面，而其起因都是因为一本武林已久失传的《灵天残篇》。

争雄武林，唯铁唯血，日月轮转，影子永存。血雨腥风的拼斗，产生了欲霸武林的“铁血帮”，其首领“影子血令”令人神秘莫测，搅得七大门派人人日危，侠义道日渐衰危。

武林奇葩南宫亮作为武林正派的中流砥柱，先是巧食“杨枝甘露”，继又学得长白绝学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力挽狂澜，在黄山始信峰顶，率七大门派及侠义道中高手，一举歼灭以“绝天魔君”为代表的邪恶势力，使武林复归平静。

千手御魔

残霞如火，枫红似血。

深秋的黄昏，充满了肃杀之气。

洛水滔滔东流，激起如呜咽般水声，铜雀台的危墙败垣，静寂地屹立在洛水之边，颓衰之象，使大地染上一片苍凉之色。

车辚辚，马嘒嘒，秋风狂舞中，一辆马车，沿着铜雀台大道，向一座庄园之前，急驰而去。

那庄园广袤百丈，气势不凡，朱门铜环，石狮雄踞，门上一道横匾，镌着六个漆金大字：“夕阳神剑别府”。

二旁门枢上，也各刻着四字，有如对联。

左边是“忠孝是尚”

右边是“节义为先”

这正是以品德剑术，名噪武林，领袖河洛一带的中原剑主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的别府。

飞奔的马车，一到庄门口的旗杆旁，车把式一声吆喝，猛勒缰绳，健马一声长嘶，车轮戛然而止。

三丈高的旗杆顶，三面黄缎三角旗，随风舒卷，猎猎作响，但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那绣着半截残剑的三角旗下面，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这时，车把式已翻身下车，打开车门，躬身道：“夫人，到啦！”

车厢内一声轻嗯，走出一个面目清秀，神态雍容的少妇，只见她微提淡绿色的曳地长裙，轻盈而庄重地跨出车门，接着又走出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幼童，猎装打扮，剑眉朗目，英气逼人。

少妇下车后，掏出一锭银子，塞在车把式手中，车把式接过称谢，翻身上车，马鞭飞扬，吧哒一声，健马又是一声长嘶，带动车轮，绝尘而去。

这时，幼童满脸欣喜之色，牵着少妇的手，星目四处眺望。当他目光仰视，扫过旗杆时，口中忽然发出一声惊呼，左手一指旗杆顶，道：“妈！你看……人头！”

少妇正向庄门走去，闻言脸色一愕，停住脚步，随指望去，倏然黛眉一挑，娇容惨变，脱口惨呼道：“啊！师兄……”

美眸涌现泪光，足尖一点地面，腾身形如箭起……

突然，庄门呀然而开，门口响起一声大喝：“是什么人？胆敢取下人头！”

少妇口中一声怒哼，本已跃起三尺的娇躯，猛然一拧，竟改直纵为斜掠，嗖地一声，横过大道，轻轻落在庄门台阶前，秀目含威一瞥之下，已看清出声的人是谁，不由娇叱道：“李福，我离家只有半载，难道你已瞎了眼睛？”

壮汉一见少妇，脸色一怔，语气尴尬地道：“原来是……是主母回府……”

少妇鼻中重重一哼，打断他的语声，娇喝道：“门旗之下，何来人头？”

语声未住，门中倏然响起一声冰冷的语声道：“是我班睢所挂……”

随着答话声音，一个青衫白净脸，面色阻沉的中年书生打扮的人，已出现门口，双眼寒光闪烁，面现一股诡谲的表情。

当他一眼瞥见门口的少妇，竟是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的夫人——“绿裳仙子”崔宓时，神色一转，立刻咽住下面的话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嫂回府，小弟不知，望多恕罪！”

少妇此刻怒火如焚，加以对班睢素来厌恶，罗袖轻挥，怒容满脸，沉声道：“班大侠，不必来这套虚礼，请问人头既是你所挂，是否也是你所杀？”

班睢淡淡一笑，目光旋然一转，道：“陇西崔家，与河洛南宫，名噪中原，齐肩武林，我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动崔门一根汗毛，何况南宫大哥是我盟兄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粉脸铁青，身形猛然一欺，厉叱道：“何师兄既非你所杀，你又何来人头？”

班睢脸色平静，仿佛有恃无恐，冷冷道：“我虽未亲手杀你师兄，但却参与其事！”

他语气虽冷，但神态尚装出一份恭谨之状，似乎尚有顾忌。

“绿裳仙子”见他直认不讳，反而一怔，秀目喷火，语声忽变阴涩，道：“我师兄何若飞，是我父亲掌门首徒，手中风雷双槊造诣非凡，谅你一人，休想动得他一根毛发，你说，尚有什么人参与伙同谋害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微微一哼，神色自若地道：“长安鲁老英雄，潼关商氏兄弟，洛阳大豪章大旗，咸阳‘铁马金枪’古尚义……嘿嘿，大嫂之言不错，小弟只配执鞭随蹬，稍助威势而已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狡猾无比，只听得“绿裳仙子”心腑欲裂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凄厉地道：“想不到参与之人，竟包括了河洛白道精英，我陇西崔家，在江湖上也微有薄名，不知与各位有何深仇，竟使你们胆敢下这般辣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又仰天悲声道：“师兄，父亲谅来尚未知悉，师妹先代你报仇了！”

语声一顿，秀眸含煞，注视“铁笔神风”厉声道：“班睢，你虽是我丈夫盟弟，但我早已看出你心藏奸诈，今天我要先取你一命，偿我师兄血债！”

娇躯一晃，左掌“五指拂经”，玉腕震动间，幻起一片指影，罩向班睢胸口五大死穴，右掌“拂云推雾”，挥向腰际“天枢”穴。

这一动手，充满杀机，吓得家人李福，暴退门旁，道中站立着的幼童，也目光发直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因为双方皆是他的长辈，以他辈份，不知怎么劝解。

只见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身形一闪而退，道：“耳闻陇西崔家的风雷三十六槊，云雾封穴手法，为武林二绝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……”

他语声未落，倏见崔宓手法一变，诡谲欺进，双掌连环点袭而至，他身后已是大门，难以再退，连忙停住语声，掌运内力，一招“堆山填海”，横挥而出。

凌厉的掌劲，迫得“绿裳仙子”掌式微顿，他趁隙疾转半圈，后退二步，语锋一转，疾道：“大嫂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，素闻大嫂慧质天生，如今怒蒙灵智，岂非受人蠢愚之讥！”

“绿裳仙子”一听他话中有话，掌式随着一缓，停手娇喝道：“你直认参与凶杀，血债血还，尚有何话可说？”

班睢脸容一整，肃然道：“崔门为陇西武林重镇，南宫大哥为河洛剑主。单只其中之一，中原黑白二道，又有谁敢虎口拔牙？此其一。

大嫂为崔门长女，匹配大哥，两家联姻，而何若飞为大哥岳丈之掌门首徒，大嫂之师兄，不论武功，单凭此点，我等身为大哥盟弟义友，又怎敢割下他的人头？此其二。

长安鲁夷老英雄，潼关高氏兄弟，洛阳大豪章大旗，咸阳古尚义，皆是技高德邵，名重武林的一代豪杰，并非泛泛之辈可比，与何若飞并无恩怨，如非事出有因，何致联手诛杀之，此其三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闻言到此，微一沉思，冷笑一声，插口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难道你们是奉命行事？抑或敝师兄做出什么亏德败行之事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微微阴笑，接下去道：“大嫂之言不错，如听完小弟最后一点，自当不言而喻，第四点，如无大哥令谕，有谁敢将人头悬于洛水夕阳别府的门旗之下！”

此言一出，崔宓脸色一变，凄厉地道：“以你此言，杀我师兄主凶，难道竟是我丈夫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点点头道：“大嫂能意会小弟之言，果不愧智慧之誉，也免得小弟有冒犯之罪！”

此刻，崔宓已心乱如麻，他不知丈夫何以要杀她师兄，脑中略一转念，转首对悚栗一旁的李福喝道：“南宫大爷是否在家？”

李福目光畏缩地一望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缓缓地点点头。

崔宓重重一哼，面罩寒霜，对班睢道：“暂且留下你项上首级，见了相公，不怕不水落石出。”

接着转身对木立中的幼童一招手，道：“亮儿，快随娘进去！”

语声中，人已向东门走去。

蓦地，“铁笔神风”班睢横跨一步，伸手一拦道：“大哥有命，希望大嫂勿再进入夕阳别府！”

崔宓脸色又是一变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班睢冷然说道：“大哥之意，小弟实难出口，但奉命行事，尚请大嫂见谅。”

崔宓惨然长笑，道：“我崔宓身为南宫冉之妻，竟不能进入自己家门，这还成什么体统？”

班睢目光闪烁不定，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道：“小弟虽有相助之心，却无挽回大哥心意之力！”

崔宓厉声娇叱道：“你虽与我夫结盟，却无资格管我南宫门中家事，还不快快滚开！”

“开”字一落，纤掌疾翻，当胸疾拂而出。

“铁笔神风”一声轻哼，道：“大嫂逼得小弟动手，只有冒犯了！”

语声中，健腕一翻，掌缘疾向崔宓玉腕切去。崔宓此刻怒火冲天，厉叱道：“当真喧宾夺主，就试试崔家手法能不能教训你这奸诈之徒！”

双掌疾收，右掌奇诡一圈，左掌一穿而出，反背前拂，一道劲风，划向班睢左肋，所经之处，正是“期门”、“章门”、“膏肓”诸穴。

这一拂之势看若简易，其实诡奇凌厉已极，饶“铁笔神风”班睢身手不凡，也是武林一等高手，眼见来势，却不知如何抵挡。

只见他神色大骇，一声大喝，侧腰甩肩，双掌飞舞，刹眼之间，攻出五招。

这五招一气呵成，疾如暴雨，看得刚踏上台阶的幼童失声惊呼。

但崔门“云雾封穴”手法果然迥异其他武学，班睢五掌连袭，竟然发觉全般落空，而崔宓的玉掌在这刹那间，已指沾衣衫，拂至“期门”重穴。

班睢吓得白脸发青，魂魄俱飞。

在这当儿，门口倏然响起一声大喝道：“大嫂请暂息怒，三弟还不退下！”一道狂飚，横里撞至，袭向崔宓左臂。

“绿裳仙子”闻声疾跃而退，正好落在台阶下，幼童身旁，星眸一扫，见大门敞开处，走出二人，右边的一位紫脸短须，身穿紫色长袍，神态威凛已极，正是威震黄河两岸的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。

左边的一位淡黄国字脸，身材修长，清瘦已极，却是南宫冉三位盟弟中的另一位，“摩云佛手”尚奕松。

崔宓对这位尚奕松的为人，向极敬重，立刻一缓神色，娇声道：“二叔，你评评理，班睢有何资格出手拦我进门？”

尚奕松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大嫂暂息雷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频频摇首，下面的话突然而住，似乎难以出口。

这时，只见幼童横身向前，欣呼道：“爸……”

岂知南宫冉电目炬睁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住口，今后南宫无子，你已无父，不准再以南宫为姓。”

袍袖一拂，一股罡劲，疾向幼童撞去。

嘭的一声，幼童当场翻退三尺，一跤摔在道中，尘垢满身，眼青额肿。

此举大出崔宓意外，见状一阵心痛，急忙晃身退到道中，扶起幼童，仰首娇叱道：“虎毒不食子，南宫冉，难道你已失掉人性？”

南宫冉一脸怒容，冷冷道：“南宫无子！你快闭住那张臭嘴！”

崔宓娇容如蜡，秀目凝霜，厉声道：“我崔宓明媒正嫁，过姓南宫一十五载，自问无愧于心，什么事竟使你拒妻不认子？”

南宫冉仰天狂笑，反诘道：“何不问问你自己？”

崔宓气得浑身发颤，凄厉地道：“我假如知道，又何必问你，凭南宫门风，谅你不敢无理取闹，当着盟弟，何不说出缘由？”

南宫冉冷冷道：“休妻书已派专人送达令尊，你尽可返家问你父亲！”

崔宓娇容一变，道：“休妻律有十条，你凭的那一条？”

南宫冉道：“你真要我亲口说出！”

“天清地明，我崔宓心同日月，说又何妨？”

“好利的嘴，你看旗杆上是何人首级？”

崔宓强忍悲愤，泪盈眼眶，惨然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师兄真是你主使杀的了？”

南宫冉冷笑道：“你心痛了？”

接着又一声凄厉长笑道：“南宫一家，四代以来，忠、孝、节、义四字皆全，想不到百年令誉，竟被你毁于一旦，南宫亮名是我子，但实质如何？以你行为，怎不令我怀疑，休你已算恩遇，其实我南宫冉恨不得杀你……”

“夕阳神剑”说到此处，身躯微抖，激动已极，他转首目光一瞥门框上的忠、孝、节、义四个漆金大字，突然衣袖一甩，疾挥而出。

轰然一声，木屑粉飞，那右方为首的“节”字，已被掌风震碎，金漆脱落，难以分辨。

崔宓气得脸色由红变青，但碍着对方是自己丈夫，受尽委屈，却不知如何自处。

她心中暗暗呼道：“这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诬害……一定有人诬害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她含泪秀眸一瞥自己一向憎恨的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只见他嘴角噙着一丝阴笑，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……

再看着素行正直的“摩云佛手”尚奕松，只见他不时摇头搓手，似乎对这局面一筹莫展，爱莫能助！

在这刹那，“绿裳仙子”崔宓心头泛起一阵悲愤，凄厉地道：“南宫冉，你我结婚十五载，想不到你竟如此血口喷人，不错，嫁你之前，何师兄对我情深谊笃，但未曾逾越兄妹之礼，这，你不是现在才知道。自入你南宫家门，恪守家训，克尽妇道，有哪点对不起你……”

她愈说愈激昂，秀眸泪如线流，继续悲声道：“南宫门风，百年以来，虽受武林尊敬，但我崔氏家声，也并不比南宫一家稍低，清名逾命，岂容你信口诬污？你凭的是什么证据？”

南宫冉厉叱一声道：“贱妇，我问你，你这次出门用意何在？”

“返门省亲，你不是不知，何用再问？”

“在家几日？”

“六月之久。”

南宫冉仰天悲笑道：“陇西洛水往返只需三日，又何需半年？”

“转道岭南，一赏山水之胜，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？”

南宫冉嗤然道：“岭南山水虽好，怎及得‘横天金槊’何若飞千里相会！”

“绿裳仙子”秀眸怒火暴射，猛然挺身跨前一步，娇叱道：“你像已派人专门跟踪，但我师兄胸襟磊落，岂是你所想象之人？”

“你是承认了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倏然悲泣道：“夫君，十五载恩爱，你岂可听信谗言！”

“嘿嘿！你怎知道我非亲眼目睹？”这时，幼童在旁见父母反目，已泪水滂沱，但他自幼禀承父母刚毅性格，咬紧牙关，饮泣吞声，闻言插口道：“爸……何师伯对妈极为恭敬，孩儿在旁……”

“竖子住口！”南宫冉生性火爆，脑中已先入为主，怎肯听孺子之言。

崔宓凄厉叫道：“夫君，你错了，师兄闻我行踪，飞骑赶上，原是为了你！”

南宫冉神色一怔，冷冷道：“好动听的藉口，我有何事值得他如此关心？”

“你三年前在黄山获得‘灵天残篇’，已风声外泄，何师兄得知此事，要我转告于你当心，想不到你竟恩将仇报……”

南宫冉脸色微微一变，旋即仰天一声狂笑，道：“我南宫冉并非畏事之辈，且不说‘残剑令’可调动河洛武林百余高手，单凭我手中三尺青锋，‘夕阳六式’，也能使窥觊者亡命而归……”

豪气冲天的语声到此，倏然一变阴沉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不过我获得‘灵天残篇’，只有四人知道，两位义弟结盟二十年，情同手足，要习神功，当知我南宫冉决非隐私之辈，另外二人，只有你和我，嘿嘿，莫非你恋奸情热，泄密讨好？哈哈，谎言虽动人，却破绽百出，如今夫妻之情已绝，还不快滚！”

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声色俱厉。

崔宓满腹悲痛，见南宫冉执迷不悟，解释已经绝望，又想起名誉受污，顿起自绝之念，秀眸厉光暴射，仰天悲呼道：“苍天啊苍天，你为什么不长眼睛……”

语声一转，望着门口屹立的南宫冉凄厉地道：“我崔宓生为南宫家人，死为南宫家鬼，夫君，我就还你清白。”语落脚下猛然点地，嗖地一声，一头向门旁石狮撞去。南宫冉脸色一怔，倏听场中响起一声悲呼！

“妈……你难道不顾亮儿了？”

南宫亮偎立母亲身旁，想不到母亲在这刹那之间，会生出自绝之念，见状一声悲呼，扑身抱去。

他的悲呼使“绿裳仙子”崔宓因过分悲痛而陷入昏迷的神智骤然清醒。

不错，儿子年幼，如今有父不认，自己再一死，还有何人照顾？而丈夫虽然休妻，但自己终是南宫家之人，怎能忍心舍下这个仅存的幼弱的根苗。

这些念头，在崔宓脑中电闪而过，衡情轻重，陡沉真气，想勒住身形。

但是，当时用力太猛，距离又近，等到后悔已来不及了，嘭地一声，一头撞上门旁石狮上，立刻鲜血迸溅，萎顿倒地。残霞、红枫、鲜血，使大地染上一片殷红的色彩，令人顿生凄凉悚栗之感。

南宫亮扑到母亲身旁，一见母亲额角虽裂，鲜血如注，却未昏厥，忙泣声呼道：“妈，你是何苦，亮儿知道你决不是爸所讲的那种人……”

悲惨的气氛，迷漫着四周。

崔宓紧紧握着儿子的手，缓缓摇着，仿佛要阻止他的哭声，其实，刚才她如非一念勒马，此刻早已魂归离恨天了。

南宫冉屹立阶上，目睹此情，触动悲怀，怀疑地望了义弟“铁笔神风”班睢一眼，眼角瞥见崔宓只是重伤未死，脸色又由怀疑立变悲怒，狂笑道：“崔宓，你真不愧心机多端，意想以诈死要挟我挽回心意，岂非痴人作梦，自讨苦吃！”

语声一落，袍袖一甩，转首沉喝道：“二位义弟，贱妇生死，有甚好顾虑的，我们回房！”

说罢转身进入大门，班睢及尚奕松也跟随而入，嘭地一声，朱门紧阖，场中恢复一片静寂，只有十三岁的南宫亮尚匍伏在母亲身旁悲泣。

这片断时刻，使他幼小的心灵，遭受了严重的创伤，他感到一向正直的父亲寡情无义，同时，他也感到母亲太可怜，蒙上莫明的罪名。

骤然，他站起身躯，小手紧握成拳，虚空一扬，大声道：“爸，有朝一日，我南宫亮不会放过你，你既能无子，我也能无父！”

崔宓此刻挣扎着坐起，闻言无力地叱道：“亮儿，你岂可说出此话，难道忘了南宫门风，孝行第二？”

南宫亮悲泣地伏入母亲怀中，泣道：“妈，看到爸不分青红皂白，孩儿不能自制啊！”

他仰头望着母亲脸上一片鲜血，淡绿的衣衫，也染成红色，而额上鲜血尚汨汨冒出，忙撕下猎装，替母亲包扎。

崔宓此刻脑中感到阵阵昏眩，但灵敏的智慧，却仍在搜思平时对自己恩爱的丈夫，突然剧变的原因。

她想起昔年自己师兄暗恋自己的情形……

她想起结识自己丈夫的经过……

是什么人从中暗箭中伤呢？

中伤的人目的何在呢？

倏然她得到一丝灵感，立刻道：“亮儿，你扶我走吧！”

“妈，我们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亮儿，先离开这里再说，不过，你不要悲伤，有一天，你仍会回到自己家园，继承‘夕阳别府’的光荣。”

南宫亮不懂母亲的意思，但却不忍违拂身受重伤的母亲的吩咐，正要用

力抱住母亲站起，倏又听母亲道：“且慢，亮儿，你先把你何师伯的人头取下来埋好。”

南宫亮稚气的脸上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妈，这样岂不更使你蒙受嫌疑？”

崔宓惨厉的神色一沉，道：“只要问心无愧，何事不可为，你何师伯一生光明磊落，岂可死后人头高悬，使他泉下难以瞑目！”

南宫亮肃然道：“妈，孩儿懂得！”

语声一落，矮小的身形倏然掠起。

他年龄虽幼，但幼承家训，却已扎下深厚的内功基础，身法虽不很快，却轻灵美妙已极，刹那纵到旗杆下，猿身而上，取下人头，就在道旁埋好，继又扶着母亲，向洛水之滨踽踽行去。

乌云渐阖，残霞骤暗，夕阳别府前石狮上的殷红鲜血也渐渐变黑，红枫失去晚霞的映照，自然显不出鲜血般的光彩……

夜色浓了，木叶萧瑟，归鸦乱噪。夜色中，正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，沿着洛水，相依而行。

江水呜咽，星月惨淡，默送着二个伤怀之人。

倏然，崔宓软弱地问道：“亮儿，我们已经走了多少路啦？”

“约摸四里了吧。”

“那我们在这儿等等吧！”

南宫亮用奇诡的目光望着母亲道：“夜深露重，为什么不先找个地方歇歇！”

崔宓摇头道：“你不会知道的，我要等等看……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崔宓就江边缓缓坐下，目望滔滔江水，道：“如我推测不错，等会儿必有人追来索我母子之命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急急道：“那我们还等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崔宓凄凉地道：“我要证实你父亲是否真的为谣言所蒙。到时，我们再逃还来得及。”

“假如没有人追来呢？”

“那你父亲确已变心了，但是，亮儿，你父亲是正直之人，我相信他决不会的。”

南宫亮默默无言，他觉得母亲的情操太伟大了，也痴心得可怜，于是睁大眼睛，默默向来路搜索着，心中泛起一层层矛盾的感觉。

他希望有人追来，因为他懂得母亲的意思，父亲既能当时放过，必无再派人追赶之理。如有人追至，必是奸徒。这也可证明父亲不过一时受到蛊惑，并非绝情寡义！

但他又怕母亲重伤之体，无法逃生，凭自己年纪，和浅薄的功力，实在微不足道。

于是，幼小的南宫亮，就在怔忡矛盾的心境之下，不时遥望着来路，苦挨着时光。

远处村落，初更的梆杵声响了……慢慢地，梆杵又敲了二更。

母子二人在漫漫的长夜中，已挨过两个时辰。

南宫亮心中有着既庆幸又绝望的感觉。

倏闻母亲仰天喃喃道：“看来我的判断是错误的……但是，天啊！我崔宓一生未曾料错过一桩事……我不死心啊……”

南宫亮急急靠近母亲，悲声道：“妈，我们回到外公那儿去，让外公作主……妈，你伤势要紧，不要这样自苦。”

崔宓缓缓转首，泣道：“亮儿，我做母亲的现在有几件事交代你，你能听话吗？”

“妈！不管什么吩咐孩儿都一定遵从！”

崔宓倏然停止泣声，面色一变，凝肃道：“你要记得，你是中原剑主，‘夕阳神剑’南宫冉之子，不论你父亲怎样，你不能恨你父亲。”

南宫亮无奈地点点头，其实心中悲忿已极，觉得母亲太过仁慈。

“第二，江湖险域，非有惊人绝艺，难以出入头地，你功基虽扎，然未得‘夕阳六式’的最后三式，必须另寻名师，这点，不论我如何，你必须回到外公那儿去，他会指点你应走之路！”

南宫亮脑中立刻升起一丝不祥的预兆，急急道：“妈，你呢？……”

崔宓低喝道：“不要多嘴，听我说！你应该坚信你父亲是一个好人……”

“孩儿知道。”

崔宓脸上闪过一丝凄凉的神色，从怀中缓缓掏出一个三寸多高装伤药的磁瓶，打开瓶盖，把一瓶金创药尽倾水中，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急急道：“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崔宓爱怜的望着儿子，缓缓道：“孩子，妈等下告诉你！”

说罢从地上拾起一块棱角锋利的碎石，向手腕划去，嗤地一声，血光迸现，她疾以空磁瓶承罩向如泉涌出的鲜血。

南宫亮眼见母亲这种突然近似疯狂的举动，目光惊凝，竟不敢出口动问，脑中飞快在想着；这是为了什么？到底为了什么？

只见母亲的脸色愈来愈黄，而鲜血却已装满一瓶。

崔宓轻轻地盖上瓶盖，也不顾手腕鲜血直流，探怀取出一粒有如白蜡之物，放入瓶中，送到南宫亮手中道：“亮儿，这是母亲的血，你好好保存，只要不时在里面放些盐块，血液就不会凝固！”

南宫亮双手接过，颤声地道：“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崔宓脸色一凝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这是你母亲最重要的吩咐，你一定要办到……等你将来绝艺学成，你要用你母亲的血，洗刷你母亲的清誉，知道吗？”

南宫亮失声痛哭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了……”

“但是，你不能做出有损你父亲的举动，要以诚毅之心，感动于他，使你父亲自悟自觉。”

“妈……孩儿听你的话。”

“孩子，不要哭，面对现实，坚强起来，还有……”崔宓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半尺长的钢质机筒道：“亮儿，南宫一门以‘夕阳六式’剑法、风云连环步，及这种‘纯阳绝命针’三般绝学驰誉武林。前者你已会三式，风云步你也懂得法则，只有这种‘纯阳绝命针’是保命护身之物，因为太过霸道，百年以来只传下两筒，从未轻用，一筒可发放三次，如今妈交给你，在不得已之时，准许你用以逃命！”

南宫亮含泪接过揣入怀中，正想安慰母亲，只见崔宓又接下去道：“半日惨变，我觉得其中另有阴谋，缘之起因，可能是为了‘灵天残篇’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稚气地道：“妈，你怎会知道？”

“唉！”崔宓长叹一声道：“这只是我推测而已，我等在这里，目的就

是想要证实此事，但是，孩子，我不愿意再等了……

“亮儿，南宫一家要靠你了……要恢复我的清名，要使你父亲相信，只有剖开此中阴谋的真象！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道：“妈，我将来应该怎么着手呢？”

崔宓沉凝着道：“你两位盟叔，班睢天性机诈，以刚才他的举动看，说不定线索就在他的身上，尚二叔为人正直好义，将来找他或可助你一臂之力……假如此路不通，不妨再依次调查长安鲁夷，潼关章氏兄弟，洛阳章大旗，咸阳古尚义，弄清他们杀你何师伯的当时情形，也必可知道一点端倪。”

其实，崔宓一生自负聪明，虽看出其中有所阴谋，却又怎想到此一阴谋严密复杂的安排。

南宫亮默默地听着，记入心头，在他幼稚的脑海中，只感到世事的复杂难测，他正在胡思乱想中。蓦地，又见母亲仰天悲呼道：“夫君啊……我崔宓死也不会相信你会休妻弃子，但是，我再等不及了……夫门难入，羞见父母，我崔宓只有用洛江之水，洗刷清白，以明心志了。”

语声中，纵身跃入洛水，扑通一声，浪花飞溅，衣裙浮沉，刹那间，随着滚滚波涛，飘逝不见。

南宫亮见状大惊，一把没有抓住，伏身江边一看，茫茫黑夜，江水呜咽，那里还看得见丝毫踪影。

他失声大哭悲呼道：“妈……你好狠心……”

底下的语声，已被泣声所掩，再也听不清楚。

稚子悲泣，和着呜咽江水，奏出一曲令人鼻酸的乐章。

渐渐地，南宫亮想起母亲的吩咐，收起泪水，望着手中盛着母亲鲜血的磁瓶，一咬牙，喃喃道：“妈，你生为烈妇，孩儿当谨遵吩咐，勉成孝子……”

他缓缓站起身子，怨恨的目光，贯透黝黑的夜色，沿着江边，开始走向人生的征尘。

路是崎岖的。责任是沉重的，南宫亮在这半日光景，似乎已成熟了不少，边行边回忆着母亲的话，搜索着其中的谜题。

倏然，来路上响起一阵阴沉的长啸，划破静寂的黑夜，传了过来，回荡于洛水之旁的原野上。

南宫亮栗然一惊，回头目光一扫，只见五六条人影如飞而来，他心中又惊又怒，喃喃道：“妈，你推测得一点不错，他们终于来了，可是，妈，你虽然聪慧，却太性烈……妈，你死得太快了……”

他想起自己身负遗嘱重责，心中念着，人已疾向夜色中遁去。

夜色凄迷。

秋风飒飒。

一条瘦小的人影，沿着洛水，顶风飞奔。

在惨淡的月色下，可以看出他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华贵的猎装，已污秽破碎，英气逼人的容貌，却汗下如雨，狼狈不堪的神色中，透出惊怒的表情。

他，正是有父拒认，母亲投水的孤雏——南宫亮。

在他的后面，五六条黑影飞奔而来，衔尾追赶。

突然间，响起几次厉啸，前路又出现三条人影，向南宫亮迎面围至，南宫亮一见身入包围，再也逃遁不脱，脸色由惧变怒，幼小的心灵一横，倒反而沉着起来，身形一晃，背对洛水，昂然屹立，目光一扫，见四周已参差站立着九个武林人物，这些人一律灰色劲装，头上灰布密密包起，只露出两只寒光闪烁的眼睛。

而其中只有一个人身着青衫，没有蒙面，双手握着一对判官笔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盟叔“铁笔神风”班睢。

南宫亮见此形势，想起母亲的话，星目喷火，大声对班睢道：“你急急追我，不知是什么用意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此刻目光闪烁地向四野扫视，闻言倏然阴阴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侄儿，你母亲在那里？”

南宫亮一肚悲愤，冷冷道：“我母亲不想见你，如有什么事，同我讲也是一样！”

班睢目光诡谲一转，沉声喝道：“小子，念在相处多载，我班睢已存下宽容之心，如敢不说，那就是自找苦头吃了！”

南宫亮凄厉地目光一扫，道：“要我说不难，你得先讲出来意！”

班睢脸色立刻转变得非常和缓，诡笑道：“念在大嫂伤重奔波，特来送行。”

南宫亮用手一指，道：“那又何必带这许多人，灰巾蒙面，故作神秘？”

只听得其中一个黑衣人喝道：“抓住小的，不怕老的不出来。”

语声之中，纵身而上，一掌向南宫亮劈出。

南宫亮见势一惊，空手无剑，只得疾闪两步，喝道：“你们要动手，打死我也不说！”

他刚执成性，决心强硬到底，仗着一筒“纯阳绝命针”，有恃无恐。

但这一来，反而见效，那蒙面人掌式击空，正要抽身变招再上，“铁笔神风”班睢已自喝道：“不可鲁莽，我有话说！”

蒙面人果然一晃而退，但南宫亮小肚子中雪亮，冷冷道：“有什么话说，还不是想害我母子二人！”

一言拆穿，班睢阴晴不定的脸色，倏变狞厉，沉声道：“小子你既然知道，何不爽快一点说将出来，看在昔日情份，我可保全你小子一条蚁命。”

他脸色瞬息万变，忽善忽恶，南宫亮牙齿一咬，大声道：“你是我盟叔，岂忘了南宫门风，忠行第一，孝行第二，为人子者，岂有弃母求全之理！”班睢脸色一红，厉叱道：“南宫一姓，已无你母子二人，你小子到底说是不说？”

南宫亮凄厉地道：“不说。”

“嘿嘿，不说，那你就只能活到今天了！”

“铁笔神风”语声中，身形渐欺。

南宫亮平素对这位三叔倒不感到怎样，此刻已恨透了心，正想摸出“纯阳绝命针”，却倏见左边一个蒙面人沉声道：“班睢，祸根要铲得干净，你怎么乱了章法！”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蓦然止步，阴恻恻道：“小子，你母子二人，倏然分开，是什么道理，只要你据实相告，我保证绝不为难你们母子。”

南宫亮暗忖道：“以目前形势，只有保留母亲已死的消息，或可拖延一些时光，因为“纯阳绝命针”发出，如不能把眼前这批人全部杀死，终难脱身。”

他想到这里，幼小的心灵中倏然升起一片杀机，目光微扫，在量度形势，口中却不动神色地道：“我母亲早已洞悉你们的阴谋，此时此刻，怕不已出去了十里。”

这固是谎言，随口胡诌，但听者有心，“铁笔神风”神色一惊，厉声道：“向何处而去？”

南宫亮脚下微移，冷冷道：“这个你们都管不着。”

左边一个蒙面人沉声道：“小娃儿，其实我们并不要杀你。”

班睢接口道：“不错，你母亲要逃也难越出洛河之界

南宫亮叱道：“少噜苏，谅你们也一样难以活过今夜。”

班睢哈哈狂笑道：“不愧南宫冉八载薰陶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真要杀你们母子之人并不是我们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！”

南宫亮一怔道：“奉谁之命！”

“你父亲。”

南宫亮火冲三尺，大声道：“你们骗人，我爹已明言放我母子于前，决不会食言于后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只见班睢左掌一探腰际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十字架般的东西，上半部漆黑发光，下半部雪亮，六寸长短，状如一柄断剑。

班睢左子高举，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既自认‘夕阳神剑’之子，可认得此物？”

南宫亮心头陡然大震，这十字架般东西，自己怎不认得，立刻垂手肃立道：“犀角为柄，精钢剑身，南宫独门‘残剑之令’。”

班睢鼻中一哼，冷冷道：“既知‘残剑令’，可知规矩？”

南宫亮迟疑片刻，道：“令如一门之长，见令如见家主于当面，执令之人，凡有命谕，南宫门下，生死皆从！”

班睢嘿嘿一笑，道：“‘残剑令’之威何止于此，河洛武林见令莫不敬若盟主，小子，你该知道我的话不假了吧，要你们母子二人性命之人，就是你父亲！”

南宫亮到底年幼，闻言陷入迷惘之中，他知道“残剑令”为祖传掌门之物，父亲视若性命，生平不离身边，轻易决不授人，难道父亲当真寡情绝义，逼我母子于死？

但是，母亲至死尚嘱自己不可记恨父亲……

这种矛盾，使他深感困惑，正自沉思，只听班睢又道：“你既知道‘残剑令’的遗训，谅不至违背我的吩咐吧？”

南宫亮一咬牙，挺身道：“既属南宫之后，自当恪守祖训，但请传谕！”班睢得意地一笑，道：“你立刻说出母亲去向？”

“顺洛水而去，已有半个时辰。”

南宫亮心机聪明，话虽实在，却没有说出是投江顺水逐波而下。

“铁笔神风”不防南宫亮暗弄心机，以为实话，目光向身旁两个蒙面人一示意，两个蒙面人身形晃动，已出五丈，迅速顺着洛水向下流奔去。

南宫亮眼见这般快疾身法，知道皆是一流高手，心中暗暗吃惊。

只见班睢转首狞笑道：“以‘残剑令’为名，南宫亮应即刻自裁，以全南宫一家令誉。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寒气直冒，仰天悲叹道：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，母亲啊！孩儿壮志未酬，只能全孝了！这是你吩咐的啊！”

凄厉的语声中，他疾抬左掌，向脑门拍去。

他心中怀着无比的悲愤，但眼角瞥见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在得意的狞笑。

在这刹那，南宫亮陡然顿住拍向脑门的右掌。

原来他抬手之际，突然触及藏于腰中的磁瓶，不禁忖道：“母亲含辱留血而死，遗我在世，为的是要我洗清名誉，何况母亲生平料事如神，她既料父亲是因受了班睢等的蛊惑而误会，父亲自不会对有十五载恩情的母亲及自己赶尽杀绝

他这里正在考虑，班睢已神色一怔，喝道：“小子，难道你要抗命不成？”

南宫亮既不敢违背祖训，复不愿就此伏戮，脑中闪电忖道：“我得设法避此一劫，决不能陷入奸徒诡计之中……”

转念到此，情急之下，忽然触动灵机，朗声道：“南宫之后，唯孝唯忠，我虽明知其中有可疑之处，但面对信物，仍存服膺之心，不过——”

班睢喝道：“不过如何？”

南宫亮接着道：“母亲曾言你奸诈无伦，何况据我所知，南宫门下‘残剑令’仅有一柄，轻易不肯动用，如他老人家要我死，在夕阳别府之前，早可解决……”

“铁笔神风”想不到对方小小年纪，头脑这般清楚，但仗着信物是真，阴恻恻道：“你可是怀疑‘残剑令’是假？”

南宫亮冷笑道：“在这黑夜之中，如以伪物相胁，也不是不可能之事。”

班睢怒哼一声，道：“依你如何？”

“我要分辨真伪，否则恕难遵命！”

这时，其余六个蒙面人见同伴一去不回，皆不时转首探望，目光闪烁，露出焦灼不安之色，其中，右边一人忽然插口道：“追去之人至今未返，班大侠切勿再耽误时光。”

“铁笔神风”耳闻催促之言，脑中忖道：“杀此幼子，只不过举手之劳，但崔宓未擒，如万一发生变化，将来自己岂非首当其冲？既借‘残剑令’之名，自当做得天衣无缝，这样，我班睢将来也才能推诿责任，何况奉命行事，妄逞一时之快，将来岂非白狗吃肉，黑狗遭殃……”他机诈一生，却料不到崔宓已死。

此念在他脑中闪电转过，不理蒙面人之言，冷冷道：“你要如何分辨？”

南宫亮朗声道：“犀角为罕见之物，以作剑柄者，天下极少，其性寒，噪舌味涩，入口便知！”

班睢心机虽深沉无比，却未想到南宫亮更是精灵，仗着功力，及对方年

幼，料定他实在耍不出什么花样，乃坦然道：“也好，辨明真假，让你安心做鬼！”

话声一落，左手一扬，“残剑令”已平向南宫亮飞到。

其实，南宫冉以往对这独子，极为钟爱，这“残剑令”，南宫亮不知看过几百次，触手由份量上即知真假，那还用看。

只他左手一接，倏然扬声道：“见令如见盟主，班睢，你还不听命！”

这一变化，实出“铁笔神风”意料之外，神色不由一愕。他不是震于“残剑令”之易手，而是惊于一个年不过十五的幼童，面对七位高手，竟然如此大胆。

他脸色一变，厉叱道：“老子阳沟里翻船，小子，你是猴子翻不出手掌！”身形一欺，掌式已出。

南宫亮身形暴退，脚跟已踏近江畔，大喝道：“你刚才说过‘残剑令’一现，河洛武林，莫不敬若盟主，难道你不将‘夕阳神剑’之名放在眼下。”

“铁笔神风”闻言一震，掌式陡收，正在这时，右边那个刚才出言催促的蒙面人忽然大喝道：“任你聪明狡猾，一样要死。”

纵身而上，掌分上下，猛袭而至。

南宫亮到底年轻识浅，他以为班睢领头，故只防着班睢，并未防着别人，一见来势凌厉，掌心未到，罡劲已至，自觉浅薄功力，不是敌手，急忙脚下横移三步，右手就向怀中掏去。

岂知就在这刹那，蒙面人掌法一变，横挥而至，这一招不但快，而且诡，南宫亮手执“残剑令”，匆忙之间，一招“夕阳六式”的第一式“夕阳流霞”，顺手挥出。

但“残剑令”剑身不满两寸，岂能发出威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嘭地一声，他瘦小的身躯已挨了一掌，横退三步，张口吐出一口鲜血。

南宫亮身受掌伤，杀机更浓，疾速一翻身，右手已将机筒抬起。

其余五个蒙面人，不知道南宫亮手中握的是独门“纯阳绝命针”，还以为是什么普通防身之物，见他拒抗，唯恐脱逃，蜂涌而上。

要知南宫一门自创“夕阳六式”剑法，名噪江湖后，因“纯阳绝命针”太过霸道，中者绝无幸存之理，故一直严谕后辈，弃而不用，已百年未现江湖，见者可说寥寥无几，这几个蒙面人虽是一流高手，但与南宫家并无交往，怎会识得。

但是，别人不识，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却不会不识。他一见大惊，拧身斜避，尚未及出口招呼，只听得一声机簧响处，一蓬红光，暴射而出，十余支细如牛毛的金针，向那批蒙面人罩去。

洛水之旁立刻响起阵阵惨呼，六个蒙面人，竟倒下四个，个个气绝身亡，其余二人一见不妙，正想退避，南宫亮心头杀机已盛，岂肯放过，一声清叱，机簧再响，红光再次暴射，两声凄厉长呼，两人便也倒地身亡。

但南宫亮却忘记了班睢的“神风步法”奇快绝伦，誉满江湖，刚觉心头大畅，忽闻左侧一阵风声，两点寒芒凌空点到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晃身暴退，在紧张之中，忘了身后就是滚滚波涛，一脚踏空，发觉已晚，一声惨叫，嘭地一声，流花飞溅，身子落入洛水之中，顺流飘去。

茫茫黑夜，一片静寂，地上却多了六个蒙面尸体，班睢把尸体推入江中，

对着滚滚洛水狂笑道：“剑令已沉，祸根去一，‘夕阳’沉落，只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，我班睢建此功劳，当可取位而代，总管三省，说不定得获奇功，更可独霸天下……”

泉鸟狂笑，伴着瑟瑟秋风，更使黑夜平添几分恐怖色彩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得意的笑毕，身形一晃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只剩下滔滔洛水，仍在呜咽地流着……

秋阳闪烁。

落叶狂舞。

洛水支流的浅滩上，躺着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幼童，剑眉微挑，面色惨白，浑身湿透，一动不动的仰卧着。

显然，他是被河水冲击上岸的。

呼呼的西风，砭入骨髓，而秋天的朝阳，并不能给人有炙热的感觉，那静静躺在泥泞滩上的幼童，身躯忽然一阵蠕动，张口吐出一口黄水。

慢慢地，他周身已感到一阵寒意，睁开眼皮，挣扎着坐了起来，他仰着看着天上浮动的白云，呆呆出神，周围的环境，对他是那么陌生，但闻河水潺潺，木叶瑟瑟，充满了凋谢的秋色。

终于，他口角张翕，叹出一阵喃喃的语声：

“上天垂佑，我南宫亮终于捡回一条命，唉，妈的确料事如神，一筒‘纯阳绝命针’竟使我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似乎想起什么，眼光疾速地向左右地上一瞥，发现什么也没有，不由长长一叹！

想起那还可以用一次的“纯阳绝命针”及那代表南宫一家威名的“残剑令”，竟都沉入江流之中，泪水顿时夺眶而出。

倏然，他神色微现紧张，抬起稍感麻木的双臂，一摸腰中，接着，脸色一松，缓缓吁出一口气，又喃喃道：“还好，妈遗留的鲜血尚在，否则，我真愧对她泉下亡魂了！”

又是一阵西风吹过，使他衣衫尽湿的身躯，一阵悚悚抖粟。

此刻，南宫亮周身发冷，腹中又饥。想到自己在水中逐波一夜，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应该先设法赶往陇西，向外公诉说经过。

他心中想到这里，目光迅速向四下一扫，发觉自己坐处左边是一座山谷，河水下流百丈左右，弯入山谷不见。而前面远处，隐现一个村落，村落中，隐隐可见一座高耸的城堡。

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往陇西应该怎么走，心想，何不起身进入村落去问一问，一面也可设法换套衣服，弄些食物果腹。

一念至此，他想挺身站起身躯。

倏然，左肋一阵疼痛，使他情不自禁地一声轻哼，敢情刚才一心想着母亲及遗失之物，忘了昨夜与蒙面人动手时，被对方一掌击成的伤势。

于是，他微微一叹，伸手摸摸腰囊，发觉还有几颗家传疗伤之药，立刻取出三颗，吞入腹中，就地盘坐运起功来。

南宫亮年纪虽幼，但凭着家学渊源，内功根基扎得颇厚，加以伤势并不甚重，一经运功，立刻血气正常循环，催动药力，走遍三十六穴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忽闻一阵叮咚叮咚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南宫亮因运功正值完成之际，不能分心，心中虽在奇怪这声音的来源，却不敢睁目一视。

那叮咚之声，仿佛是以锤击石的声音，渐渐响亮，似乎愈来愈近。

他这一受扰，再也无法推功运气，已觉伤势已近痊愈，只得散去功力，眼皮一睁，向前望去。

一望之下，心中一惊，霍然翻身立起。

原来眼前一丈之处，竟站着两人，一个是身躯雄伟的独脚老者，黑须垂胸，容貌威严，两道目光，犹如寒电闪耀，慑人已极，分明是内功已臻化境的绝世高手。

左手支着一条卵蛋般粗的拐杖，乌光油油，显然是钢铁所铸。

南宫亮这时恍然大悟，刚才叮咚之声，敢情是这独脚老者走路，拐杖触地之声。

在独脚老者旁边，却是一个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女，长发披肩，天蓝罗裙，一双秀眸，射出一股智慧的光芒！

南宫亮目光刚与她相触，只觉得眼睛一亮，暗忖道：“世上竟有这般美丽的少女……”

想着，心头如小鹿般乱撞。

他正在打量，倏见那独脚老者冷冷道：“小哥儿，看你这付样子，好像是刚从水中爬起来的，秋寒水冷，大清早，你在水中做什么？”

这番问话，不禁触动南宫亮的悲怀，想起自己本来幸福的家庭，莫名其妙的陡遭变故，不由悲从中来，但他一想到与对方素不相识，在陌生人前掉眼泪，怎好意思，忙强忍悲痛，躬身一礼道：“晚辈误入水中，被冲至此，万幸未被淹死，正想请问此处何处，以便赶路。”

独脚老者唉了一声，两道眼神，射出湛湛寒光，逼视着南宫亮，道：“听你口气，仿佛是洛阳人士，此地已出洛阳百里……”

南宫亮听得心中大大一怔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一夜之间，随波飘浮这么遥远，竟能不死，好像冥冥中有母亲幽魂回护。

只见独脚老者说到这里，脸上倏然露出一丝欣喜之色，与刚才的冷漠神态大为不同，侧首对身旁少女道：“慧儿，你看这小哥儿是什么出身？”

那天蓝衣裙的少女秀眸一张，笑道：“爸，你老人家又要考我啦！”

接着面向南宫亮抿嘴嫣然笑道：“这位朋友衣着虽然污秽，却是高贵质料，出身决非贫贱之家，尤其他刚才打坐运功之姿，深合武家练气要诀，来历自是不凡，只是神情狼狈，莫非经过了什么特殊不幸的遭遇……”

她语声如黄莺百啭，迷人之极，渐渐咬牙沉思，变成询问口吻，秀眸直视着南宫亮，仿佛要看穿他内心一般！

南宫亮心中猛然一震，不自觉地微微点头，表示她的话并没有说错，但他心中却在想：对方年纪与自己差不了多少，竟具这般锐利的目力，超人的智慧，虽然神态不脱幼稚，但比起自己，实在强得太多，有其女必有其父，这两人自是大有来历，他转念至此，脑中灵光电转，把昔日父母告诉他的武林有名高手，一一思遍，却也想不到一个合于眼前两人形状的名号。

南宫亮平日虽甚少出门，但家学渊博，在父母日常口述之中，知道的武林人物，并不在少数，尤其河洛百里之内，成名的高手，都到过“夕阳别府”，他都有一面之识，却从未见过眼前这父女两人，不觉凝神怔思起来！

其实，他是白费心思，不要说以他的年纪阅历，不知道这独脚老者的来历，就是整个武林，能识得这一叟一女者也寥寥无几！

只见独脚老者听少女说完，见了南宫亮的表示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慧儿，你智慧果然不差，观察入微，与为父见解如出一辙——”

他得意地称赞少女，倏然一转语锋，对南宫亮和蔼地道：“小哥儿，你贵姓，家中尚有何人？”

这几句话，正触及南宫亮的痛处，使他勾忆起自己凄惨的际遇，泪水顿

即不自禁地夺眶而出。

蓝衣少女见状似觉不忍，转首娇声道：“爸，你看人家那么伤心，定有个悲痛的身世，我们又问必要触别人伤痛之处！”

独脚老者哈哈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女儿家果然比老夫细心，好好，那末，哥儿，老夫想说一句话，不知你要不要听！”

南宫亮此刻最怕提到自己姓名，闻言不由感激地向少女一瞥，立刻用手抹去泪水，恭敬地答道：“多谢前辈开怀，有甚训诲，自当恭聆。”

独脚老者微微颌首道：“应对不失礼仪，孺子可教，小哥儿，老夫一生，从不虚伪夸赞别人，但你确是老夫生平之中所见资质最佳的人，如能奉老夫为师，将来必有非凡造就，使你成为武林第一高手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大感意外，他恍悟对方神态由冷漠变为和蔼，探听身世，原来是想收自己为徒，不由大大踌躇起来。

他想起母亲临终的吩咐，要自己到外祖处……以母亲的智慧处事，必言中有因，何况，对方的言语举动，虽然迥异常人，却来历如谜，以南宫家门，岂能胡乱投师！

可是，人家却是一番好意啊！

这个问题，使南宫亮困惑万分，目光一瞥，见独脚老者正目光湛湛，等待自己回答，心中一急，忙欠身答道：“老丈好意，晚辈心感，但相谈至此，却未蒙赐示名号，敢请示知，也好称呼！”

独脚老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你肯答应，老夫自会告诉你，否则，却不便为外人谈起。”

南宫亮闻言，陡然感觉到对方身份太过神秘，迟疑半晌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倏见蓝衣少女，粉脸一凝，鼻中重重一哼，抢口说道：“你不要不识好人心，别人跪在地上求我爹，还不知他老人家肯不肯呢，这种机遇已千载难逢，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！”

独脚老者忙喝道：“慧儿，对陌生的人，你怎可这般说话！”

他喝声虽大，语气中，却并没有责怪之意。

对她那种尖刻的言语，骄傲的神态，南宫亮不禁大起反感，他遭遇虽然凄惨，但幼小在辉煌的家世中，早养成一股刚傲之气，怎肯被人讥落，暗暗忖道：“小的骄而老的纵容，我南宫亮就是明知除了你们找不到更好的名师，也不愿有求于你们！”

心念至此，心中一横，朗声道：“贤父女好意，在下心中感激，但恪于家训，只有怨违方命了！”

独脚老者想不到对方竟会拒绝，脸色陡然一沉，目中寒光骤厉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小子……”

语声到此，村中蓦地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之声。

蓝衣少女转首一望，倏然道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爹何必生这些闲气，家中尚有要事，我们还是快些回去吧，女儿不相信这世上资质好的人，就只有他一个。”

这番话，开头几句固是劝慰独脚老者，但最后一句却含有鄙视不屑之意，听得南宫亮心中反感更甚，刚才对少女的一点钦佩感激之心，立刻化为乌有。

只见独脚老者鼻中重重一哼，脸上怒色盈然，倏然转身，向村落大步行去。

蓝衣少女秀眸向他一扫，也转身跟随而去，随着叮咚叮咚之声，两个谜样人物，渐渐远离。

南宫亮见独脚老者虽然残废，依拐而行，但行动之间，毫无不便之状，就是蓝衣少女脚下也如行云流水一般，目送对方，胸中忽然激起豪气，喃喃道：“我南宫亮是‘夕阳神剑’之后，陇西‘风雷圣手’崔天行的外孙，我就不信你这残废老头会比我的父亲与外祖还高明多少！”

不错，洛水南宫及陇西崔门，声名如日经中天，难怪南宫亮小小年纪，肚中也隐藏着一股傲气。

这时，远处村落中，又响起一阵急骤蹄声，南宫亮闻声一怔，凝神望去，只见村中黄尘如飞，滚滚而起。

一阵寒风吹过，使他从怔思中回到现实，只觉饥火中烧，身上凉意更盛，忙略为擦去裤上泥泞，向村落行去。

他想设法换套衣衫，先吃饱肚子，同时，到底年幼好奇，想看看为什么这僻静的村落中，健马匆匆来，令人感到气氛异常不调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？

四

南宫亮心中想着，人已向村落走去。

河边离村落，距离并不算太远，盍茶时刻，已进了村庄，只见一条短短的街道，两旁茅屋参差，皆是贫苦的村农，尽头转过一个弯，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座城堡。

一条黄尘滚滚的驿道上，不时驰过两三匹健马，马蹄飞翻，马上的人，形色匆匆，仿佛有什么急事，而身旁也不时走过一批批慍悍大汉，俱都疾装劲服，背插兵器，皆向通往那城堡的方向走去。

南宫亮心中大感奇怪，但目光左右巡视，想先找个人家，说明情形，乞些食物。

但是，他出身膏粱之家，眼见道旁农户，皆衣着褴褛，哪里还开得出口，这样边看边走漫步而行，不知不觉已到转弯之处，转首一望，那雄伟的堡门竟已耸立眼前，四周碉楼箭垛，气势不凡，堡门入口之处，两名青衣大汉，昂然屹立，气派颇大，南宫亮一眼就猜到是武林人物居住之地。

这时，身后倏又响起一阵蹄声，南宫亮闪身而视，只见两匹健马擦身而过，马上竟是两个背插长剑的道士。

只见那两个道士到了堡门之前，翻身下马，向门口健汉打了一个问讯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只因距离尚有二十余丈，听不真切。

那守门两名健汉露出恭敬之色，弯腰回礼，其中一人，立刻牵马引路，让两名道士进入堡门之内。

南宫亮这时暗暗忖道：“以此情形看来，这堡中之人，在武林中必有名望，而且定是乐善好施之辈，我何不上前碰碰运气。”

他家学虽然渊博，但却毫无阅历，以为出家人进堡，必是请求布施。

于是，快步向堡门走去，一到门口，向屹立的另一大汉施礼道：“大哥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大汉一见来的是个像乞丐般的小子，冷冷答道：“偃师郊外！”

南宫亮想乞讨一点食物，又觉实在难以启口，不由一阵嚅涩，欲言又止。

正在这时，堡中倏然响起一声凄厉惨呼。

这声惨呼，不见可知，乃是人类临死之前，或受不住刑罚煎熬，所发出的。

南宫亮闻声心中一悚，刹那之间，竟忘了自己要说的话，侧首向堡门内窥去，隐隐可见人影匆匆行走如梭，却再也不闻丝毫声息。

他侧立门侧，无法窥得全貌，这一瞥根本看不出所以然来。不由暗暗思忖道：“刚才那声惨呼，难道是那两个道士口中发出？如不是，那又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事？如是，那两位道士刚才进堡之时，不像有敌对迹象，又怎会发生这种惨剧？”

他脑中闪电般想着，陡然觉得这座城堡，太已令人感到神秘可怖，正想抽身而退，已陡闻身旁大汉喝道：“小叫化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快滚开！”

喝声中，一掌向南宫亮劈来。

嘭地一声，南宫亮踉跄退出七步，一跤摔在地上，胸口一阵疼痛。

其实，以南宫亮功力，绝不致被一个看门庄汉打倒，只不过他专心探察这充满神秘气氛的城堡，未防及此。

这一掌打得南宫亮怒火骤升，觉得对方太过横蛮，自己探视固然不对，

但也不应该出手就打人。

他微一运气，觉得并未受伤，挺身一跃而起，正想出口责问，只见堡中倏然响起一阵步声，那刚才进去的两名道士，已牵马步行而出。

两名道士年皆五十余岁，清瘦的脸上，一片凝重之色似有无限心事。

南宫亮见状一怔，咽下欲待出口之言，呆呆扫视着这两名道士，发现对方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。

只见两名道士牵马走出堡门，左边一个倏然转身道：“姑娘请止步，贫道奉命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尚请转告堡主，为免武林杀伐，祈能再自三思。”

南宫亮俊目一瞥，心中又是一愕，见道士身后，出来二人，一个是刚才屹立门口的壮汉。另一个却正是在河边碰到的蓝衣少女。

只见她盈盈一福道：“家父素来言出必行，二位道长尽可回禀贵观观主，除此一途，再无他法可循，尚请二位见谅。”

两名道士重重一哼，同时飘身上马，一提缰绳，纵骑疾驰而去。

南宫亮见两位道士上马身法，倏然暗骂一声糊涂，心中道：“听她口吻，这两名道士分明是滇南‘清真观’来的，清真观威镇天南，父亲曾言，声名不在洛水南宫下，我当初怎会以为他们是乞求施布的游方道士。而他们口中所称的堡主也必是独脚老者，以少女刚才语气，这父女二人竟敢与威镇天南的‘清真观’作对，其来头谅必惊人……”

他这正在呆想，鼻中倏闻一声香风，接着眼前人影一花，一声娇滴滴的话声已在耳边响起！

“啊！原来是你，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父亲轻易不看中一个人，有谁肯放弃这个造就绝艺的机会。”

南宫亮见蓝衣少女凝立眼前，对她那种充满自信的语气，不由大感恶心，心中飞快地忖道：“你自命不凡，但这次可看走了眼，我南宫亮有我自己的路，难道非进你的门不行么？”

他傲骨如铁，正想出口反驳，只见蓝衣少女嫣然一笑，抢口道：“看你的脸色，必是怪我刚才相见之时，最后几句话伤了你的心……对吗？”

南宫亮鼻子微微一哼，心想：这话还算有自知之明，口中却冷冷道：“在下并无责怪姑娘之意，姑娘既能自知言不检点，就不应再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是对！”

蓝衣少女倏然咯咯一笑，道：“傻瓜，你还教训我，我刚才明若对你鄙视，实在是救了你一条命啊！”

南宫亮闻言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不懂姑娘的意思？”

蓝衣少女轻声道：“我父亲出口之言，从不收回，尤其对想得到的东西，向来是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，你当时拒绝他老人家，试想是否危险？”

南宫亮见她语气沉重，不像说谎，情不自禁冒起一股寒意。

只见蓝衣少女又又微微一笑，娇声道：“不过，如今你能回心转意，我父亲必定高兴万分，他老人家生平未曾收徒，你独得绝艺，其福不浅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倏见南宫亮脸上有不耐之色，眼珠一转，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看，我光顾说话，却忘了你衣衫尚湿，眼珠深陷，脸色惨白，必是已经饥寒交煎，快随我进堡换洗一下，吃饱肚子再谈。”

话一说完，也不管南宫亮的反应如何，一伸玉腕，拉着南宫亮的右手，就向堡门内拖去。

这种不避男女之嫌的举动，使得幼受严训的南宫亮大吃一惊，正想摔手

喝止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口张又闭，任由她牵入堡中。

他这样做，一方面是因为蓝衣少女最后的一句话，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，既有现成的地方吃饭，何乐不为？

还有一层，他心中好奇之念未泯，想趁此机会，看看这父女两人，到底是什么来历，这堡中又是怎么一个样子。

蓝衣少女拉着南宫亮一入堡门，立刻一缓脚步，庄重起来，南宫亮此刻只有跟着走，目光一扫，发现堡中房屋颇多，层层院落，深若无底，而此刻所经之处，正是前院走廊，院中花木扶疏，布置幽美已极，一过院落就是正厅，走廊九曲，房屋连栊，一派雄伟气势，范围竟比夕阳别府还要大。

尤其窗棂梁柱，油漆光彩耀目，仿佛新盖未久，但是静寂的气氛，却给人一种阴沉之感。就是穿梭来往的奴役，除了向蓝衣少女施礼外，口中从不说一句话，脚下也丝毫不敢出声，似乎唯恐惊动了别人一样。

这种寂然而异样的气氛，与粉刷鲜明的房屋太不调和，使南宫亮心中更加感到神秘莫测。

他跟着蓝衣少女身后，避过正厅，走上左侧回廊，一连三个转弯，来至一间房门口停下，少女笑着娇声道：“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爹此刻正忙着应酬一批客人，今天恐怕无法接见你，等下自有人来服侍你。我晚上再来！”

说着又嫣然一笑，笑容迷人而带一丝稚气。

南宫亮耳闻此言，正中下怀，心想既已来了，叨扰一餐，再婉谢而辞，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于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请便，在下打扰贵府，先谢了！”

蓝衣少女微一颌首，转身而去，行未几步，倏又转身道：“在你未行拜师之礼以前，切勿乱走，免生误会，千万记得！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肚中暗笑，心想：我明天天一亮就走，拜什么师？

他目送蓝衣少女消失，立刻推门而入，只见房中布置幽雅，床桌俱全，缓缓走到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倏然想起彼此讲了半天，竟不知道对方姓名，这情形太已可笑。

正忖思间，房门被人推开，只见两名壮汉抬着一大桶水，放在墙角，后面还跟着一人，手中捧着一叠衣衫，放在桌上。

南宫亮正要起立称谢，只见两名壮汉目光连瞥都不瞥一眼，放好东西，就立刻出房而去，好像根本就没看到人一样。

眼见这般情形，心中大感奇怪，但继而一想，晚上再问少女不迟，于是坦然脱下污秽的衣衫，浸身泡入桶中，洗清满身污秽，换上衣衫，觉得尚称合身。并将盛装母亲鲜血的磁瓶，揣入怀中。

这时，刚才两名壮汉又推门而入，一个手中捧着一盘菜饭，一个收拾房中，挟了污秽的衣衫退出。

南宫亮一天未进饮食，待壮汉出门，立刻踞案大嚼，吃得碗底朝天。

肚子一饱，精神大振，他想起蓝衣少女吩咐，只有推开沿廊窗户，向外张望，良久并无什么发现，不由感到无聊已极，心想：我自身责任重大，应该及早离去。但继而一想，既然叨扰了人家，岂能不告而别，转念至此，只得倒在床上，怔思未来，慢慢地，竟迷迷糊糊睡去。

等他一觉睡醒，睁眼一看，不由心中一愕，一跃起床，原来窗外新月高挂，满天星辰，已近初更。

他想不到自己睡得这么死，目光一扫，见桌上残肴已收，另放着一桌佳

肴，一大碗白饭下面，压着一张纸条，南宫亮走近抽出一看，上面寥寥几字，竟是蓝衣少女所留。

“见你好睡，不便打扰，明晨拜师时再见。”

南宫亮顺手一放，心中一阵苦笑，默默吃完饭，推椅而起，觉得这堡中一切皆如谜一样，无法打破，心中烦恼又升。

他倚在窗边，迎着夜风，仰望星月，一时万感俱集，正觉索然之际，眼角忽然瞥见一条黑影，由堡外掠入，横空而过，落向第二进院落之中，隐没不见。

这般快速的身法，恍若电光石火一般，显然那人功力不比俗流，南宫亮心中微微一惊。

他不知这夜行人是堡中的人，抑是堡中之敌，正想跃出窗户，跟踪一探，倏然想起蓝衣少女吩咐之言，不由强自抑制好奇之心，侧耳静听。

良久，四周仍无什么警兆，南宫亮心中，泛起阵阵思潮，一个个的谜，从他脑中接连升起。

南宫亮再也忍耐不住，脚下一垫，身形向窗外窜去。

翻出回廊，他身形一长，猛扑正厅屋脊，上了屋顶，方觉那阵叱喝之声，起自第三进院落，第二进院中一片漆黑，丝毫没有人影。

南宫亮微一扫视，正想跃身而起，倏闻一声沉喝：“什么人，胆敢偷窥本堡，还不下去！”

喝声中，一道掌风，如雷奔电闪般袭向自己左侧。

南宫亮闻声一惊，移宫换步，目光一瞥，只见一名大汉，已经扑至，忙喝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快请住手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已见一条黑影从三进院中冲天而起，电掣般向自己停身方向窜来。

紧接着，又有三条黑影，跟踪而起，半空中响起一阵厉叱：“何方朋友，竟敢私入本堡窃盗，还不留下！”

这情形，南宫亮瞥见之下，知道第一条人影，必是刚才在房中所见，入堡的江湖人物，想起吃过人家三餐饭，倏生报答之心，乃一瞥刚才向自己出手的大汉，喝道：“我是帮你们的，还不一同截住那偷盗之人？”

语音中，身形一晃，向急掠而至的人影截去。那大汉也神色一怔，迎着那条人影，大喝一声：“贼子，还不留下！”

呼地一声，竟超越南宫亮身形，双掌一翻，横里劈出。

南宫亮见大汉掌势沉猛，功力不凡，不禁暗暗佩服，暗庆自己刚才反变得快，否则，准得吃亏！

此时只见那条黑影，一声轻哼，脚下微垫，掌式一花，嘭地一声，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法，竟把那大汉劈下屋顶。

南宫亮暗吃一惊，已发觉眼前这人功力高不可测，但自己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一声轻叱：“朋友，慢走，偷了别人东西，终非磊落行为！”

语音中双臂陡伸，藉着对方掌劈大汉后身形微顿之际，挡住去路，右掌伸指一划，迳逼对方眉心，用的正是“夕阳六式”剑招中的第二招“日沉大地”。

这时，他才看清对方身材修长，身着夜行衣衫，手中并无兵器，但头上却蒙着一块黑布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

一见蒙面人，南宫亮不禁想起洛水岸边惨痛的遭遇起来，仇火骤升，招

到半途，陡运全身真力，疾点而出。

他这些动作与蒙面人掌劈大汉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只见那夜行人侧身移步，目闪寒光，双掌一翻，硬向南宫亮手腕切来。

招式之诡奇，应变之快速，端的令人震撼！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他发觉对方的手法，似乎特别眼熟，正在这时，倏见蒙面人口中发出一声轻噫，紧接着道：“亮儿，你怎会在这里？快随我来！”

南宫亮只觉手腕一紧，竟在这刹那之间，被对方扣住手腕，呼地一声，带着自己，凌空而起。

他惊奇交杂，对方竟认识自己，而且语气中并无恶意，忙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蒙面人急急道：“追兵已近，待脱离了危险之地再说。”

身形连纵，如一缕淡烟，向堡外疾掠。

南宫亮随着蒙面人风驰电掣，转首一瞥，见堡中有十几条人影衔尾追来，耳中并闻到连声叱喝。

蒙面人虽牵着南宫亮，速度并未减低，这时他猛然又一声清啸，右手一紧南宫亮手腕，如矢激射而前，身形起落之间，陡然快速一倍。显然，他已把功力展到极限。

几个跃身，避过两道拦截，竟甩脱身后追兵，钻入一座密林之中。

一入密林，蒙面人停下身形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放下南宫亮，伸手揭掉脸上蒙巾。

南宫亮一见蒙面人容貌，骇然暴退，失声惊呼道：“何师伯……”

难道死人复活？

五

南宫亮骇呼之声尚未止住，只见对方又向脸上抹了一把，刹时又变成另外一张脸，年约三十六、七岁，容貌平易可亲。

这接连二个变化，使得南宫亮心头一楞，表情由惊骇而惊喜，倏然明亮的星眸中流下二行泪珠，低泣着，扑入对方怀中，呜咽道：“陈叔叔……”

原来蒙面人那是什么“横天金槊”何若非，却是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的次徒，何若非的师弟，“千面幻影”陈仿。

他这“千面幻影”之名，即因善制人皮面具得来。

此刻，他脸上充满一片凄凉之色，怜惜地抚摸着南宫亮的头发，低声道：“亮儿，现在不是痛哭的时候，你怎会到那堡里去的？”

南宫亮见了这位一见面就嬉笑，平易近人的陈仿，何异见了亲人，心中的委屈怨苦，顷刻之间，狂泻千里，泪如残落，低泣道：“陈叔叔，何伯伯死了……我妈被迫跳江自尽……我是顺江水流落至此的……”

他断断续续地诉着，脑海中，仿佛又看到了那位庄重寡言，对自己呵护备至的何伯伯的浮影。

“千面幻影”脸上再找不到往日的笑容，悲痛地一叹，轻摇了一下南宫亮双肩，沉痛地道：“亮儿，不要说了，大概情形在我今晨赶抵洛阳后，已经知道了，唉，主谋人的手段也太狠毒了……”

南宫亮倏然抬头道：“陈叔叔，是那狼心狗肺的班睢……”

陈仿摇摇头道：“班睢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！”

“陈叔叔，那你说是谁？”

“假如我知道，一切事情岂不完全解决了！”

“那你怎会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唉！就是你父亲那张休书，师父接到后，愤怒欲狂，其实，假如他老人家知道了这种情形后，更不知将如何悲伤……，当我抵达洛阳，正想以师父名义，到神剑别府提出质问，突然发现由来历不明的蒙面人，在你家左近出现，一见我立刻转身而走，这立刻引起了我的疑心，一变初衷，一跟踪就跟踪到这里来。”

南宫亮恨恨地道：“在洛水之边，要杀我的就是那批贼徒，陈叔叔还探到什么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此地据我记忆，半年前尚无此堡……唉，不过唯一的收获，我已查出了这突然兴起的神秘之堡的主人。”这点，南宫亮正是心想知道的，当下急急问道：“你是说那独脚叟？”

“嗯，三十年前突起武林，横扫中原，被令祖以‘黄蜂绝命针’逐出关外的‘独脚阎罗’黎乙休，就是他，如今他突然神秘地再入中原，大兴土木，显然别有企图。”

南宫亮神色一变，急急道：“难道他是主凶？”他对这段武林往事，也曾听父亲谈起过，此刻不由起了联想。但“千面幻影”却摇摇头道：“这点并不能十分确定……”

南宫亮凄厉地道：“将来一问那豺狼不如的班睢，就真象大白！”

他接着一瞥陈仿手中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但是，陈叔叔为何要伪装成何伯伯的面目呢？”

语声未落，林外倏然响起一声凄厉长啸，接着便有人发话道：“朋友，

想不到你还在这里，既胆敢进入本堡，又何必鬼鬼祟祟，躲躲藏藏，如今还想逃吗？”

陈仿神色一变！

他重新套好人皮面具，拉住南宫亮手腕，唰地一声，绕树疾速窜行，约莫半盏茶时刻，才停住身形，低声道：“亮儿，一入洛阳，耳闻恶耗，我才临时决定扮死人，以攻心之策，查探其中真象，不过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又微一皱眉道：“二日前，我在大散关途中，还与何师兄对面错过，他的人头，怎又会被挂在夕阳别府之前呢？”

南宫亮心中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！何伯伯没有死？”

突然，林外又响起一声阴恻恻的喝声：“朋友，你盗本堡之物，又劫本堡之人，再不出来，休怪我们辣手无情了！”

“千面幻影”陈仿鼻中微微一哼！一拉南宫亮，唰地一声，又换了一处地方，摇了摇头道：“现在不是研究你何师伯生死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尽快使这阴谋真象大白，‘灵天残篇’不但关系着你南宫一门，也关系着武林机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双目中忽然落下二粒清泪，喃喃悲痛地道：“这是令人发指的阴谋啊，何师兄生死如谜，同时，你母亲也太性烈了，要是我陈仿，怎肯就此死去！”

这时，林外四周火光烛天，只听另一个声音大喝道：“鼠辈，密林虽大，老夫仍有办法拿你，如再不滚出来，老夫就用火攻！”

这阵喝声，宏亮已极，虽然远隔五十丈，仍然震人耳膜。南宫亮闻声不禁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这不是‘独脚阎罗’还有谁？”

他不知道陈仿盗了堡中什么东西，正想出声相问，只见陈仿仰天狂笑道：“心急何不进林搜，要见区区，就请稍待！”

“独脚阎罗”的语声又起：“只要你交还所盗之物，老夫绝不为难于你，如要弄什么鬼花样，嘿嘿，你就休想生离此地！”

陈仿这时又牵着南宫亮，拨枝潜行，换了一处地方，倏然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三寸高的铜鼎，急急命令道：“亮儿，你喝下去！”

南宫亮鼻中立刻闻到一丝淡淡清香。依言取过仰首一饮而尽，只觉得一种清凉的液体，顺喉而下，凉沁五脏，其他并无异样，不觉脱口问道：“陈叔叔，亮儿喝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闻名武林的三宝之一，杨枝甘露。”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！陈仿已经叹一声，道：“今后你生命历程的艰苦是可想而见的，为了使你早日能洗刷你母亲的奇冤，能够有能力自卫防身，我陈仿拚着违背师门戒律……”

下面的话尚未说完，林外突又传入一声大喝：“传令用火烧林！”

显然“独脚阎罗”已自不耐，盛怒之下，不顾一切。

突然，一个娇滴滴地声音，焦急地道：“爹，不能这样，他被劫持入林，岂非要遭池鱼之殃！我们何不派人入林排搜！”

南宫亮一听就知道是那蓝衣少女，她口中的“他”字分明是指自己。

只听“独脚阎罗”怒喝道：“雪儿住口！本堡人命有价，岂能作无谓牺牲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烧！”

南宫亮听得心中一栗，只见陈仿倏然一声长笑，朗声道：“密林方圆不下百丈，火势燎原，周围人畜何以躲避，尊驾无怜悯之意，区区却有不忍之

心，好，我就出来！”

语声一落，倏然一提南宫亮身躯，嗖地腾上一棵大树桠叉中，急促道：“此刻已无暇多述，亮儿，无论有何变化，切勿出去，就在树上盘坐运功，如等我不回，立刻赶返陇西，去找外公。勿再入堡，要知道这魔头三十年前已横扫大江南北，如今再现，功力不问可知，不要去送死。先习绝艺为上……”话一说完，一声清啸，嗖地一声，已冲天而起，越林而出。

南宫亮仰首望着陈仿身形一闪而没后，目光落向手中铜鼎盛器，一时之间，万感俱集，他觉得陈叔叔对自己太过分了，竟把“清真观”的镇观之宝，杨枝甘露，给自己服下，想到这里，不禁仰天喃喃道：“妈！你安息吧，亮儿承陈叔叔这般苦心，一定会以你的血，洗清你的清白……”

他默默祷告着，泪水又泉涌而落。

这时，他想起武林三宝，武当寒竹、少林玉鼎、清真甘露，各有其主，“独脚阎罗”盗来不用，究竟有什么企图呢？怪不得日间清真观道士的神色，那么凝重……

还有陈叔叔说二天前还曾见过何伯伯，那他究竟是生是死呢？

南宫亮心中怔怔地思索着，突然，轰地一声震天大响，起自林外，显然是掌风罡气相接之声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立刻收起杂念，倾耳静听。

此刻，如非陈仿临走嘱咐，他怕不早已跃出林去，一看究竟。

忽然一声狂笑之声，划破夜空，传入林中道：“原来是陇西崔家的弟子……”

这是“独脚阎罗”的语声，到此一顿。

只听得陈仿一声朗笑，笑声由近而远……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忖道：“难道‘独脚阎罗’也认识何伯伯，否则他的惊噫，又是代表什么？”

南宫亮刚想到这里，丹田之中倏然升起一股热流，向上窜升，周身立刻感到一阵燥热。

他心中一震，知道自己饮下的天地间奇宝，已发生了效力，为了再听林外变化，便想运气先把这股热气压住。

那知不运气相抗还好，一运气相抵，立刻觉得胸中血气翻腾，自身的一点真元，竟然难以驾驭。

在这刹那，南宫亮心中一动，立将用以压制热流的真元，改变方式，引导热流窜行五经八脉。

这一改逆为顺，那股热流竟带着本身真元，疾速由丹田上升，未容南宫亮转念，耳中只闻一阵雷鸣，轰地一声大响，立刻失去知觉。

他仿佛觉得自己灵魂，渐渐地飘上天空，随风四舞。

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南宫亮倏然醒转，发觉自己仍盘坐在树顶桠枝之中。

抬头一望，不由啊呀出声，原来黑夜已尽，晨曦泛白，已是黎明时光了。

他倾耳一听，四周并无丝毫声息，不由想起陈叔叔来，暗忖道：“自己糊里糊涂的坐到天亮，他怎么尚未返转呢？”

他心中一急，意动身起，嗖地一声，长身向林外掠去。

这一腾身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发觉竟高达六丈，身躯如飘风之叶，丝毫不感吃力，疾速向林外落去。

这一夜之间，功力竟能到如此地步，他不由心中大感惊诧。

惊愕之间，忘记了身悬半空，提聚的真气一懈，砰的一声，摔在地上，沾了一身尘土。

这时，南宫亮惊喜交集，爬起身来，拍去尘土，抬头向四周望去，一片旷野，左方一条黄泥大道，右边百丈余处，正是那神秘之堡。

因为时间太早，周围一片宁静，无聊之下，他不由摸出那只铜鼎，把玩端详。

正在这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娇呼道：“你昨夜到那里去了，真教人担心，如今站在这里做什么，快跟我回去。”

南宫亮心中蓦然一惊，转身一望，果然是那蓝衣少女。

只见她急奔而来，满脸都是关切之色。

但当她看到南宫亮手中的铜鼎后，倏然停住脚步，目露惊奇之色，道：“想不到昨晚失窃的东西，竟在你的手中”

南宫亮脸色一红，此刻才想到自己一时之间，竟忘了藏起铜鼎，神态不由一窘。

倏然，左方响起一声大喝，二条人影，挟着一道奇劲无比的掌风，向自己执鼎右腕撞来。

变起突然，南宫亮心中大吃一惊，一种武人潜在的本能，使他毫不思索的左腕一翻，斜撞而出。

砰地一声巨响，在蓝衣少女惊呼声中，南宫亮身形倒退三步，手腕发麻，侧首而视，场中倏然多了二人，道装打扮，年皆五十左右，正是昨日在堡门口所见的“清真观”老道。

出手的道士，赤脸巨目，背插长剑，容貌极为威武，此刻目注南宫亮，惊奇之色，溢于眉宇。

左旁一个容貌清癯，身材瘦长，手中举着一柄拂尘，也同样惊奇的望着自己。

这二个道士没想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童，随手一挥之间，竟能挡住他们二三十年修为七成功力的一击，心中不由大为震骇！

一旁的蓝衣少女，更想不到这年纪与自己相仿的少年，竟具这般内力，脸色虽然同样惊奇，心中却暗暗高兴。

南宫亮一见是“清真观”道士，虽知是为了自己手中的铜鼎而来，但对他们不出声即行下手的举动，感到一丝愠怒，仰首冷冷道：“在下与二位道长素不相识，何以见面就出手袭击？”

一旁的蓝衣少女眼珠一转，故意哦了一声，嘿嘿一阵讥笑，道：“原来是‘清真观’的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，素闻二位在江湖上自视甚高，今天怎会暗中向一个后辈出手起来，将来宣传出去，不知二位前辈何以自处！”

这番话，极尽挖苦之能事，显然她有讨好南宫亮之意。

二个道士闻言脸色果然一红，双双对蓝衣少女狠狠地盯了一眼，手执拂尘的道士，首先向南宫亮一稽首道：“贫道天风！”

赤脸空手道士接着也稽首道：“贫道天雷，刚才因心急收回师门之物，冒犯小施主，心中实感愧疚，尚请小施主原谅！”

南宫亮见别人立刻认错施礼，反而一怔！

蓝衣少女冷冷一笑，抢口道：“前倨后恭，必有企图，‘清真观’的道长，果然皆是能伸能屈之辈！”

二位道士闻言脸色微显愠怒，天风道长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贫道师兄弟与这位施主说话，姑娘大可不必妄逞机锋，卖弄口舌！”

天雷道长走近一步，道：“小施主请示姓名，贫道等亦好称呼！”

蓝衣少女倏然身形一晃，如穿花蝴蝶般挡住天雷去路，咯咯娇笑道：“天雷道长，你不必妄费心机，有我在此，你休想抢得杨枝甘露。”

南宫亮一肃脸色，反手一掌，向蓝衣少女撞去，喝道：“既是‘清真观’之物，就应还给人家，岂可强横霸道！”

蓝衣少女娇躯闪出三尺，娇叱道：“你疯啦！”

天风道长神色一喜，道：“小友义风可嘉，如蒙赐还，大德永感！”

蓝衣少女急喝道：“傻瓜，杨枝甘露，产干南海极限之泉，百年难得一滴，练武之人，服食一滴，足抵十年苦修，这等奇宝你怎可拱手奉人！”

南宫亮心中暗忖道：“我一口气之下，怕不服下六七滴，怪不得一跃之下，竟达七丈有余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也不理蓝衣少女，长长一叹，对天风、天雷道长一拱手，道：“道长是否能告知何以贵观镇观之宝，会落入别人手中？”

蓝衣少女咯咯一笑，接口道：“是家父盗来的，但家父并不稀罕，不过欲以此与‘清真观’交换一样东西而已！”

南宫亮心中奇道：“世上难道还有比‘杨枝甘露’更加珍贵之物？”

他心中正自纳闷，天雷道长已道：“小施主义风亮节，能自堡中盗出，谅必大有来历，敢请先赐还铜鼎甘露，再示大名，也好让贫道回禀答谢！”

南宫亮手捧铜鼎肃容道：“前辈好说，晚辈姓名暂时不便说出，铜鼎甘露并非在下盗出……但是——”

他想到自己已将甘露服下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要怎么下去，期期艾艾道：“此鼎交还前辈，但因在下不知鼎中……”

语尚未完，蓦地眼前人影一花，一条手臂电闪般向铜鼎攫来。

南宫亮目光一闪，心头大怒、急忙咽住语声，左手一招“裁脉手中”的“横断东流”，向那条手腕扣去。口中喝道：“好不要脸！”

蓝衣少女想不到突然出手之下，竟被南宫亮一招截住，娇笑道：“你暴殄天物，我却不想心愿落空！”

身形斜闪，手法一变，改抓为拂，改攻南宫亮右臂“曲池”穴。

这一招变化迅速，来势奇诡已极，饶是南宫亮功力已脱胎换骨，但对敌经验不足，不由心中一惊，晃身暴退。

突然，一道银虹划身而过，射向蓝衣少女，并闻一声沉喝道：“姑娘如不停手，休怪贫道以大欺小，联手出击了！”

蓝衣少女一击不中，身受剑袭，只得一晃而退，口中却咯咯娇笑道：“要打架别忘了姑娘撮口一嘯，堡中高手立可尽出包围，二位前辈功力再高，也休想闯得出去！”

出手阻击的天雷道长闻言果然身形一停，怒哼一声，道：“清真观威震天南，岂是易欺之辈！”

他口中虽然这样说，却无出手之意，只因志在收回“杨枝甘露”，不想惹出麻烦。

但是蓝衣少女口齿却毫不放松，接口娇声道：“清真观虽威震天南，别忘了此地是中原偃师！”

六

天雷道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姑娘以为贫道师兄弟二人，势孤人寡么？”

说到这里，手掌轻轻三击，只听得密林中，也响起三击回应。

南宫亮闻声一愣，暗忖道：“刚才我在密林中，怎未发觉林中尚有天南清真观的人？”

蓝衣少女娇容微微一变，旋即咯咯一笑，道：“这倒好，我爹昨夜没把这座林子烧光，倒变成了你们埋伏人马的地方了，可是在‘阎王堡’左近，不论你们多少人，要动一动，只怕有来无回。”

她脸上虽然笑容迷人，但说的话却令人感到冷酷可怕。

天风、天雷脸色双双一沉，天雷冷冷道：“现在证明，甘露是贵堡所盗，留字是令尊所为，贫道昨日造访，令尊却故作神秘，隐不见面。江湖上除了九派之外，只闻江南任府、河洛南宫、陇西崔门、滇南清真，却未有个阎王堡的。”

天风哈哈狂笑接口道：“姑娘口出大言，不妨就报出名号，看看令尊究竟是何等厉害人物？”

南宫亮看不惯蓝衣少女的狂傲语气，也冷笑道：“有什么了不得，她父亲就是三十年前被逐出中原的‘独脚阎王’罢了！”

他这本是气不过随口一说，目光一瞥，不觉心头一凛！

只见天雷、天风二位道长脸色骤然变得惨白，须眉微微打颤。

南宫亮心忖道：“清真观名震武林，这二个道士也非庸手，怎会一听到‘独脚阎王’四个字就这么害怕，敢情这父女二人的功力，果真非凡！”

他这一愣，倏觉眼前人影一闪，心头大骇，正想闪身而退，看清是谁？蓦觉手中一紧，所执铜鼎，竟然脱手，紧接着听得一声娇笑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竟有这等眼力，就是缺少了一些经验阅历……”

南宫亮此刻才看清蓝衣少女趁自己一时疏神出手，眼见她手扬铜鼎，得意而笑，不由狂笑接口道：“你不要得意，鼎中已空，你岂非白费心机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天风、天雷脸色遽变，就是自负机智超人的蓝衣少女黎雪，也是一怔，忙旋开鼎盖一看，果然这天地间的奇宝已点滴无存。

南宫亮对蓝衣少女冷冷一嗤，侧身对天风道长脸色一整，歉然道：“二位前辈请谅解，杨枝甘露已被晚辈服下，但是晚辈昨夜得到此物时，却不知是清真观之宝，唉！情势已经如此……”

他有些说不下去，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其实“千面幻影”陈仿对他是苦心孤诣，南宫亮感激尚且不及，当然无法责怪，而东西却是清真观的，他幼稟庭训，生性介直，一丝不苟，但事实甘露已经饮下，故有些欲语无言之感。

此刻，南宫亮眼见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不由暗暗盘算，怎样应付这即将来临的风暴。

只见天风天雷二位道长鼻中重重一哼，双双身形腾起，一掠五丈，刹时走得无影无踪。

这情形大出南宫亮意料之外！

倏然，蓝衣少女黎雪向着天风、天雷消逝之处大声道：“道长速回稟贵观观主，杨枝甘露虽然没有了，‘灵天残篇’还是要的，家父听候回音！”

南宫亮脑中如受电击，脱口惊叫道：“灵天残篇？”

这四个字，立刻勾起他惨痛的回忆。

一连串的巨变，母亲投江，何伯伯断头，父亲的变心，自己的流离，这一切皆源起于这本天下奇书。

他暗忖道：“难道素负侠义之名的清真观也牵涉其中，抑是他们受了‘独脚阎王’的要挟？以此推论，难道主凶就是眼前这位少女的父亲不成？”

这一疑窦顿使南宫亮内心陷于紊乱……

倏见黎雪娇笑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你如此聪明，空城计连我都被欺蒙了，怪不得一晚不见，功力精进若此，奇缘巧合，快跟我回堡去吧！”

南宫亮悲痛攻心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住口，我问你，是你们企图劫夺‘灵天残篇’么？”

黎雪一见南宫亮倏然声色俱厉，神色一怔，娇笑道：“天下奇书，得者武功绝世，睨视天下，又何只是我父女，当今武林谁个不想。”

她接着樱唇一翘，嗔道：“看你这副穷凶恶绝的样子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急个什么劲？”

南宫亮星眸暴睁，猛然跨上一步，厉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横天金槊，何若非之死，就是你们主谋？”

黎雪又是一愕，道：“嗨，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，既知家父就是‘独脚阎王’，当然应该知道我们进入中原为时不过三月，又怎能知道谁是什么‘横天金槊’何若非？”

南宫亮叱道：“你休假装痴呆，我今天非得问个清楚不可！”

线索一露端倪，他已浑忘母亲的叮嘱及陈叔叔的吩咐，语声一落，双腕疾翻，向黎雪当胸劈去。

锐利的掌劲，划出一道如实质的气浪，排山倒海般涌出。

却道他自服下“杨枝甘露”之后，无异徒增一甲子功力，这双掌推出之势，岂同小可。

黎雪一见来势，心中微惊，娇躯横闪三尺，娇声道：“嗨，要动手也得把话讲明白，恁地不分黑白，就硬给人家戴上一顶杀人帽子。”

南宫亮鼻中重重一哼，黎雪的话，他只认为是推诿。急怒之下，一击不中，转身如电掣一般，疾欺而进，掌式一划，一招“云绕南山”，又向对方左肩拂去，同时口中冷哼道：“阎王堡并非什么善人君子，你如不坦直承认，我今天就认定你们是阴谋主凶，不查个明白绝不甘休！”

他学得母亲几手“云雾封穴”手法的散式，辅以“杨枝甘露”所化的一甲子功力，一味的猛攻。

但黎雪身形却如飘风落叶，滑如游鱼，蓝衣飞飘，已斜闪一丈开外，娇笑道：“阎王堡要杀人，又用得到什么阴谋，你既知‘独脚阎王’之名，谅来不致怀疑我这句话。”

南宫亮闻言一怔、一收掌势，飞快忖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以‘清真观’道士也闻风色变的情形来看，何伯伯显然也非对手，如说‘独脚阎王’要杀何伯伯，的确不必弄什么阴谋，但是关于‘灵天残篇’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他念头正自转动，只听得黎雪又一声娇笑道：“不过你不思一食一宿之恩，气势汹汹，以为人倚仗灵药，功力徒深，就可以欺人，现在就让我试试你究竟有多大能耐！”

语声一落，倏然电闪一般斜闪而进，玉腕一探，迅若电光石火，向南宫

亮当胸反挥而到。

奇特的角度，奇特的招式，劲力绵绵，幻影缤纷，不由使南宫亮大为一惊。

他口中微微一哼，侧身微闪，反手一招“雾封幽谷”，反向少女袭至的腕脉拂去，口中冷冷道：“就算你的话不错，但你们对‘灵天残篇’又作何解释！”

掌势一起，劲风已出，但黎雪击出之势虽快，身法更是诡谲，南宫亮一掌拂出，她已疾横三步，玉腕一沉，让开拂击而至的劲气，骈指疾点南宫亮“神门”一穴。

口中并娇笑道：“这点你何不去问问清真观的老道！‘灵天残篇’又不在我们阎王堡。”话落玉指业已沾衣。

南宫亮心头大骇！

他虽服下“杨枝甘露”，功力徒然精深，超越了年龄，随手一挥之势，也有开山裂石之威，但经验到底缺乏，蓝衣少女玉指及体，只得暴退五尺！

但黎雪的话，却使南宫亮心中一动，飞快忖道：“对，这里问不出，徒然耽误时光，旁生枝节，我何不迫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问上一问。”

心念及此，口中立即冷冷道：“今天小爷暂且告别，记住，假如我查出真象，是你阎王堡所为，那时别怪我心黑手辣，扫平你的窝！”

语声一落，人已飘出十丈开外，飞逝而去。

黎雪目视南宫亮逝去身影，秀眸中倏然泛起一丝怅惘之色，喃喃道：“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是……我却爱上了他啊……这奇妙的感受……我还能见到他吗？”

南宫亮以惊人的速度，向驿道急掠，脑中思忖道：“看她刚才的神色与说话，显然，何伯伯并非死于‘独脚阎王’之手，当然也与逼害自己母亲的阴谋无关，但是他们要挟‘清真观’交换‘灵天残篇’是怎么回事呢？而那本秘密得到的奇书，又怎会在‘清真观’呢？难道这恶毒的阴谋连清真观也有份吗？……”

本来班睢是一条明确的线索，经此无意之中的发现，顿使案情趋于复杂……

他心中虽然思绪起伏，但是目光却始终注视着前方，提起周身全部真元，拚命向前奔驰着。

周围的景物在他眼角两旁倒退，惨痛的遭遇如海水一样，在他脑中涌现……

一种悬宕般急欲解答的心情，使南宫亮毫无保留地展尽了全身功力。

半个时辰下去，他胸口微喘，已微感乏力，但是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的影子，却仍未见。

他不禁有些失望了，在失望中，一条三叉路，展现在眼前。

南宫亮勒住身形，剑眉微皱，忖道：“清真观道士追不到，唯有依母亲及陈叔叔的话，先去找外公了，但是，哪条路是通往陇西的呢？”

正在分辨方向，倏然左边道旁响起一阵冷笑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贫道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

南宫亮闻声一惊，目光迅速一瞥，左边道口屹立着二位道士，正是久追不得的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。

二位道长一个手执拂尘，一个手横长剑，满脸冷峻之色，缓缓欺至。

南宫亮忙道：“二位前辈，晚辈赶来正拟有事相询！”

天风道长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施主既然如此说，就请小施主随同前往天南一行，让贫道等对观主有个交代，施主有什么话，到敝观再问也是一样。”

南宫亮知道对方仍是为了“杨枝甘露”，歉然道：“唉，希望前辈谅解，事虽有因，但晚辈确是无意，何况身有要事，无法抽身，不过，一年之内，晚辈定当跑上一趟滇境，向贵观主负荆请罪！”

天雷道长仰天狂笑，道：“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师兄这样对你已算客气了，你有要紧事情，难道道爷们的事就不要紧？”

说到这里，语气一厉，继续道：“本观观主坐等‘杨枝甘露’盘道正果，如今竟被你服下，你说，谁的事情要紧，假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们只有动手把你拿下再说！”

这番话说得阴森冷峻已极，南宫亮听得不由火往上冲，心中忖道：“阎王堡吓破了你们的狗胆，一声不吭，拔腿就跑，现在却对我大肆威风起来，不论怎样，我业已尽了婉转委屈之意，难道我还怕你们不成？”

转念至此，脸色一沉，微作沉思，道：“在我未答覆之前，可否先问二位道长一件事？”

他由前辈改称道长，已把刚才的歉然之心，一扫而空。

天风道长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南宫亮星眸神光飞射，压低声音，道：“请问刚才‘独脚阎王’之女为何向贵观要挟‘灵天残篇’？你们又是从何处得到的？”

他话一说完，立刻目光炯炯横扫，观察对方反应。

只见天风、天雷两道长脸色双双一变，天雷道长厉喝道：“你小子不存好心，本道爷拒绝回答，快说，是自动就缚，抑是要人料理？”

南宫亮见状心中疑窦大起，心头火气再也无法忍耐，仰天一阵狂笑，笑声一敛，脸色立刻变得铁青，厉声道：“二位不要妄想我自缚前往天南，现在如不回答我的问话，嘿嘿！也就别想回清真观了！”

天雷道长舌绽雷霆，暴叱一声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藐视道爷，敢情是依恃‘杨枝甘露’之功，先吃一剑！”

语声中，银虹暴涨，剑风狂啸，满天寒雷，就向南宫亮周身罩至。

这一剑出势之快，犹如天际闪电，眩人眼神，南宫亮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清真观果然名不虚传，但只闻‘天地十八拂’名震江湖，想不到剑上招式也是这等诡速……”

心念之间，真气一沉，一声大喝，呼地一声，双掌已猛劈而出。

他自思徒手难抗长剑，逼得以真力相抗，场中立刻狂飚排空，劲气四溢。

天风道长神色微变，拂尘一敛，身形如烟上升三丈。

只听得“嘭”地一声巨响，道旁几棵大树，吃掌风扫中，立刻折断倒地，扬起满空枝叶尘雾。

尘雾中，天风道长电掣而至，手中拂尘一抖，一招“天龙抖鳞”，根根银丝，猬立如针，散出一蓬银花，向南宫亮递到，口中厉喝道：“小子你外表诚拙，心藏奸诈，贫道今天不收拾你，难免江湖上讥笑清真观无人！”

南宫亮怒火中烧，星眸冷焰炯射，狂笑道：“以大欺小，以二对一，清真观的侠义声名竟是这般得来的？”

身形飞闪，掌式环扫，一招“飞瀑涌雾”，闪电反击而出。

他到底年幼，在急怒交加之下，口不择言，但话一入天风、天雷之耳，

更如火上加油。

天雷道长眉须猬立，长剑挟势而起，一道寒光直刺南宫亮左肋，口中厉叱道：“小子，今天如不生擒了你，难泄我心头之恨！”

接着又喝道：“师兄，想办法缠住这小子，别让他逃了！”

南宫亮鼻中一声怒哼，斜闪三尺，双掌一圈，正欲反击，岂知天雷搏斗经验何等丰富，南宫亮身形一动，剑势已变，诡谲地划向他闪身方位。

同时之间，天风道长的银丝拂尘，也当头递到。

一着失机，立刻陷入苦战，南宫亮功力虽然超人，但刚才一阵急奔，已耗去真力不少，再加上毫无经验，处处受制，八招过去，已险象环生。

这时，他才想到母亲的遗嘱，万事之本，先求绝艺，如今虽获灵药，但无长剑，无法施展“夕阳六式”中学会的三招，靠几手“云雾封穴”的散式，就是查明主凶是谁，又何济于事？

他心中有着一股悲愤，身上却已大汗淋漓，悲怒交加之下，招式立刻散乱，唰地一声，他只觉肩上一凉，已被长剑划了一道寸长口子，衣衫碎裂，鲜血涔涔而下。

只听得天风道长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小子，要命还不停手就缚！”

南宫亮双掌疯狂环扫，逼开一剑一拂，长笑一声，道：“河洛南宫门下，没有投降二字。”

此言一出，二位道长神色一震，攻势不由略缓，天风道长沉声道：“‘夕阳神剑’无徒，难道你就是南宫冉之子？”

语气中仿佛含着极大的不信。

南宫亮趁隙连出三掌，稍稍扳回劣势，凌厉道：“如非南宫之子，又怎会动问‘灵天残篇’？”

天雷道长剑势微又一紧，长笑道：“中原剑主，德行兼重于武林，那有你这等不肖后辈，尚欲窥覬天下奇书，师兄，拿下他再说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右边道旁林中，倏然响起一阵叮咚叮咚，仿佛敲石之声，接着传来一个苍老的语声道：“想不到你们还在这里，我黎乙休总算找到了你们！”

一听是“独脚阎王”，三人脸色俱是一变，南宫亮初生之犊倒不觉怎样，天风、天雷却招式一顿，情不自禁地浑身一颤。

接着唰唰二声，天雷、天风已一收兵器，向左边急射而去，瞬息不见。

这边刚走，林中一条人影一闪而出，对南宫亮笑嘻嘻招招手道：“亮儿，还不过来！”

南宫亮目光一瞥，不由一阵惊喜，脱口呼道：“陈叔叔……”

人已飞扑至林旁，继续道：“我还以为真的是‘独脚阎王’到了！”

陈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装龙像龙，扮虎像虎，否则江湖上怎会送我这个‘千面幻影’的绰号，清真观道士胆小如鼠，如不唬他一唬，免不了又是一场麻烦！”继又一惊道：“你受伤啦！”说着，迅速地为他包扎肩头的剑创。

南宫亮苦笑道：“破一点皮肉，亮儿不痛，陈叔叔，你昨夜不是走了，怎会找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千面幻影”哈哈一笑，一指右边道路道：“要去陇西，必走此道，我不来这里等你，在哪里等你？”

说到这里，脸色忽然一沉斥道：“亮儿，你怎么忘记了我的话，不尽快赶往陇西，却在这里发疯，要知你母亲一生清白，就靠你洗刷，阴谋靠你

查探，而且如何使父亲醒悟，也全在你身上，怎地不分轻重，就同清真观的道士硬拚起来，你绝艺未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及何伯伯？”

南宫亮不禁落下两行眼泪，凄楚地道：“亮儿一时不慎，服下‘杨枝甘露’已被清真观道长发觉……”

“千面幻影”陈仿微微一叹，打断他语声，道：“事非得已，我也是一番苦心，错既在我们，你应该先避一避，将来再寻机会报偿才对！”

“陈叔叔，你不知道，我是发现了一条可疑的线索，清真观与阴谋有关！”

陈仿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不可胡说，清真观虽然胆小如鼠，但在江湖上侠名素著，怎会施出这种鄙卑手段！”

南宫亮不服地道：“但是……”

陈仿摇摇手道：“你不必再说了，告诉你，真正的主凶，我已知道了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震，巨眸暴睁，急急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千面幻影”得意一笑，嘴巴一张，正欲说话，蓦地林中响起一声机簧之声。

只见陈仿张开的嘴巴，发出一声闷哼，笑容立刻扭曲成痛苦的表情，强拚出低弱的语声道：“快去找你外公……”

身躯已向地上倒去。

南宫亮心中大骇，一把抱住陈仿，惊呼道：“陈叔叔，你……”

他发觉陈仿已气绝身亡，不由心中冒起一股凉意，咽住语声，迅速一抬目光，扫视林中，只见一条人影，一晃而没。

南宫亮悲忿攻心，把陈仿尸体一放，双掌迅扬，向林中劈去，口中厉喝道：“恶徒，有种留下来！”

哗啦啦连声大响，树倒枝折，落叶如尘。南宫亮身随掌走，飞掠入林。

林子并不大，周围不过廿丈，南宫亮一阵搜索，毫无所得，显然凶手已经远遁，他急急回在林外，俯身抱着尸体痛哭道：“陈叔叔，你死得好惨，亮儿要为你报仇……”

他悲痛地哭着，一面翻过尸身，想看看致命伤处，他一看之下，心中又一阵猛震，低呼道：“怎会是我家独传的‘黄蜂绝命针’？”

南宫亮这时既惊且疑！

他收敛起泣声，望着“千面幻影”尸体背心上—蓬针孔中渗出的血丝，心中充满着迷惘与震骇。

难道刚才那人是父亲？不！父亲绝不会下这份毒手的！

可是，“黄蜂绝命针”，只有二筒，一筒被自己掉入洛水，另一筒在父亲身上……

想到这里，南宫亮忽又忆起家传信物，“残剑令”，乃又忖道：“班睢既能取得父亲身旁的令符，又何尝取不到‘黄蜂绝命针’，如此推测，难道又是这个狼心狗肺的盟叔？”

假如是他，“绝命针”可连发三次，他又怎会放过自己？

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陈叔叔一定真知道了真正隐在幕后的主谋者是谁？

否则，他不会肯定地指出与清真观无涉，而且，他说而尚未说出的名字，以凶手杀人灭口行径推测，绝对地正确，说不定施毒手的就是幕后的主谋人物……

想到这里，南宫亮情不自禁又痛哭失声，呜咽地俯在尸体上，喃喃道：“陈叔叔，你实在死得太惨了……假如你能说出那凶手的名字多好……”

他倏然疯狂般地起立，双掌向大树劈空狂扫，凄厉地仰天呼道：“天啊！你为什么没有眼睛，让恶人肆虐横行，却让好人一个个死去……”

哗啦啦的树断枝折声，伴和着南宫亮的悲痛呼号，任何人耳闻，也会心酸地掉下同情之泪。

乌云满室，阳光不现。

僵硬的尸体，衬托着满地狼藉的碎叶，景色充满凄凉。

南宫亮双目通红，目视树林，心头怨怒无法宣泄，恨不得把这座林子全部扫平。

正在这时，身后蓦地响起一个苍老的语声，笑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在这里发什么狠劲……”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飞快旋身，只见距离二尺之地，已站着一个老叫化子，黑黝黝的脸，胖胖的身材，穿着一身尘垢寸厚，千疮百孔的衣衫，看了令人恶心。

南宫亮一肚子烦恼，大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老叫化拍拍身上灰尘，向地上尸体瞥了一眼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既不认识咱老要饭的，也不必通姓道名啦，唔！看你双目如胡桃一般红，又像发疯一样，拿树木出气，敢情是因为那死人与你有极深的渊源？”

被人触动伤心之处，南宫亮不觉悲从中起，黯然点了点头。

老叫化对南宫亮注视片刻，微微颌首，喃喃道：“一脸正气，英华内敛，倒是个正派人物……”

接着放大语声说：“小娃儿，要我叫化子帮点什么忙？”

南宫亮摇摇头，俯身抽出陈叔叔的长剑，就在一旁铲挖泥土。

老叫化不悦的嚷道：“好呀，多少人求我要饭的帮忙，还得看我高兴，想不到今天我自动凑上来，竟碰了个钉子。”

南宫亮心底倏然感到不好意思，抬头道：“老人家，多谢好意，小可的

事，你帮不上忙！”

老叫化鼻中微微一哼，施施然走近尸体，沉声道：“要饭的好久没管闲事了，今天心血来潮，管定了，小娃儿，死的人是谁？”

“我叔叔！”

老叫化唔了一声，右掌轻挥，扫清落在尸体上的树叶，目光微瞬，倏然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啊！‘黄蜂绝命针’！竟是中原剑主下的手！”

南宫亮闻言一怔，正想分辩，只见老叫化迅速翻转尸体，一看那扭曲着的面目，不由又蹬蹬倒退两步，惊呼道：“什么，竟是‘千面幻影’陈仿！”

南宫亮急呼道：“老人家，你……”

老叫化摇摇手，阻止南宫亮说话，长长一叹，道：“小娃儿，别多说啦，我要饭的敢情真的帮不上忙，唉！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笔账外人插不上手，我走啦！”

尾音甫落，人已如行云流水，飘出十丈，瞬息消逝于驿道尽头。

南宫亮拚命地掘着泥土，口中恨恨地道：“谁要你讨饭的帮忙，自作多情。”

想到刚才自己连说话分辩的机会都没有，不禁又气又恼，同时更对那阴谋主凶痛恨到极点。

江湖上谁不知道“黄蜂绝命针”是河洛南宫独门防身之宝？

江湖上谁又不知道“千面幻影”陈仿是陇西崔门弟子？

而二家关系是姻亲，谁又肯插手其中纠纷？

难怪老叫化一看，就长叹而走，凶手的心地太狠毒了，阴谋安排得太缜密无缝了！

南宫亮钢牙咬得格顿顿直响，狠狠自语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有一天我南宫亮总得要你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

他藉着挖掘土坑，发泄心头的狂怒，长剑飞翻，刹那之间，坑已深达三尺。

南宫亮这才缓缓停手，向尸体跪下，祷告道：“陈叔叔，亮儿现在只能把你安葬在这里，待亮儿抓住真凶，案情大白后，再来祭你亡魂……”

他祷告着，眼中又泪如泉涌。

想起陈仿最后一句“快去找你外公……”的话，南宫亮心中倏然微现警兆，暗忖道：“凶手的谋图，显然在离间孤立二家亲密关系，各别击破，那么外公的处境一定也岌岌可危了。”

转念至此，他想起母亲临死前的遗嘱，心头不禁一急。

忙先把“千面幻影”的遗物掏出，除了一些碎银外，只有十几张不同的人皮面具，接着解开剑鞘，恭敬地抱起尸体放入土坑，把堆在一旁的黄土盖覆好，又跪下悲声道：“陈叔叔，亮儿走了，以后会来看你的，现在亮儿决听从你的话去找外公。”

他喃喃说完，扎好长剑，略整衣衫，揣好碎银及面具，立刻向右边通往陇西的官道大步走去。

在南宫亮，他只以为陈仿临死所嘱的“快找外公”，是为了他的寻求绝艺，或是为了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的处境危险……

但他怎知道陈仿拚命挤出这六个字，是为了指示出真凶是谁。只可惜语未说完，便气绝身亡。

这也难怪南宫亮误解了其中意义，任何人也一样想不到真凶的线索，竟

包含在这残缺不全的语句之中……

三天后，南宫亮已赶到盘屋，此刻，他已换上一件青色衣衫，面带陈仿的人皮面具，变成一个面色焦黄的少年，沿路靠着陈仿遗留的银两，倒也不虞宿食，可是由于日出而奔，深夜而歇，已满身风尘，心力交疲。

四天后，南宫亮已越过扶风，奔向岐山。一过岐山，陇西便近在眼前了。

距离目的地愈近，南宫亮心情愈急，傍晚时分，他竟错过宿头，一咬牙，决心连夜急赶。

时值深秋，在这接近西北之地，已有隆冬的迹象。

天色黝黑，不见星月，朔风怒号中，挟着阵阵黄泥风沙。

南宫亮趁着黑夜无人，放开脚程，顶风急驰。

他到底年纪只有十四岁，虽说服下了“杨枝甘露”，但怎经得起这种毫无休止的长途奔波。

二更一过，南宫亮觉得实在需要休息一下，于是，目光一扫，见左边是一片丘陵，右边是生满灌木的旷野，四周一片漆黑，看不见一点灯光，显然距离岐山尚远。

他暗叹一口气，择一避风之处，就地盘坐，运功调息起来。

藉着从小扎好基础的内功，加上天地至宝“杨枝甘露”的灵气，南宫亮迅速地敛固精元，循运周身，阴阳二气，立刻沟通天地之桥，进入返本还原，三相并忘的境界。

他默坐运功正急，一条黑影恍若幽灵，倏然出现南宫亮身后，毫无声息地欺近，只见他一身黑衣，黑绢包头，只露出一对寒光闪闪的眼珠，射出一股诡谲的光芒，骈指如戟，疾如闪电，向南宫亮背心“脊心”穴戳下。

正在这时，半空中蓦地响起一声大喝：“狗贼，竟敢对一个孺子施行暗算，打！”

随着喝声，二条人影，疾泻而下，挟着一道寒光，向蒙面人疾刺而去。

蒙面人手指上此刻离南宫亮后心只有五寸，如他手指下戳，固可制得南宫亮死命，但自身也逃不了死伤之危。

只见他一声冷哼，右臂疾收，身形暴退，一转身，恍如淡烟，瞬眼飘出十丈，显然，他有所顾虑，不愿冒险。

南宫亮骤闻喝声，心中一震，运行的真气一顿，四散乱窜，他知道运功之时，切忌外魔入侵，稍一不慎，立刻走火入魔，忙屏弃一切，闻若未闻，镇静心神，缓缓驭卸真元，归向丹田。

在这刹那，忽又听得一声大喝：“老夫刚才已发觉你鬼鬼祟祟，知道你不是好东西，还往那里逃！”

喝声中，一阵衣袂飘空之声，由近而远，刹那消逝。

南宫亮周身沁出一阵冷汗，草草收功，振衣而起，星眸一闪，只见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紫色劲装，手握七尺银鞭，正目光湛湛，似笑非笑地，屹立身前，向自己注视。

他心中不由一怔，呐呐道：“刚才才是姑娘救了我么？”

心中却忖道：“喝声苍老，分明是位老者，现在怎又出来一位少女？”

只见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：“是我爹救了你。”

接着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要不是我与爹恰巧因急事连夜赶程经过，你岂不死得冤枉！”

南宫亮疑窦顿解，忙抱拳感激地道：“贤父女再生之德没齿难忘，请姑

娘赐告令尊大名，也好让在下谨记心头。”

紫衣少女一扬手中银鞭，道：“这还用问，你既在江湖上走动，难道不知道这根银鞭？”

南宫亮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但闻言之后，略一思索，不禁心中一震，脱口惊呼道：“原来竟是江南任府，令尊是否即是‘银鞭飞龙’任不弃前辈。”

语声方落，一声宏亮笑声，起自半空，道：“小友好眼力，老夫正是任不弃。”

南宫亮忙施礼道：“前辈仗义援手，晚辈先谢了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目光灼灼，注视着南宫亮焦黄的脸色，一摆衣袖道：“免了，小友脸无表情，敢情套着人皮面具？”

南宫亮暗呼一声“厉害”道：“前辈好眼力。”

任不弃道：“小友运功，能达外魔不侵，三相并忘之境，老夫深为佩服，但是，既有这等高深内力，怎地毫无阅历，竟在黑夜荒道上，独自运功调息，难道不怕被人暗袭？”

南宫亮想起刚才情形，心中一阵悚栗，面现愧色道：“前辈所责极是，晚辈确是一时疏忽。”

他想起暗算自己的人，必是那隐在幕后，策动阴谋的主凶，正想问问那人形状，却见紫衣少女已急急道：“爹，你怎让他跑掉了？”

“银鞭飞龙”脸色忽然严肃地道：“想不到武林中竟有这等高手，以我任不弃的功力，追出半里，竟让他失去踪影，实令老夫惊异。”

南宫亮急急道：“那人面貌生得如何，前辈看到否？”

任不弃摇摇头，道：“那人黑绢包头，行迹诡异，轻功之佳，竟然超过老朽，别说没看到他的面貌，就是来历，以老夫混迹江湖四十年的眼力，竟也无法看出分毫。”

南宫亮嗒然若失，暗忖道：“以自己化过装的容貌，那人居然仍能认出，暗下毒手，显然他一路上早已跟踪在后，唉，真凶就在眼前，自己却又失掉一个机会。”

他暗暗咬牙切齿，只见任不弃又道：“小友出身何派，姓名是否能告知？”

南宫亮心中一片悲痛，缓缓道：“晚辈河洛南宫之后南宫亮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父女脸色一肃，任不弃继而更脸色微微一敛，道：“原来竟是‘夕阳神剑’公子，老朽倒失敬了，那人竟敢向中原剑主挑战，难怪刚才看来，功力似犹在老夫之上。不知小友是否知道那人是谁？”

南宫亮黯然摇摇头，道：“晚辈正在查探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眉头微皱，看看女儿，倏然哦了一声道：“我忘了替你介绍，这是小女巧君。”

南宫亮忙重新施礼，只见任不弃继续道：“南宫公子请自小心，老朽父女尚有急事不克再谈，就此告辞，回府后请代向令尊候安。”

语声一落，一携紫衣少女手腕，便向来时方向，飘身而去。

南宫亮望空抱拳施礼，只见任巧君正掉首而望，心中不禁暗暗苦笑，喃喃道：“我已无家可归，有父等于无父，又怎能带信问候。”

想起自己的凄惨境遇，不由又落下一滴眼泪。

仰望夜空沉沉，正像自己的心境，他默收泪水，正想就道，蓦地——

夜风中隐隐传来一阵叱喝之声。方向正是左边的丘陵之地，错非因服下

“杨枝甘露”听力过人，实难发觉。

南宫亮心中微微一惊，抽出长剑，迅速循声飞掠，心中忖道：“这一路上颇不平静，难道又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心头想着，身形已越过一道山岗，这时更可听清阵阵金铁交鸣，金风飒飒之声，发自二十丈远的丛林之中。

以这种声势判断，林中搏斗人数似乎不少。

南宫亮刚渡危机，心中增加了一分谨慎，长剑缓缓归鞘，忖道：“这时已过三更，如此荒凉之地，是谁在此亡命而搏？为了什么？”

心中思索着，人已毫无声息地一闪入林，目光警扫，发现林宽不过二丈，中间有一个方圆约莫五丈的草地，四周粗松围绕，果然是个理想的竞技之场。

这时，风雷之声大作，劲风盈耳，搏斗正烈。

蓦地——

场中响起一声大喝道：“老朽已表明心迹，怎还苦苦相逼，难道真要分出生死不成？”

另外一个声音冷笑道：“你崔天行作孽自受，还能怪谁？”

南宫亮刚入林一丈，“崔天行”三字一入耳中，心头大震，急忙跃近隐身场边一棵树后窥探。

只见场中乌光霍霍，剑气森森，五条人影正包围着一位白须银髯的老者疯狂进袭。

那老者手执丈八铁槊，满空飞舞，一团乌光，保护周身风雨不透，嘿，不是外公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，还有谁？

南宫亮星眸冷焰暴射，暗暗忖道：“陈叔叔话出有因，果然不错，外公受到了侵袭……”

他手按剑柄，正欲跃出，倏然间心头一惊，止住欲待跃起的身躯，星眸露出惊讶光芒，脑中一头雾水……

原来场中围攻的五条人影，那不是自己想像中的什么蒙面人，而是三个手舞方便铲的老和尚，和二一个手挥长剑的长须道士。

以和尚施的招法来看，显然是少林绝艺“伏魔七十铲”，而道士的剑法也正是武当镇山剑法“少清十三式”。

这点，南宫亮虽然初出江湖，但在往昔，他父亲纵论天下有名宗派，及黑白二道高手的绝艺时，曾详细谈起，并讲解过，所以仔细一看便知。

他心中大为不解，少林、武当二派的高手怎会对外公围攻呢？

武当且不去说，少林寺与外公颇有交情，如今兵刃相向，实在大出常情，令人费解。

南宫亮目视场中情形，外公丈八铁架，舞起一片乌光，隐泛风雷之声，在五人围袭之中，丝毫不露败象，心中暗暗钦佩，于是兴心静伏窥探，静静思索起来。

他这时发觉外公并未施出全力，只采守势，倒是二个武当道士，剑势纵横，寒蕾千朵，出手不留余地。

而三个少林和尚方便铲的出招情形，好像只是略为牵制……

这是为什么呢？陇西崔门在江湖上素负侠名，怎会不见容于九大宗派的少林，武当呢？

南宫亮百思不得其解，蓦地——

场中响起一声大喝……

只见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，寒铁槊一招“雷电交鸣”，向二个武当道士猛挥而出。刹时空中风雷之声大作，威势陡增一倍。

二个道士手中长剑，怎敢硬挡这等沉重兵器，顿时被逼倒走三尺，三个和尚见状同声大喝道：“崔施主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三支方便铲一紧，同时递出一招“云龙出岫”，三条乌光，挟着锐啸，向崔天行袭去。

崔天行早知少林和尚，凭着以往交谊，虽留着三分香火之情，但既与武当联手而来，必不会停手，刹那之间，寒铁槊招式一变，“春雷惊蛰”，硬向三支方便铲挡去。

这招变化之快，出势之猛，令人乍舌。

只听呛！呛！呛！三声暴响，激出一连串火花。

三个和尚，同时被震退三步，神色全变！

要知三位和尚也是少林门中一代高手，三人联手，竟挡不住“风雷圣手”一击，怎不心中凛骇。

崔天行显然也吃不住力，身形连晃。

在这刹那，崔天行目中神光暴射，银须无风自动，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南宫亮首次见到外公神威，心中大感兴奋，暗暗道：“今天总算看到外公的功力了，陇西崔门，终非凡俗之辈可比。”

只见二个武当道士，刚动的身形，陡然一顿，身材较高的道士沉声道：“崔天行，你既不愿听贫道建议，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风雷圣手”朗声道：“老朽已经剖明心迹，贵派步步相逼，有失武林道义！”

身材稍短的道士，黑须随风飞拂，哈哈狂笑道：“你崔天行不是不知道武当寒竹，少林玉鼎，为二派镇山之宝，竟敢下手劫盗，还谈什么武林道义？贫道师兄弟要你同往少林武当一行，听任二派掌门处理，已算给你留下余地，如再执迷不悟，那也只能一分生死了！”

南宫亮耳闻此话，大吃一惊，忖道：“什么？外公曾偷少林玉鼎、武当寒竹，这是什么话？”

他心中有些气愤，因为他知道外公生性刚猛，律己素严，绝不会见宝起意。

但是武当、少林二派怎会找到外公头上呢？

要知道少林寺的“盘龙玉鼎”及武当山的“寒竹剑”不但是代表一派的标帜，而且各具妙用，与“杨枝甘露”，并称为武林三宝。

尤其少林、武当，近年来虽然人才凋零，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仍隐为武林重镇，百年以来，没有听说过谁敢冒险闯山盗宝，如今竟然重宝失窃，也难怪二派联手，气势洶洶。

南宫亮明白了这场搏斗的起因，暗暗注视发展。

只见崔天行面含愠色，重重一哼，转身对中间的和尚道：“老朽实因身有急事，无法抽身，以老朽与贵派昔日的交情及在江湖上四十年来的声誉，大师难道也相信不过？”

中间的和尚，目光向道士微瞟，面有难色，道：“施主尚请委屈一下，实因脏证俱在，老衲甚难出口向武当二位道友解释。”

语气到此一顿，微作沉思道：“如崔施主能将武当寒竹剑的藏处说出，老衲或许尚能向武当归元、归真二位道友进言一二。”

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怒极狂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慈法大师也不肯相信了，但老朽自思问心无愧……”

身材稍高的武当归元子，截住他的话头，厉声道：“崔天行，是走是拚，凭择一途，今天就是少林三奇肯卖交情，贫道师兄弟也决不让你一走了事！”

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怒哼一声道：“二位道长既然如此说，老夫也只好拚命周旋了，陇西崔天行要是被江湖上朋友知道受武当道士挟制而行，还有什么面目见人！”

这番话说得悲愤已极，话声一落，双手一横丈八铁槊，凝神待敌。

归真子身形电掣而起，厉喝道：“三位大师还不动手，我归真子不相信今天栽不倒他。”

手中长剑，一招“清风拂帘”，飞挥而出。

南宫亮看到这里，悲痛地想道：“这又是阴谋啊！可恨二派竟如此不明是非。”

他再也忍耐不住，脑中微一考虑，忽然灵珠在握，迅速取出人皮面具一套，纵身掠入场中，口中大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

眼看杀煞又起，归真子长剑刚刚递出，陡闻喝声，心中一怔，身形闪电而退。

这时，双方见场外掠入之人，只是一个脸黄枯瘦的少年，不由又同时一愕！

南宫亮故意拂拂身上灰尘，向归真子一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武当归真子、归元子二位道长！”

说着一转身又对慈法大师抱拳道：“少林三位大师，敢问佛号？”

慈法大师皱皱眉道：“老衲慈法。”接着一指右左两边老僧道：“这是老衲师弟慈因，及慈航；小友何为而来？”

南宫亮向崔天行一瞥，压住内心激动，朗声道：“在下眼见各位联手，向崔大侠围袭，同为侠义道，竟然自相残杀，深觉好奇，故而动问！”

归元子双眉一轩，大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师承是谁？竟敢现身插手……”

南宫亮冷哼一声，截住归元子语声，道：“在下初出江湖，并无师承，现身不过意在排解纠纷，道长认为不应该么？”

这番装作反诘，倒活像个老江湖。

归真子却哈哈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看看，在场人物，那一个是无名无姓之辈？天大纠纷，也容得一个三尺童子排解？”

南宫亮嘿嘿一笑，道：“道长是看不起在下么？”

归元子满脸不屑之色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假如你不嫌命长，就快滚开！”

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暗忖道：“这小子也实在太大胆，少林三奇、武当二子是何等人物，怎可这等冒失？”

心中这样想，觉得人家是一番好心，倏然踏上两步，沉痛地道：“小友，你一番好意，老朽心领，以老朽看来，你还是走吧！”

他心中不忍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，为自己丧命。

但南宫亮摇摇手道：“武林人物，侠义为本，路见不平，

自应拔刀相助，崔大侠德行驰誉武林，二大宗派这么对付大侠，实令人看不过去。”

说罢哈哈朗笑，道：“武当道士要我走，我倒要问问少林三位大师。”

说到这里，转身向慈法大师一施礼道：“大师请了，佛门慈悲，具大法眼，大师以为在下应该走么？”

慈法大师双手合十，微作沉思，道：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！”

这话答得好像不着边际，可是暗暗含有警告之意。

南宫亮暗骂一声“滑头”，口中却朗道：“佛门高僧，见解果然不同，但佛门戒慎，天下无不可以理解决之事，何况

崔大侠并非不讲理的人，谁是谁非，又何用兵用刃相见。”

他把肚子里所知道的东西，一股脑儿地搬出来啦。

慈因大师缓缓走下二步，合什道：“小施主行径可佩，但老衲师兄刚才也是一番好意，佛门慈悲，怎愿见小施主小小年纪，就尸横当场！”

南宫亮刚才已看出少林三奇出手留了余地，如今用话一探，更由语意神色中看出三奇之所以无法善了，实碍于武当二子，不由忖道：“要解决眼前问题，少林三僧似乎易于对付，重心只在武当二子身上，我得想办法先使二个道士不战而退……”

心中想着，口中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明白啦，大师是认为在下年幼功力浅薄，不足以充任调解人么？”

慈航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檀樾有自知之明，这么说也无不可。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：“那就对了，不过，江湖无师，达者为尊，无拳无勇，难闯江湖……”说着转向两个道士道：“归元道长以为然否？”

归元子一脸愠怒之色，鼻中不屑地一哼。

南宫亮倏然长笑，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在下虽自信足当大任，但别人又怎能知道，二位道长，看样子要在下与二位印证一番了！”

归真子脸色一沉，身形倏欺，长剑虚空一挥，幻出千条寒芒，大怒道：“你是向贫道挑战？”

场中气氛陡然一紧，崔天行暗暗皱眉。

南宫亮忙摇摇手道：“慢来，俗语说：骂无好嘴，打无好手，在下与二位道长素昧平生，更谈不上恩怨，要以兵刃对搏，未免太过分了。”

说着，向场边三丈外一行松树一指，道：“免伤和气，不如文比，现成东西，当着少林三位高僧之面，及崔大侠眼前，何不一试，也免得别人说在下不尊长敬老，道长以大欺小。”

这番话软硬兼施，南宫亮耍了一套滑头，旨在避拙用巧。

武当二子怎知就里，被他拿话一扣，鼻中一嗤，归元子长剑嗖然归鞘，冷冷道：“也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武当的‘少清一炁’真力！”

语声一落，脚踏子午暗运真元，双掌缓抬，自左向右虚空向外推出，一股柔和劲力，立刻潮涌而出。

只听哗啦啦一阵暴响，三丈外碗粗松树，连倒二排，横及八行，轰然之声，震耳欲聋。

这种威势，连崔天行也暗暗点头，南宫亮心头一沉。

他刚才神态故意嚣张，乃系仗着服下“杨枝甘露”的神奇功力。

现在一看归元子的“少清一炁”真力，竟然这等深厚，不由暗暗发毛，不知是否能把对方比将下去。

假如比不下去，不但徒贻人讥，而且心机全般落空。

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于是故意长笑一声，道：“武当盛名非虚，道长

好功力！”

藉着笑声，内力疾转十二重楼，猛然一声大喝，双掌弧形挥出。

只见一排狂飚的浪层，如闪电奔雷般向场外奔撞而去。

哗啦啦！轰！轰！轰！

震山撼岳的巨响，历久不息，树林排倒之声，连地面都微微跳动。

尘雾之中，结果也无法看清，但武当二子已脸色骤变。

他们想不到这貌不惊人，名不扬江湖的少年，功力竟然这般深厚，竟还高过自己四十年的修为。

震惊中，已闻南宫亮朗笑一声，道：“二位道长请看看在下够资格充作调解人否？”

场外尘雾已稀，少林三僧及武当二子目光微瞬，脸色又是一变！

整整三层松林倒塌一片，一排竟连断十三行。

这情形，就连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也心头震动，暗暗猜测这来历不明的少年究竟是谁？

南宫亮见好就收，语声一肃道：“在下不愿炫技，更无偏袒之意，愿作公平调处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一抱拳道：“道长现在愿说出案情始末否？”

武当二子无话可说，归元子沉声道：“敝派寒竹剑突然失窃，掌门大为震怒，手谕贫道等查缉盗宝之人，进入商邱，遇见少林三位大师，才知少林重宝“盘龙玉鼎”也同时被盗……

那天晚上，我们借宿城外“严山寺”，忽然有人暗中投书，说明欲觅“寒竹”、“玉鼎”，不妨去陇西崔门查探。

次日行经此地，见崔施主正匆匆急奔，于是少林慈法大师藉故留住崔施主，贫道等赶去陇西，搜查之下，果在他家地窖中搜出玉鼎，但敝派寒竹剑却四寻无着……赃证俱在，尚有何说？何况崔施主行色匆匆，令人生疑！”

南宫亮心中恨恨道：“好毒辣的阴谋。”口中已道：“少林大师尚有情形赐告否？”

慈法大师道：“敝寺失宝情形，与武当相差不多。”

南宫亮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崔大侠有何话可说？”样子活像个判官。

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激动地道：“老朽根本不知缘由何起，玉鼎何来？”

说到这里，悲痛地一阵长笑，道：“老朽以四十年信誉，保证一年之内缉获真正盗宝之人，再赴武当、少林，竟无法取信于人，夫复何言？咳……老朽行色匆匆，并非为逃避别人查缉……”

下面的话，期期艾艾，难以说出。

南宫亮心中悲痛地道：“外公啦，除了亮儿知道你匆匆赶程，是为了接到父亲休书，急欲查探母亲真象外，这份心情别人又怎会知道呢？”

他心中悲痛的默语着，口中却故作平静地道：“崔大侠不必难过，就案情而言，这一点并不重要。”

接着又故意自言自语道：“以崔大侠的素行，在下绝不相信此事，但证物俱在，却使任何人都会起疑。”

自语至此，唔了一声道：“各位大师及道长，可曾看清那投书之人？”

慈因大师插口道：“首先发觉的是老衲，但因那人身法太快，根本无法追及，匆骤之间，只看到那人仿佛黑绢包头，全身黑衣，是个蒙面人物！”

南宫亮狠狠自语道：“果然是他！”

崔天行一怔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南宫亮倏然长笑，道：“移祸栽赃，手段阴险，在下可以确定地告诉各位，投书之人，即是盗宝之人！”

归真子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小施主凭空杜撰，实难令人置信。”

南宫亮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自有根据，请问道长，在场各位，以功力相比，谁高谁低？”

这话实教人难以回答，归真子神色一怔，测不出南宫亮此言用意何在，一时陷入沉思。

慈航大师微作思索，插言道：“平心而论，功力皆在伯仲之间。”

南宫亮心中微微一哼，口中却道：“再问大师，少林三奇功力及武当二子的功力，与二派掌门人相较又如何？”

慈法大师肃然道：“敝派掌门是老衲师兄，功力自然比老衲等稍高半筹。”

归元子也肃然道：“贫道也是慈法大师的说法。”

南宫亮长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素闻少林、武当戒守严密，高手如云，以崔大侠与各位在伯仲之间的功力，有独力闯山盗宝的能力么？蒙面人既能潜入五位卧榻之侧，从容避过慈因大师的追踪，显然功力在三奇之上，不是他又是谁？再则，他既亲眼目睹盗宝之人为崔大侠，何不当场抓住？其存有阴谋之心，已不言可喻。”

少林三奇同时暗暗点首。

归真子沉声道：“小施主这么说，一定是知道蒙面人是谁了，敢请明告！”

南宫亮闻言一愣，暗忖道：“糟，我那里知道，但事已至此，如说不知，岂不功亏一篑？如说知道，那又说谁呢？”

他本是仗着机智，随机应变，信口开河，此刻却急得心乱如麻，念头千转，唯恐退兵之计不成。

倏然，他灵机一动，忖道：“陈叔叔死前曾认定阴谋与‘清真观’无涉，却把‘阎王堡’列入嫌疑范围，我何不也来个移祸江东，先让和尚、道士去撞撞看。”

想到这里遂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崔天行精神一振，急急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阎王堡。”

三奇二子同时怀疑地呼道：“阎王堡。”

归真子道：“贫道虽然少出江湖，但对武林情势并不陌生，怎未闻江湖上有什么‘阎王堡’的？”

南宫亮故意不屑地一笑道：“这点，道长就知道了，请问，可知三十年前纵横中原武林，无人能敌的‘独脚阎王’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四字一出，三奇二子俱皆脸色一变。就是崔天行也因不知眼前少年，只是光凭推测，信口胡诌，满以为是真的，浑身情不自禁地一震。

南宫亮只图眼前退兵之计得售，那会想到这信口一语，竟惹出一场大祸。

时间快过四更。

天色似乎更加黑暗。

密林中的气氛沉寂而凝重。

五丈方圆的草地上，除了南宫亮肚中暗暗得意，忖道：“看来，‘独脚阎王’四个字的确有些份量，不但清真观害怕，连武当、少林也有些顾忌，这一下，把你们唬住了吧！”

倏然，“风雷圣手”崔天行急急走上二步，开口问道：“小友，‘独脚阎王’再入中原，是真是假？”

南宫亮肃然道：“长者之前，在下不敢胡言。”

崔天行仰天凄厉道：“好毒辣的魔头，我崔天行与你何怨何仇，竟施出栽赃嫁祸的卑鄙手段——”

语声到此一顿，向少林三奇、武当二子左右一抱拳道：“如二派信得过崔某，老朽立即告辞，不计安危，查个水落石出，一年以内，必亲赴嵩山武当交待明白。”

南宫亮心中大急！

他料不到自己毫无把握的一番推测，退兵之计尚未见必成，反而先激怒了外公，弄巧成拙。

但是，当着三奇二子之前，又不能将心中的话，单独告诉外公。倏见慈因大师道：“崔施主稍安勿躁——”

崔天行脸色一沉，接口道：“大师还信不过老朽？”

慈因大师合十道：“老衲绝无此意！”

接着转首向南宫亮道：“请问小友，阎王堡坐落何处？”

“偃师之郊。”

“唔！闻小施主之言，敝派及武当失宝之事是‘独脚阎王’所为，的确很有可能，但这仅是就功力推测，并非小施主目见，小施主以为对否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不过当今天下，能具超绝身手而甘冒此大不韪者。区区再也不想不出还有别人！”

“但老衲觉得这推测并不可靠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不禁一跳，愕然道：“大师不信在下之言！”

慈因大师沉思道：“小施主之言固然有理，但如说那投书之人，即是盗宝之人，而盗宝之人即是‘独脚阎王’，却与老衲目睹情形不合。”

“怎么不合？”

“谁都知道，‘独脚阎王’一腿已残，佐以铁拐，行走时咚咚有声，而那蒙面人挪步之间，自然轻灵，毫无声息，怎会是那魔头！”

武当二子暗暗点头，南宫亮心中一震，忖道：“我信口而言，倒忘了这一点漏洞……”

微一转念，旋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在下路过偃师之郊，曾见‘阎王堡’中人物，皆以黑绢包头，行动诡密，与大师所述投书之人，装束吻合。而且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加重语气道：“大师可知武林三宝之一的‘杨枝甘露’？”

慈因微微颌首道：“杨枝甘露为清真观之物，难道……”

南宫亮接口道：“在下路过偃师之郊，曾见清真观天风、天雷二位道长

愤然从阎王堡中走出，暗中窥听之下，才知系因该观甘露为‘独脚阎王’所盗，企图要挟……由此观之，那魔头再盗玉鼎、寒竹，也不算什么奇突之事，至于他嫁祸栽赃，企图何在，在下就不敢臆测了。”

这番话听得慈因默默无言，沉思不语。

忽然慈清大师开口道：“归元道友，事情既已明朗，似不必再为难崔施主了！”

归元子微作沉思，转首道：“崔施主，希望能信守诺言，贫道师兄弟即刻回禀掌门，等候佳音。”

话一说完，向归真子一挥袍袖，二条身形，向林外掠去。

慈清大师这时又双手合十道：“少林玉鼎失而复得，尚请崔施主能原谅老衲刚才苦衷，并祝此去偃师，能顺利洗刷清白。”

崔天行连忙还礼，沉痛地道：“崔某一定不负大师期望。”

慈法又对南宫亮道：“小檀樾功力不凡，机智过人，能否告知姓名？”

南宫亮摇摇头道：“大师不必性急，崔大侠前往少林之日，大师自可知道在下是谁？”

慈法大师合十施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衲告辞了。”

宽大袍袖一挥，三条人影，电掣而起，消失于左侧林中。

南宫亮暗暗吁出一口气，庆幸没有白费心机。

崔天行一见五人已走，遂向南宫亮抱拳道：“承小友援手，一言解围，敢请赐示姓名，老朽也好待机报答。”

这时，南宫亮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激动，伸手一抹面具，痛

哭失声道：“外……公，是亮儿啊！”

崔天行倏然一惊，讶呼道：“是你……带着陈仿的人皮面具，他人呢？还有你母亲呢？”

南宫亮扑入外公怀中，嚎啕大哭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陈叔叔……死……了！妈投江……自……尽……还有……何伯……伯……也被人杀害……”

崔天行浑身一颤，双足连顿，仰天悲呼道：“天啊……我崔天行一生未行恶事，临老竟遭这种惨事，天啊！你太不公平了！”

南宫亮呜咽道：“外公，这一切都是阴谋所致啊！主凶旨在谋取‘灵天残篇’，孤立分化我们两家……”

崔天行双目尽赤，猛然扶正南宫亮，大喝道：“亮儿，你快将经过道来！”

南宫亮于是把十天来的经过，详细诉出，说到悲痛之处，咽噎难以成声。

崔天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二个徒弟，死得固然凄惨，但你母亲却也不应投江自尽，唉！这样岂不死无对证，正中恶徒下怀。”

说到这里，虎目中流下二行清泪，正是英雄轻易不掉泪，只因未到伤心时啊！此刻崔天行的凄凉心情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南宫亮一见外公悲怆的神色，不禁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哭声和着飒飒夜风，使周遭景色，平添一份凄凉。

崔天行把南宫亮抱入怀中，抚着他的背脊，沉重地道：“孩子，也苦了你，现在老夫明白了，恶徒的阴谋又何止于图谋‘灵天残篇’，当今九派人才凋零，以他欲一举消灭河洛南宫及陇西崔门两家的手段来看，实有并吞中原，独霸武林的野心。”

说到这里，收敛泪水，正色道：“亮儿，如此说来，刚才你对少林三奇、武当二子的辩言，一半以上是出于猜测的了？”

南宫亮含泪仰首，道：“外公，我是不得已的啊，外公不会责怪吧！”

崔天行怜惜地摇摇头道：“你这是情急胡诌，任何人处此情形下，也会这样做的，我怎会怪你，唉！但是，‘杨枝甘露’已被你服下，如武当、少林兴师问罪阎王堡，对质之下，并非‘独脚阎王’所为，那时又怎生是好？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一震！

崔天行微微一叹，又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……你以后处事，紧急机变，确也重要，但也不要吧眼光放得太近，一切应考虑将来的后果。”

南宫亮默然点头，收敛哭声，道：“妈临危前嘱亮儿先求绝艺，叫亮儿来找外公，陈叔叔的意思也是一样，外公，今后亮儿就跟着你么？”

崔天行伸手入怀，半晌取出一个黑色六角型的指戒，道：

“你母亲要你来，就是知道我有这只戒子。”

南宫亮目含泪水，诧然道：“这与亮儿求艺有何关连呢？”

崔天行眼望天际，缓缓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游侠关外，曾偶然救助一位前辈异人免于走火入魔，蒙赠此物，嘱言将来如有困难，可以此物找他交换一件要求，当时我一笑置于怀中，想不到今天尚能用上。”

说到这里，把指戒递给南宫亮，接着道：“如今你可持此前往长白绝魂岭，向那位前辈要求传你绝技，好好藏着，切勿失落。”

南宫亮将戒子纳入怀中，道：“那异人怎么称呼？”

“即是三十年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‘无影神叟’！”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外公，亮儿听父亲说，‘无影神叟’三十年前行道江湖时已有七旬高龄，难道现在还会活着？”

崔天行叹息一声道：“如无意外，以神叟修为，谅尚在世，但究竟已否作古，要看你运气了，本来草泽之中，不乏异人，不过，对你而言，这条路不会有太多困难而已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双手按住南宫亮肩膀，凄然含笑，道：“亮儿，快去吧！你母亲的清白和外公的声誉，如今就全靠你一人的努力了。”

他说时脸上的笑容令人感到凄楚，嘴角掀动着，眼眶中满注泪水。

南宫亮见外公本来红润的脸色，此刻黯然无光，刹那之间，似乎苍老了几十年，不由感到一阵心痛，不敢违拗，急急道：“外公不去？”

崔天行摇摇头道：“我本来想去洛水……唉！如今这般情形，不去也罢，至于玉鼎和寒竹之事，既不能确定是阎王堡所为，正凶隐现无常，要到哪里去找？”

说到这里又仰天悲怆地道：“我崔天行亲女蒙辱，清誉已毁，还有什么面目再行走江湖，唉！神明啊！你对我惩罚太过了。”

语声一落，好象已无法自制，身形一长，向林中飘去。

南宫亮心头一惊，大呼道：“外公，你去哪里！”

但是，崔天行身形三闪，已消失不见，只传来苍老而凄凉语声：“亮儿，快奔你的前程去吧！只要你能不负我的期望，你重振南宫声誉之日，也就是外公再建崔门之时……”

语声到此，已远不可声。

南宫亮呆立当地，泪水再度泉涌。

他望着凄凉的夜色，心中激动地喃喃道：“外公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，只要我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拿住元凶，为母亲洗刷清白，为何伯伯、陈叔

叔报还血仇……”

口中说着，星眸中射出一片愤恨而坚毅的光芒。

接着，他用手擦干眼泪，一声清啸，向来路飞驰而去。

他身形刚刚离开，林中忽然闪出一个黑绢包头的蒙面怪客，看装束正是刚才暗算他的人。

只见他闪着诡谲的目光，望着南宫亮的背影，口中发出一阵阴森而得意的冷笑，喃喃道：“只怕你活不下去呢……”

身形飞飘，已向南宫亮身后蹑踪而去。

南宫亮不知有人跟踪在后，他一口气奔出十里，转回窠屋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于是投宿略进饮食，又继续向关外出发。

每天，他总要拿出盛着母亲鲜血的瓶子，加一点盐，拜上一拜，这是他激励图进的凭依。

现在，怀中的黑石六角形指戒，又变成他寻求绝艺的希望。

他抱着强烈复仇的意志，急赶三月后，终于出关到了长白。

时间已是除夕。

沿路可看到人家正忙着做糕过年，喜气洋洋，他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心酸。

往年此时，自己不是有一个温馨的家吗？

在冷凉中，他渐渐抛离了人群，走近了绵亘千里的峻岭。时值隆冬，长白山是一片银色世界，白色的山岭，白色的树林，灰白色的天空，令人仿佛感到这世界变得特别单调而凄凉。

“绝魂岭”的地点，南宫亮早已探听明白，但一进入山区，倏觉气氛异样，右左不时出现一条条人影，向绝魂岭方向飞驰。

南宫亮心中陡然一惊，忖道：“时已除夕，如没有什么要紧之事，谁还会往人迹罕到的地方跑，难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？……抑或又是为我而来？”

自在陇西道上遭遇暗袭，差点命丧魔掌之后，南宫亮已如惊弓之鸟，眼见附近不时出现武林人物，顿生警惕。密切注视着四周动静。

嗖！嗖！二条人影，在左前方飞掠而过，消失于雪地之中。

南宫亮剑眉轻皱，心中怀疑！

这些武林人物，又好象并非为自己而来的啊！

他急欲查明缘由，脚下不禁加快起来。

山路回迂，坡度渐高，行过三个转弯，越过二座松林，蓦见五丈距离之处，正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，横掠而过。

南宫亮俊目闪光，微微一瞥，心中倏然大喜，高呼道：“任老前辈！”

呼声中身形一划，横截上去。

那二条人影闻声似乎一怔，陡然停住身形，现出一个紫衣少女及一位面目清秀的老者。

正是驰誉江湖的三府一观中的江南任府，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及其爱女任巧君。

南宫亮飘落一旁，施礼道：“想不到前辈也来关外，晚辈这厢参见。”

任不弃见是个英俊少年，脸上神色愕然，道：“小友是谁？”

“难怪前辈不识，晚辈即是在陇西道上，蒙前辈出手相救的南宫亮呀！”

任巧君深邃的秀目陡然大睁，她想不到南宫亮的本来面目竟是如此俊

逸，芳心不禁一阵怦然。

但任不弃却神色立变冷峻，淡淡道：“原来是南宫小侠，不见也罢！”

说到这里，转对任巧君喝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南宫亮见状一愣，忙伸手一拦，急急道：“老前辈对晚辈有救命之恩，不知晚辈何处得罪了前辈，竟使前辈不屑一语！”

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嘿嘿一笑，冷冷道：“相救之事，武人本分，你不必再提，至于老夫不想与你谈话，只是因为老夫对看不惯的人，一向如此！”

这话尖酸凌厉之极，听得南宫亮脸色微变，心头一震，一时竟答不上腔来。

倏然，任巧君娇声道：“爸，看南宫少侠神情，似乎并不知道内情，我们……”

任不弃鼻中微微一哼，道：“有父如此，其子不问可知。”

说着，复又仰天狂笑，道：“耳闻中原剑主，义风盖世，胸襟豁达，冲谨为怀，想不到老夫初过中原，却证明传言全属子虚，怎不令人失望！”

南宫亮一听此言，心头微有所悟，暗忖：必是在来此途中，“银鞭飞龙”与父亲发生过什么误会，才会说出这种话来。

他想到这里，连忙脸色一肃，长揖到地，沉声道：“听前辈之言，一定与家父发生过什么误会……”

任不弃冷冷一哼，道：“老夫与令尊并未谋面，怎会发生什么误会，何况老夫自问尚算识书知礼，不轻易与人发生纠葛。”

南宫亮一愣，诧然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任巧君插口问道：“少侠难道一直没有回过家么？”

一说起“家”，正触着南宫亮伤心之处，他鼻中一酸，落下二滴清泪，暗叹道：“我南宫亮那里还有家呵？”

任巧君见情娇容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当着外人，南宫亮怎愿说出那些招人讥诮之事，忙强忍悲痛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启禀前辈，晚辈已离家四个月了！”

任不弃注视片刻，唔了一声道：“如此你果然不知？”

“尚希前辈详告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点点头，但脸上却仍是一片寒霜，冷冷道：“老夫那夜离开了你之后，经过洛阳，看到一件令人气愤之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“你可知道驰誉两淮的‘飘风剑客’易如君其人？”

南宫亮点点头道：“晚辈曾听家父说起，‘风云七十二式’独具一格，‘飘风剑客’为两淮侠义道中的一流高手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微微一哼，道：“可是他却被令尊斫剑辱身，如非老夫出手，嘿嘿，说不定就要命丧当场！”

“啊！”南宫亮脱口惊呼，急急问道：“前辈亲见家父出手？”

“出手之人倒不是令尊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甘陕三杰，‘阴阳剑’华韵、‘银蛇剑’常仓、‘倚天剑’舒令。”

南宫亮剑眉轻轩，道：“甘陕三杰此举与家父何干？”“彼等自称系奉令尊之命。”

“江湖中不乏假借名义，不法妄为之事，前辈难道相信？”

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老夫正想追究，嘿，他们却已自

行亮出河洛南宫的‘残剑令’！”

南宫亮心中蓦地一震，脱口呼道：“残剑令？”

“残剑令”三个字使南宫亮心中一片惊疑。

他记得南宫独一无二的剑令，已被自己落入洛水之中，怎又会出现？而且在甘陕三杰手中？这是不可能的啊！

想到这里，不由急急道：“前辈可曾看清那‘残剑令’是以什么制成的？”

“桃木。”

南宫亮长吁一口气，切齿道：“伪造剑令，毁人声誉，该杀！”

“银鞭飞龙”任不弃嗤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岂不等于说老夫目光欠灵，不判真伪。”

南宫亮忙道：“晚辈不敢！”

“其实老夫并非不知残剑令来历，昔年令祖以‘夕阳五式’激战‘独脚阎王’于华山之顶，百招下来，竟未能致胜，其后虽用‘黄蜂绝命针’驱逐魔头遁出关外，却自悲剑法未臻大全，弹断佩剑，弃之山边，……及后始创出最后一式‘落日吐霞’，并为六式……然中原武林感于令祖力挽狂澜，共奉断剑为令，捡之送还令祖，传袭至今，柄为犀牛之角，精钢剑身，小侠以为对否？”

这段南宫家史，由别人口中娓娓道来，使南宫亮幼小的心灵中，别具一番感触，当下接口道：“前辈所述，丝毫不错，但晚辈不懂前辈何以仍旧误会家父？”

任不弃微微冷笑，道：“如今中原道上，除了你南宫公子外，谁不知道令尊依照残剑，制作桃木副令，号令中原武林，图谋大事。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大震，暗付道：“难道父亲果真已倒行逆施若此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父亲虽自傲‘夕阳六式’为剑法之极顶，但在公开场合却态度一向冲谦，不轻易作损越，如今怎会这样公然折辱同道，傲然横行起来，唔！这难道又是班睢的阴谋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心中一片悲痛，但他知道如今自己就是想辩，对方也不会相信，何况内情真象未明，自己又以什么作为根据？”

南宫亮微一沉思，诚挚地道：“前辈可否赐告目睹经过？”

任巧君静立一旁，始终注视着南宫亮的表情。

她发觉这位年龄与自己相仿的少年，却处处显示出一种欲语还休的神态，而且眉峰间暗聚忧悒，心中极是不解。

暗付：以他年龄，这一切似乎不应该有的啊！难道他真有什么隐衷不成。

耳闻南宫亮询问，情不自禁婉然插嘴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晚家父与我在洛阳聚英酒楼打尖，‘飘风剑客’正好也在。忽然外面走进三位剑手，要求‘飘风剑客’取剑一看。”

“那三位剑手想必就是甘陕三杰了？”

“不错，当时易如君以为对方意欲观赏，遂坦然长剑出鞘，倒持剑尖奉出。岂知‘阴阳剑’华韵接过长剑，微一注视，倏然运用‘金刚掌力’，把‘飘风剑客’的佩剑斫了一个缺口，掷在地上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是啊，‘飘风剑客’易如君立刻脸色一变，质问其故。”

“甘陕三杰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，简直把人都气昏啦，连家父与我是旁观者都听不下去。”

南宫亮星眸灼灼，静静注视，心中一片紧张。

只见任巧君樱唇一翘，继续道：“当时，阴阳剑华韵冷笑一声，对易如君道：凡是进入河洛佩剑的朋友，都应对中原剑主南宫冉表示尊重，朋友连这一点都不知道？易如君立刻反质道：在下刚入洛阳，有什么地方不尊重南宫冉？三位突然震毁在下兵器是何道理？阴阳剑冷冷道：中原剑主，剑术天下第一，尊驾既言尊重，自应残剑缺口，表示谦让，还说什么？赶快抬起长剑归鞘吧！说罢扬长向店外走去。”

“嘿！简直是无理取闹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根本是无理取闹嘛，结果不用说，他们就在大街上打起来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唉！‘飘风剑客’虽是两淮的剑道高手，但甘陕三杰也非凡俗之辈，何况以三对一！”

“结果‘飘风剑客’败了？”

“嘿！岂止失败了，身负七处剑伤。”

“啊”——？

“江湖人物，声名重于性命，飘风剑客遭此无故折辱，岂能忍受，于是不顾伤势，疯狂反扑。”

南宫亮紧张地道：“结果——？”

任巧君嫣然一笑道：“不是家父因看不惯而挺身而出，‘飘风剑客’就完蛋了！”

“银鞭飞龙”这时接口道：“甘陕三杰一见老夫手中兵器，已知老夫来历，当时脸色一变，转身就走，老夫立刻截住他们欲施惩罚，嘿！那知‘银蛇剑’常仓，倏然取出桃木残剑令，对老夫抱拳道：咱们不过奉残剑副令行事，任大侠何必与在下等为难，如看不惯，尽可向中原剑主交涉。这一下，老夫倒不好出手了。”

南宫亮急急道：“结果老前辈找家父没有？”

“哼！如不是临时听到江湖传言，急欲赶来关外，老夫真想直叩‘夕阳别府’！”

南宫亮剑眉双挑，暗暗切齿道：“这一定又是阴谋，嘿！好可恶的贼子……”

他心中一片怒火，口中却不得不肃声道：“前辈如能信任晚辈的话，晚辈可恳告一句，这完全是恶徒的阴谋，绝非出于家父之意。”

“阴谋？”

南宫亮凄凉地一叹道：“其中内情，恕晚辈一时无法说出，前辈将来一定会明白的——”

刚说到这里，远处骤然响起一声惨嚎，划破长空，遥远传来。

声音之凄厉，令人毛发悚然。

南宫亮心中蓦地一惊，顿住话锋，道：“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了。”

“银鞭飞龙”遥遥仰望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贪心罹祸，绝魂岭下又多了一条冤魂，真是所为何来！”

南宫亮诧然道：“前辈是说什么？”

任巧君抿嘴一笑，道：“少侠是否想上绝魂岭去？”

“咦？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任不弃微哼道：“据传三十年不现江湖的‘无影神叟’仍在绝魂岭上潜

修，将于最近道成仙逝，其一身深奥莫测的绝世武功，已留下手稿，这一传言已播遍大江南北，谁不知道。”

说到这里，摇头又是一叹，道：“江湖人物对武功嗜逾珍宝，免不了生出巧取豪夺之心……这谣传盛传于江南，中原怎未听人说过？”

他心中怔思着，下意识地暗觉其中另有蹊跷。

倏见任巧君目吐柔光，幽幽道：“少侠，绝魂岭上你不去也罢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任巧君幽幽一叹道：“你没有听到那声惨嚎么？家父与我刚从那边过来，亲见岭下已堆着三十二具黑白二道高手的尸体。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一栗，只见任不弃接口沉声道：“神叟潜修之地，怎能容人侵入扰乱，贪心亡命，生死一念，少侠如能临崖勒马，为时未晚。”

南宫亮忙道：“前辈多虑了，晚辈——”

他话尚未说完，任不弃已冷冷一哼，道：“忠言逆耳，巧君，我们走！”

一拉任巧君，身形飘出十丈，疾驰而去。

只见任巧君犹自回首急急道：“南宫亮，听我父亲的话，上绝魂岭的人，没有能活着下来的……”

余音袅袅，人已渺如黑点。

南宫亮暗暗一叹，他觉得“银鞭飞龙”对自己仍然存有成见，倒是他女儿，似乎已看出了自己痛苦，颇存体谅之心……

他遥遥呆望着任氏父女逝去的方向，心中又是一阵悲伤，母亲、陈叔叔、何伯伯的影子，立又一个个地浮起脑中。

一连串不幸的遭遇，一连串的阴谋陷害，使他心中的悲痛渐渐化成了一股愤怒。

他伸手入怀，摸了摸外公给他的戒子，一咬牙，向绝魂岭方向大步奔去。

一阵飞驰，山势更加险陡，冰滑雪松，沟壑难分，峭壁耸立，寒风刺面，常人万难行走一步。

南宫亮提气轻身，刚刚转过峭壁，空中又传来一声惨呼，震荡回绕于山林之间。

这次，惨呼声距离极近，细辨方向，正在左边山岭之上，南宫亮心头一沉，知道已到地头，长身一掠，加紧飞驰，三个迂回，已见二十丈外，一座峭壁挡住去路。

这座峭壁，大概背对风向，壁上毫不染雪，但陡升百丈，形势险恶已极。

南宫亮驰近抬目一望，山壁上刻着三个大字：“绝魂岭”，下面又有八个小字：“七月封岭，擅入者死”。而峰脚附近，鲜血淋漓的尸身，纵横狼藉，如不是大寒冰雪，怕不早已腐臭盈鼻。

险恶的峭壁，怵目的警语，加上恐怖的尸体，使得南宫亮心中直冒寒气。

他正静立怔视，倏见二条人影，自右方向壁上飞扑，攀猱而升，不片刻，便消失于峰顶之上。

接着，峰顶隐隐传来一、二声长啸及叱喝之声。

显然岭上已展开激战，南宫亮心中一动，正想腾身而上，岭顶上的叱喝之声却倏然消失不闻。

突然的沉寂，南宫亮不禁为之一怔，念头未转，已见半空中二条人影飞射而泻。

只听嘭嘭二声大响，溅起一处冰雪，群尸中又增两个新鬼。

南宫亮抬头望了望壁立入云的“绝魂岭”，雾气弥漫，缥缈不见其顶，不由暗忖道：“我虽持有‘无影神叟’的信物，但眼下江湖群豪四伏，势不能朗声喊话，引起不利后果，但如上了峰顶，不及道出来意，岂不也要落得命丧异地……”

继而一想，自己千里而来，岂可就此而退，既有信物，还有什么可怕的。

转念至此，豪气陡增，一声遏云长啸，腾身而起，猿壁攀跃而上。就在他身形上腾不久，那黑衣蒙面人再度如幽灵一般出现，口中嘿嘿一阵得意冷笑，喃喃道：“你既自投死路，倒免了我一次麻烦。”说完一阵狂笑，向岭下飞泻而去。

南宫亮一阵跃腾，已上了五十来丈，百丈高峰，以他眼前的功力，何消片刻，盏茶时间，已上了峰顶。

他身形刚停，蓦地耳闻二声异啸，二条黄影，挟着劲气，左右挟袭而至。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，星眸一瞥，不由大骇。

飞扑而至的二条黄影，竟是高过常人，眼如铜铃，塌鼻獠牙，黄毛披身的异兽，黄毛神狒。

这时，南宫亮一口气尚未喘将过来，眼见神狒扑势威猛，无暇思索，立即长剑出鞘，功贯剑身，一式“夕霞流辉”，疾扫而出

这“夕阳六式”的第一式，一经展开，变化无穷，白森森的剑澜，陡然暴涨，直向二个黄毛神狒拦腰削去，气势凌厉已极。

黄毛神狒同时怒吼一声，黄影闪处，竟然避过一剑，同时四条长毛粗臂，更如闪电一般，向南宫亮胸头双肩抓到，来势疾迅诡异无比。

南宫亮见状心中大凛！

他料不到这二个畜生身法竟然这般快速，腾挪进手之间，俱暗合武功法度，虽然自己看不出这些古怪招式的名堂，但威猛之势，却不亚于江湖上一流高手，难怪闯岭江湖人物，个个有死无生，单就二个畜生，就已难惹。

那知这次二个黄毛神狒竟然毫不避让，连声震吼，原势抓到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！当二声，南宫亮只觉手臂一震，长剑刺在神狒身上，犹如击石，丝毫无损。

他那里知道这种异兽，周身皮毛坚逾精钢，普通兵器根本难伤。

在这刹那，南宫亮心头震骇，逼不得已，长剑陡收，左掌蓄足真力，呼地一声，横挥而出。

嘭！嘭！二声大响，黄毛神狒那吃得住这种由六七滴“杨枝甘露”孕育的神力，蹬蹬倒退，南宫亮也震得手臂发麻。

他怎肯错过这稍瞬即逝的机会，黄毛神狒身躯一顿，他人已疾速穿掠而过，同时口中大喝道：“神叟前辈，在下手持信物来求见。”

话声甫落，人已飘进二十多丈，回首一瞥，见黄毛神狒瞪目怒视，但并未追来，不由心头一宽，停住身形，星眸四下扫视。

这时，他才看清环境，峰顶方圆三十余丈，松木扶疏，白雪覆压，一片银色世界。

眼前三尺距离之外，一道高仅及膝的短竹，绕成一道篱笆。篱笆内一丈远处，一间茅屋，柴扉紧闭，毫无声息。

南宫亮不知‘无影神叟’是否就在这茅屋之中，走上二步，一脚正欲跨入篱笆，陡然茅屋中响起一个冷冰冰的语声道：“嘿嘿，尊驾真想死么？”

南宫亮蓦然一惊，收回左脚，急急道：“前辈想必就是‘无影神叟’，

在下手中持有信物。”

“胡说，老夫一生流落江湖上的三件信物，已于四个月前全部收回，朋友，想不到你会花样翻新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脱口道：“什么？”

茅屋中冰冷的语声，增加了三分严峻之气，道：“不必装聋作哑，能闯过老夫护山神兽拦截的人，你已是第六个，也算是一流手，念你修为不易，老夫已给你留下后退之路，如不听劝告，一过篱笆，嘿嘿，就是亡命之地。”

南宫亮闻言，有点进退维谷，心头忖道：“他说信物已全部收回，但外公的戒子何来？”

想到这里，立又朗声道：“前辈可认识‘风雷圣手’崔天行？”

“老夫行将就木，不欲有人扰闹，任何人在老夫脑中已化泡影，朋友不必多言，岭下尸体，可为殷鉴，嘿嘿？十九闯入者皆有藉口，奉劝阁下死了这条心！”

南宫亮心中有些气愤，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前辈既许下以信物交换要求之诺言，岂连看也不看便拒人于千里之外？如说信物全已收回，在下信物又从何而来？”

“嘿嘿，好，就让老夫看看你有什么信物？”

语声一落，紧闭的柴扉，呼地一声，陡然打开，南宫亮星眸凝光，只见茅屋内迎面当中，一个面目枯瘦，白发披垂，长眉覆目的黄袍老者，盘坐在一个蒲团上。

那银灰眉毛中，露出二缕慑人神志的精光，看得南宫亮心中一栗，情不自禁地躬身施礼道：“晚辈南宫亮，参见神叟老前辈？”

“无影神叟”咦了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竟有这份胆气功力，既说有信物，还不快些取出，让老夫看看！”

南宫亮忙从怀中掏出黑色六角形的指戒，托于掌心，道：“请前辈察验信物。”

口中说着，身形一动，欲待飘过篱笆，骤见“无影神叟”双目陡然精芒暴盛，张口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震，刚一怔神，呼地一声，指戒已脱手飞出，射入“无影神叟”手中。

这种惊世骇俗的神功，看得南宫亮张口结舌，心头直跳。

只见“无影神叟”微一注视，倏然厉喝道：“小子，你竟敢以假制信物，欺骗老夫，打！”

“打”字一落，右手一扬，黑石指戒，迅速弹出，犹如电光石火，划空生啸，直向南宫亮门面袭至。

南宫亮闻言大骇，功聚右臂，伸手接取，同时脱口惊呼道：“假的？”

话刚出口，陡觉手心发麻，身形竟吃不住这小小一枚戒子之力，蹬蹬倒退六步。

“无影神叟”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上绝魂岭唯一见到老夫面目的人，想必死而无怨。”

语声一落，双手已虚空推出。

这推出之势，无风无声，看若平凡已极，但是南宫亮却立刻觉得一股难以抵挡的潜力，向周身压至。

他这时心中悲愤已极。

千里迢迢，历尽风霜之苦，赶到这绝魂岭来，信物竟然是假的，绝艺未成，反而身蹈险机。

莫非外公之物，已被人换包？

如果不是，又该作何解释？

这些疑问，在他脑中一闪而过，但这时已无暇细究。

他身觉潜力袭至，忙运足周身真元，双掌遥空一推，口中也怒喝道：“前辈如此不分黑白，怎能令人心服！”

喝声中，掌劲呼啸狂涌而出。

要知道南宫亮自服下“杨枝甘露”之后，其内力已足抵一甲子之功，气势岂同小可。

但刚猛的罡劲一与那股潜力接实，嘭地一声巨响，南宫亮胸头血气翻涌，竟然身形倒撞开去。

他忙沉气拿桩，压住翻动血气，骇然向茅屋中的“无影神叟”望去，只见他除了须发微微轻拂，无风自动外，仍旧端坐蒲团之上，安然无恙！

这情形使得南宫亮心中震慑已极！

难怪黑白两道高手皆被抛尸岭下，这种震古铄金的功力，天下还有何人能敌！

惊骇中，忽见“无影神叟”双目精光闪烁，叹息着道：“看不出你小小年纪，竟具有这等功力，如不是心存邪念，贪图劫夺，岂不前途大有可为。”

南宫亮沉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错了，晚辈承河洛南宫门风，非分之物，从不轻取，此番前来，确有所由，如不是信物被人调换，何至于此？”

说到这里，眼中落下二行清泪，继续朗声道：“晚辈今日来此，虽是求传绝艺，但老前辈既言信物是假，自是不敢强求，深山草泽，不乏奇人异士，晚辈不信除了前辈之外，就不能另得惊世之技！”

他讲到最后，完全是激情气话，语声一落，身形后转，就欲离去。

“站住！”“无影神叟”倏然大喝道：“好志气，你说你是河洛南宫之后？”

南宫亮缓缓转身，冷冷道：“前辈不信？”

说着，反手一探，叮地一声，长剑嗖然出鞘，虚空一挥，剑光幻涨，正是“夕阳六式”的第一式“夕霞流辉”。

“无影神叟”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‘夕阳六式’，南宫辙是你河人？”

南宫亮肃然收剑，道：“是晚辈家祖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倏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你脾气，倒是有些相像，老夫三十年闭门潜修，对昔日作物，大都抛诸脑后，唯独对南宫老儿，印象仍然甚深。来，来，咱们坐下来谈谈。”

这一突然转变，大出南宫亮意料之外，他茫然依言飘过篱笆，走入茅屋，在“无影神叟”对面席地坐下，淡淡道：“老前辈认识家祖？”

“岂止认识，当年如不是老夫暗中把‘独脚阎王’身形吸得一顿，南宫老儿的‘黄蜂绝命针’又怎能奏效！”

南宫亮恍然大悟，但他不敢再存奢想，试探地道：“老前辈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无影神叟”略作沉思道：“我先问你，老夫信物，是什么人给你的？”

“晚辈外祖，‘风雷圣手’崔天行！”

“哦！老夫记得有这么一个人！”“无影神叟”说到这里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戒子，道：“刚才我并未骗你，不信你可将二者作一比较，老夫这个虽与你那个形式相同，但黑石的纹路却全不一样，真者是滇境大理石所刻，而伪品却是普通黑石刻成，如不细辨，确可乱真。”

南宫亮接过一比，果然不错。

“无影神叟”收回指戒，继续道：“刚才我以为你必是受人欺骗，既是你外祖给你的，他当然不会骗你，你仔细想想，有谁可能在你外祖身上做下这种掉包的手脚？”

南宫亮微作思索道：“这点，晚辈也曾怀疑到，却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，而且其动机何在，更加教人茫然，不过，晚辈总觉得，这人此举的目的，决不止于为了向老前辈交换绝艺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沉吟着点点头道：“你的想法很有道理。”

“但前辈不必再为此事费神，将来问过外祖，自见端倪……”

“无影神叟”摇摇手道：“老夫并不是替你操心，而是你刚才所说的“信物被人调换”那句话，使老夫联想起这几日来，真是百思莫解的疑题！”

南宫亮心中微怔，诧然道：“老前辈有何难解疑题？”

“无影神叟”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你想想看，老夫在此闭关潜修，江湖上除了存有老夫信物之人，可说再无人知，可是最近，武林人物忽然前仆后继，来此骚扰，以企偷盗老夫手著的武功秘稿，这种情形，岂不是大教人不解？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：“不错，这点颇费猜疑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眼中精芒一闪，右手一拍大腿，道：“糟呀！如老夫猜得不错，泄漏老夫居地及秘密的人，必是窃盗你外祖信物之人！”

南宫亮怔然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小娃儿，你怎地还没想通？以常理推断，那人既然已以信物换得老夫绝艺，怎会再泄漏老夫秘密，引诱江湖人物前来？谁不想艺业独尊，而愿让旁人迎头赶上？其所以如此做法，必是因为他知道假指戒已到了你的手中，而其用意或目的，则不外两点。”

南宫亮心头一愕道：“他的用意有两点？”

“不错，第一点，他想坐视老夫被人暗害，我一死，信物便无从判断真伪，他的罪证便可从此掩盖！”

南宫亮暗暗点头，口中道：“第二点呢？”

“他想假我之手杀了你！”

南宫亮心头一栗，暗忖道：“神叟的推测极为有理，难道这人就是弄得我南宫亮家败人亡的恶徒？”

转念至此，不由恨恨道：“好恶毒的心机……”

“无影神叟”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阴谋虽然恶毒，但头上自有神明，恶有恶报，早晚应验。”

这时，南宫亮忽然想起母亲临危前所说“……幕后必有主凶……”的推测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前辈已经知道那人是谁了？”

“唔，必是最后一个以信物求见老夫之人？”

“老前辈曾言已收回三件信物，可见有三个人来过，何以肯定是最后一个？”

南宫亮此刻见主谋真凶已呼之欲出，不由精神大振，详细推问起来。

只见“无影神叟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点，非常明显，第一个来此的人，远在五年以前，是一个少女，而向老夫要求的，只是一颗灵药，替其母治病，你可以知道，当然不会是“嗯，第二个呢？”

“第二个约一年以前，是个中年人……”

南宫亮心头一紧，截口道：“什么容貌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无影神叟”摇摇手道：“你不必紧张，那人已经死啦！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嗯，他翻上绝魂岭，已奄奄一息，取出信物，说出要求后，就双脚一頓，二眼朝天了。”

“他要求老前辈什么？”

“要我代他报仇，老夫化了三天时间，已为他办到！”

南宫亮暗暗吐出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就是第三个了。”

“不错，就是那最后一个，时间是在四个月以前，就在他离去二个月之后，老夫的清静居处就变成了烦恼之地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说到这里，双手互击，状甚愤恨。

南宫亮心情再度紧张，急急道：“那人叫什么姓名？”

“老夫曾问过，但他反诘老夫认物还是认人，老夫无话可说，只得不问。”

“那老前辈是否能说出他容貌？”

“嘿！这点老夫也不清楚。”

南宫亮神色一愣，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

“唉，那人身材修长，一身黑衣，却以黑绢把头密密包住，只露双目，老夫怎能看透！”

南宫亮闻言心头大震，脱口呼道：“好恶贼，就是他。”

接着又仰天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唉，知道了是他又如何？他又是谁呢？”

“无影神叟”目光灼灼，道：“小娃儿，看你神态，似乎有极大隐衷，何不说与老夫听听。”

南宫亮悲从心起，立刻泪水盈眶，娓娓述出惨痛遭遇。

“无影神叟”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贼委实可恶，只怪老夫当时……不过，根据老夫刚才所说的状貌身材，你慢慢总是可以找到他的。”

南宫亮微敛悲怀，道：“找到他又有何用？”

“怎地无用？”

“他既已换得老前辈绝艺，济济为恶，当今之世，何人再能制他？可恨呀可恨，我南宫亮恨不得寝其皮而食其肉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点你倒不必忧虑，老夫当时见他举动诡异，已存戒心，虽然他持有信物，老夫不能拒绝，但却已留了后步，自称只最擅一套‘乾坤一元掌’，当时教了给他。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一正神色，道：“小娃儿，老夫如今改变初衷，决心把一身武功，传授给你，助你完成志愿，但你也得代老夫做一件事。”

南宫亮闻言大喜，扑倒地上，道：“老前辈如能收晚辈为徒，晚辈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袍袖一拂，虚空托起南宫亮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尚有二天，就要寂化，怎能收你为徒！只是与你交换条件罢了！”

南宫亮恢复坐姿，心头微怔，肃声道：“长者有命，晚辈敢不遵从？就请谕示，晚辈誓必办到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道：“好，唯一条件就是代老夫抓住那厮，追回武功。”

南宫亮凄厉一笑，切齿道：“这点，就是老前辈不吩咐，晚辈也要把他碎尸万段，捣浆而食。”

“无影神叟”朗声一笑，从蒲团下取出一本羊皮封面的黄绢册子，交给南宫亮，语声凝重地道：“老夫一生心血结晶，全皆录于此册，那厮恶意造谣，其实并不知道，好好学习，勿负我之期望。”

南宫亮恭身一拜，双手接过，只见“无影神叟”脸色微现凄凉道：“绝魂岭后壁有一岩洞，水及干粮俱全，本是老夫闭关之所，你不妨去那里潜心苦练……去吧，萍水相聚，也算是一段缘分。”

南宫亮明知诸事由他不得，心中却仍禁不住一阵激动，倏然呜咽道：“老前辈即将飞升，让晚辈陪你两天吧！”

“无影神叟”摇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你的好意老夫心领，这里一切，自

有神狻料理善后。”

南宫亮知道无法勉强，只得匍地一拜，含泪退出。

脚刚踏出茅屋，呼地一声，柴扉已经紧闭。

倏然，他想起一件事，急忙转身问道：“老前辈，‘乾坤一元掌’与‘夕阳六式’相较，何者精奥。”

“嘿！小子，你东西到手，就想与老夫一较苗头？”

南宫亮忙道：“晚辈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南宫亮呐呐道：“晚辈担心家父安危！”

“唔，教悌之心可嘉，老实说，‘乾坤一元掌’比‘夕阳六式’要精奥一点，但你大可放心，如要赢你父亲六招剑法也不是容易之事。其实，‘乾坤一元掌’也在这本绢册之上，你尽可自己去比较一下。”

“多谢老前辈！”

南宫亮向柴扉一拜，飘然向后岭走去。

他望望天色，一片灰黯，时间已近傍晚了。

凛冽的寒风，吹得南宫亮衣袂猎猎作响。

但是，他此时心中一片兴奋，丝毫不觉寒意。

仰望着远处飘浮在雾海中的山峰、又悲痛地喃喃道：“我终算九死一生，获得了修习绝艺的机会，没有使九泉下的母亲失望……恶贼啊，恶贼，任你狡猾多谋，安排周密，但我南宫亮绝艺一成，非要你图穷技尽，现出原形不可。我要把你的阴毒行为，公诸武林……”

喃喃的语声，隐含了坚强的意志和悲痛的心情。

天色在南宫亮的语声下，仿佛更灰黯了。

这是暴风雪即将来临的征兆啊！

前岭又传来几声惨嚎。显然，护山神兽又在截拦闯岭的江湖人物。

“绝魂岭”归于沉寂……

一年后——

春回大地。

浓绿遍野。

中原名城洛阳，依旧是一片繁荣嚣闹。

这日午后——

街上穿梭的人群中，倏然出现了一个俊目修眉的飘逸少年。

身着淡青文士袍，腰悬一柄长剑，目光湛湛四顾，缓缓向最大的一家酒店“聚英楼”走了进去。

饭后座上略呈清淡，酒客三五，各在品谈，少年就在面对楼梯而靠里面的一个座位上，坐了下来。

泡好茶，要了酒菜，少年四下微微打量一阵。接着就向窗外望去……

家园就在眼前，而洛阳在一年半以前自己也常来游逛，可是现在，他感到有些景物依然，人事全非……他心中有些感触！

一年半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是，它的变化却是这么的大啊！

其实，他，南宫亮自己，变化又何尝小，仅仅一年半，他竟高出半个头，十六岁的少年，乍看起来，像已有十八九岁的样子……还有他的功力……他的遭遇……

南宫亮潜心苦练了一年，终于先回到自己家乡，这是经过再三考虑的。

“无影神叟”的话，曾使南宫亮一度想先追查阴谋正凶的下落。

这位异人的话不错，真正的凶手就是那蒙面人！

但蒙面人又是谁呢？

他搜遍枯肠，想不出这么一个与自己极有关系而对自己一家仇视的人。

自己极有关系的人，是可以数得出来的，何若非、陈仿及自己父母外公。

还有就是二位盟叔——“摩云佛手”尚奕松及“铁笔神风”班睢。

现在何伯伯及陈叔叔死了，母亲投江，外公及父亲自然不是，剩下来的只有两个盟叔了，尤其班睢是表面化的一个，但如说他是调换信物的人，那绝不可能，因为外公有那只指戒，除了母亲及他的二位门徒外，班睢根本就不知道，自也无法调包。

但是，谁呢？南宫亮觉得好像钻进了牛角尖。

于是，他再把范围扩大及与自己并不熟稔的人——如大有嫌疑的“独脚阎王”及“清真观”。

思索的结果，觉得更不可能，南宫亮几个圈子一兜，在转不出迷雾的情形之下，只有再回到老路上去。

他觉得仍旧只有“铁笔神风”班睢才是唯一可以查究的线索。

他回想着自己以往的一些推测，一瞥桌上菜肴都快凉了，忙拿起筷子，正欲夹菜。

蓦地，一只手掌迅速挡住他的竹筷，并闻一个粗豪的口音道：“朋友，你好生眼熟。”

南宫亮陡然一怔，抬头星眸一瞥，不知几时，桌前站着一个肩负长剑的彪形大汉，正目露奇光，灼灼注视着自己，不禁收回筷子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尊驾贵姓大名？”

他脸上虽笑，心中却含着愠意，恼怒对方太过无礼。

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‘三元飞霜’管宁。朋友，我们好像在那里见过？”
南宫亮闻言心中“唔”了一声，暗暗道：“原来是河洛道上有名的黑道人物，父亲曾提起过他，唉！其实‘夕阳神剑’之子，在河洛谁又不认识？”
心中想着，口中却故意淡淡地道：“原来是管兄，不知你在那里见过在下？”

“三元飞霜”管宁浓眉微皱，微作沉思道：“在下确是在那里见过尊驾，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。”说到这里，倏又问道：“尊驾从何而来？”

南宫亮哈哈一笑道：“长白。”

“哦！大概是我看错了人。呃，尊驾腰佩长剑，快请出鞘一验。”

一听“三元飞霜”要看佩剑，南宫亮不由想起一年前“银鞭飞龙”所说的那段情形，不由星眸一睁，冷冷道：“尊驾用意何在？”

管宁哈哈朗笑道：“河洛武林照例行事，外路朋友路过本地区，依例必需呈剑查验，你难道没有耳闻。”

南宫亮心头冒火，但稳住不动，冷峻地道：“在下初来贵地，怎会知道，所佩不过是普通长剑，不知阁下要查验什么？”

“三元飞霜”管宁哈哈一笑，神态有点狂傲，大声道：“原来朋友初出茅庐。嘿！查验尊驾剑上有没有缺口。”

南宫亮淡淡一晒，道：“不劳尊驾查验，在下可以告诉尊驾，在下所佩长剑完整无瑕。”

“这没有关系，朋友自己在剑上斫一个缺口好啦！”

说来轻描淡写，似是理所当然。

南宫亮愠怒渐盛，霍然起立道：“武人兵器，犹如四肢手足，岂可毁残？在下觉得尊驾之言，太过无理。”

“三元飞霜”管宁神色一怔，他似料不到眼前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，竟然敢出言顶撞。

旋即脸色一沉，怒道：“小子，我一见你面，仿佛旧识，故对你已算十分客气了，想不到你竟如此不识好歹，凭你，够资格佩剑吗？”

南宫亮鼻中一哼，道：“谁又够资格佩剑？”

“当今之世，除了中原剑主‘夕阳神剑’南宫冉大爷外还有谁？但南宫大爷一向冲谦为怀，不愿排除异己，只要佩剑的朋友能够自己识趣，残剑以示尊敬，也就算了，你应该感激才对。”

这时，酒楼中所有酒客的目光，皆注视在南宫亮身上，静观情形的发展。

店小二呆若木鸡，在旁边欲劝又止，浑身直打抖索。

南宫亮心中满是悲愤。

他本来对“银鞭飞龙”昔日之言，尚存一丝怀疑，如今一见竟是事实。不禁气愤至极。

他知道以父亲的个性是绝不会如此的，但是万一是父亲呢？因为他既受了谣言的蛊惑，受了刺激，个性难保不会变。

在公然的场合下，如别人知道自己是南宫之后，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反抗父亲，不论如何，给人的印象，终究不好，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尤其当他想到自己家门口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四个字的门联，心中更是一凛，这四个字，武林中都知道，每个字皆有一番由来，自己又怎能损坏……

在这刹那，他念头一转，立刻有了主意，他不愿落入一丝口实，但又存心要微施惩罚，追究内情。

心念一定，当即冷冷笑道：“这难道真是中原剑主的规定？”

“三元飞霜”管宁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南宫大爷就在三月之前，还亲在洛水‘夕阳别府’当着中原武林同道郑重宣布，难道我管宁会骗你不成？”

南宫亮听说父亲仍安然无恙，心头略安，微一沉思，一探腰际，长剑嗖然出鞘，道：“尊驾如此言之凿凿，在下就入境随俗，退让一步。”

语声中，左手食指已向剑身偏锋弹去。

“叮”地一声，剑身立刻呈现一粒米大缺口。

但是缺口碎屑，却笔直向“三元飞霜”管宁胸前“将台”重穴，如银星掠空，飞袭而去。这份随手一挥所显示的功力，看得管宁神色一骇，疾速闪身移位，避过一击，只听得“卜”地一声，米粒般大的碎钢，坎入楼梯内，入木三分。

就在这时，旁边座中倏忽响起一声轻叹，道：“好一手借物伤人功力，唉，可惜……”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想不到旁边尚隐有高人，正想转首察看。

只见“三元飞霜”脸色连变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敢情不服，暗算伤人！”

南宫亮长剑嗖然归鞘，朗笑一声道：“如在下不服，怎会依言办理，阁下误会了。”

“三元飞霜”管宁对他的功力，已然暗暗心惊，闻言正好见风转舵，鼻中重重一哼，转身就欲下楼。

南宫亮脸色蓦地一沉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管宁脸色一变，南宫亮继续道：“现在我想验验你的长剑了，看看你是否也尊重中原剑主？”

“哈，当然有，律令一视同仁，我管宁岂能例外！”说完话，豪爽地反手抽出长剑，虚空一晃。

南宫亮星眸微瞬，果见剑尖之处，也有一个缺口。并见“三元飞霜”管宁脸上神色，丝毫没有以此为耻，心中一时之间也无法推测，究竟是父亲受了宵小怂恿，抑是宵小冒用父亲名义？

倏然，南宫亮长身探臂，疾如电光，幻影三圈，隔桌向“三元飞霜”管宁手中的长剑抓去。

奇特的角度，奇特的招式，令人无法思议。

谁会知道，这就是“无影神叟”的旷世奇学——“无影神抓”。

变起突然，管宁脸色更是一变。

他眼看来势，觉得欲避无力，晃身就想暴退。

念头刚转，身形未动，倏觉手腕一紧，大骇之下，拧身斜闪，自己一柄精钢长剑，已到了少年手中。

管宁心头震慑已极，暗忖道：“这会是谁呢？”

同时，长剑被人一招劫去，使他有些恼羞成怒。

要知道，他平日也是强横一方眼高于顶的家伙，怎能忍得下这口怨气，脸上一片紫红，厉喝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尽管喉咙响，嗓子粗，但仍不难看出他的色厉内荏。

南宫亮淡淡一晒，道：“管宁，你别急，因为你刚才说过，除了中原剑主，谁都不够资格佩剑，在下觉得有附带加上一句话的必要。”

管宁一怔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那就是，如说谁都不够资格佩剑，你管宁就更不够资格。”

南宫亮语声一落，左手食指已向管宁长剑上弹去，叮地一声，原来缺口之下，又加了一个大缺口，随手一掷，插在管宁脚前，道：“假如每个佩剑朋友兵器上都应有缺口的话，嘿嘿，那你们的兵刃上，就应该有两个，以示差别。”这话充满了藐视及讥诮。

管宁生平那曾碰过这种钉子，气得肚皮快炸，大喝一声：“小子，好狂的口气，大爷就试试你的斤两！”

双掌一翻，迎面就向南宫亮劈去。

掌风飒飒，罡劲激撞，吓得座中酒客纷纷走避。

南宫亮星眸中神光骤盛，一声微嗤，脚下一动，上身微侧，右手弧形挥出，五指如抓，向袭至的双掌扣去。

这正是“无影神爪”中的一招“虬枝暗吐”。

管宁倏觉指风如刀，竟突破自己掌风，袭向“腕脉”穴，知道利害，身形微退，正想变招。

就在这时，倏见南宫亮哈哈一笑，右手平拂而出，口中喝道：“你还不下去，在下同你外面讲话。”

随着这一拂之势，一股极大潜力，立刻飞卷而出。

一声闷哼，发自“三元飞霜”口中，人已如皮球一般，向楼梯口凭空射去。

座中响起一阵惊呼！

南宫亮俊脸凝霜，正想随着下楼，倏听楼梯一阵大响，管宁被自己拂出的身形，竟吃人一把抱住。

接着楼梯口出现三个佩剑人物，年皆四十上下，一律紧身英雄装，神态威凛已极。

只见第一个把管宁放落，诧然道：“管兄，你怎么啦！”

“三元飞霜”惊魂甫定，闻言一看，抱拳道：“原来是甘陕三杰，三位大哥，我今天栽在这小子手上啦！”说着伸手向南宫亮一指。

南宫亮一听“甘陕三杰”之名，眼中冷焰又盛，心中暗道：“向你们三个查探岂不更好……”

“甘陕三杰”同时向南宫亮望了一眼，鼻中一哼，为首一人道：“管兄请旁边休息一下。”

说着向其余二人一施眼色，一排欺上三步，中间的“银蛇剑”常仓已冷冷道：“想不到朋友竟敢在洛阳地面生事，折辱河洛江湖同道，请问尊驾名号！”

南宫亮哈哈一阵狂笑，道：“三位要知道区区名号，就请先自取出宝剑，加上一道缺口。”

甘陕三杰脸色同时一变，“倚天剑”舒令嘿嘿冷笑道：“朋友，你要是欺侮到咱们‘甘陕三杰’的头上来，可是看走眼啦！”

南宫亮冷冷一嗤，道：“真的看走眼了么？”

口中问着，右掌倏出一招，虚空向“倚天剑”舒令拍去。

“倚天剑”双目一竖，一声怒哼，右手迅扬，猛然迎出。他心头愠怒，已运出九成真力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“倚天剑”舒令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身形蹬蹬一连倒退三步，险些跌下楼梯。

旁边“银蛇剑”与“阴阳剑”脸色更是大变。

谁都料不到眼前少年，这轻轻一拍，竟具这等威力，能将“倚天剑”这等高手震伤。

酒楼上的气氛，立刻为之一紧。

一直未曾吭声的“阴阳剑”华韵，这时嘿的一声，长剑嗖然出鞘，横剑当胸，道：“朋友，好功力，何不道出师门来历，也好让我华某领教领教！”

南宫亮一举把“倚天剑”震伤，意在先声夺人，闻言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华老大真要知道区区来历名号么？”

“难道不配与闻？”

南宫亮脸色突然肃如寒霜，冷冷道：“三杰剑术名家，请看看在下这一招，当可不问可知！”

语声中，拔起钉在地板上的长剑，望空一圈，平挥而出，排出森森的剑芒，如灵蛇吐信，幻出万道霞光。

“阴阳剑”及“银蛇剑”目光一瞥，脸色立变，同时失声惊呼道：“啊！‘夕霞流辉’！”身形暴然倒跃而走。

这正是“夕阳六式”中的第一招。

“夕霞流辉”四字一出，一旁的“三元飞霜”管宁及受伤的“倚天剑”舒令，也神色一惨，呼地一声，跟着转身而遁。

就在这气氛一沉，人影乱晃的刹那，南宫亮身动如风，飘如鬼魅，竟比他们还要快了一步，身形一划，挡在楼梯口，手上长剑一挥，剑光一涨倏敛，指在“阴阳剑”前心，嗔目道：“都与我站住！”

叱声震耳，慑人心神，四人身形情不自禁同时顿住。

南宫亮目光如刀，犀利地向四人一扫，长剑轻颤，剑尖游动间，不离“阴阳剑”前胸方寸，堪堪划破衣衫，口中厉声道：“二位如不想华老大死，就乖乖听我吩咐。”

可怜“阴阳剑”华韵手中空有长剑，却连大气都不敢一喘，当的一声，长剑垂地，额上冷汗，涔涔而下。

南宫亮双目中满是煞气，倏然左手食指飞起，凌空三戳，制住其余三人麻穴，一掷手中长剑，双手一抓“阴阳剑”胸前，右手小指紧抵“气户”穴，左手小指搭住“胸乡”穴，厉声道：“你说，这种恶劣行为究竟是受了谁的指示，破坏家父清名，南宫美誉！”

“阴阳剑”华韵面无人色，呐呐道：“公……子，我等确是奉令尊之命。”

南宫亮气得双目尽赤，左手一松，啪地一声，抽了一记耳光，右手一紧，叱道：“住口，你难道要尝尝分筋错骨之刑。”

“阴阳剑”张口结舌，不知怎样回答。

此刻，全楼酒客皆静静的望着这场好戏。

蓦地座中响起一个语声：“这几人经常在章大旗处走动，问不出来，你何不找章大旗去！”

南宫亮骤然一惊，侧首一视，见说话的人，竟是刚才自己座位后面独酌的一位老者。不由脱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话刚出口，倏觉手中华韵的身躯一软，急忙收回目光一瞥，只见“阴阳剑”已自双目紧阖，呼吸停止。

南宫亮心头一骇，右手一松，“阴阳剑”便无声地萎顿倒地。

几乎同时，“银蛇剑”常仓，“倚天剑”舒令及“三元飞霜”管宁，也嘭嘭嘭三声，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。

显然皆已中了人家暗算，气绝身亡。

“杀人啦！”酒楼上突然暴起一阵惊骇的呼声。

南宫亮双目尽赤，抬头一扫，只见酒楼上人影乱窜，纷纷奔避。

且在这刹那，却已不见了那发话老者的影踪。

他目眦皆裂，狂喝道：“谁杀的？谁杀的？”

桌倒椅翻，惊呼骇叫声中，避走尚恐不及，哪还有人答腔。

“杀人啦……楼上杀人啦……”

店伙发颤的喊嚎声，由楼上移至楼下，由楼下移至大街上。

大街上立刻人声鼎沸，喧哗声渐渐向“聚英楼”涌来。

突然的变故，使南宫亮星眸发赤，被怒火燃烧得有点几近疯狂。

但当他忽然发觉楼上只剩下四个直挺挺的尸体及自己一人时，心中蓦地一惊。理智骤然恢复。

同时，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。

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连出四条人命，这是何等的骇人。

虽然凶手并不是自己，但是，在众目昭彰之下，是自己点了被杀四人的血穴。这种疑，就是声辩，又有谁会相信？

如今，自己背上这只黑锅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怎可再在此地逗留下去。

这些念头，飞快掠过南宫亮的脑海，他再也无暇多作思索，身形一长，疾如流星，越窗窜出楼外。

他贴房平掠，一阵纵跃，已到了僻静的地区，一看四面无人，才松过一口气，轻轻飘落街道中。

这时，他俊目四顾，处身的街道一片宁静，二旁大门气势皆颇雄伟，庭院深邃，似乎皆是侯门显贵居住之地。

南宫亮拍拍罗衫，仰望蓝天一色，白云悠浮，立刻沉思起刚才的一幕经过来。

他负手蹀躞，心中却在思考：“是谁杀了‘甘陕三杰’及‘三元飞霜’管宁呢？”

难道是那发话的老者？

嗯！除了那老者之外，酒楼上似乎再也不会有别人，但是，他为什么发话引自己注意呢？而且，他又为何不对自己下手？而做出这种明显的杀人灭口举动。

南宫亮想到这里，心中忽然一震，暗呼道：“难道他就是那在幕后主持重重阴谋的主凶？”

想起刚才那份杀人于无形的功力，南宫亮心中不禁冒出一股寒气。

虽然已是春天，此刻阳光普照，但是南宫亮忽然觉得空气中仍有一丝冬天的寒意。

他平视恬静的街道，心中感觉空洞洞的有些可怕……

想到母亲临死的凄惨，想起外公的受冤，还有陈仿叔叔，何若非伯伯之死，南宫亮心底的悲痛又暗暗升起。

他不禁暗忖道：“以自己单枪匹马，能够雪耻复仇吗？”

此刻，南宫亮不由重新考虑起自己的行动来……

本来，他赶返家园，想迳自找“铁笔神风”班睢追查主凶，但是现在由于这一变故，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找班睢算账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，而使幕后主凶遁形？

在这刹那，他不禁想起酒楼中那老者的话：“何不找章大旗”。

对！章大旗在洛阳也是首屈可数的人物，而且以前曾听班睢说他也是杀何师伯的凶手之一，找他，或可查出一点线索。

但是，老者此言，会不会又是阴谋？

南宫亮正自怔思，蓦地，身后响起一声大笑！

“哈哈！原来你在这儿！”

骤闻语声，南宫亮心中一惊，功力暗运，脚下一旋，呼地一声，转过身来，星眸一瞥，不由一怔，脱口道：“是你！”

来人胖胖身躯，年约五十左右，一身又脏又破，两只眼睛倒是神采奕奕……

是谁？嘿！正是一年以前，在陇西道上，“千面幻影”陈仿被暗算后，突然出现的那位烂叫化子。

只见他又是一声哈哈，笑道：“想不到隔了一年多，你还认识我！不错不错，呃！听说你在聚英楼杀人啦？”

南宫亮脸色一变，冷冷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叫化子笑迷迷得意地道：“不要看我老叫化身上又破又脏，嘿嘿，要说消息，比谁都灵通，其实，四条人命已把一条南府大街及聚英楼闹翻了天，还有谁不知道。只有你南宫少侠还在这里悠哉悠哉的逛街。”

一听对方道出自己姓名来历，南宫亮心中又是一惊，他猜不透对方何以会到这里来，来意莫测，不由冷冷道：“听老丈口吻，也是武林中人，一年以前，忘了恭问名号，现在可否赐告？”

老叫化闻言笑声倏敛，微愠道：“怎么，凭河洛南宫的渊博家学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老叫化是谁？”

语声中充满意外，似乎南宫亮的不知道，是大不应该之事。

南宫亮心中微愣，淡淡一晒道：“我南宫亮初出江湖，难免识寡闻陋，老丈这种计较，未免不值。”

老叫化唔了一声，圆圆的脑袋一阵摇晃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倒不好怪你了，我问你，你是否听令尊提起过，江湖上谁的耳朵最长，眼睛最尖？”

南宫亮心头微微一震，脱口道：“地灵神乞！难道是……”

老叫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你头脑倒蛮灵活的，江湖上因为我烂叫化子耳朵长，眼睛尖，送了我这么一个绰号，嘿嘿嘿。”

这时南宫亮心中飞快地忖道：“耳闻这老家伙最是难缠，简直是无孔不入，他此来是为了什么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淡淡道：“原来是武林名老，小可失敬了，不知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眼睛一眯，嘻嘻道：“小伙子，少挖苦，其实我一听你杀了‘甘陕三杰’及‘三元飞霜’……”

南宫亮脸色又是一沉，轻喝道：“神乞前辈怎可信口诬人，难道你看到我杀的么？”

他心中对“地灵神乞”再把罪名套在自己头上，有着一股气愤。

“地灵神乞”摇摇手道：“好，好，人是不是你杀的，这点与我叫化子无关重要，其实，我对你只有钦佩，并无恶意！”

南宫亮听得心头一怔，有点迷惘！

只见“地灵神乞”继续道：“年前我叫化子，眼见你那么伤心，没有帮上你忙，这次，嘿嘿，我叫化子又想帮你忙啦！”

“帮忙？”

“咳！看样子，这交情攀不上，这样吧！咱们算是合作。”

“合作？”南宫亮心中一动，立即脸色一正道：“丐帮弟子满天下，如老丈愿助小可雪耻复仇，此生不忘大德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急忙摇头道：“少侠，别把大帽子往我头上戴，丐帮早解散啦，我老叫化不过靠着一批小家伙混饭吃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肃声正色道：“少侠的不幸身世，我叫化子在一年奔波中也略知端倪，其实目前武林中劫机隐伏，九派门户自封，其余人都蒙在鼓中，只靠我老叫化……唉！实在疲于奔命，唉！这何止是南宫家门不幸，也是整个武林之不幸啊！”

南宫亮听得暗暗佩服，自己遭遇，武林中鲜有人知，他居然能够摸透，确不愧“地灵神乞”之号。

这时，他被人一触伤痛之处，心头一阵悲愤，道：“老丈难道已探知了什么线索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点点头，道：“如今洛阳中原，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，整个河洛黑白两道的知名人物，皆与它脱不了关系……”

南宫亮心中一紧，急急道：“什么组织，主脑为谁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长长一叹，道：“组织名称，鲜有人知，我叫化子一时也未能查出，至于主脑，更是隐现无常，神秘莫测。”

南宫亮一听这话毫无头绪，神色一黯，颓然若失。

“地灵神乞”一笑道：“少侠不必丧气，我虽不知主脑及这庞大组织的名称，却已查出了它发号施令之地。”

南宫亮摇摇头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在下目前急欲追查家母蒙冤的整个案情，对这些已不感兴趣，也无法兼顾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老头子说的，当然与你有关，告诉你，那神秘组织的司令之地，正是洛水‘夕阳别府’！”

南宫亮脑中轰地一声，如受雷击，变色道：“你是说，我父亲是……”

“地灵神乞”微微一叹道：“这点，我老叫化不敢乱猜，以令尊以往声誉，使人难以置信，但是，目前这批人那么嚣张，谁不是假令尊之名。唉！其实若非‘夕阳神剑’的声望，谁会服气？所以又使人不得不相信！”

南宫亮一阵激愤，却是无言以对。

自己刚才何尝不也怀疑！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那老丈何不再查一查！”

“嘿！少侠，你以为这么简单么？就是刚才那点消息，几乎费了我烂叫化和那老搭档的九牛二虎之力。”

南宫亮闻耳一怔，道：“老搭档？是谁？”

“哦！这个我倒忘说了，你可知道有个叫‘通天叟’的？”

“通天叟？”南宫亮心中又是一震。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嗯！其实要做大事，凭我烂叫化这块料，只能跑腿，一切消息的分析，全亏那老家伙的脑筋好。”

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又口若悬河地继续道：“老实说，这老家伙的确不愧‘通天叟’之号，我烂叫化也着实佩服他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他几乎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，尤其一肚子的主意，神出鬼没，令人五体投地，噢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找来，三个人商量，抵得过一个诸葛亮，少侠以为如何？”

南宫亮暗忖道：“素闻这两个风尘怪杰，向来独来独往，神出鬼没，自己如今人单势孤，有这么两个帮手，确是理想不过……”

他想到这里，忙道：“蒙老前辈垂爱，小可求之不得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手掌一拍南宫亮肩膀，得意地道：“其实，我来找你，也是他吩咐的，哈哈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。”

语声一落，一溜烟向街道转弯角口走去。

南宫亮心中一头雾水，不知道“通天叟”怎又会认识自己？

他怔怔地望着“地灵神乞”的背影，觉得对方举动滑稽得近乎天真。

这时，南宫亮闲着无聊，又负手蹀躞起来，可是，他的脑中，却想着“地灵神乞”的那番话，案情的牵涉，似乎愈来愈广……

时间在他漫步怔思中慢慢溜过去。

街上静阒阒地，只有墙帘的阴影，在慢慢地延长，偶然有一二个行人，也是匆匆走过。

南宫亮看看天色，已近傍晚，而“地灵神乞”的影踪，却仍是渺然不见到来，心中不免微微焦灼，暗忖道：“这老家伙找人找不到也该来通知一声，怎么就此一去不回，却叫我在这里傻等……”

继而一想，如其在这里等，何不先去找章大旗，见机行事，再回来等他。

他心念一决，立刻转身向身后一条横街走去。

四顾无人，他掏出“千面幻影”陈仿留下的人皮面具，往头上一套，立刻变成一个奇丑无比的白斑脸年轻人。

他走了一段路，向一个行人问清了章大旗的地处，快步急走。一面心中却静思着盘问的方法，这次，他决心不到不得已，决不动武。

盞茶时刻，南宫亮已远远望见一座雄伟的石库门，门旁马桩的旗杆上，一面三角大旗，临空飘拂，中间正是一个斗大的“章”字。

但当他星眸凝神一瞥门口时，心中又倏忽一愕。

漆黑的大门敞开着，几个健汉匆匆地进出，门框上却白幡高挂……

南宫亮暗忖道：“难道章家死了人？”

心头狐疑，人已走到门口，踏上台阶，跨入门槛，只见门口两旁，站着四个执事模样的壮汉，其中一个趋前一步，向南宫亮一抱拳道：“阁下是否来祭灵的？”

南宫亮心中忖道：“果然是死了人……”口中却道：“在下远道而来，是想拜候章大侠的。”

壮汉叹了口气道：“尊驾来晚啦，我家大爷已经故世了。”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前二个时辰！”

“前二个时辰？”南宫亮不禁暗忖道：“世上的事情，哪有这么巧？”

只见大汉侧身摆手道：“尊驾远道而来，谅必是我家老爷故交，就请到灵堂去祭奠一番吧！”

大汉以为眼前这白斑脸的青年是章大旗的江湖朋友，已开始肃客。

南宫亮忖道：“不管怎样，进去看看再说。”

心中想着，口中忙道：“管家之言不错，人虽故世，情谊尚在，烦请管家领路。”

壮汉立刻向门内高声道：“客悼！”

一面领先向内院走去。

南宫亮随后跟着，目光四扫，发现中间的院落颇大，越过院落，就是大厅，耳中已隐约听到阵阵哭声。

他边走边打量着四周环境，心中却微微有些后悔，暗忖：假如不是被“地

灵神乞”一岔，怎会误了自己的盘算，如今已人死无对证，还能问出什么来。
心念之间，已越过院落，到达大厅门口。

只见厅中素帏白幡，香烟缭绕，幕帏后，红漆的棺木高踞，香案中间，竖着章大旗的灵位，四周已点上灯火。

执事壮汉身形一侧，便见厅中走出三人。

前面二人，一个是鹰鼻虎目老者，另一个是黑衣枯瘦中年汉子。

后面一人，年不过二十，全身披麻带孝，一脸悲痛之色，一看就知道是孝子。

只见鹰鼻虎目老者向南宫亮一抱拳道：“朋友盛情可感，请问大名。”

南宫亮故意一叹道：“在下湘南巩梁，与章大侠曾有一面之交，今日路过，本想访謁叙旧，想不到一代人杰，竟然遽作古人。”

说罢，唏嘘不已，表情逼真。

虎目老者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巩少侠，唉！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老朽这位师兄突然去世，委实令人痛心，老朽苏公令，作客三天，想不到竟为师兄送终。”语声到此一顿，接着一指黑衣枯瘦汉子道：“这位闻名江湖的‘一掌断魂’贾克威，那位是章师兄唯一哲嗣章袭人。”

南宫亮连忙施礼道：“原来都是一代高人，巩梁幸会。”

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拱手道：“巩少侠远途而来，就请一祭，也好安慰章大侠在天之灵。”

这时，素帏后幽泣之声断断续续，灵堂中漫着一片哀伤气氛，南宫亮心头一阵嘀咕，跨入大厅，停住脚步，故作关切地对披麻少年道：“章公子，令尊是什么病而死？”

章袭人垂首肃立，浑身微微颤动，状似悲痛已极，道：“家父年来患心痛之症，时发时愈，想不到今日午后，耳闻‘甘陕三杰’等恶耗之后，一时病发，竟然暴卒。”

说着，已缓缓退至香案旁的跪垫上，准备回拜。

这时，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，取三支棒香，在烛上点燃……

就在这当口，大厅门口倏然响起一声沉长的叹息。

厅中四人心中同时一怔，转首一瞥，只见一名壮汉，领着一位容貌俨然，身着淡黄长袍的老者，跨入大厅。

一见这黄袍老者，南宫亮心头蓦地一震，星眸中冷焰骤射。

原来这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在聚英楼上发话指点南宫亮找章大旗，后来倏然不见，被南宫亮疑心为下手暗杀“甘陕三杰”及“三元飞霜”的神秘之人。

只见他叹息之声一落，冲进大厅，摇摇头道：“想不到，唉！想不到洛阳大豪章大旗竟然也作了古人！”

他口中一连二个想不到，可是脸上却毫无哀伤之色。

他目光一闪，看了厅中诸人一眼，倏然发出一声长笑……

十四

这一突然的长笑，令人感到莫测所由。

古谚有云：里有殡，不夜歌。何况在灵堂中纵声长笑？

南宫亮震怒情绪立刻一改而为怀疑，搞不清这老者到底是什么身份来头？

如说他是来悼祭的，不应该有这种表情神态……

如说他是来寻仇的，似乎又不像……

这时，南宫亮不由压下一丝激动情绪，静以观变，心想，就是要抓他，也不急在一时，凭自己功力，凭自己身手，还怕他跑上天去！

笑声中，只见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的脸色同时蓦地一变，变得非常难堪，嘴唇掀动……

而垂手肃立在供案旁跪垫后的章袭人，也猛一抬头，双目中射出一丝愤怒的光芒。

老者似乎非常能把握厅中诸人的情绪，就在苏公令及贾克威张口欲喝之际，笑声忽地戛然而止，接着向二人一抱拳道：“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，闻名中原的‘陆地苍龙’苏公令苏大侠及威震武陵的‘一掌断魂’贾克威兄竟然也在这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叹，继续道：“老朽来迟一步，未能一晤洛阳大豪章兄英容，却能与二位高人亲近，也是人生一大快慰，嘿嘿！一大快慰！”

这一番近于谄媚的话，听得南宫亮暗暗皱眉，但也解释了他刚才长笑的原因。

果然，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的脸色稍稍一霁。

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抱拳冷冷道：“尊驾谬赞，在下愧不敢当，但是，在下对尊驾容貌，却眼生得紧。”

老者对他这番话，似乎并不以为忤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是当然，嘿嘿，当然，想老朽除与章大侠订交之外，在江湖上并无交游，而且，艺业平凡，怎能入高人法眼，二位自然眼生得紧了。”

语气虽微含讽刺，但神态却爽朗至极，仿佛所言，由衷而出，毫无顶撞之意。

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神色不禁一怔。

他觉得这老者既不像朋友，也不像敌人，来意莫测。

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趋前一步，正欲说话，黄袍老者似乎已知道对方要说什么，竟抢先侧身向南宫亮微一打量抱拳道：“老朽说了这么多话，却忘了请问尊驾大名，失礼得很，实在失礼得很。”

他口中说着，两眼却精光骤盛，如电向南宫亮逼视，像要看穿南宫亮心腑一样。

南宫亮心头微感一震，双手一拱还礼，口中却冷冷道：“小可巩梁，敢请老丈赐告名号，也好称呼！”

一旁张口欲言的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一听此言，立刻嗒然不语，静待老者反应。

因为，他刚才所想问的，眼前的年轻人已经替他问出来了。

老者哦了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我对你倒是眼生得紧，怎知道你所说的是真名假姓？”

南宫亮心头一愣，但口中却嘿嘿冷笑，报复道：“在下对老丈还不是眼生得紧，否则何必相询？”

老者脸色骤然一变，怒道：“你怎么不知道老夫规矩？”

“陆地苍龙”神色一怔，道：“规矩？”

老者倏然转身道：“怎么？连你们与章大旗这么亲近的人，竟也不知道？嘿嘿，凡是老朽朋友，都不会问我姓名！”

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怀疑地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
老者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既是章大旗的朋友，为什么不去问问章大旗？”

屋中诸人听了，神色不由齐是一怔。南宫亮却对这神秘老者，更加怀疑。不过，老者不说出自己姓名，反而以这种话来封住别人的口，好像说，你们如与章大旗生前有交情，就不该不知道我的来历，否则，就没有我与章大旗那般深的交情，更请少问。

这份应对的机智，使南宫亮也暗暗佩服不已。

一旁静静怒视的章袭人，不禁冷冷道：“老丈此来仿佛并不是来祭悼家父的……”

老者倏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公子说得不错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苏、贾二人脸色又是一变，只见老者继续道：“想老朽千里迢迢而来，难道为的是想见令尊死去么？……唉！本欲拜谒令尊，畅叙旧情，岂知竟然赶到祭灵，这岂是老朽想得到的。”

这番话与他第一句话乍听起来，意思完全相反，但连在一起又是这么合情合理，章袭人立时无言以对。

只见老者这时取过“一掌断魂”手中已点燃的三炷香，恭敬地站在供案前，手捧三炷香，口中喃喃道：“章兄呀章兄，你可知老朽来上香么？唉！任是英雄豪杰，到头来也是三尺棺木，一抔黄土，如今阴阳殊途，竟慳吝一面，章兄呀章兄，你听到老朽的话么？”

他喃喃而言，每一句话飘进厅中每一个人的耳中，令人有一股苍凉的感觉。

素帏后自刚才长者长笑后，幽泣早已停止，而厅中的气氛却更加来得低沉、凄凉。

南宫亮此刻呆呆立着，他几乎忘了刚才的做作，与自己来此的目的。

因为，他发觉这老者的每一举动，和每一句话，似乎都含有一种深奥莫测的含意。

尤其，他的一举一动，竟扣住厅中所有人的心弦。四周的气氛，似乎随着他的笑声，语声在转变。

这些，都是常人难以办得到，不论是发自内心，抑是伪饰装作，可是老者却都那么恰如其分……

只听得老者又继续地喃喃道：“唉！我怎地老而糊涂起来，说这番话有什么用，章兄死了，当然已听不到，如章兄没有死，我说了还不是等于白说。”

一旁的章袭人及“陆地苍龙”、“一掌断魂”刚刚恢复正常的脸色不禁又是一变。

贾克威枯瘦的脸上一片怒容，沉喝道：“尊驾之言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者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老朽是有感而发。”

苏公令逼上一步，冷冷道：“尊驾所谓有感，又是何感？”

老者摇摇头道：“老朽在想，‘三元飞霜’黑道枭雄，死不足惜，‘甘

陕三杰’白道高手，死得有些冤枉，而章大旗一代人杰，突然暴卒，更死得实在有些离奇。”

垂手肃立的章袭人脸色一变，沉喝道：“你此来到底存有什么心？”

这些情形，看在南宫亮眼里，不禁一头雾水，暗忖道：“难道章大旗之死，其中还有文章？”

只见老者摇摇手，道：“公子不知道老朽内心是何等哀痛，故友突然仙逝，怎不使老朽怀疑。”说到这里，立刻恭敬地三揖，把香插在香炉上。章袭人脸上神色虽然充满怀疑，但这时却不得不按照礼俗回拜。

厅中刚趋紧张的气氛，似乎一松。

只见老者待章袭人起身之后，又道：“公子应该节哀顺变，令堂在帏后，是否可以请出一见。”

章袭人微拉身后素帏，转首一瞥，接着冷冷道：“家母已进内室，老丈盛情，晚辈等一下自会转告。”

老者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朽但愿一睹故友死后遗容，也好一偿这次欲聚未遂之愿，公子请领路如何？”

口中说着领路，人却已向素帏后走去。

章袭人脸色铁青，伸手一拦，道：“家父棺木已封，老丈晚来一步，请到偏厅待茶吧。”

语气虽然客气，但神态声音却显然冷峻已极。

只见老者从容的步伐，微微一拧，身形一花，竟让过章袭人阻拦之手，撩起一角素帏，飘越而入，口中并缓缓地道：“哦！老朽哀痛如斯，岂能不瞧上最后一眼。”

南宫亮对老者功力，不禁暗暗佩服，就看他刚才从容折身让过章袭人拦阻的轻快，神速身法，普通高手根本无法企及。

尤其举动自然，毫不露出声色，更令人叹为观止。

章袭人伸手一拦，没有拦住，神态一怔，脸色大变……

蓦地——

厅中响起二声大喝，南宫亮不用看，就知道发自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之口。

喝声中，只见二人唰地一声，身形一划，已拉开垂掩的素帏，一飘而入，左右一拦，挡在神秘老者前面，脸色一片怒容，苏公令已开口道：“尊驾身份神秘，举止乖张，究欲为何？”

这番话说得色厉词严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。

素帏一拉开，南宫亮才看清这间大厅，竟有三丈深广，素帏间半而隔，棺材后面，尚有一帘重垂，谅系通往后室门户。他此刻身形向前移动，心中大为紧张。

因为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，自己正可从旁观察一下，这谜样老者，是否正如自己所猜测的，是一连串阴谋的主凶。

同时，也可查明洛阳大豪章大旗，究竟为何突然而死？生前是否与案情有关？

因为，自己所以来此，只是凭这老者的一句话，以及联想起“铁笔神风”班雎的所言。究竟是真是假，尚待证实。

只见老者双目一睁，怒道：“苏大侠，你这话问得老夫有些莫名其妙，嘿嘿！简直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

神色中一股气愤，仿佛认为对方阻拦，大不应该。

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谁岂有此理，各人肚中有数，咱们也是一生刀尖舔血的老江湖，不是初出茅庐的雏儿，请尊驾放明白些！”

神秘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贾兄，你这话老夫更加不懂了，二位是驰名武林二十余年的高人，老夫不是不知道，所以，放明白一些的人，应该是二位，并非老夫！”

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尊驾不必装呆作傻，如不回答老夫刚才之言，就休怪我苏公令不客气了！”

老者神色一怒，道：“二位如欲出手相逼，老夫也不在乎，但是，请二位想想，章大旗尸骨未寒，你们能忍心在他灵前与他朋友动手么？”

苏、贾二人神色一呆，互相觑视一眼，似在商量。

老者口气虽硬，并非真愿动手，目光一瞟南宫亮，接着道：“何况，尚有巩梁少侠在此，将来传出去，二位恃势欺人，竟不让老夫看看章大旗遗容，敢情章大旗之死，是二位所害，请问二位对这话是否担待得起？”

贾克威、苏公令神色同时一震！

这时，他们仿佛刚想到尚有别人在旁，眼光齐向南宫亮望来。

但南宫亮胸有成竹，在目前双方对峙之势下，唯有任其出手，事情才会更趋明朗。

何况，“无影神叟”坐化前曾言，蒙面人曾凭信物换去他的掌法绝学“乾坤一元掌”，此刻正可看看怪老人的招式路子，印证一下，自己猜测，是否确实？

是以南宫亮一见双方眼色，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局外之人，以事论事，关键在苏、贾二位不识老丈，而老丈自认为章大侠生前故交，谁是谁非，莫辨真伪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在下怎能干涉，就是此刻出去，也不会信口开河，乱人听闻！”

苏公令脸色立刻转为得意，转首冷笑道：“朋友，你听清楚没有，像巩梁少侠这种明白事理的人，岂会中你之计，你如欲全身而退，现在还来得及！”

神秘老者一闻南宫亮之言，脸色似乎一愣，仿佛南宫亮的话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只见他狠狠盯了南宫亮一眼，倏然仰天长叹，道：“章大旗呀章大旗，假如你尚活着的话，岂能让别人对老夫如此无礼！”

南宫亮正静静观变，倏然耳闻厅外有人移动逼近之声，心中不禁一震。

他此刻功力，已达十丈之内，落叶可闻境地，这一细辨之下，发觉厅外潜伏的人，不下二三十个，显然章门手下，已经知道厅中变化，暗中包围起来。

于是，漫不经意地用眼角余光一扫厅外，这时已是夜晚，只见四周毫无灯光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看看事情到底会变化到什么程度。

只听得章袭人冷冷地道：“老丈自认家父故旧，何以在下从未见过……”

老者倏然双目神光骤射，接口沉声道：“别人怀疑老夫，犹有可说，你怀疑老夫，简直不像话，令尊生前每一个相识的人，每一件事，你都知道么？”

章袭人闻言神色一怔，老者又道：“如老夫猜测不错，令尊死前必曾提起过一人……”

章袭人倏然神色一肃，呐呐道：“老丈是……”

老者摇摇手道：“知道就好，不必说出来，不必说出来。”

这种变化，看得南宫亮心中一头雾水，双方情形的变化，仿佛愈来愈离奇。

只见章袭人向苏公令及贾克威一施眼色，接着对老者恭敬地道：“但家父棺木已封，何况……”

老者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夫纵不能一睹令尊遗容，也想抚棺一恸，以表意思！”

说着，昂然穿过苏公令及贾克威二人，向棺材缓步走去。苏、贾二人同时身形一侧，竟一反刚才怒目相向的神态，变得十分恭敬。

情势至此，急转直下，南宫亮心头一震，暗忖道：“这么看来，自己对老者之猜测，已八九不离十了，而章大旗生前果然也与案情有关，以主凶蒙面，隐现无常的神秘行动来说，苏公令、贾克威及章袭人之不认识，并非不可理解之事。”他转念至此，星眸中怒焰骤炽，正想出言叫明。

倏见老者双手抚棺，悲恸地道：“章兄呀章兄，老夫实在觉得对不起你，如今棺木已封，老夫虽不能再看你一眼，但如你泉下有知，当会想与我见上一面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双手抚至棺边，倏然一声大喝，五指深深插入盖棺缝隙内，臂膀猛然一起……

“吱……吱……轰”地一声巨响。

棺盖竟被他硬生生地掀起。

使苏公令、章袭人及贾克威骇然失措。

南宫亮也心中一惊，脚尖微点，目光向棺木内一扫，不由又“呀”地脱口惊呼失声。

棺材中躺着的尸体，哪是什么章大旗，嘿！竟是“三元飞霜”管宁！

只见老者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果然不是，果然不是，没白费老夫一番心血！”

就在这刹那，几乎同时，棺材后的黑绒垂帘，倏然飞起，一道其劲无比的掌风，向老者疾撞而至。

老者左掌飞快一翻而出，口中依然长笑不绝，但身形却借势横跨开去。

“嘭”地一声，劲气四溢，大厅中灯火烛火突然皆灭。

灯光一暗之后，只见黑绒垂帘后，闪出一条人影，大声道：“是奸细，你们还不迫！”身形一纵已起。

这种诡奇变化，使得南宫亮心头大为一怔，眼见帘后人影出现，还未及看清是谁，已见老者迎面从自己身边飞越而过。

他心中未及转念，双掌一翻，就欲截拿……

就在这当口，老者飞快地道：“小兄弟，老夫已替你把人找了出来，还不快去查问，截老夫做什么？”

南宫亮闻言大震！双掌倏收，只见老者已飞掠出厅！厅外立刻响起二声惨嚎，一阵惊呼！

显然，潜伏包围之人，已被老者所伤。

几乎同时，二条人影同声大喝！

“朋友，留下来！”

唰唰二声，已越过南宫亮，向老者尾随追踪而去。

这一连串变化，本在瞬眼之间，南宫亮这时心中恍然而悟。脑中一动，那肯错过这种机会，反手一探，银虹一闪，已滑身向第三条人影刺去，剑化

寒光千条，颤动不定，口中厉喝道：“章大旗，你给我留下来。”

章大旗威凛的脸色一惊，胸前黑须，无风飞拂，他觉得这年轻人出剑之势，奇快已极，竟然能在刹那之间，挡住自己纵出之势，鼻中微哼，身躯一个大车轮，翻回棺木旁，正要开口，目光一瞥，不禁大骇失色，眼前年轻人手中长剑，竟已抵住自己胸口，颤动之间，衣衫已经划破，不离心窝方寸之地。

十五

章袭人见状，神色大骇，大喝道：“原来你也是奸细！”

双掌一错，问南宫亮背后拍出。

掌劲激荡中，南宫亮理也不理，身形一花，横移一步，冷峻地道：“章公子，如你顾忌令尊性命，就乖乖站在一旁。”

这一移宫换位，正是南宫独门的“风云连环步”。

章袭人一掌拍空，劲力便向父亲撞去，急忙双臂回圈，手掌立垂，惊得呆如木鸡一般，静立一旁。

只见章大旗一脸愤怒之色，颤声道：“朋友，你与我章大旗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为何……”

南宫亮哈哈狂笑道：“章大旗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章大旗目光灼灼，注视片刻，摇摇头道：“恕我眼生……”

南宫亮右手长剑一紧，微微向前一送，章大旗骇然失色。

他左手飞快向脸上一抹，除下人皮面具，一张其丑无比的白斑脸，立刻恢复了剑眉朗目的原来脸容，冷冷道：“现在知道我是谁了么？”

章大旗目光一怔，失声道：“啊！你是南宫亮！”

语声方落，厅外十几条人影一涌而入，个个黑色劲装，手执寒光闪闪的兵器，四下一散，包围拢来。

黑暗的厅中，立刻闪烁有一双双寒星，齐对南宫亮蓄势而待。

南宫亮星眸冷冷向四下一扫，对章大旗沉声道：“你如要命，还不喝退手下！”

章大旗脸色一阵变幻不定，闻言立刻掉首大喝道：“你们都替我滚出去！”

环伺的壮汉目光怔然，缓缓退出大厅。

刹那间，厅中又恢复了寂然，加以未燃炬火，阴暗中令人感到有些窒息。

只有南宫亮若闪电的星眸，射出一缕缕令人心颤的光芒，逼视着章大旗，手中长剑剑尖，依然幻出一团团冷森慑人的寒雷，在章大旗胸前移动。

他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章大旗，我不一定要杀你，但你必须据实回答我三个问题，如有一句不实，嘿嘿，那就怪不得我剑下无情了！”

章大旗这时反而神态慢慢恢复镇定，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南宫亮，我章某也不是无名人物，向以豪杰自居，如今身为组上之肉，生死由你决定，你问吧！”

南宫亮冷冷一哼，道：“其实生死只操在你自己手中，只要你能据实而供，我南宫亮岂是赶尽杀绝之辈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现在我先问你第一点，你为何要杀死‘横天金槊’何若非？”

章大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何若非诱人妻，难道不该杀？”

南宫亮嗔目厉叱道：“你胡说！”

章大旗嘿然不语！

南宫亮气怒难消，怒声接着道：“凡事目睹尚且有假，耳闻岂能当真，难道你章大旗看见的么？说！”

章大旗脸色冷漠，淡淡道：“我确是耳闻，但消息来源，却是‘夕阳别府’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铁笔神风班睢！”

“呸！所以你就同长安鲁夷等杀害何若非了？”

“并非如此。”

“嘿！又是如何？”

“吾等是奉令尊中原剑主之命。”

“第二点，在外以假令折辱侠义同道，引起别人仇视。打击洛水南宫百年来的令誉，谁的主意？”

“令尊。”

“哈哈，家父既有‘残剑令’，何必再制桃木副令？”南宫亮一阵怒极狂笑，接着又阴声道：“我希望你别再胡撰假话，否则，嘿嘿！死活两难！”

章大旗神色上充满了悲愤，大声道：“南宫冉去年冬至，亲自在‘夕阳别府’当着河洛同道，颁发桃木副令，我章大旗亲自参与，怎会是假？”

南宫亮心中一阵悲痛，也有一些失望。

整个案情的线索，到现在仍旧回到班睢身上。而且由章大旗口中听来，父亲真的大大变了。依恃“夕阳六式”，竟欲排除天下剑手，是因刺激而激狂？抑是另有缘由？

南宫亮星眸始终逼视着章大旗，而射出的光芒，已由愤怒渐渐变成凌厉。

一旁呆立的章袭人倏然跪下，哀求道：“南宫亮，你不要杀家父，要杀杀我吧……”

目眶中泪水泉涌，呜咽地继续道：“家父是崇拜令尊的人，要是有错，应该是你父亲，你又有什么理由这样逼问家父？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

这一字一句，像刺一样地扎入南宫亮的心底。

是的，按章大旗的回答，他只是一种错误，并没有罪恶，罪大恶极的应该是班睢。还有，或许是自己父亲，但是，一切真的是如此简单吗？

南宫亮脑中迅速地思索着，他细察章大旗的神色，辨别他刚才的话是真抑是假，口中却冷冷道：“章大旗，最后一点。

你能说明诈死的缘由吗？”

章大旗脸上的皱纹，微微一阵跳动，浑身似乎一颤。

这些变化，怎能瞒得过南宫亮锐利的目光，不由冷冷一笑，接着道：“如我猜得不错，你是因为听到了我到洛阳的消息，鉴于‘甘陕三杰’及‘三元飞霜’之死，怕见我，对吗？”

章大旗神色渐变，默然不语。南宫亮鼻中一哼，继续道：“假如你真如自己所说，尽可堂皇相对，力辩清白，又何必心虚害怕，如今你这番诈死举动，证明你心中有许多秘密，尚未说出。是也不是？”

这番话说到最后，声色俱厉。

章大旗口角一阵翕张，欲语又隐。

南宫亮手腕颤动，正待继续逼问，蓦地——

厅外响起二声大喝：“好小子，想不到你同那老匹夫是一路的，打！”

夹着喝声，二条人影，电掣掠入，四掌迅扬，四道其劲无比的掌风，已疾向南宫亮袭至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转首一瞥，原来是苏公令及贾克威赶了回来，一声怒哼，长剑反扫而出，大声道：“二位要是插手，休怪我南宫亮一并当仇敌看待！”

他自从学成“无影神叟”手著武谱中的绝学，招式方面，不知深奥奇诡

了多少！这反手一挥，正是五十年以前见于武林的“无影三式”之一的“影幻光灭”，出势的诡奥，虽是随手反用，也令人莫测剑路。

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，饶是一流高手，乍见剑光破风迎至，也不禁大惊失色，同声惊呼，分向左右跃开。

但在这刹那，章大旗那肯错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就在这惊呼声中，眼见威胁一除，人影一闪，唰地一声，已向正对棺材后面的垂帘倒纵而去。

南宫亮一见章大旗企图遁走，厉叱道：“老匹夫，你想逃？”

剑式飞快回圈，电掣般地平伸递出，直向章大旗背后点去。

剑气飚然，划空生啸，几乎比章大旗还快上一线。

那知一旁的章袭人，一见父亲再次陷险，一声暴叱，双掌横里向南宫亮长剑狠命劈来。

这拚命一劈，果然使南宫亮长剑一歪，嘶地一声，垂帘立被削落，现出门户，而章大旗却已越门而入。

这时，南宫亮那还能顾及其他，左掌横扫，迫退章袭人的阻拦，人已尾随而入。

只见门中是一间二丈见方的内厅，章大旗已急如丧家之犬，横里越窗而出。

南宫亮手执长剑，跟踪窜出窗外，只因刚才被章袭人一拦，二人已拉长一段距离，章大旗虽然功力比不上目前的南宫亮，但究竟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身形快如一缕淡烟，越庄飞掠，向城外飞驰。

南宫亮那能干休，急起直追，二条人影如电掣一般，在夜色中腾跃如飞。

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，还有章袭人，此刻也随在南宫亮身后亡命急奔。

但一出了洛阳城，便就望尘莫及，只见两个黑点，愈来愈小。

夜色凄迷。

春寒料峭。

章大旗此刻周身汗水滚滚，掉头一看，见南宫亮已追近二丈以内，不由脸色大变，目光四转，发现道左五丈左右一座树林，不由心中一喜，唰地一声，身形左转，加速向林中投去。

南宫亮冷峻地一哼，喝道：“章大旗，你今天就是跑上凌霄殿，我南宫亮也要追上南天门。”

喝声中，身形陡升直上，斜向章大旗扑去。

章大旗刚入树林，南宫亮已超越而过，当头掠落，左手食指直戳而下。

章大旗此刻似乎已知道万难逃脱，身形斜闪，双掌仰劈而出，口中怒喝道：“南宫亮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以为我章大旗怕你么？”

掌风飚然，来势威猛，南宫亮也暗暗佩服对方身手之快疾利落，果然不愧为一代大豪。

他脚踏“风云连环步”，巧妙地避过章大旗双掌，长剑弧形斜挥，幻出一圈圈电芒，疾攻而出，正是“夕阳六式”第一招“夕霞流辉”。

此刻这招施来，威力迥异往昔，变化的神奇，比起他父亲南宫亮，也毫不逊色。

章大旗身手再高，奈何南宫亮剑上所出招式，皆是奇绝当今的武学，逼得左移右闪，连退七步。

南宫亮长剑一招得势，剑花一幻，接着一招“日沉大地”，嗖地一声，剑尖外吐，向章大旗“丹田”重穴刺去。口中冷声道：“我南宫亮说过，并不一定要杀你，只要你说明为何诈死？如今难道你真要一拚生死么！”

章大旗耳闻语声，眼见剑势，怒道：“以武力相协，我章大旗也是一条汉子，宁死不屈！”

语声中，身形一跃，避开长剑，正欲反扑……

但南宫亮早已算好章大旗闪避之路，剑式未老，左手骈指诡谲穿出，食指一弹，一缕锐风，已袭向对方麻穴。

这一招神速已极，根本无法看清。

章大旗身在半空，陡觉指风袭体，要避已自不及，只吭了一声，便跌落尘埃，僵坐不动。

他一脸悲沮之色，颤声道：“南宫亮，要杀便杀，要刚任刚，要是折辱老夫，别怪我口出不逊。”

南宫亮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你将心中秘密全部说出，我南宫亮决不为难于你。”

说到这里，长剑徐徐一伸，点着章大旗咽喉，继续道：“如你不说，我只要向前微微一送，你就立刻了帐，嘿嘿，等一下，还有令郎，还有……”

他见对方视死如归，对自己而言，并没有什么好处，故不惜加重威胁，以图提起章大旗求生之态。

章大旗神色果然一震，脸上皱纹显得更深，倏然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我说吧！请你快解开我的血穴。”

南宫亮摇摇头道：“你先说出真相，我自会放你生路，要想故伎重施，嘿嘿，我南宫亮再傻也不会上你第二次当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不必但是，你的生命虽然要紧，但我的时间也一样宝贵。”

语声方落，倏然，林中响起一阵轻微的沙沙之声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倏然掉首大喝道：“何方朋友，这般鬼鬼祟祟，岂不怕人笑话！”

章大旗僵坐地上，神色一震道：“是苏师兄及贾兄么？”

他以为是“陆地苍龙”苏公令及“一掌断魂”贾克威，求生之念，油然大炽。

岂知语声刚落，林中唰唰连响，三条人影，自不同方向，一闪而出，手中皆握长剑，环伺屹立。

只因林中树干距离，并不算密，南宫亮星眸一闪之下，不由一怔。

就是章大旗也是神色一呆，出现的三人，哪是什么苏公令、贾克威，却是武当派的归元子及归真子，另外一个正是当今武当掌门归灵真人。

只见武当掌门归灵真人目光如电一掠，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洛阳大豪章施主，贫道归灵子，这位小施主敢请赐示大名！”

武当掌门及二子虽然不认识南宫亮，但是南宫亮焉有不识之理。他一听对方竟是一派掌门，心中不禁暗中嘀咕。想起年前外公的那桩悬案，至今尚未交代，对方难道为此而来，想到这里，暗暗心焦，但不能不答话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“原来是武当掌门，晚辈南宫亮失敬了！”

归灵子神色一怔，道：“南宫亮？‘夕阳神剑’是你……”

南宫亮迅速接口道：“家父，掌门此来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归灵子哦了一声道：“贫道与二位师弟只是路过，耳闻林中语声，好奇进来一探，想不到竟这么因缘巧合……”

南宫亮急于问取章大旗口供，冷冷接口道：“晚辈正有事要问章大侠，前辈无事请便。”

武当二子一见南宫亮这种神色，皆现怒容，同声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对敝派掌门，竟敢如此无礼！”

“在下是实话实说。”

南宫亮焦急之下，没有好气地回答，回首一瞥，见章大旗已缓缓阖上双目，眼眶中淌下二行泪水。

武当掌门冷冷一哼，道：“贫道本拟前往尊府，但如今遇上小施主，也是一样，请问小施主最近见到令外祖否？”

南宫亮烦恼之下，脱口道：“外公不是已与那二位道长说过，查清主谋，追还寒竹剑，自会上山拜会掌门，交待清楚么？”

一边的归真子，目光中闪过一丝疑色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”

归元子倏然欺前一步，道：“敢情年前那面目枯黄的少年是你化装？”

说到这里，似想起什么，语声加厉道：“是了，否则谁会挺身而出，曲意辩护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！”

南宫亮想不到一句话，漏出当日秘密，暗暗忖道：“糟，看样子这里事情未得结果，又要枝节旁生……”

他这里正自转念，设想应付之法，只见武当掌门脸色骤然重罩寒霜，冷冷道：“放开这件事不说，耳闻尊府纠集洛河武林，广发‘残剑令’，以‘夕阳六式’鄙视天下剑手，贫道此来正想领教小施主剑上功力，看看有何资格如此狂傲无物？”

南宫亮一闻此言，焦急之下，暗暗叫苦，想不到事情尚未查出头绪，武当剑派已找上门来。

自己能将一切推诿在父亲头上吗？虽然父亲听信谗言，已经自断父子之情，但是，母亲临死前依依的嘱咐，每日尚在耳边响着，而自己年来亦决心以重振南宫一门为己任，怎能推诿？

他想到这里，神色一整，肃然道：“前辈不要误会……”

归元子曾受过南宫亮的骗，此刻那容得他分辨，厉喝道：“这次是误会，难道上次也是误会。”

下面一句话，显然是指陇西道上那件事。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道：“贵派掌门既然不提那件事，道长何必再提那件事！在下对贵派失宝之事，绝对负责查出就是。”

武当掌门目中寒光闪射，缓缓走上二步道：“小施主是不愿与贫道印证一番么？”

南宫亮强压心头气恼，婉转地道：“晚辈并非不愿，只是不敢！”

武当掌门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其实贫道也并非一定要与小施主动手不可！”

南宫亮忙道：“晚辈心领前辈容让之德！”

武当掌门微微一哼，道：“好说，贫道是说只要小施主自认‘夕阳六式’并不比武当‘少清十三式’高明，贫道自无理由硬逼小施主动手！”

南宫亮脸色一变，沉声道：“掌门之言差矣，南宫一门虽从不愿以武傲世，却也不愿自损威望，这点，希望前辈容谅。”武当掌门仰天狂笑，道：“贫道早知你不愿认输，武当向以剑术行世，却从未与洛水南宫较量过，今

天就作历史性印证一番，看剑！”

“剑”字一落，左手一领剑诀，右手长剑已和身前欺，一招“清风拂柳”，平伸而出，直向南宫亮当胸刺到。

南宫亮一再容忍，见仍免不了一搏，不由煞聚眉梢，身形一闪，斜走偏宫，朗声喝道：“前辈难道一定要见真章？”武当掌门归灵真人一见南宫亮身动，招到半途，倏然脚步一旋，宽大的紫金道袍飞飘中，手中长剑已变为斜挥，剑气陡增，喇地一声，挟着锐啸，向南宫亮腰眼扫去。

这招变得快速轻灵已极，神态举动自然从容，丝毫不带火气，但剑势之辣，却令人胆寒。

口中却道：“谁叫你南宫一门，目中无人，传言江湖，自称剑术天下第一！”

南宫亮身形刚顿，剑尖寒芒已然袭身，心中不由一凛！他觉得武当剑术，果然不凡，尤其在对方施来，实具一派宗帅风度，忙身形速闪，避过这凌厉一击，心中是倏然一动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武当掌门剑势微收，冷冷道：“小施主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这件事如由晚辈分辩说出内情，前辈一定不肯相信，如今有现成人证在此，前辈何不问问章大侠，看看到底是谁假名挑拨，移祸家父？”

武当掌门沉思片刻，目光一瞥地上章大旗，道：“事不辨不明，也好，贫道就看看耳闻传言，是真是假？”说到这里，缓缓转身道：“章施主，你能告诉贫道，河洛武林是否奉‘夕阳神剑’之名，排挤天下剑手？”章大旗双目紧阖，默不作答。

归灵真人长眉一挑，沉喝道：“章施主，你听到贫道之言么？”

章大旗仍旧静坐不言，南宫亮大喝道：“章大旗，你不必装聋作哑，还不坦白说出内情！”

喝声虽大，章大旗却仍充耳不闻，状似老僧入定。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倏然一旁静立的归元子，身动如风，飘近章大旗身旁，轻拍肩头道：“章施主……章施主……”第二句章施主语言方落，章大旗倏然仰天翻倒，归元子神色一惊，伸手一按章大旗鼻孔，蓦地倒退两步，惊呼道：“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南宫亮骤闻此言，神色大变，目光发赤四下扫大喝道：“谁杀的？谁杀的？”

他发现章大旗的死，竟与“甘陕三杰”等的情形一样，如出一辙，但此刻荒林中除了武当二子及掌门外，并未发觉有人啊……

如说武当道士出手暗算章大旗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。

而自己当然更没有。

那么是谁呢？

南宫亮心头怨怒交织，更冒出一丝丝凉气。

夜色深沉，荒林阴黯，这情形使南宫亮觉得分外可怖！

在这刹那，他宽阔的额角上，已沁出了豆大汗珠，四下随风摇曳的树枝，都好像是那潜伏阴沉毒辣的凶手。

南宫亮星眸直直地望着地上屈曲的尸体，口中继续喃喃道：“章大旗究竟是谁杀的呢？……”

归元子冷冷响起一阵狂笑，厉声道：“谁杀的，嘿！还不是你杀的！”

南宫亮急怒攻心，嗔目叱道：“胡说！”

归真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南宫亮，你的心够辣，要敝派掌门问章大旗，你却杀了章大旗，这种诿过于死人的手段，瞒得了人么？”

南宫亮大喝道：“住口！刚才三位来时，难道没有看见章大旗还在睁眼说话，怎说我杀的？”

武当掌门目眦寒光，猛然跨上一步，道：“尸体弯曲，分明是你点了他的血穴。”

“我南宫亮只是防他逃走，点了他的麻穴，难道麻穴也能置人于死！”

归元子冷哼一声道：“谁知你暗中弄了什么手脚。”

武当掌门倏然厉声道：“章大旗在江湖上的声名，尚算不恶，南宫亮，你心太狠，闲话少说，看剑！”

随着语声，长剑一挥，向南宫亮猛劈而至。

南宫亮知道多辩无用，身形一滑，施出“风雨连环步”，长剑飞泻，就是一招“夕霞流辉”，反攻过去。

就在同时，密林中倏然嗖地一声，一条黄影，飞射而出，目光一扫，倏然失声惊呼道：“什么，章大旗死啦？”

说着连忙弯身俯视尸体。

蓦然有人出现，使得双方同时一惊，一招甫交，立刻分开。

南宫亮俊目一扫，赫然大震，不禁暗叫道：“又是他！”

谁？就是一现聚英酒楼，二现章大旗灵堂的神秘老者。

两次无巧不巧，人死前后，对方总是出现左右，使南宫亮对他的猜疑，倏然加深，不由脱口大喝道：“三位道长，杀章大旗的人，就是他！”

这一喝，武当掌门及二子神色一怔！

神秘老者倏然起立，连连摇手道：“不是我……”

语声未完，南宫亮身形猛扑，剑光已如经天长虹刺出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不是你，还有谁，小爷今天非看看你是谁不可！”

这一去势凌厉辛辣已极，老者身形暴退，急急道：“你怎么不知好歹，我好心帮你找出章大旗，怎么又把害死他的责任，推在我的头上！”

南宫亮狂笑道：“甘陕三杰、三元飞霜死时，也有你在一旁，你说那时酒楼中除了你还有谁有那份功力，能出手伤人于无形之中，今天小爷非把你身份逼出来不可！”

口中说着，手腕一拧，长剑招式已变，斜击老者左肋大穴。

倏然，武当掌门，身动如风，长剑横撩而出，向南宫亮剑势截到，口中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要再在贫道面前杀人，实是妄想！”

“呛”地一声亮响，双柄长剑击出一连串火花，南宫亮被震得倒退三步，心中不由一凛！

武当掌门也手腕发麻，神色连变。

倏见老者摇手道：“你们不要打，且让我再研究研究章大旗的死因何在！”

说着又俯身解开尸体衣服，细细察看。

南宫亮这时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，冷冷道：“所有误会，我南宫亮负责澄清交待，尚希三位道长退出这是非之圈！”

归元子一阵冷笑，正要说话，倏见老者直起腰身，仰天长吁一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甘陕三杰等与章大旗之死因完全相同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愣，接口道：“你既然明白了，那你说是谁杀的。”

老者微微一叹道：“其实四人皆死在你少侠手中……”

他话声未完，南宫亮已怒极狂叱道：“凭你这句话，少爷今天便认定你是一连串阴谋的主凶，连武当寒竹剑也是你盗的！”

武当掌门闻言一怔。

南宫亮已身形一花，长剑划空生啸，再度递出，这次他怕武当掌门出手相阻，脚下弧形踏出三个奇正方位，斜扑老者左侧。

老者身形连退，急道：“你怎不听我把话说完？”

南宫亮冷哼道：“狗嘴吐不出象牙，再让你说个痛快好了！”

长剑连圈，已把老者围入一片剑澜之中。

此刻，南宫亮决心先把老者搁下，招招辛辣，毫不留情，三招一过，老者已险象丛生，应付无力。

要知南宫亮此刻所施，正是绝响江湖的“无影三剑”。变化万千，眩人眼神，就是一旁的武当掌门，也看得暗暗心凛，不知南宫亮由那里学来这种神奇的剑上招式。

老者身手再高，怎能挡住这种诡奇凌厉之势，眼看立将溅血当场，倏然，林中唰地一声，又踪出一条人影，急喝道：“不要打，不要打，都是自己人！”

南宫亮星眸一瞥，见正是“地灵神乞”，心中不由一怔，剑势一顿之下，老者已脸色发白，趁隙钻出南宫亮剑网，叹着气道：“烂叫化子，你再不来我就完啦！”

南宫亮厉喝道：“神乞前辈，他究竟是谁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俗话说，不打不相识，他就是‘通天叟’梁不为。”

南宫亮神色一愣！

他想不到这神秘的黄袍老者竟就是傍晚苦候不至的“通天叟”。

事情的发展，似乎愈来愈离谱，那“甘陕三杰”等人究竟谁杀的呢？“通天叟”又怎说是死于自己手中？

南宫亮一头雾水，正自怔思，“地灵神乞”圆圆的眼珠一转，已向武当掌门拱手道：“原来是归灵真人，叫化子失敬了！”

归灵真人稽首道：“想不到在此遇到二位风尘奇人，贫道幸会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急急道：“掌门人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耳闻贵派寒竹剑已失，可是为寻宝而来？”

“这仅是一半缘由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另一半缘由是为了一斗‘夕阳六式’。”

武当掌门暗暗皱眉，淡淡道：“施主好快的消息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贫道佩服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哪里哪里，贵派寒竹剑的去向，我烂叫化也还清楚一二。”

此言一出，武当掌门归灵真人神色一变，就是南宫亮也不禁脸色一怔，静待下文。

只见“地灵神乞”一背手，缓缓踱起方步来，口中缓缓道：“归灵掌门，寒竹剑上刻着贵派剑术无上心法，贵派失剑已有年余，如再不到偃师‘阎王堡’中去取回，恐怕老魔头参透其中真密，寒竹剑将永沦魔手了！”

武当掌门神色又是一变，南宫亮急急道：“神乞前辈，寒竹剑果然是‘独脚阎王’手下所盗？”

他年前顺口胡诌，想不到与“地灵神乞”现在所得的消息竟然吻合，心中不由又惊又喜。“地灵神乞”尚未答话，武当掌门稽首道：“南宫施主年前也曾如此说，贫道不敢深信，如今既然神乞也如此说，贫道先告辞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转对南宫亮道：“本派从不愿轻涉别人恩怨漩涡，但对令尊之举，贫道寻回寒竹剑后，自当再去领教。”

语声一落，向武当二子一挥手，人便如箭疾射而去，三条人影，瞬息出了荒林，隐没于夜色之中。

武当三位道长一走，通天叟倏然哈哈大笑，直笑得弯腰捧腹。

南宫亮闻声一怔，侧目而视，而“地灵神乞”忽也应声笑了起来。

只见“通天叟”笑声一落，对“地灵神乞”道：“你撒下这把烂污，看你将来怎么收拾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停住笑声，嘿了一声道：“牛鼻子使人讨厌，一句话把他骗走，干脆利落，将来如何收拾，将来再说，现在咱们谈正事要紧。”

南宫亮微叹一口气，暗暗苦笑，这世上巧事太多，正是无独有偶。“地灵神乞”对南宫亮眯眼一笑，道：“白天叫少侠好等，我烂叫化子心中也急得要命，四处找他不着，想不到他竟跑到章大旗家里去捣鬼，刚才一见面，他又派我差事，把‘陆地苍龙’等引开，一个圈子兜了三十里，回来找到这里，想不到你们竟动上了手。”

说到这里，对“通天叟”一招手，道：“来来，我来替你们引介一番……”

“通天叟”摇摇手道：“不用介绍啦，南宫少侠与我两次见面，早已熟识了。”

南宫亮这时一拱手道：“刚才冒犯老丈之处，尚请原谅，只是老丈为何说四人皆是小可所杀死的？”

“通天叟”神色凝重，道：“少侠只听了老朽上半句话，未容老朽说下半句，其实你只不过出于无心。”

“无心？”

“嗯，老朽刚才细察之下，发觉章大旗早已受人暗制，故而少侠一制他血穴，时间一久，就立刻暴卒，此人心地之毒，控制之严密，当真令人胆寒。”

南宫亮惊诧道：“在下不过制其麻穴，这与他身上所受暗制，又有什么影响？”

“通天叟”摇摇头道：“老叫化，你听说过一种武学心诀，名叫“‘寒煞凝血点经诀’”的没有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道：“老搭档，别尽打哑谜，我烂叫化那有你的博学多闻，我要是知道，还会轮到我光跑腿么！”但南宫亮却心中一惊，道：“寒煞凝血点经诀？”

“通天叟”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耳闻闻种心诀，是一种极为阴毒的封穴术，被制之人，平时毫无异样，也不会感到什么痛苦，内力身手运用，也不凝滞，但是却不能被人点中血穴，否则，一超过三盏茶时刻，就立刻无声无息地死去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但这种心诀已失传了五十余年，据我所知，以前也只有‘无影神叟’一人专擅。”

南宫亮一听“寒煞凝血点经诀”这名称，便已想起自己所得的“无影神望”的那本手创武谱，只因一年时间太短，自己除学了其中的“无影三式”剑法及“无影指”外，其余只是略略一观，并未详研，如今一经“通天叟”说明，这才完全肯定，不由长叹一声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怪不得章大旗刚才急着要我为他解开血穴，唉，可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通天叟”惊奇地道：“少侠也知道这种心诀！”

南宫亮于是说出一年来的经过，接着道：“但有一点我不明白，‘无影神叟’明明告诉我，他收回信物，只教那人一套‘乾坤一元掌’，何以那人也会这种心诀？”

“通天叟”沉默半晌道：“这点只是枝节问题，现在我们首务之急，是要查出这暗中掀风作浪的人，究竟是谁？”

他沉思片刻，接着道：“目前追查这蒙面人的来历，有好几个线索，班睢是一，‘阎王堡’是二，涉及‘灵天残篇’的清真观是三，如果皆无头绪，不妨再在‘乾坤一元掌’法上探索。”

语声方落，通天叟身后倏然响起一声阴恻恻地冷笑。“通天叟”神色一震，反手甩掌，猛挥而出，口中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这时，南宫亮及“地灵神乞”也同时一惊，蓄势欲扑。就在这同时，轰地一声大响，“通天叟”这一掌，打得林中树干摇曳，枝叶俱飞。

但那阴恻恻的声音，又横移四尺，冷笑道：“凭你通天叟的名声，难道不知道我是谁？……嘿嘿！不过你通天叟知道得也太多了，区区一并成全你们三个！”

南宫亮倏然踪身而起，长剑舞起一团寒芒，向发声方向猛扑，口中厉叱道：“狗贼，你还不给我滚出来！”“地灵神乞”这时也斜纵包抄掠起……

几乎同时，二人身形刚起，另一方向倏然响起一阵轻微的机簧声，咔嚓一响，一蓬黄光，已向微微落后的“通天叟”疾射而至。

南宫亮侧目一视，倏然失声急叫道：“黄蜂绝命针，老丈快退！”语声中，左手一拉“地灵神乞”臂膀，呼地一声，腾空直升三丈，一蓬黄色牛毛细针，堪堪擦着脚底而过。

他深知家传独门暗器的厉害，以目前功力，也不敢轻撻其锋……

但“通天叟”闻得惊喝，要退已迟，双掌飞舞中，一声惨哼，人便向地上倒去。

十七

身形被南宫亮凌空带起的“地灵神乞”，一见“通天叟”委然倒下，神色大震！

他一甩右臂，挣脱南宫亮的左手，腰身一拧，双掌猛扬，挟着一道劲风，又向发暗器方向扑去，口中厉叱道：“狗贼，敢施暗算，打！”

“嘭”地一声，尘土落叶飞扬中，哗啦啦一阵巨响，大树连倒三株，但阴暗的林木间，却丝毫没有反应。

南宫亮这时唯恐“地灵神乞”再遭暗算，也顾不得再搜敌踪，急忙回身一掠，上前一把拉住双目发赤的“地灵神乞”，沉声道：“前辈，我们先看看梁老丈的伤势要紧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挣扎嘶声道：“我非要把这贼崽子追回来不可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……”

嘶哑的语声，加上形同疯狂的情态，可见他已因至友的遭受暗袭而激动万分。

南宫亮内心何尝不悲，但是理智却使他对这批阴狠之徒，不敢不谨慎从事，更不能见“地灵神乞”涉险，左手一紧抓住“地灵神乞”不放，锐利的星眸一扫四周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前辈，凶手已遁走了，我们还是慢慢设法追查……”

“地灵神乞”神智微微清醒，但当他转首一看“通天叟”已僵直地躺在地上不动时，倏然双目直瞪南宫亮，但手向南宫亮右颊上抽去……

“啪”地一声，南宫亮面颊上立刻泛起五条红影。

这莫名的一掌，直打得南宫亮心头猛然一怔。

他伸手抚着火辣辣的右颊，愕然注视……

只见“地灵神乞”悲厉地道：“南宫亮，敢情你怕我拆穿你父亲的假面具，故而不让我追……”

骤闻此言，南宫亮目光中突然闪起一丝激动的怒火，但当他看到神乞脸上布满纵横老泪时，心中的怒火立又化成一股悲痛，微微一叹，缓缓道：“前辈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，我是为你安全着想啊……”

“哼！我怎么说这种话？你看看，这是你南宫亮独门暗器‘黄蜂绝命针’吧！”

“地灵神乞”双目喷火，怒声回答。在颤抖而凄厉的语声中，人已扑到“通天叟”尸体一旁嚎啕大哭道：“梁兄啊梁兄，想不到你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如今留下我化子一人，有事还跟谁去商量啊？”

悲怆而暗哑的哭声，挟着初春呼呼寒风，使得南宫亮心头一阵酸楚，禁不住泪水夺眶而下。

他急急靠近“地灵神乞”身边，俯身察看僵卧的尸身，只见“通天叟”身上渗出一丝丝黑血，共有七八处之多，双目怒睁，似乎还有余愤，不由伸手为“通天叟”抹下怒睁的眼皮，口中喃喃祷告道：“梁老丈，你静静地安息吧，你我相逢时间虽短，承你仗义赐助，我南宫亮有生之日，誓必追出元凶，在你灵前祭奠……老丈……你……安息吧！”祷告完毕，南宫亮缓缓直起身躯，眼见“地灵神乞”伤心地抽噎着，想起他刚才的举止，不知怎么劝止。

他目光遥望黑沉沉的虚空，耳旁响着凄凉的哭声，禁不住又暗自叹道：

“自一年前‘千面幻影’陈仿叔叔死在‘黄蜂绝命针’下以来，这位相识不到一天的‘通天叟’已是第二个了……”

假如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拆穿章大旗诈死的秘密，或许不会这么惨死……那么这凶手是谁呢？难道我南宫亮就如此眼看着对方借着南宫一门的招牌，横行下去吗……”

想着，想着，心中的怒火渐渐高升奔腾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身形一长，倏然向林外飞掠而去。

在悲与怒揉合的激动情绪下，他放弃了白天的一切细密考虑，决心先找那狼心狗肺的班睢，追查出幕后有如魔鬼隐现的主凶。

时间已是三更。

洛阳道上静阒阒地毫无人迹。

短短十余里的路程，在南宫亮眼中，并不算远，但在一路上，他心头奔腾的思潮情绪，却像双脚一样地伏起不停，无法休止。

半个时辰，南宫亮耳中已听得洛水滔滔之声，远远望见家园耸立在黑夜之中，灯火零落，一种蹒跚凄凉的感觉，立刻袭上他的心头。

望着逐渐接近的家门，南宫亮缓住身形，走到门口，内心止不住更形激动！

门口两只石狮仍雄踞对峙，“夕阳神剑别府”的漆金大字横匾，依然悬在门上，二旁对联，除了那个“节”字昔年被父亲一掌扫得模糊不清外，其余忠孝……义等七字，仍旧闪出一丝丝金光，向外辉耀着令人起敬的光芒。

这些与旧时依然的景色，并没有给南宫亮一丝温馨的感觉，他反而一阵心酸，俊目中再度泪光隐现。

他缓缓吸入一口清气，想强自镇压下激动的情绪，但当目光扫过那斑剥模糊的“节”字时，周身默默发抖，母亲的音容，似乎在墙上浮起，展露着凄凉的悲戚，向自己注视着。

在这一刹那，儿时的欢乐，年前突然发生的惨剧，一幕幕地在他脑中倒流。

南宫亮情不自禁地摸出保留年余的那瓶从母亲体中流出的鲜血，打开瓶塞，走近门旁，右手一蘸，诚虔地在原处写上一个“节”字。

盖住瓶盖，揣入怀中，南宫亮星眸闪光，脚下微点，就欲向墙上纵去。

突然，他心中掠过一丝怀疑，勒住身形，暗忖道：“神乞前辈明明说那神秘组织是以自己家园作司令之地，防范严密，犹如龙潭虎穴，怎么自己来了这么久，耳中未闻丝毫声息，这情形与神乞所述完全不同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
他知道“地灵神乞”决不会夸张其词，显然是“夕阳别府”出了什么变化？

就在他忖念刚落之际，一声惨嚎，划破岑寂的长空，从“夕阳别府”中传了出来，余音袅袅，在这漆黑的深夜中，令人毛发皆栗。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！他再也无暇多作思虑，仗着一身绝艺，身形一长，已如苍鹰掠空，电掣般越过二丈高低的风火砖墙，落入前院之中。

整个五重楼阁的庭院，广袤百亩的“夕阳别府”，此刻是一片死寂，静阒无人，前院一片漆黑，只有二二进院落中，尚有一些零星的灯火。

他脚下轻飘飘地着地，身形一停，星眸疾扫中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身上冒出一阵冷汗。

院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五具尸体，鲜血汨汨，尚未凝固，厥状之惨，令人

不忍卒睹。

他怔呆一阵轻轻走近一看，不由心胆皆裂，双目发赤，心中狠声道：“佣仆何罪，竟也遭到这般惨杀。”

此刻，南宫亮俊目神光暴射，缓缓巡视四周，觉得周围的一草一木，房厅栏干，依然与自己在家时一样，没有丝毫改变。但此刻这熟悉的景物，所给予他的，并不是温馨的慰藉，而是无比的凄凉与恐怖！

在这刹那，他忽然想起父亲的境遇，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接连不断的刺激及无形中的压力，身形一闪，已掠向大厅。

敞开的厅中，漆黑无光，南宫亮身形一到厅门口，锐利的星眸一扫之下，只见漆黑的大厅之中，恍惚有一条黑影在微微晃动。

他心头蓦地一惊，在这种恐怖的情境下，不敢贸然而入，脚下一顿，已功连双臂，缓抬而起，口中沉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岂知喝声出口，厅中丝毫没有回音，尤其那黑影，并没有闪躲的迹象他微一估量，决不会是父亲，在这刹那，怒火骤盛，低叱道：“朋友，你太目中无人，我南宫亮先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？”

叱声中，人已如电光石火一划，疾射而入，指影如幻，“无影三指”中的一招“风幻苍穹”，改指抓，右臂电掣而出。

五指颤动不停间，已化成无数锐利劲风，向黑影身上抓去。

这“无影神叟”的不世绝学，端的迅诡绝伦，南宫亮一把抓实，鼻中冷冷一哼，用力一扯之下，梁上倏然啪地一声，黑影竟随着他的身形，往地上坠落。

在瞬息间，南宫亮心头一愣，目光就近一闪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右手一松，蹬蹬倒退二步。

嘭地一声，人影倒在地上，一仆不起，敢情是一个尸体，被绳索倒悬在梁上，本来破衣百结的衣衫，此刻已被鲜血凝住，看样子，像一个乞丐，惨遭毒刑而毙。

这时，南宫亮觉得四周阴森森的气氛，紧紧的包围着自己，竟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。

尤其，这人并不是家中佣仆，是被何人吊在自己家中呢？又为了什么缘故呢？

一个个谜团，像乱丝一样，捆在南宫亮心坎上。

一切的遭遇，不但出乎他意料之外，而且他感到无比的骇疑与困惑！

蓦然，他脑中闪过一念：“不论如何，先捉住班睢再说……”

念起身动，横掠出大厅边门，向二进房屋掠去。

南宫亮虽然离家年余，但在这儿时出生之地，可说了如指掌，轻车熟路，这样一路搜查到第三进内房，不要说父亲与班睢的影子丝毫不见，就连半个活人都没有。

四周是那般死寂，除了尸体外，就只有一个房间，灯光映出窗外，颤动不停，微弱得像幽冥鬼火。

名震武林的“夕阳神剑别府”，中原第一剑主南宫冉的宅第，竟然变成了鬼域。

南宫亮再镇定，再大胆，也禁不起这突然意外的变化，冷静的神态，一变而为疯狂。

他目眦皆裂，脚下向第四五进院落狂奔，口中凄厉地喊道：“爸……你

在那里……爸爸……你在那里？”

高亢的叫声，震得空屋中，嗡嗡直鸣，但是，四周仍是静寂，像死般静寂。

尾音曳过第四进院落，最后一进已是父亲的卧室及练功房，南宫亮知道假如父亲尚在这屋中的话，他不可能听不到自己的叫声。

在这情形下，他绝望了，一种不详的预兆，立刻侵袭入他的神经。

他又凄厉的狂喊道：“班睢狗贼，我南宫亮要杀你，丧心病狂的匹夫，你敢出来么……哈哈，任你活上百岁千岁，只要我南宫亮在世一日，你也别想安逸……”

他狂喊着，狂笑着，整个神经，仿佛再不受他灵智的控制。

重重惊骇，重重刺激，已使他的理智，达到崩溃的边缘。

那知就在他疯狂的语声及笑声甫落，奔至第五院中间时，右边练功房的门，嘭地一声，突然向外倒塌撞开，在室内跳跃的灯光下，一个双目被挖，全身血淋淋的人影，突然踉跄地出现。

寂寂的凶屋中，突然走出这么一个可怖的血人，不禁使南宫亮神思徒然一震，愕然注视。

只见那人口气气息咻咻，发生断续的狂笑……

“哈……哈哈，南宫亮，我得知你……信息……后，……知道……你……会回来的，……可……惜……你来晚了一步……”

在这阵断断续续的语声中，南宫亮已辨清来人真面貌，心中一怔，大感意外，旋即，积怨突然狂泻，身形电掣而起，口中一阵狂笑，厉喝道：“班睢贼，我当你躲藏一辈子呢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，只要你没有死，我来得并不算晚！”

右手五指如电抓出，一把扣住对方手臂，左掌已立劈而下。

这血人正是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昔年充满阴沉狡猾的双目，此刻变成了二个血肉模糊的窟窿，鲜血尚在汨汨流着。

他这种惨状，除了令人感到毛发皆栗外，再也找不到他昔年那阴险深沉的气息。

班睢手臂被南宫亮一抓，并没有反抗，其实以他目前重伤垂死之身，也无法反抗，在这刹那，只见他凄厉一笑道：“我班睢罪有应得，早就该死，今天死在你手中，也心甘情愿……”

南宫亮一掌劈下，离班睢头顶只有三寸，一闻此言，失去的灵智，倏然微微恢复，鼻中一哼，手腕向外一翻，滑过班睢肩头，虚空拍在地上，啪地一声，溅起一片尘土。

他想到此刻杀了班睢，固可泄一时的怨忿，但却泯灭了一条唯一真正的线索，真相莫明，对母亲又是何益，对父亲生死，又怎么追寻，故硬将煞不住的掌势，向外滑出，口中冷冷道：“班睢，想不到你今天才觉悟，其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死在谁的手中，还不是一样！”

说到这里，心中禁不住怒火高涨，厉声接着道：“南宫一家，那一点对不住你，昔年，我南宫亮敬你若父，而你所给予我的，却是使我南宫亮家破人亡，有家难归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是人吗？你的心中尚有善恶之辨吗？”

班睢长叹一声道：“你说的我没有分辩，唉！当初一时为名利贪欲所蒙，处心积虑想获得‘灵天残篇’……如今实在悔不当初……”

说着无力的语声倏然中断，人已缓缓向下瘫去，显然，他重伤之体，再

也支持不住。

南宫亮见状一惊，右手一紧，左掌已贴在他的前心，一股真元，滚滚输出，迫入班睢体内。

果然，班睢萎靡的精神，突又一阵，倏然悲痛地道：“但是，我班睢如死在他们的暗算之下，实在有些难以瞑目——”

南宫亮这时灵智完全恢复，心里越趋冷静，闻言冷峻地道：“谁是他们？”

班睢牙根一咬，狠狠道：“铁血盟！”

“铁血盟？这就是你们的秘密组织？”

班睢点点头。南宫亮这时不由想起“地灵神乞”之言，接着又冷笑问道：“谁是盟主？”

“‘影子血令’。”

“影子血令？是谁？”南宫亮觉得这名称十分古怪。

班睢浑身一抖，似乎提起这四个字，犹有恐惧，断续道：“影子血令终日黑绢蒙面，谁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真面目，知道他的真来历……我曾听他说过一次话，他说他所以取影子之名，即表示他等于任何人的影子，只要谁背叛他，就立即死亡……”

唉！如今武林中，不知有多少高手，被其网罗，俯首听命于他……”

这番话，听得南宫亮心头大震，暗念道：“影子血令！影子血令！几次三番对我暗算的，不是他还有谁？怪不得章大旗恐惧不招，难道真是这么厉害？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口中冷冷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因叛变他而遭受挖目之刑的人了？”

“不，不瞒你说，不是我诈死蒙蔽，早已魂归地府，……我所以惨遭暗算，这，都是因为你仍旧活着的关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当初！我班睢是铁血盟中唯一在你面前露出身份的人，如今他们闻你巧得甘露，习成绝艺，一定会找我这条线索搜查真相，而目前，“铁血盟”的组织尚未到能公开作为之时，为了保持秘密，我就成了牺牲者，杀人灭口…哈…哈…哈…但是，我终于还活着见到了你。”

南宫亮听得星眸中仇火四射，冷冷道：“好毒辣，这么说，夕阳别府的一干佣仆及你，都是‘影子血令’下的辣手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

“嗯……是少林的悟众大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南宫亮一阵惊震，悟众大师是当今少林中辈份极尊的十八罗汉之一，与掌门地位只差一线，怎么竟也被“影子血令”诱惑网罗？

班睢虽然双目已盲，但他听南宫亮惊诧反问，知道他内心中的疑惑，无力地一叹，继续道：“我知道你会怀疑的，其实，老实说，凭一个悟众大师，我班睢尚不致会中上暗算，落败致死……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暗忖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要制住‘铁掌神风’班睢，并能斗得过他心机的人，在武林中除了三府一观外，还数不出几个……”

心中想着，口中已道：“还有谁？”

班睢恨恨道：“说来，你或者又不相信，还有你父亲的盟弟，我班睢的盟兄，‘摩云佛手’尚奕松匹夫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心头大震，母亲临死，尚认为尚二叔是可以托付帮助自己追查阴谋真相的人，尤其他平素外表老成正直，如今竟出卖了南宫亮一家？这发展真是大出意外！在这瞬息，心中不禁掠过一念：“难道自己一向敬佩的尚二叔，果如班睢所言，是个大恶若贤的伪善者？比班睢尚毒上几倍？”

南宫亮心中反覆推思着，单凭班睢之言，他有些不敢相信，口中当下冷冷道：“你是说尚二叔把你伤成这样？”

“怎么？你果然不相信？”

南宫亮嘿嘿冷冷道：“这点我当可以相信，但又怎知道你不是离间之计？假如我解释是尚二叔识破了你的阴谋，何尝不可以！”

班睢倏然全身微颤，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我已是将死之人、为……什么……还要骗你，其实在铁血盟中，每个人只有纵的连系，却没有横的关联，而尚匹夫却是指挥我的人，……就是我加入“铁血盟”也是被他所引诱的，老实说，很久以前，我虽对‘灵天残篇’，意欲染指，但如有尚奕松，我…怎敢对南宫大哥、心怀异端……”

南宫亮暗暗痛心，洛水南宫历负百年之盛名，而落到今天的地步，却是因为内在的因素。

兴亡盛衰，固皆缘起有因，但父亲怎能想到二个结义生死二十年的盟弟，皆会因利忘义，出卖了他？

他知道班睢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绝不可能再说谎，接着冷冷问道：“那一连串的阴谋暗杀，由何师伯之死，到陈仿的死于‘黄蜂绝命针’，章大旗被灭口，可都是你所为？”

“啊！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啊！何若非的人头是“影子血令”取来，尚匹夫命我那样说的罢了……”

南宫亮一怔，旋即厉声道：“你不知道？南宫独门‘黄蜂绝命针’惟有父亲有一筒，难道也是尚奕松盗的么？”

班睢怔怔凄厉一笑，道：“黄蜂绝命针当初固然是我所盗，但现在何止一筒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唉！‘影子血令’已出重金，托汉中‘左手鲁斑’萧煌，依样造了百余筒……”

南宫亮听得心肺欲裂，忘情左掌一把抓住班睢胸襟，提起厉喝道：“那我父亲呢？”

岂知班睢内脏早已碎裂移位，所以能支持到现在，说这么多话，全靠南宫亮左掌贯输真元支持，如今这一抓，真元贯输一断，班睢骤感昏迷，立刻软瘫而坠，口中喃喃蠕动着，只强行吐出五个字：“被……挟往……偃师……”

最后语声已如蚊纳低鸣，耳不可闻。

南宫亮还有许多话要问，一见此情，知道一时激动，忘了班睢伤势，右掌一松，想再贴在他命脉上，继续逼输真元，使他支持说话。

但左掌贴处，只觉得班睢在这刹那之间，脉搏已停止跳动，充满罪孽的灵魂，已冥落黄泉。

南宫亮心中若有所失地一松左手，咕咚一声，班睢尸体已萎顿尘埃。

他望着地上令人恐怖的尸体，心中暗忖道：“父亲被挟往偃师？这话显示父亲并没有死，但以他的功力，要说只凭悟众和尚与尚奕松，受挟持似乎并不可能，难道他老人家已失去了功力？抑是骑虎难下，逼上梁山？”

想到这里，不禁通身冷汗直冒，因为这二种推测，对自己来说，皆有致命打击。

如属前者，父亲生命必已危在旦夕，而如属后者，则更是不堪设想，洛水南宫百年清誉，而从此完结。

这时，南宫亮心中又怒又急，口中默默念着：“偃师……偃师……偃师……”

正自怔思，倏然耳中听到一丝声息。

要知此刻南宫亮的功力，十丈之内，落叶飞花，都瞒不过他的耳目，异声入耳，他心中蓦地一惊，呼地一声，身形旋转，果见一条黑影，奇怪地从自己来时门户中窜入，一声暴叱：“狗贼！打”

随着叱声，一道奇劲无比的掌风，已飞涌而至。

南宫亮一声冷哼，双掌猛抡，疾迎而出，口中喝道：“恶贼，找死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掌风刚接，他星眸一闪，心中不由微怔，急忙顿住下面的话，收掌撤身，暴退三尺，急急呼道：“神乞前辈，是我。”

来的正是“地灵神乞”，看他眉发皆竖，显然是挟怒而至。

南宫亮应变得虽快，“地灵神乞”亡命而来，却煞不住势，一闻语声，看清是南宫亮，要收势已自无反，口中咦了一声，掌式猛沉，嘭地一声，正好击在班睢的尸体上，溅起一片血肉，可怜，“铁笔神风”一念之差，死后尚不能获得完尸。

南宫亮这时急急道：“神乞前辈，你难道此刻仍不谅解我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微微一呆，猛然扑上去，一把抱住南宫亮，激动地道：“老

弟，我叫化子一时气疯了，原谅我刚才冒失之言吧！”

颤动的语声中，双目已涌下二行清泪。

南宫亮被他抱住，虽看不清楚激动的表情，但觉得肩上已湿了一大块，心中立刻泛起一阵共鸣，也眼眶润湿地道：“前辈，只要你能了解我就好了……”

这时，“地灵神乞”松开双臂，长叹一口气，目光扫视四周，道：“想不到事情变化得这么快，好好一个‘夕阳府’，竟已没有一个活人，老弟，你进来时，没有查出什么吗？”

南宫亮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知道了一些端倪，班睢临死前告诉我的。”

“班睢？”

南宫亮指指地上残碎不全的尸体道：“是的，这就是他……”接着把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“地灵神乞”牙根一咬，道：“好毒辣的手段！老弟，你可知道我叫化子布在这儿门外的眼线，也被这批贼子杀害了？”

“我知道，可就是前厅那个脚上绑着绳索的？”

“嗯，老弟，我，“地灵神乞”今天立誓尽起南北大小要饭的，作你后盾，非摧毁这什么‘影子血令’不可。”

南宫亮微叹道：“前辈，事情到这般地步、连少林门中悟众大师也被他们网罗，可知其他成名高手，已不知有多少成了‘铁血盟’的爪牙，我们仔细研究对策不可！”

“地灵神乞”一顿脚道：“我老叫化要跑一趟少林，非问问少林掌门悟玄秃驴，叫他出面制裁不可……”

南宫亮忙摇手道：“不能这样，假如少林掌门不信，要你拿出证据怎么办？”

这……”

“如你拿不出证据，少林寺反说你诬人清誉，这事岂不麻烦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一时语塞，微叹道：“通天叟一死，我老叫化变成了一头瞎驴了，老弟，你说什么，我听啦！”

南宫亮摇摇头，道：“其实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对策，只有慢慢再想，现在我却急欲赶往偃师，查明父亲的情形。”

“偃师的什么地方？”

南宫亮微微沉思道：“一定是阎王堡。”

“阎王堡？”“地灵神乞”心中一颤，接着一咬牙道：“好，老弟，我陪你去！”

“不，前辈，假如你不嫌我潜越，就请代劳跑一趟汉中，向‘巧手鲁班’查问一下‘影子血令’打造‘黄蜂绝命针’的情形，阎王堡由我亲去查探，不过……”

“还为什么事？”

“还有夕阳别府中的善后工作，这许多尸体，总不能让其暴露天日，任其腐臭啊。”

地灵神乞一拍胸口道：“我们就这么办，至于此地的善后处理，你尽可放心，我途过洛阳，立刻命大小要饭的化子清理一下，并暂守门户就是。”

“那我们就走。”

南宫亮此刻心急如焚，语声一落，立刻便长身而起，地灵神乞忙也随后

跟着，越屋而出。

晓风残月，曙光微现。

二条人影，刚出“夕阳神府”围墙，陡听一阵呼啸，十几条人影，飞泻而至，立将二人团团围位。

南宫亮星眸一扫，心中不禁一沉，一把拉住“地灵神乞”，轻声道：“前辈，见机行事……”

“地灵神乞”一见四周十余条人影，个个头上灰绡密封，一色灰色紧身衣靠，手中横持兵器，静静屹立，只露出一双寒光闪闪的眼睛，虎视眈眈，不由血气向上直冒，哪里听得进南宫亮的话，狂笑道：“各位朋友来得正好，不过你们‘铁血盟’要独尊武林，就凭蒙面不敢见人的德相来看，还差得远！”

倏见一个身材修长适中的蒙面人阴恻恻一哼，踏出一步，道：“老叫化，妄言招祸，看样子，你是不想活下去了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神色大怒，正要说话，南宫亮已低声疾促道：“前辈，擒贼擒王，不必多作计较，现在先摸清这批人的底细要紧。”

低头说到这里，立刻挺身踏上二步，反手一探剑柄，寒光嗖然出鞘，冷声道：“朋友，你好像是这批人的头儿，可是‘影子血令’？”

那说话的蒙面人，闻言双目中露出一丝惊愕的光芒，旋又转为阴沉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南宫亮，谁告诉你‘影子血令’这一称号？”

“嘿嘿，任何事物，皆无法永远秘密，何况你们铁血盟中人物，并非每个皆是可靠之人。”

南宫亮这番话是灵机一动之下说出，含意在引起十余蒙面人彼此之间的猜疑，藉以观察一下反应。

果然，十余对目光互相一阵觑视，南宫亮星眸一扫，当机立断，又道：“看来尊驾必是‘铁血盟’主‘影子血令’无疑了！”

语声一落，身影已缓缓向前冲去。

身材修长发话的蒙面人倏然一阵狂笑道：“南宫亮，你要以此试探，还差得远，在场之人，连我在内，每个皆是‘影子血令’，也可以说都不是，你不必枉费心机。”

一言说破心思，南宫亮心头一怔，暗骂一声“果然狡猾。”身影一停，口中又道：“嘿嘿，这些俱皆无关宏旨，请问各位来意为何？”

“奉‘影子血令’之命向你南宫亮招降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接口回答。

“招降？哈哈！”南宫亮一阵狂笑，星眸向右边一个稍胖的蒙面人，冷屑地接道：“凭你们在场各位，我南宫亮斗胆敢说一句，没有一个配说‘招降’这两个字。”

语声到此一顿，又缓缓道：“假如你们的头儿‘影子血令’没来，你们恐怕是有来无回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够傲，够狂。

这因为南宫亮心中仍存着一丝失望，由刚才对答之中，他发觉陷害自己母亲的真正主凶并没有来，不过，心中却始终怀疑，故又用出激将之计。

身材修长，第一个发话的蒙面人目光泛怒，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好个目中无人的小子，好意不受，就看看今天谁先死！”

南宫亮心中倏然闪过一念：“听‘无影神叟’说过，曾经被那人以信物骗学去一套‘乾坤一元掌’，我何不在招式上，分辨一下。”

此念一兴，口中立即冷哼一声道：“假如你有兴趣，不妨试试。”

“试”字刚落，陡见一条人影，挟着一道寒虹，疾冲而上，剑啸划空，电刺而至，口中厉喝道：“近闻洛水南宫亮，剑术盖世，今天老夫就试试‘夕阳六式’的厉害！”

语音苍劲，剑势凌厉，显然是剑道上的一流好手。

南宫亮星眸凝煞，视若无睹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对付你们这批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怎用得着‘夕阳六式’！”

眼见剑尖离身尚有五寸，脚下一滑，已施出“风云连环步”，侧身闪出二尺，手腕一震，剑化千朵青莲，斜里罩去。

这一招信手拈来，因机制宜，平凡中涵蕴无穷潜力。

蒙面人一声清啸，剑势陡然一转，滑向南宫亮剑身，左掌在刹那间，诡谲推出，一股狂飚直撞南宫亮前胸。

南宫亮心头微惊，他料不到对方招式这般神妙，长剑在要碰未碰之间，硬生生撤出，舞起一道车轮，反向对方左腕斩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神乞前辈，看来人招式没有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正静立一旁，紧张地注视场中战局，心中怀疑南宫亮为何只用一些旁门杂学，一听此言，恍然大悟南宫亮用心在于追查这些人的根底……

这时，只见那人长剑一翻，斜飞而起，直袭南宫亮胸口“将台”重穴。左掌一沉，刚好避过南宫亮长剑，拍向“丹田”

这一掌一剑，变招之快，方位之奇，委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
但，“地灵神乞”眼神何等锐利，口已大声道：“右剑‘长风破浪’，左掌‘铁锁沉江’，尊驾可是闻名河西的‘剑掌震三岳’裘如风。”

这一喝出来历，动手的蒙面人果然身形微顿，显然心内吃惊无比。

南宫亮一声长笑道：“想不到闻名河西的裘大侠也做了‘铁血盟’的爪牙，还不弃剑！”

手中长剑倏然一紧，刷地一声，幻出一排光扇，向对方长剑挑去。

这“无形神叟”的绝学，果然不凡，剑出如电，影凝千条，呛吨一声暴响，一道虹光冲天而起，裘如风的长剑已脱手飞出，骇然失声而呼，南宫亮这时左手骈指，正欲施出“无影指”手法，蓦地——

场边响起一声清叱，一条人影电掣而起，挟着叱声，二点寒光，已向南宫亮眉冲点到。

南宫亮一声怒哼，身形斜侧，剑势弧形飞撞而出，叮当二声暴响，双双震退二步。裘如风趁隙退出场中。

这种神刀，使南宫亮心头一震，只听得，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镔铁双笔与这招‘双雁掠沙’，莫非是三湘水寨总寨主，‘神刀鬼判’高武？”

语音未落，另一蒙面人，一摆手中鱼鳞紫金刀，疾欺而上，一招“力劈五岳”，挟着锐啸，直向“地灵神乞”递到，口中厉声道：“老叫化，你素以眼尖耳敏闻名，死以前也猜猜我是谁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心中一惊，身形横飘，双掌交叉，劈出一道狂飚，封住来势，目光一闪，道：“凭尊驾这把刀上，就可认出，辰州‘金刀’谈四门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语音一厉，疾喝道：“你是谈四哪一位弟子？”

敢情他与“金刀”谈四私交甚笃，不由心中气忿。

岂知使刀的蒙面人叱道：“你活见鬼！”

刀式一变，刷刷刷接连又攻出三刀，这三刀来势之疾，劲力之猛，江湖罕见。

“地灵神乞”身手也非庸俗可比，一套“玲珑追魂手”乃丐帮镇帮之宝，加上自小练就的童子功，在江湖上极少失手，但对蒙面人这接连三刀，竟有点封挡不住，连环劈出八掌，仍退了三步，才化解开来势。

这时，第一次发话，双手空空的蒙面人已喝道：“铁血盟友，一齐上，务必搁下这一老一小。”

喝声中，十余条人影，汹涌而上，兵器齐施，分成二批，分别把南宫亮及“地灵神乞”包围在一片寒光之中。

杀机一起，南宫亮心头大急，他刚才见“地灵神乞”竟挡不住别人三刀，正想摆脱“神刀鬼判”高武以与他会合，骤见七八条蒙面人群袭而上，不禁怒火猛炽，厉喝道：“好不知耻！”

手中长剑立刻舞起千重寒芒，奋力还击。

但这些蒙面人，在武林中皆是一流之选，南宫亮三次突击，皆被挡退。

眼见“地灵神乞”身忙脚乱，被四个蒙面人包围，打得气喘咻咻，已陷入千钧一发，危机顷刻之中。

南宫亮双眸冷焰飞射，一声清啸，长剑一招“日沉大地”，幻出一团精光，向外飞洒，左手速出二指，施出“无影指”法，场中立刻响起二声惨嚎，一个使双剑及一个持鉴的蒙面人，接连向地上倒去。

二招得逞，缺口一开，南宫亮脚踏“风云连环步”，身形一闪而出，长剑向围住“地灵神乞”的蒙面人扫去，口中厉叱道：“成名人物，岂能以多为胜，再不知趣，休怪我南宫亮剑剑诛绝。”

语落人到，剑澜狂涌，四个蒙面人似未料到南宫亮竟有这般身手，惊怔之下，招式不禁微顿。

“地灵神乞”把握这瞬息之机，疾纵到南宫亮身旁，吁出一口大气，与南宫亮以背贴背，喘息着道：“老弟，真有你的，晚一步，我叫化子完蛋啦！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目注手执紫金鱼鳞刀的蒙面人道：“好啊，刚才差些被你瞞过，敢情你把长白三十六路‘无敌刀法’拆开施展，怪不得我叫化子一时之间认不出来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心头又是一震，想不到名派之中，除了少林之外，还有长白高手参与。

他不知道这“影子血令”究竟具有什么魔力，竟能使七大宗派中的高手也愿俯首听命！

这边南宫亮与“地灵神乞”刚刚会合，十余个蒙面人已再次亡命猛扑，兵刀齐举，汹涌而上。

天色灰蒙蒙地，加重了场中的杀机。

洛水仍在呜咽像唱着令人心酸的丧曲，而中原剑主“夕阳别府”前已成为搏斗拼命的战场。

十余人影正凶猛地向南宫亮及“地灵神乞”疯狂攻击着，蓦地——几声清啸，遥遥传来，尾音落处，已近场边……

十九

搏斗的双方，闻声同时一惊！

目光瞬处，八条人影，疾掠而落，四下散开，形成包围形势。

这八人一律道髻高耸，身着玄色道袍，手执拂尘，行动之间，俱皆矫健不凡。

南宫亮一见这一行八位道士，竟有天风与天雷在内，已知是滇南清真观的高手，心中不由一愕，暗忖道：“糟，怎么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岂非陡添麻烦。”

转念至此，不由心中暗暗焦急。

敢情他虽尚不知清真观八位道士来意，却想起“杨枝甘露”那桩旧案，自己因潜修绝艺，一年已过，尚未了结。

在场的蒙面血盟人物，此刻突见第三者来到，也不由一怔，纷纷停手不攻！

正在这当儿，只听得“地灵神乞”哈哈一笑，急喊道：“清真八仙，来得正巧，快把这批人围住，一个也不要放走。”

他生平侠踪踏遍五湖四海，与清真观也有一番交情，故这时精神大为振奋。

此言一出，那徒手状似首领的蒙面人已冷冷接口道：“嘿！清真八仙远在滇南，今天突然驾到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清真观观主天空道长有师弟八人，按风火云雨，雷啸音绝排列，功力皆是顶尖之选，武林中人俱以八仙之号称之。

此刻八仙一见场中形势，神色也微现怔愕，为首的天风道长闻言遥向“地灵神乞”一打稽首道：“原来神乞施主也在此，不过施主之言，在贫道等未明其中缘由之前，恕违方命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又向徒手的蒙面人一打问讯，道：“施主们头包黑绡，不知是何方同道，敢请赐告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忙接口道：“铁血盟爪牙，牛鼻子，听老叫化的话不会错。”

清真八仙听了同时一怔，口中念道：

“铁血盟？”

敢情他们根本不知其中真相。

徒手蒙面人已接口道：“不错，铁血盟，在下等与贵观向无过节，如今取敌对之势，是何原故？”

一旁脸色赤红的天火道长严肃地接口道：“想不到武林中又创起一个帮派，可喜可贺，贫道等来此，拟与南宫亮了却一段旧事，与施主等相遇，纯属偶然，望勿误会。”

他不明就里，完全按照江湖礼数答话，却听得“地灵神乞”双脚连顿，急急大声叫道：“铁血盟想……”

语尚未说完，徒手的蒙面人已转首接口厉声道：“铁血盟虽想取你讨饭的命，却不急在一时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仿佛根本不让神乞有发话时间，又掉首正视接道：“在下有生以来，尚未闻八仙联袂行走江湖之举，想来事不寻常，在下就让道长等先行了断。”

语声一落，向其余蒙面人一挥手，十余条人影，立刻向场外退去。

南宫亮仇火暴升，知道要说个中情形，一时之间，也解释不完，一见血盟中人退走，不禁大急，长身腾起，剑凝闪电，厉叱道：“替我留下来！”喝声中，尾随欲追。

但他剑势刚起，天风道长一声沉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交待了当年诺言，再走不迟。”

手中金丝云帚一撩，向南宫亮长剑挡去。

南宫亮武功已非昔比，怒火头上，也已顾不了许多，大声道：“道长等不知好歹，我南宫亮来日自会向贵观交待，此刻还不让开。”

长剑突然一沉，错身斜滑，飞挑而出，使的正是“夕阳六式”第二招。

在这刹那，其余道士一见天风有些挡不住，齐声清叱，七柄拂尘齐动，化作七篷光雨，凌空向南宫亮当头罩至。

丝丝劲气透过拂尘而出，犹如天罗神兜。

要知道清真八仙不但身手不凡，而且“八仙降魔阵”配合之严密，更被誉为阵法之一绝，南宫亮身手再高，也不敢轻试谪锋，见状心中一凛，不求伤人，先求自保，半空腰身一拧，掠回原地，避过合围一击。

这些情形，不过在瞬眼之间，一旁的“地灵神乞”又急又气，仰首大喝道：“牛鼻子们，还不住手！”

这一喝，犹如九天焦雷，响遏行云，清真八仙身形果然一停，但仍把二人密密围住。天风道长严峻地道：“施主与敝观观主交谊素笃，希望能不插手，先行退出，有什么失礼之处，贫道师兄弟待事了之后，再向施主陪罪。”含意虽婉，语声冷屑，显然已对“地灵神乞”大为不满。

南宫亮星眸神光环扫，正欲说话，“地灵神乞”已一拉他衣袖，示意勿言，口中哈哈狂笑，道：“你们实在太糊涂，纵虎成患……”

天风道长赤脸发紫，接口厉声道：“施主请勿口不择言，伤了彼此旧情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鼻中一哼，道：“你们难道不承认？”

天雷道长微跨一步，沉声道：“不知道我们哪里糊涂，纵了谁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脸色一整，道：“你们才第一次知道‘铁血盟’的名字，可知道他们已秘密组织了年余……”

相貌清癯的天雷道长淡淡接言道：“这点与贫道等来此目的并不相干。”

“哈哈，不相干？你可知道他们已有独霸武林之野心？”

天风道长神色一愕，目光向四周望去，哪里还有蒙面人的影子，显然早已全部退走，不由注视神乞，冷冷道：“贫道自信并非初出茅庐之辈，年来行走江湖，怎地丝毫未闻风声？”

“嘿嘿，岂止你天风不知，不是我老叫化夸口，当今武林中活着的人，除了我与南宫老弟刚刚探悉外，你们还是第一批听到。”

身形枯瘦的天音道长接口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施主必定知道得很详细了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摇摇头，微微一叹道：“老叫化不敢胡吹，到目前为止，也仅知皮毛。”

“那请问‘铁血盟’的主脑人物是谁？”

“知道是谁，一切就好办了，就因不知道是谁，故尔令人感到棘手。”

右脚微瘸的天绝道长嘿嘿冷笑道：“施主何必危言耸听，贫道三十年来，尚未闻有这么一个厉害人物！”

天风道长倏然接口道：“莫非是‘独脚阎王’！”

说着脸上泛起一片惊疑之色，其余七位道长神色也同时一震！

南宫亮这时插口道：“据目前推测，‘独脚阎王’或有牵连，但此人却号称‘影子血令’，隐现无常，手辣心毒还要过之。”

“影子血令？”八仙几乎同时脱口复呼。

身高七尺，魁梧如巨人的天啸道长，铜铃双目一睁，鄙夷地道：“江湖中有姓有名的人物中，哪有这一号？何况近来只闻洛水南宫冉有大图之举，颁发残剑令，排挤各方剑手，几曾有什么‘影子血令’欲霸武林，南宫亮，你要想藉此转移目标，那是转错了念头。”

南宫亮怒火飞燃，冷冷道：“道长们不信忠言，却被歹徒伪借剑令所蒙，我南宫亮虽然不想开罪，却不得不警告道长们以后说话要考虑一些！”

“地灵神乞”急急低声道：“老弟不要意气用事。”

接着表情严肃地转向八仙道：“你们八仙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，可曾听说我老叫化生平有过危言耸听之事？”

天风脸色深沉地道：“贫道信得过施主，但这些与贫道等来意无干，题外文章，贫道此刻不愿多究！”

“哈哈，题外文章，你们说得轻松，可知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说不定明天，你们清真观就要落得片瓦无存了。”

清真八仙神色又同时一震。

天啸道长微微挪动了一下魁梧的身子，鼻子一哼，道：“贫道说什么也不相信武林中有这么一个神出鬼没的人物……”

“地灵神乞”抢口道：“天啸，你先别不服气，老叫化问你几个人。让你评评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名扬河西的‘剑掌震三岳’裘如风，你牛鼻子认为算不算是一流高手？”

“嗯，七十二路大风剑法，辅以暴雨八式掌法，在武林中确占一席之地。”

“三湘水寨总寨主，‘神刀鬼判’高武怎样？”

天风道长神色凝重，接口道：“黑道枭雄，霸占一方，一双判官笔，变化诡奇莫测，辅以大力神功，乃黑道中不可多见之好手。”

“哈哈，老叫化冒昧问一句，八仙自比如何？”

天雷道长冷冷一哼，道：“单打独斗，胜败未可预卜，如八人联手，五十招以内，必可将他们毙于‘八仙降魔阵’中。”

“要得，你牛鼻子评得还算公允，老叫化再问你，长白的‘无敌刀法’算不算得一绝？”

刀中之王，七大宗派之一，贫道不敢妄论。

“嘿嘿！老叫化最后说一个人，少林悟众大师又如何？”

天风神色一怔，道：“佛门高僧，少林十八罗汉之一，武林中谁不尊敬，施主怎提起他来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森肃地道：“这些人已暗中变成了‘铁血盟’中爪牙，浩劫潜伏，火燃眉睫，老叫化虽不知‘影子血令’的功力深浅，但愿告诉你们，这些成名高手既皆甘受驱使，主脑人物的功力，已不言而喻，再说，谁又知道你们清真观没有人被网罗变节？”

八位道士脸色骤然一变。

天绝道长瘸脚一拐，侧首冷冷道：“这等话，倘无实证，怎能令人置信！”

“地灵神乞”目光一扫，见地上尸体尚在，用手一指，道：“这二个死

人，尚不知是那一派高手，你们何不拉下包头灰绶，看看是谁？”

天风道长“嗯！”了一声，身形飘近手执双剑的蒙面尸体，倒执拂尘，向尸体头部一挑，撕地一声，一张惨白色的脸，已呈现眼前。

一看之下，天风道长神色一惊，脱口呼道：“啊，是点苍流云剑客！”

他接着走近另一个手执寒铁鉴的尸首旁，挑开灰绶，又惊叹地道：“想不到竟是君山主柳隐！”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其余各人虽未离开原地，却也看得一清二楚，脸上齐都泛起震愕之色。

其实场中除了南宫亮外，清真八仙，“地灵神乞”，哪个不是阅历丰富的人物。

“地灵神乞”本来也没有什么把握，此时一见竟然奏功，立刻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，连七大宗派之一的点苍也有门人，秘密加入‘铁血盟’，老叫化的话没有假吧！”

清真八仙面面相觑，显然也觉得事情严重，默默无言。

“地灵神乞”适可而止，立刻把话拉转，接着道：“言归正传，南宫亮少侠曾对我叫化子提起过昔年服下‘杨枝甘露’的这档旧案，事缘凑巧，不知者不罪，‘杨枝甘露’虽是天地间奇宝，但如今已经在肚子里，你们总不能要他从肚子中挖出来呀？”

这时，八仙脸色原已恢复原状，闻言又是一沉，天风道长冷冷道：“施主可是要袒护于他？”

“地灵神乞”哈哈狂笑道：“不是要饭的又吹，凭南宫亮老弟目前身手，如说要我老叫化袒护，可真是张天师捉鬼，小道士画符，瞎配！我是实话实说。”

天雷道长接口不悦道：“杨枝甘露，天地间奇宝，何等珍贵，乃敝观观主留作证道之用，依你说，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？”

情势渐趋紧张，清晨的寒风中，隐隐涌起一丝杀机。

南宫亮本来故意仰视虚空，暗中却倾听神乞与八仙的对答，看神乞究竟有什么妙计，摆脱这层纠缠，一闻此言，心中大为着急起来。

只听得神乞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叫化并没有说就此罢了。”

天风道长双目神光骤射，盯视神乞脸上，沉声道：“施主有何高见？”

“老叫化先要问问八位今天来此的打算。”

“贫道等这次奉观主之命，先找南宫大侠，问他准备如何偿还。”

“嘿嘿，你们可知夕阳别府，一夜之间，变成鬼域？”

八仙同时一愣，天风道：“什么？南宫大侠已经作……”

“牛鼻子别咒人，唉，告诉各位，中原剑主南宫冉已被人挟往偃师去了！”

“偃师？什么人有这么功力身手？”

“就是‘影子血令’所创的‘铁血盟’！”

“啊！”

八位道长心中同时大震，皆觉得“影子血令”果然非易与之辈，内心中俱皆潜生一丝惊惧。

“地灵神乞”长叹道：“洛水南宫及陇西崔门首先遭殃，其中固有内在原因，但却显非武林之福，警兆已现，浩劫将至——”

语音到此一顿，话锋一转接着道：“如今南宫大侠生死不明，你们要把南宫老弟怎样？”

天风沉思片刻，道：“那贫道就请南宫亮跑一趟滇南，见了敝观观主再说。”

“见了天玄老道，对南宫老弟又将怎么处理呢？”

天风道长作色道：“国有国法，派有派规，施主也是老江湖，谅也懂得武林规矩，何必要贫道多言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地灵神乞”蓦地发出一阵狂笑……

天风道长脸色变得铁青，喝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笑？”

“嘿嘿，老叫化笑你们这批牛鼻子不但固执，而且蠢到极点。”

“哼……”

“别忙，我老叫化话还没完，请问，你们纵然杀了南宫老弟，甘露不能复原，又有何补？”

“嘿！施主何必慷他人之慨，要这么说，武林中早已没有恩怨是非，父死母亡，也不必急于报仇了！”

天风这番话，针锋相对，极尽挖苦，听得南宫亮剑眉微轩。

“地灵神乞”摇头道：“嘿！天下事岂能一概而论，假如我是你们牛鼻子，此刻欣慰也来不及呢。”

“欣慰？”

“哈哈，当然，试想，杀劫将起，因贵观的镇观之宝，造成一朵武林奇葩，以作中流砥柱，力挽狂澜，这点还不能使你们高兴吗？”

天风脸色沉凝如霜，冷冷道：“二件事施主不必扯在一起，尚希看在过往交谊，让贫道等依命行事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大怒，猛然跨上一步，道：“我好话说尽，你们竟不给我要饭的一点面子，天风，可还记得十五年前‘独脚阎王’突袭‘清真观’之事？”

提出旧事，八仙之首的天风道长不由一怔，稽首道：“清真门下，并未忘记施主大德。”

“嘿，昔年不是我要饭的得讯得快，赶到贵观报讯，今日武林中，还有‘清真观’的存在吗？你既说不敢忘记，可记得天玄老道之言？”

“敝观观主昔年当众宣布，凡施主有命，清真观任何弟子，皆须服从。”

“既然记得，此刻还不回去？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天风，你敢不遵掌门之谕？”

“天风不敢，但此来也是观主严谕，贫道身处夹缝中，实感为难！”

“有什么好为难的，就请回禀天玄老道，我要饭的一切都担啦！”

天风道长这时脸沉如铁，道：“神乞施主既然如此说，贫道们告退好了。”

话说完，狠狠向南宫亮扫视一眼，袍袖微挥，八道人影立刻掠起，消失在丛林原野之中。

“地灵神乞”眼望清真八仙离去，长长松出一口气。

南宫亮感激地道：“前辈如此维护，晚辈何以报答？”

神乞作声道：“我老要饭的要什么报答？老弟怎也存有这些世俗之见。”

说到这里，脸色肃穆地仰首缓缓道：“如今消弥杀劫，唯靠老弟你，如说我老叫化维护于你，不如说我是在维护整个武林，免遭浩劫！”

此言听得南宫亮心头豪气万丈，肃身一揖道：“晚辈誓必全力以赴，不

负期望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爽朗一笑，目光向四周扫，道：“刚才我还以为‘铁血盟’的人物要坐山观虎斗，如今他们竟然撤走，不知又弄什么玄虚？”

南宫亮微一思索道：“如晚辈推测不错，他们此来不过是奉命一试晚辈功力，结果未能使晚辈就范，后面恐怕还有阴谋。”

语毕，走近二者尸体，长剑连挥，翻起地土，道：“且把这二具尸体埋了再说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立刻动手帮忙，不消片刻，已挖成二个大坑，把尸体埋好，南宫亮将长剑还鞘，道：“晚辈此刻急欲前往偃师，前辈还是依刚才计划，赶赴汉中。”

说着，从怀中挑选出二个面具，递给“地灵神乞”，道：“目前情势已变，刚才一举，‘影子血令’定将视你老人家为眼中之钉，这是‘千面幻影’陈仿叔叔遗留的人皮面具，前辈戴上，可掩去本来面目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接过，心中一阵激动道：“老弟，难得你年纪轻轻，心思如此细察。但我老叫化也要提醒你一句。”

“前辈请言。”

“地灵神乞”一把抓住南宫亮双臂，沉重的道：“记住，你南宫亮如今一身所系的，已不单是二家之仇，而是整个武林的祸福，此去‘阎王堡’切勿意气用事，万事三思而后动，此事已牵涉七大宗派及各方高手，如探不着你父亲下落，就应速走豫境……与我会合，从长计议。”

诚挚的语声，使南宫亮深受感动，他微微颌首，道：“晚辈记得就是，咱们前途再见。”

月如纤钩。

树影参森。

阎王堡，耸立在偃师之郊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有如一头盘踞的巨兽。

蓦地——

一条黑影，电掣般飘向堡外墙脚的阴影中，身法快得似一缕淡烟，落地毫无声音，显然一身功力已臻化境。

只见他贴墙向十丈外的堡门及碉楼略作张望，剑眉微皱……沿墙向堡后绕去。

此刻，可见他一身黑色夜行衣靠，长眉星目，肩斜长剑，这少年，正是身负母仇，搜查父踪的南宫亮。

“阎王堡”在他来说，已是第二次来到了。

第一次来时，他怀着惊疑恐惧的心境，而现在却挟着燃烧的仇火。

可是，这被武林人物目为神秘和恐怖之地的“阎王堡”，所给予他的印象，也与第一次大大不相同。

他记得，年前， “阎王堡”只不过粗具规模，而现在，堡门口有四五个矫健的壮汉巡逻着，四方刁斗森严，不时亮着颜色不同的灯光，防范之严密，令人心惊，似乎昔年那份阴谋，神秘的气氛，仍罩笼着这武林中，人见人畏，鬼见鬼愁的庄堡。

避过正门巡逻大汉的视线，南宫亮决心先暗入查探一下，星眸仰视，身形贴墙垂直而起，刚升到与墙头齐高时，立刻双手攀住墙头，翻滑而入，轻轻落在堡内。

这时，他展目一瞥，发觉眼前竟是一座广达五亩的庭院，小桥莲池，亭台阁榭，杂植巨木异卉，布置得犹如人间仙境。

除了东面一间屋子里漏出一丝灯光外，四周黑沉沉地，一片静寂。

南宫亮心中暗暗作急。他发觉“阎王堡”规模之大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堡外防备严密，可是堡内却一片平静，像毫无戒备的样子。

这情形使他感到有些糊涂与不安，尤其眼望着连云屋宇，也不知道要先从那一处查起。

但在他心中微一转念之后，便决心先向后面细心搜索一遍，搜不出时再说，意决身动，嗖然一划，已向西边一排楼房掠去。

就当身形掠至院中假山之际，蓦然左侧不远响起一声低喝：“朋友，留下来！”

一条灰影，兀然如电而起，右臂一长，五指如钩，劈面向他右腰抓到。

南宫亮骤遭突袭，心中一惊，拧腰甩身，避过一抓，右掌向下划出半个圆圈，反向对方腕脉上切去。

他星眸疾扫，见对方竟是一个长眉慈目，容貌清癯，身着灰色僧袍的老和尚，心中不由微怔。

而老和尚眼见一个年未弱冠少年，竟有这般快疾身手，避过自己志在必得的奇袭，更是疑骇，鼻中一声怒哼，侧身错开二步，右手立改“菩提掠莲”，抓向南宫亮左臂肋骨，左手骈指如戟，飞截“坚络三焦”。

这正是少林寺七十二般绝艺中的“达摩八抓”与佛门无上禅功“金刚伏魔指法”。

在老和尚手中施来，不但疾速如电，而含蓄的变化，令人莫测来去，显然武功造诣已臻上乘之境。

南宫亮虽然见闻不广，但对武林中七大宗派的绝艺招式，焉能不知，见状心头一凛，暗忖道：“又是少林和尚，嘿！难道是悟众大师？”

他心中转念，手上却未闲着，双掌回圈，左肩后撒五寸，吸气凹腹，双掌一推，一股潜劲，顿时向和尚反撞而去，同时口中冷冷低喝道：“和尚，你不见得能留得下我，在下区区却想先把你搁下！”

他正想找个人，以便探问堡中情形并给他带路，故而尽量避免惊动别人，出手潜劲暗发，出语压低音浪。

老和尚似也有同样顾忌，鼻中一哼，连攻三招。

二人身手皆是顶尖之流，动手之间，犹如电光石火，瞬眼之间，已双双由假山上飘落地上，互搏了五招。

只因谁都想立刻制住对方，是以出招无不辛辣无比。

老和尚愈打愈惊，神色凝重，低喝道：“小檀樾身手之佳，老衲生平罕见，谅必大有来历，敢请赐告名号？”

南宫亮在未制住对方之前，唯恐说出姓名，对方惊怒之下，会扬声叱喝，故闻言只嘿嘿冷笑道：“大师少林高僧，区区来历何值一提，如愿束手自缚，区区自会相告！”

这一问一答之间，四只手掌晃动飞舞不停，又过了二招。

老和尚脸上泛起一片盛怒，沉喝道：“老衲少林悟业，好意相问，唯恐误伤，有损和气，想不到小檀樾口舌这般厉害，可是以为老衲好欺？”

南宫亮一听不是悟众大师，心中先是一怔，旋即更怒，接口冷笑道：“耳闻少林皆是有道高僧，素重令名，如今你与你师弟悟众一鼻孔出气，丧德至此，实使区区失望。”

他以为十八罗汉中，除了悟众外，还有悟业也加入了“铁血盟”，故而出言讽刺。

老和尚身份何等崇高，闻言大怒，疾言厉色道：“小檀樾出言无状，就吃我和尚一记‘百步神拳’试试！”

声色虽厉，声音却仍压得极低，上身右倾，双掌握拳，仰首向南宫亮前胸虚空捣出。

这一招“隔山打牛”，乃悟业大师挟怒之下，提足全身修为的一击，阳极生阴，刚极化柔，看似缓慢无力，但南宫亮却立时觉得一股如狂涛般的潜力，飞撞而至。

绵绵不息的罡劲中，令人有窒息之感。

此时，南宫亮怒火更炽，怎愿示弱，鼻中一声低哼，全身真元倒转三十六穴，双掌电般迅扬而起。

“杨枝甘露”所化一甲子以上的功力，立刻透掌而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二拳二掌所发暗劲，硬生生迎头接实……

“噗……”地一声闷响，平起一股旋风，四溢的劲气，把附近的异花奇卉，扫得狼藉一地。

响声中，南宫亮与悟业大师双双倒退三步。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，暗忖道：“少林寺武功果然不同凡响，如此看来，‘影子血令’其人，令人可畏。”

此念电般掠过脑际，但他岂肯服气，身形一退，旋即又进……

这边，悟业大师心中，想法又何尝不与南宫亮一样，几乎同时，功力暗运，“百步神拳”又已捣出。

忽然就在这刹那，四周碉楼上的灯光，骤然变成白色，四道强光，交叉罩射到悟业大师及南宫亮的身上……

接着，灯火大明，院中响起一声宏亮的笑声，道：“近一年来，入阎王堡的人，接二连三，可是以本堡作搏斗场所的，却以二位为第一次，精彩精彩，‘百步神拳’对‘无影叟’绝学，确是一场好戏……”

突然的变化，使搏斗双方心中同时一惊，硬生生地撤回招式，双双跃开，目光瞬处，二人同时又是一震，三丈外一棵榆树之下，屹立着三人，正是容貌威凛的“独脚阎王”及其女兰儿，旁边尚站着一个身穿黑衫，个子又瘦又高的中年阴沉汉子。

这当儿，南宫亮心中戒意顿生，暗忖道：“以自己及悟业和尚的功力，竟被他暗中潜窥这么久，未曾发觉，这‘独脚阎王’确是一号扎手人物……”

而听他口气，悟业大师显非堡中伏桩，莫非他也是有为而来，刚才出手，也因将我误为堡中之人，这真是一场大大误会……”

转念至此，目光一瞥旁边的悟业大师，只见他也正惊奇地向自己瞥视，不由歉然一笑。

只听得“独脚阎王”话声一顿，接着语气转为阴沉，继续道：“嘿！我道何人有这般大胆，原来竟是少林寺十八罗汉之首的‘降龙罗汉’悟业大和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紧盯着南宫亮接下去道：“小娃儿，想不到未及二年，你竟习得一身绝艺，夜入本堡，老夫要与你算算那瓶‘杨枝甘露’的旧帐。”

南宫亮星眸神光飞射，猛然挺身踏出二步，长剑嗖然出鞘，冷冷道：“杨枝甘露不过是一笔烂帐，盗人者被盗，因果循环，有什么好算？区区南宫亮倒想与你结算一下总帐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惊奇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洛水南宫之后，故人有子如龙，好不令人钦羨，不知你有什么总帐要与老夫算的？”

这几句话，一反刚才阴沉意味，却隐含一份感叹。

南宫亮念头尚未转得过来，只见“降龙罗汉”悟业大师向他合十道：“原来是南宫小施主，老衲一时心焦，以为小施主是堡中巡夜之人，冒昧出手，尚祈海涵。”

一代高僧如此有礼，南宫亮忙赧然道：“晚辈刚才口不择言，尚望大师原谅。”

悟业大师飞快接口道：“只有一点，老衲极不明白，小施主何以提到老衲师弟，悟众大师？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怎么措置回答？

他知道少林素重清誉，贸然说出，如对方不信，岂不弄巧成拙？何况自己也没有亲眼见过悟众大师，凭的只是“铁笔神风”班睢的临死之言，真象如何，尚待追究，空言无据，怎能信口乱述……

就在他正感为难之际，忽听“独脚阎王”大喝道：“老和尚，‘阎王堡’不是你们叙礼的地方，请问夤夜驾临，是何意图？”

南宫亮灵机一动，忙道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如有机缘，区区自会奉告，或许大师今夜自己便能找出答案来。”

悟业大师寿眉微皱，神色迷惘地扫了南宫亮一瞥，旋即面对“独脚阎王”，

双手合十，高诵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出家人夤夜逾墙越屋，确有不是之处，但施主二次进入中原，建下这片基业，雄心不减当年，武林中疑惧侧目，视为神秘之地，可知也成了江湖上的是非之源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哈哈长笑，道：“雄心？老夫自昔年败于洛水南宫之手，争霸之心早泯，建下此堡，不过是叶落归根，作终老打算，不知你和尚怎说本堡成了是非之源。”

悟业大师冷漠地道：“施主言不由衷，如说隐身终老，何必建下碉楼，防范得这般严密，而且进入‘阎王堡’的人，又怎会音讯杳然……”

“独脚阎王”语气冷峻地道：“身处江湖之中，谁没有恩仇纠葛，老夫虽然已无当年豪性，却不想惨死横尸，这等布置，全由于一些自命不凡的武林人物连接闯堡而起。”

“老衲不懂，施主可否再说得明白些？”

“老夫自建此堡，就终日不得安宁，江湖人物，纷纷照顾，你和尚设身处地，又该怎办？”

“施主怎不自思有何不是之处，而招致烦恼？”

“这样看来，你和尚是兴师问罪而来的罗？”

语声至此，阴恻恻又道：“你和尚要知道，再不回头，要出堡就难了！”

悟业大师脸罩重霜，缓缓道：“老衲既敢前来，自是已抱舍生之志，此来只不过要向施主讨一个人。”

双方对答，渐入正题，一旁冷眼旁观的南宫亮闻言皱眉，心忖道：“难道是找悟众大师，那他刚才又为何要问我那句话？”

正自推思，只见“独脚阎王”哈哈狂笑道：“屈指算来，连你老和尚，已是第二十个了，进入本堡的不是要人，就是要物，阎王堡成了藏人藏宝之库，岂不令人好笑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冷酷地道：“你和尚要讨什么人？”

“本寺经堂主持慈法大师。”

南宫亮心头一震，他想起少林武当失宝的那桩公案，暗忖道：“莫非是因为我一句话？……”

只见“独脚阎王”鼻中一哼，道：“不错，慈法和尚确在本堡。”

悟业大师闻言神色立显紧张，猛然跨出三步，沉声道：“是生是死”

“嘿嘿！只要进入阎王堡的人不太强横，都能好好活着。”

“老衲问的是本寺慈法主持！”

“汗毛无伤，饮食无误。”

悟业大师暗松一口气，神色恢复镇定，道：“请问人在何处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冷笑道：“本堡铁牢之中！”

悟业大师神色又是一变，强自忍怒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施主要与本寺为敌了？”

“不敢！嘿嘿！但是老夫也不在乎，老夫有一个原则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”

“那么请问施主，慈法身犯何法，竟被你囚入铁牢！”

“闯堡者，一律如此！无人能够例外！”

“嘿！追本溯源，施主可知慈法因何闯入贵堡？”

“无事生非，你悟业和尚不更清楚？”

悟业大师倏然厉声道：“少林玉鼎，武当寒竹，双双失窃，施主敢说不

是你施主所为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双目精光陡盛，沉声喝道：“我看你们少林寺的和尚都有点昏了头，失掉东西，就向我‘阎王堡’要，老夫又向谁要？”

悟业嘿嘿冷笑道：“武林人物，敢作敢言、施主何畏缩若此？”

“哈哈，这世上还没有令老夫畏惧之人，你和尚空口说白话，可有证据？”

“本寺得讯于陇西道上，岂能有假，再说，举世之中，能有这份胆色功力闯入本寺者，除了施主又有谁？”

“嘿！你和尚这番抬举，老夫可不敢当，既然得讯陇西请问是谁说的？”

这时，南宫亮再也忍耐不住，胸中热血冲激，跨上二步，朗声道：“是我！”

南宫亮这一挺身承认，使悟业大师及“独脚阎王”神色同时一怔，大感意外。

一旁的慧儿，本来一双柔若秋水的目光，一直紧盯着南宫亮英俊的脸庞，一闻此言，娇容也倏然变得惨白无比，脱口娇声道：“你怎么恩将仇报，信口开河？”

语气中一片幽怨，含着无比的痛心与失望。

南宫亮见状心头一震！不由想起昔年“千面幻影”陈仿之言，暗忖道：“难道我真的推测错误了吗？……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玉鼎，寒竹虽是‘影子血令’所盗，但‘独脚阎王’绝脱不了干系，‘铁笔神风’班睢不是说我父亲被挟持至此吗？这一切阴谋环环相连，我就不信会判断错误……”

他心中闪电似地分析着，口中冷冷道：“姑娘之言，在下懂得，不错，区区尚欠贵堡一餐一宿之恩，哼，但如以此与辱母挟父之仇相抵，区区只要在令尊身上少割一块肉，也就足以补偿了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脸泛盛怒，大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”

“自己清楚，何必再问。”

“嘿嘿，看你小小年纪，狂妄之气倒是十足，究竟弄什么玄虚，老夫问你，你今夜闯堡的目的何在？”

南宫亮星眸中冷焰四射，猛然飘进三尺，冷酷地缓缓道：“区区与悟业大师目的相同，向贵堡要两个人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怒极长笑道：“好好，又是要人，阎王堡何幸，竟使天下失人失物的苦主，都上门寻找……”

语声到此，虎目凌光一扫，继续道：“看样子，今天这笔帐有得算了，南宫亮，你先说说你要的那两个人？”

“第一个，‘摩云佛手’尚奕松，可在贵堡中？”

始终站在“独脚阎王”身旁的那个瘦长阴沉汉子，眉头一皱，冷冷道：“本堡铁牢之中，并无此人。”

南宫亮侧目冷冷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阴沉汉子耸了耸肩，淡淡道：“区区忝任本堡总管之职，拿人执法，我‘阴世君子’纪独人一手包办，谁也没有我更清楚。”

南宫亮冷峻地道：“阁下之言，在下信任得过，我南宫亮知道尚奕松决不会在铁牢之中。”

纪独人八字眉一皱，接口道：“除铁牢中二十余名高手外，我‘阴世君子’记得，手毙的十余名闯堡江湖人物中，也没有尚奕松其人。”

“这点，我南宫亮也知道——”

“阴世君子”倏然尖厉地长笑一声，打断南宫亮语声道：“你既然都知道，怎会再向本堡要人，再说，谁不知道‘摩云佛手’是洛水南宫的盟弟，你不回家去找他，却到此胡赖，我纪独人不知道你中了哪门子邪？”

这时，一旁的悟业大师寿眉紧皱，望着南宫亮，脸上一片茫然之色，显然他对这番话，也是越听越糊涂。

南宫亮嘿嘿冷笑道：“你推诿之言，本在我预料之中，未见到尚奕松之前，我南宫亮自不便过于固执，第二个，请问家父可在贵堡之中？”

此言一出，本来浓眉紧皱，神色怔疑的“独脚阎王”，不禁又是一愕！

就是悟业大师也瞿然一震，目光不时扫向双方……

“阴世君子”惊诧地注视着南宫亮，倏然尖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话却更加奇了，堂堂中原第一剑术名家，怎会陷落本堡！”

南宫亮猛然踏上一步，道：“你敢说没有？”

“阴世君子”斩钉截铁地冷笑道：“假如你南宫亮一定要无事生非，向本堡找岔，我纪独人就陪你走上几招！”

语声甫落，右手向腰际一抹，呼地一声，一道乌光，盘空一匝，斜斜垂在地上，手中已握着一条七尺软筋长索。

南宫亮星眸含煞，仰天狂笑道：“区区既然来了，岂肯空手而返，等下少不得要讨教一番，不过事情必须先弄清楚，耳闻家父已被你们挟持到此，请问安置何处？”

此言一出，悟业大师神色微变。

要知道，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的功力剑术，在武林中首屈一指，竟然被“阎王堡”挟持，可见“独脚阎王”蛰伏多年，功力已出神入化了。

岂知“独脚阎王”倏然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南宫亮，你这番抬举，老夫不敢领受，听你之言，洛水南宫一门必已发生了极大变化……”

南宫亮热血沸腾，厉声道：“你老匹夫可说对了，南宫一门已可说是家破人亡，假如你还是一号人物，就先放出家父。我南宫亮与你决一死战！”

“阴世君子”倏然手腕一震，身形电掣而起，软筋长索呼地一声，向南宫亮咽喉绕去，口中阴恻恻道：“不分皂白，信口嫁祸，我纪独人先教训教训你。”

这一招快如闪电，奇奥莫测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鼻中重重一哼，手中长剑疾向索梢点去。

他知道这种软兵刃，最是很难缠，是以剑上已运上七成真力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剑尖索头碰个正着，纪独人的长索梢头一歪，诡然滑向南宫亮胸前“七坎”重穴。

这重变化，大出南宫亮意料之外，他想不到“阎王堡”一个总管，竟有这等功力身手，危机一发之下，南宫亮陡然一声大喝，身形横掠三尺，长剑正欲变招，却陡见“独脚阎王”也在这时大喝一声道：“纪总管，还不退下！”刷的一声，“阴世君子”长索一收，已停立在原来位置。南宫亮横剑当胸，一脸煞气，蓄势戒备。

“独脚阎王”虎目含威，走上两步，道：“南宫亮，你凭什么一口咬定你父亲‘夕阳神剑’陷在本堡？”

南宫亮目光一扫呆立的悟业大师，灵机一动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就凭你留住少林慈法大师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啦！”悟业大师心中虽焦，但持着身份，刚才不便插嘴，好容易见话头转到自己身上，忙向南宫亮合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当年陇西道上出现的少年，就是小施主了？”

“不错，我南宫亮怎愿见外公受冤遭袭。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扫场中，继续道：“恶贼栽赃嫁祸，一切阴谋，不过是想先孤立分化陇西崔门及洛水南宫两家，进而图霸武林，妄为纵欲，野心虽大，手段可鄙……”

“独脚阎王”倏然长笑，虎目一扫悟业大师，冷屑地道：“南宫亮，你以为慈法和尚是老夫扣留的么？嘿嘿，告诉你，是他和尚自愿受囚！”

悟业大师神色一愕道：“堡主之言，老衲觉得大反常情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嗤然道：“这根本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慈法不过是听了这小子的胡说八道，与武当道士来向老夫追索‘寒竹剑’，老夫就与慈法打赌，找出寒竹剑，老夫自裁，否则，我要慈法依本堡禁例，进入铁牢……他搜寻了三日三夜，嘿嘿，一无所获，只得自入铁牢，以履诺言。”

悟业听得神色一怔，南宫亮嗤然一笑，道：“偌大一个阎王堡，要寻一柄剑，何殊大海捞针，我不知慈法大师怎会上你这个恶当。”

接着仰首冷冷道：“何况‘铁血盟’组织神秘，慈法大师如何知道内情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一愕道：“什么‘铁血盟’？”

南宫亮冷然道：“你何必假装糊涂，‘影子血令’秘创‘铁血盟’组织，妄图独霸武林，号今天下，现在我南宫亮只有一点不知道，究竟你是‘影子血令’的附庸走狗？抑是‘影子血令’受你指使？”

悟业大师闻言神色大震！

“独脚阎王”先也神色怔然，倏便仰天狂笑道：“老夫生平我行我素，从不受人指使，更无野心创门立派，你南宫亮信口乱诬，可有什么证据？”

南宫亮一见“独脚阎王”神态，心中大起疑窦，暗忖道：“难道真是我想错了？”

他剑眉微皱，一时语塞，只见“独脚阎王”又语声冷屑地道：“你拿不出证据，老夫倒有洗脱罪名的证人。”

话一说完，双掌一拍，暗影中倏然窜出一条黑影，掠落“独脚阎王”身前，现出一个形态强悍的壮汉，恭身垂首道：“恭候堡主吩咐。”

“即带慈法和尚出来！”

壮汉一声应诺，身形一掠，向后园纵去。

悟业大师这时一脸肃穆，道：“不论真相如何，堡主可否容老衲将慈法主持带回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冷冷道：“无故闯堡，依例监禁终身——”

悟业大师脸色一变，却见“独脚阎王”接着道：“但体谅事出有因，这笔帐老夫记在南宫亮头上，容你老和尚将慈法和尚领回，不过，老夫尚有一个条件？”

悟业大师微松的脸色又是一紧，合十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自今而后，少林一派不准踏入‘阎王堡’一步。”

“堡主条件尚在情理之中，老衲代表少林，敝派愿守此诺。”

南宫亮嘿嘿冷笑道：“少林玉鼎，虽失而复得，但武当寒竹却杳如黄鹤，前辈似乎答应得过快了一点，如寒竹剑尚藏在堡中……”

“独脚阎王”厉叱道：“住口……”

咚地一声，镗铁假腿顿地，溅起一地火花，人已欺前三尺，正要动手，倏见两条人影疾落当场。

一个黑衣紧身，正是刚才领命去带慈法和尚的壮汉。

另一个月白僧衣临风飘舞，头上牛山濯濯，不是少林三堂主持之一，号称少林三奇之末的慈法还有谁。

“独脚阎王”身形一顿，指着慈法对悟业大师大声道：“孰是孰非，老和尚就请当场问问明白吧。”

这时，慈法大师一见悟业，急上几步，合十拜下道：“为了弟子的事，想不到连师叔佛驾都惊动了。”

悟业袍袖一拂，激动地道：“慈法不必多礼，这许多日子苦了你了，不

知武当归元道友尚好否？”

“归元道友安然无恙，托师门庇护，弟子并没有吃苦，不过弟子有辱使命，经查寒竹剑并不在‘阎王堡’中，且认为与‘阎王堡’无关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朗声一笑，道：“悟业者和尚，你明白了吧？”

南宫亮心中一呆，急急道：“慈法大师，偌大一个阎王堡，不要说你只搜了三天，就是搜上三年，也是徒然，你怎可说得如此肯定？”

慈法侧身注目道：“小施主是谁？”因当年陇西道上南宫亮带着人皮面具，故慈法并不认识他。

悟业大师神色冷冷道：“这位就是那位在陇西道上指示你们来闯阎王堡的少年，洛水南宫之后！”

慈法大师脸色一变，徒然大喝道：“昔年因你一言，害得少林、武当两派险些惹下无边风波，贫僧与归元子徒劳往返，受人囚禁，打！”

喝声一落，身形斜掠，双掌猛向南宫亮劈去。

慈法大师挟怒而发，这一招正是少林绝艺“无相禅功”罗汉掌力。

只见一道狂飚平地而起，发电闪雷奔，向南宫亮撞到。

情形一变至此，南宫亮心中一愕，斜身一闪，急急道：“大师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？”

慈法大师一击不中，身形回旋，招变“韦驮降魔”，平推而出，口中冷笑道：“昔年陇西道上，你胡言乱语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！”

倏然，悟业大师僧衣一飘，拦住慈法大师，喝道：“慈法，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，还不与老衲停手！”

慈法大师身形一撤，怒气盈脸，向悟业大师道：“弟子放肆，请师叔恕罪。”

要知少林戒律素严，慈法虽怨愤填胸，也不敢违拗师叔之言。

悟业大师肃然道：“这种场合，不必虚礼，慈法，你说得如此肯定，其故安在？”

“弟子守诺受监，但蒙堡主宏量，尚允许在堡内走动，故受监期中，仍一直明查暗搜，发现‘阎王堡’确与失物无关。”

南宫亮冷哼一声道：“大师怎知道这不是阎王堡的诡计？为取信于人，故示宽大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大怒，厉叱道：“南宫亮，你一再诬言，可是以为老夫不敢杀你？”

南宫亮傲然长笑道：“这句话你早该说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你自信有这份能耐杀我灭口么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脸色一变，似乎再也忍耐不住，向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喝道：“纪总管，替我活捉这小子！”

纪独人一声应诺，身形向南宫亮电掣而起，长索呼地一声，划空锐啸，激射而出。

眼见杀机又起，蓦地——场中忽起一声娇呼！

“慢点！”

一条娇小身形，横身而入，右手一抄，向长索攫去。

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见状一怔，急忙纵身倒退二尺。

“独脚阎王”愕然喝道：“慧儿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慧儿娇容幽怨地娇声道：“爸，让我与南宫亮说几句话——”

接着，转向南宫亮幽然一叹道：“自你离去后，我一直想念着你，冥冥中觉得你终会回来的，但没有想到你会这般样的回来！”

南宫亮一怔冷冷道：“姑娘之言，在下无法听懂。”

慧儿银牙一咬，仰首娇声道：“不懂，难道你当年离去时，不知道我已……爱上你？唉！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欢乐及幻想，但是，你今日带给我的却是痛苦。”

语音如泣如诉，令人闻了鼻酸。

南宫亮心头猛然一震！

“独脚阎王”虎目暴睁，口角一张，似欲厉喝，倏又仰首长长一叹，默默不言。

慧儿一瞥父亲，又道：

“令尊失踪，确实令人震惊，但这一切阴谋，与阎王堡绝对没有干连。你南宫亮不要以为令祖与家父仍有一段梁子未解，其实武人较技，终有一胜一败，只要赢得光明，输得磊落，没有什么可记仇的，何况家父这次确是想终老林泉，安养天年……”

南宫亮冷冷接口道：“姑娘这番话，听来入情入理，敢问一声，当年贵堡不时有蒙面人物神秘进出！不知是那些人物？”

“那皆是本堡属下。”

“嘿嘿，如不想做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，区区认为大可不必掩去本来面目！”

“唉，你不能成见太深，家父所以命手下蒙面暗入江湖，只是想查探一件东西，以了却一桩心愿。并非有别的企图。”

南宫亮冷冷一哼道：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竟使你们这般秘密慎重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双目神光湛湛，咚地一声，踏出一步，沉声道：“说给你听也没有关系，就是失踪三百年的天门秘学，武林瑰宝，得之可无敌天下，修成金刚不坏之体的‘灵天残篇’。”

悟业大师脸色一片震愕，喃喃道：“想不到‘天门秘学’已经出世，难怪江湖上隐有风雨欲来之势。”

老和尚正慨叹着，南宫亮已仰天狂笑道：“妄图奇宝，还说没有野心，敢问探到了没有？”

黎雪（慧儿）接口娇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怎么可以一再胡说，武学秘笈，哪个武林人物不想见识一番，一定要有什么野心么？……”

悟业大师也不免砰然心动，好奇之心大起，插言道：“请问贵堡可已探悉落在何人之手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冷冷道：“在滇南清真观天玄老道手中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旋即凄厉地狂笑一声道：“所以即便盗了‘杨枝甘露’，胁迫清真观交出‘灵天残篇’？可惜你找错了对象，……也许你早已知道，南宫一门变生肘腋，家父失踪，起因也就在这‘灵天残篇’上……”

这时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激动，星眸仇火四射，接着道：“家父昔年自黄山获得‘灵天残篇’，两年风声外泄，班睢与尚奕松贪欲熏心，忘情负义，竟投靠‘影子血令’所创的‘铁血盟’，设下诡计，先杀害我外公首徒‘横天金槊’何若非，诬污家母清白，家父一时不察，致容诡计得逞……又杀‘千面幻影’陈仿灭口，可恶贼子再盗武当、少林二宝，栽赃嫁祸我外公，这一切皆起因于‘灵天残篇’，你‘独脚阎王’既然招认企窥此一武学

秘笈，要说这一切事情与你全无干系，谁肯相信？”

这番话说得悟业、慈法二僧神色连变，要知道少林寺僧足不出户，听了这种震惊武林的消息，怎不惊骇！

但奇怪的是，“独脚阎王”不但不怒，反长长一叹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你南宫亮是误会了！”

“误会了？”

二十二

“独脚阎王”肃然道：“不错，误会了。”

接着，一侧首对悟业大师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是佛门高僧，当知‘灵天残篇’的出处与典故，何不说明一下！”

南宫亮这时心头怔然，满腔怒火顿时变成一团迷雾。

只见悟业大师沉思片刻道：“四百年前，江湖上有‘天门’一派，武学之深奥，谁也难望其项，然如昙花一现，正当武林侧目之际，倏然消声敛迹，泯灭世间，据传是因为该派的绝艺心法‘灵天残篇’被门人所盗，全部失散……”

两百年前，武林中突然出现一位武功高深莫测的奇人‘冥灵真君’，纵横江湖，从未败落，后来知道他因获得‘灵天宝笈’，练成不世神功，不过‘冥灵真君’最后恃功独闯本寺‘罗汉降魔大阵’，死于阵中，临死，他曾与本寺第二十六代掌门悲苦祖师言，他只得到‘灵天宝笈’的四张残篇，否则，又何惧这降魔阵法……”

于是，‘灵天宝笈’后人称之为‘灵天残篇’，盖取其残而不全之意也，不过，悲苦师祖当时搜查‘冥灵真君’尸体时，并没有发现那四张残篇，因人已死，一直不知道落于何人之手！想不到今日竟又出世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寿眉微皱道：“不过，南宫小施主既称‘灵天残篇’落在洛水南宫，堡主又怎会探知在清真观，这真令人感到糊涂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长叹一声道：“老夫潜迹关外十余年，于偶然之间，得到四页残书，一见之下，知道全书应有十二张！”

“啊！”南宫亮脱口惊呼！

“南宫亮，刚才听你一说，老夫才知道，十二张奇书俱已出现，‘灵天残篇’老夫就有第一二四八篇四张，我‘独脚阎王’所以再入中原，一方面固是为了落叶归根，一方面却抱着一项心愿，想找全这本武学奇书，一窥奥秘……”

这番话讲完，南宫亮恍然大悟。

他这时觉得“千面幻影”陈叔叔临死所说与“阎王堡”无关之言，一点不差，自己一时推测错误，竟造成这番风波，不禁有些悔惭。

只可惜班睢临死只说了“偃师”二字，自己只知道偃师有个神秘的“阎王堡”，如今证实不是，那又在那里呢？

想到陈叔叔已死，班睢成了鬼魂，尚奕松匹夫隐而不现，“影子血令”神鬼莫测，各派变节的高手，没有证据，势也不能胡言乱问，再要怎么追究真相呢？

一筹莫展。在这刹那，南宫亮陷入苦思之境，莫知适从。

只见“独脚阎王”继续道：“几经查探，才知清真观天玄老道手中的是三五六七四篇……想不到九至十二篇竟落在洛水南宫手里。”

悟业大师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难怪堡主盗了清真观主的镇观之宝‘杨枝甘露’……”

“独脚阎王”双目电芒骤盛，截口道：“嘿嘿，这还算客气的，要依老夫当年脾气，早一把火烧了那座道士庙了。”

慈法大师一怔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嘿嘿，老夫与天玄老道互约彼此交换抄录，岂知老夫先自交出，履行了约言，三天后牛鼻子原份送还，竟然毁诺，不将三五六七篇抄录交出，老

夫一怒之下，盗了甘露，却便宜了南宫之后。”

南宫亮这时才了解了全部内情，倏然上前几步，一揖道：“既是误会，在下将来再负荆请罪，现在告辞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虎目凌芒一闪，冷冷道：“你现在才知道错了，但‘阎王堡’要任你来去，将来传出江湖，人家岂不认为老夫独怕了南宫一门！”

南宫亮陡然一愕道：“你要怎样处置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目光一瞬女儿，冷冷道：“念你年轻无知，监禁铁牢两年！”

南宫亮傲然横剑屹立道：“这怨在下不能遵命！”

“嘿嘿，只要你南宫亮自信能出得本堡，尽管走，谁教你找错了地方！”

语声甫落，三丈外的一棵大树梢上倏然响起一阵冷笑道：“谁说他找错了地方，我说他找对了地方！”

事起突然，场中诸人同时一惊！

要知在场人物，皆是武林高手，功力俱有独到之处，如今有人潜伏在旁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怎不令人惊骇。

黎雪首先一声娇叱，娇躯凌空向大树飞扑，纤掌一翻，向发声之处劈出一道掌风，口中喝道：“什么人，鬼鬼祟祟的，还不下来！”

嘭地一声，枝叶飞撒中，一条黑影冲天而起，同时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：“小妮子，你刚才不是说爱上南宫亮么？我替他辩护，难道不好？”

语声中，身形疾速泻落场中，现出一个白发苍苍，手持拐杖，鸡皮鹤发的老妪。

“独脚阎王”赫然震怒，虎目一闪，倏然厉笑道：“原来是罗刹婆婆，既有胆入阎王堡，就请先吃我一掌！”

身形一掠，右掌掌缘平挥而出。

刷地一声，劲风如刀，向老妪当胸划去，去势之急，犹若闪电。

南宫亮见状暗暗心凛，忖道：“这老家伙名震武林，人人闻风变色，功力果然迥异常人，这一招要是对我，我也无法化解，只有退避一途！”

转念至此，不由暗暗替老妪担心，同时，他这时反倒不想走了，因为老妪的话，使他又疑窦大起。

只见老妪身形一矮，如泥鳅般滑出那阵如刀掌风，斜身一闪，已到悟业大师身旁，白发飞舞，转向独脚阎王长笑道：“老鬼，六十年不见，还是这般火气，老身是为了你好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身形一转，掌式回旋，猛推而出，厉叱道：“胡言乱语，还说为了我好，打！”

叱声中，狂飚激荡，声势惊人！

老妪又是一声冷笑，身躯一闪，已翻到悟业及慈法大师身后，道：“和尚，请代老身挡他一掌。”

悟业及慈法一见这老妪现身，双眉便已紧紧皱在一起，表情凝重，忽闻此言，神色一愕，但“独脚阎王”是何等身手，招式又快且猛，怎容许他们有考虑时间，悟业念头尚未转完。一股逼人欲窒的刚猛罡劲，已经触体。

在要避无及，不挡也得挡的情形下，悟业大师陡然一声大喝，藉着喝声，真元贯入丹田，运足十成功力，双臂平举，佛门“无相禅功”已透掌而出。

这些变化本在一刹那之间，“独脚阎王”一见老妪溜滑，掌力竟撞向悟业大师，心中一惊，要收已自无力，只听得“轰”地一声惊天动地大响，劲气四溢中，“独脚阎王”屹立如山，而悟业大师却脸色发红，胸头血气翻涌，

真元再也无法集中，全身一阵摇晃，跌退五步，仰身向后倒去。

慈法大师见状大惊，急呼道：“师叔……”

右臂一伸，就欲去扶。

老姬忽地沉喝道：“慈法，别动他。”

慈法大师一怔，只见老姬左掌倏然贴在悟业大师背心，支持住他的静立之势，片刻之后，悟业大师脸色渐渐恢复原状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老姬左掌一收，脸含微笑。

敢情老姬在这瞬息间已贯输了真元，使悟业大师得以恢复伤势。

只见悟业大师一口气吐出，霍地旋身合十道：“女施主六十年不见，现身就使老衲为难，敢问用意何在？”

口气虽是责问，神态却凛然恭敬，犹如对长辈一样。

南宫亮内心暗暗吃惊，忖道：“这罗刹婆婆何许人物，连少林十八罗汉之首的悟业和尚在吃了一个哑巴亏后，尚对她执礼如此恭谨。”

他哪里知道这位女魔头，一甲子前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，三上少林，邀斗少林十老，险些使少林一蹶不振，连“独脚阎王”见了她也头痛三分。

这时只见罗刹婆婆冷哼一声道：“老身已三十年不与人动手，正好借这一掌惩罚你们罢了。”

“惩罚？”

“你和尚难道不服气？”

“老衲不知何罪，要受惩罚？”

“嘿嘿！”罗刹婆婆目光向慈法一闪，道：“谁教你们像疯狗一样，到处乱嗅乱闯？”

悟业闻言脸色一变。

要知道他虽对罗刹婆婆心存凛惧，但究竟是一派高手，当着众人之面，岂能忍得下这口恶气，当下沉声道：“女施主放尊重一些，少林并没有得罪你之处，如认为老衲好欺，那施主是看错人了！”

慈法这时也横下了心，横跨两步，与悟业并肩而立，沉气蓄势，暗暗戒备。

场中情势又是一紧。

罗刹婆婆轻蔑地嗤然一笑，道：“真要打架，嘿嘿，摆出一座少林寺来，也不够老身三拐一掌。”

接着龙头拐杖一挑，斜指南宫亮，又道：“你们少林寺虽没有得罪老身，但得罪了他，还不是一样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愣，忖道：“我与她素不相识，何以一见面竟帮起我来？……”

正自呆望怔思，忽听“独脚阎王”哈哈敞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老婆子是要为南宫亮撑腰了？”

罗刹婆婆傲然道：“你老不死的还算聪明，老身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！”
受谁之托？忠谁之事？南宫亮心中谜上加谜，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独脚阎王”咚地一声，猛然踏出一步，长笑道：“冲着你罗刹婆婆这句话，我今天非要留下他不可，别人怕你老婆子，嘿嘿，阎王堡却不是这般好欺。”

罗刹婆婆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扭起无数线条，倏然一笑道：“你老不死的要为女儿撮合也不必这么急。”

语出兀然，慧儿娇脸红云通到耳根，“独脚阎王”脸上一怔，倏然厉声喝道：“你敢嬉笑老夫，打！”

他忍不住罗刹婆婆句句机锋，喝声如雷，身形电射而起，掌式怪异一抡，已向罗刹婆婆攻出两掌。

这两掌诡奇莫测，幻影如虹，犹如狂风暴雨一般。

罗刹婆婆神色顿时一整，目注掌势，龙头拐杖电掣上挑，颤动间，幻出一排杖影，隐含风雷之声，竟在刹那之间，把攻势全部封住，口中嘿嘿笑道：“老鬼‘惊神泣鬼三十二式’果然不凡，但老身却无意与你较量，还不停手！”

这两人招式既快且奇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看得南宫亮及悟业、慈法、纪独人等人目瞪口呆。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冷酷凝重已极，闻言撒身，咚地一响，屹立原地，冷冷道：“好一手‘天雷龙形九拐’，但假如你老婆子不好好给老夫一个交待，老夫自信还能把你留下！”

语含愤慨，大有视如死敌之势。

“罗刹婆婆”好整以暇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老不死别急，我老婆子早已封拐收山，怎会与你打架，不过我老婆子绝不会无理代人撑腰，等一下自会还你公道，那时，你老不死要谢我还来不及呢！”

这番话说得“独脚阎王”脸上一片迷雾，悟业大师这时接口道：“女施主既然讲理，不知对老衲之事又怎么解释？”

罗刹婆婆侧目冷冷道：“刚才慈法一见南宫少侠之面，就出手袭击，请问又是何故？”

“南宫小施主强不知为知，妄为崔天行辩白，不慎言慎行，罪有应得，今后武当少林恐难与他干休！”

“嘿嘿，这么说来，南宫少侠的确有错，但你和尚可知南宫少侠之错，是你们和尚之错造成的么？”

“女施主语含玄机，老衲不能理解。”

“你和尚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老身告诉你，贵寺根本找错了人！两错相抵，你们少林寺没有资格再找南宫少侠的麻烦！”

此言一出，悟业大师寿目紧皱，一旁的慈法再也沉不住气，跨上一步，道：“依女施主之言，我们该找谁？”

“这个老身倒不便说，就是说了，谅你们少林也不会相信？”

悟业大师脸色如霜，沉声道：“女施主既然知道武当及敝寺不该找崔天行，谅必知道真正偷盗玉鼎与寒竹之人，说又何妨！”

罗刹婆婆脸色一肃，冷冷道：“你和尚既然要我说，老婆子可以告诉你，偷盗贵寺玉鼎之人，就是贵寺十八罗汉之中的‘伏虎罗汉’悟众僧。”

场中诸人神色皆是一震！

南宫亮几乎惊呼出口，暗自一顿脚叹道：“对，我刚才怎么没想到是他，班睢临死不是说过悟众僧已变节投靠了‘铁血盟’了吗？”

这旁悟业大师浑身一颤，脸色惨变，厉声道：“女檀樾这话可有证据？”

罗刹婆婆冷冷一笑道：“我说你和尚不会相信吧！不过老身绝不会乱说，如要证据，明夜三更，请在偃师五陵墓地西北边等候，老身届时自会给你交待！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一闪，淡淡道：“大和尚，此地已经没事，可以走啦！”

悟业大师一言不发，向慈法僧袍袖一挥道：“慈法，向堡主告退！”身形已激射而起。

慈法转身向“独脚阎王”合十施礼，倏又转身道：“女施主既知盗窃玉鼎之人，可告知武当寒竹剑，失落何处？”

“和尚，你少管闲事吧，武当之事，老身自会告诉武当道士！”

慈法闻言，一脸怒色，身形尾随悟业掠向堡外，两条人影，瞬眼便消失在夜色之中。“独脚阎王”目光送走两位少林僧，冷冷笑道：“老婆子，现在可以给老夫交待了吧！”

“当然，我老婆子念你已放下屠刀，第一句话要告诉你的，便是你的命已危在旦夕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一震，旋即冷冷道：“老婆子休要危言耸听，要知少林和尚能受你摆布，老夫却不是泥做的菩萨，一吓就碎！”

罗刹婆婆脸色一整，双目倏然射出亮如闪电的神光，沉声道：“我老婆子生平几曾说过半句假话，南宫一门因‘灵天残篇’而起巨祸，你老不死的难道竟不生一些警惕之心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狂笑道：“举世涛涛，老夫还不知有谁敢存这份企窥老夫之心？”

“有！”“影子血令！”

“哈哈，老夫生平刀尖舔血，落拓江湖，上溯一甲子，怎未听说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你老婆子可是认为那位什么‘影子血令’的功力比老夫还强？”

“这点，我老婆子还不知道……”

“既然不知道，何必这么夸张？”

“影子血令功力如何，老婆子因还没有与他照过面，虽然不知道，但此人阴谋才略的确高人一等，我老婆子却已探知一二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满脸不屑之色，道：“阎王堡的布置设施，人鬼难渡，固若金汤，就是他有阴谋，一入本堡，谅他也难有作为。”

罗刹婆婆冷笑道：“你夜郎自大，夏虫语冰，可知你身边已有内奸潜伏么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一震，道：“谁？”

“诺！就是贵堡这位总管，昔年的三魔之首，‘阴世君子’纪独人。”

突来惊人之语，不但“独脚阎王”父女神色一变，连南宫亮也不禁一呆！只见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脸上迅速闪过一丝不安之色，突然手腕一划，七尺软筋长鞭，疾如电光，向罗刹婆婆咽喉疾绕而至。口中阴恻恻道：“疯子何多，一个未去，一个又来，我纪独人就试你的‘天雷龙形九式’拐法有多厉害！”

罗刹婆婆一声长笑，充满皱纹的脸上，立刻扭起一条条令人心悸的弧线，道：“追魂十二索，昔年名震关外，让我老婆子见识一番也好！”

语音中，上身微一后倾，右手龙头钢拐诡如一条乌龙，幻出一个小光圈，疾朝索影中挑去。

这正是昔年技震少林，艺慑天下的“天雷龙形九拐”的第一招“怒龙穿云”。

“阴世君子”昔年名列关外魔道三君子之一，岂有不识货之理，罗刹婆婆拐影刚出，他曲肘一收，七尺长索已如灵蛇一般，改绕为点，疾闪而下，索头指向对方“乳根”重穴。

这一招变得既疾且诡，罗刹婆婆口中倏然响起一声大喝，脚下未动，上身已经斜倾避过长索，龙头拐杖呼地一声改挑为扫，拦腰向“阴世君子”挥去。

拐影如山，风雷之声，平地而起，威势绝古倾今。

“阴世君子”阴沉的脸色微微一凛，脚下连变三个方位，才避过这一狠招，但罗刹婆婆一招抢尽先机，怎肯罢休，脚下猛然踏出一步，龙头拐电掣刺出，口中道：“纪独人，只要你再逃过‘天龙追风’这一招，老婆子抖手一走，万事不管。”

拐影如乌龙翻腾，快得乱人眼神，“阴世君子”虽然功力不凡，但一见这等来势，也不由骇然色变，神为之夺！

高手过招，胜负本在霎那之间，纪独人一陷危机，一旁的“独脚阎王”一愕之下，倏然一声暴叱：“住手！”

咚地一声，身形疾欺而前，掌式一划，一道威势无俦的狂飚，立刻向罗刹婆婆拐身撞去。

罗刹婆婆一声冷笑，竟抢前半步，曲肘一收，拐影顿敛，风雷之声立息，仍然气定神闲地屹立原地，淡淡道：“老不死，别急，我老婆子说过已绝杀戒，决不会要他的命！”

这时，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脸上又惊又怒，跨上一步，向“独脚阎王”恭身道：“在下承堡主恩遇，倚任总管之职，今日辱失本堡威严，已无面目再留，请准告辞为感！”

罗刹婆婆不屑地接口道：“苗头不对想溜，可没那么容易，我老婆子一番心血，岂不白花，纪独人，你现在只要敢动一动，我老婆子不在百步之内将你追回，就立刻掌拍天灵，自绝当地！”

这番话，语气虽然轻淡，但威胁之势，犹如一柄铁锤，击在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的心坎上，只见他阴沉的脸色，更加阴森，但双目闪烁不定，不时掠过一丝不安与惊惧的神色。

一旁的南宫亮一听罗刹婆婆说得那么绝对肯定，周身早已蓄足真元，紧盯着“阴世君子”的一举一动，只要对方一露出逃走的举动，就立刻先把他

截下。

“独脚阎王”虎目凌芒闪闪，向罗刹婆婆狠狠瞪了一眼，对纪独人一摆手道：“纪总管，你不必说这种丧气的话，阎王堡还没有让人示过威，只要老夫一口气在，定让你要回公道。”

这番话无异是不信任罗刹婆婆之言。

他语声一落，立又侧首沉声道：“老婆子，你要想挑拨，可是错了，纪总管在老夫身边三年，由关外来到中原，从未有什么不忠不实的言行，你信口开河，可有什么凭据！”

正在这时，堡后倏然升起一片红光，浓烟冲天而起。

一旁的慧儿失声娇呼道：“啊！起火了！”

语声未落，一条黑影疾掠而至，现出一个壮汉，神色惊惶地俯首道：“禀堡主，内院起火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色大震，咚地一声，假腿顿地，就要纵起，罗刹婆婆已冷冷道：“堡主，假如这点小火也使你不能镇定心神，你‘阎王堡’之号，早可去掉啦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发须猬立，正要怒喝，罗刹婆婆又淡淡道：“别气，你堡主也是位不世高人，难道会看不出，这是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吗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神态骤然之间，已恢复常态，向壮汉一挥手道：“传谕堡中空闲的人，全部救火，一切听副总管万天鹏指挥！”

壮汉一声应诺，向内疾掠而去。

刹那之间，锣声三响，人影蜂涌，齐向内院涌去。

慧儿（黎雪）年纪到底还轻，沉不住气，娇声道：“爸，女儿先进去看看！”

娇躯一掠，已向火光之处跃去。

“阴世君子”请示道：“堡主，属下也该进去查搜一下……”

罗刹婆婆截口道：“纪大总管，贵堡人手众多，不会缺你一个，你还是乖乖留在这里，听老身交待完了再走不迟！”

“独脚阎王”纵声长笑道：“对，纪总管，你就看看老婆子能拿出什么证据，一把火不值得介意！”

这双方镇定的神态，及当机立断的魄力，看得南宫亮暗暗佩服。

罗刹婆婆双目电芒向“阴世君子”一瞥，淡淡道：“老身当然有证据，否则刚才也不敢说南宫少侠找对了地方！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转对南宫亮道：“耳闻洛水南宫久已不用的护身之宝，‘黄蜂绝命针’，最近却接连出现江湖，有些高手皆死于此物之下，少侠知道内情否？”

这番话前后不连接，听得“独脚阎王”心头一怔。

南宫亮悲痛地道：“前辈不知，‘铁笔神风’班睢已将家父仅有之一筒，暗中盗出，交给‘影子血令’，据闻这魔头已托汉中暗器打造名家‘巧手鲁班’仿制百余筒，散发手下，作为杀人利器！外人不知，都将罪名加在家父头上。”

罗刹婆婆目注“独脚阎王”道：“堡主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这与证据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！”罗刹婆婆冷冷一笑，倏然侧目厉声道：“纪总管，还不把怀中的一筒‘黄蜂绝命针’取出来！”

此语一出，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脸色大变，身形突然掠起，长索一甩，呼地一声，扫向罗刹婆婆，身躯则反向堡外腾去。

“独脚阎王”昔年曾吃过“黄蜂绝命针”之亏，一世英名，险些付于东海，耳中骤闻此言，一见“阴世君子”作贼心虚，惶然欲遁，知道罗刹婆婆的话，一点不假，咚地一声，假腿点地，人已如箭般疾射而出，口中大喝道：“纪独人，你还不与我留下！”

他虽起身迟了一步，但速度却超过纪独人半尺，横身一截，已拦住去路，左掌骈指如戟，疾向“阴世君子”腰部重穴点去。

南宫亮早已有备，也几乎同时纵出，身在半空，见状心中倏然一动，急呼道：“别点他死穴！”

五指箕张，疾逾光电，向纪独人身后抓去。

在两大高手挟击下，“阴世君子”功力再高，岂有幸理。

但“独脚阎王”一听南宫亮呼声，心中一愣，点出之势，不由微顿。

空隙一露，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那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刷地一声，身形凌空折转，横掠一丈，并恰巧避过了南宫亮的一抓！

这时“独脚阎王”心中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，他想不到自己的手下，竟然是“铁血盟”中人物，而且不是人家指明，自己还蒙在鼓中。

一种自尊心受到严重创伤的羞辱，使这昔年杀人如斩麻的煞星，愤怒欲狂，一见纪独人竟从自己手指下滑出，不禁厉喝道：“纪独人，老夫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背叛于我，今天你要生出阎王堡，只怕要日从西起！”

挟着喝声，人已跟踪截出。

纪独人这时魂飞胆落，他自量身手比起“独脚阎王”尚差数筹，何况还有一个罗刹婆婆虎视在侧，耳闻喝声，加速身形，向西边围墙掠去。

南宫亮一抓落空，一声清啸，身形如淡烟凌空而起，上升七丈，一翻身，向纪独人扑去……

这两人速度几乎一般快，但纪独人的身形已如激矢，射近墙边……

在这刹那，倏见罗刹婆婆已挡在墙边，一声长笑，道：“纪独人，你还想走？”

身若飘风，横里一掠，龙头拐挟着啸风已经劈面砸到。

岂知语声甫落，拐杖刚出，墙头上蓦地冒起一条人影，冷冷接口道：“要走的人你还拦得住么？”

双掌并劈，一股劲风，如惊涛拍岸，向罗刹婆婆拐杖上撞来。

啪地一声，罗刹婆婆龙头拐竟吃这股掌风，反震三尺，纪独人目光一瞥，只见那人已自疾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纪独人一闻此言，立如漏网之鱼，疾跃出墙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变起突然，罗刹婆婆心中一震，目光一闪，倏然失声呼道：“影子血令！”

影子血令四字一出，刚刚扑近墙边的“独脚阎王”及南宫亮心中陡然一惊，双双勒住身形，举目望去，只见墙上立着一个浑身黑衣的蒙面人，头上黑绢密封，只露出一双寒光闪闪的眼睛，像天上两颗星一般闪烁着，全身充满了一种慑人的神秘气氛，犹如鬼魅幽灵一般。

仇人就在眼前，南宫亮仇火暴炽，长剑平刺，身形再度电掣而起，口中厉叱道：“恶魔，来了别想再走，还我父亲来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倏然身形一闪，冷冷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与我停手！”

语声中仿佛含有一股慑人阴气，南宫亮心头一震，剑式微顿，只见“影

子血令”继续阴恻恻道：“要想保住令尊性命，最好别再逞强。”

这番话，正拿着南宫亮的要害，他硬生生地撤开长剑，飘回地上，气得目眦皆裂。

“独脚阎王”因对方现身阻拦，让“阴世君子”纪独人逃走，这时神色愠怒已极，口中响起一声凄厉长笑，道：“耳闻朋友最近在江湖上翻云覆雨，谅来也是一号人物，何不显示一下面目，也让老夫一亲尊容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语声冷酷地道：“还没到时候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“独脚阎王”倏然大喝道：“别人有人质在你手中，无可奈何，但是老夫却没有什麼顾虑，今天非得看看你有何绝艺神功，敢到阎王堡来示威！”

喝罢咚地一响，身形已垂直腾空三丈，掌式弧形双飞，一排惊风，势如移山倒海，向蒙面人撞去。

这正是他昔年使江湖丧胆的“惊神泣鬼三十二掌”中，最精奥的“惊神八式”。

掌影点点片片，有如繁星密雨，漫空飞舞，尤其那股阳刚罡力，浑如实体，威猛无俦。端的令人心惊胆颤。

“影子血令”一声冷笑，人如幽冥一般，袅袅上升，看似缓慢，其实快速无比，避过来势，猛然凌空一个大车轮，身形倒扑，双掌一上一下，向“独脚阎王”反击而来，口中冷笑道：“老匹夫，你也接我一招试试。”

这份避招出招之速度，简直乱人眼神，“独脚阎王”一招击空，心中微凛，对方掌力已到，不禁一声长啸，脚下一旋，右掌又自斜挥而出。

一旁的南宫亮目注“影子血令”出手架势，倏然脱口惊呼道：“乾坤一元掌！”

他这时想到的“无影神叟”的推测果然不错，对方曾以伪换真，窃取外公信物，至“绝魂岭”换得这套掌法。要知“乾坤一元掌”共八八六十四式，是“无影神叟”化了无数心血的结晶，其变化之深奥，就是“独脚阎王”及“罗刹婆婆”这等高手，也无法全部揣测。

此刻，“影子血令”正施出一招“袖里乾坤”，一闻南宫亮喊声，倏然掌式一收，刷地一声，横掠一丈，落在场中。目光迅速掠过一丝复杂难以分析的光芒。

“独脚阎王”自信生平双掌尚未遇到对手，一闻“乾坤一元掌”，神色不由一愣，身形陡顿。

一旁的罗刹婆婆也是一怔，倏然长笑一声道：“尊驾果然身怀绝学，也让你见识见识‘天雷龙形九式’！”

身形倏起，龙头拐一招“怒龙穿云”，已向“影子血令”递出。

风雷之声大作，如山拐影中，“影子血令”身躯一闪，飘出威力圈外，阴恻恻道：“老婆子，本令主今天并没有兴趣同你较量。”

罗刹婆婆钢拐一收，横胸屹立，也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既然来了，恐怕再也由不得你！”

这时南宫亮与“独脚阎王”、“罗刹婆婆”鼎足而立，正好把“影子血令”围在当中。

“影子血令”闻言鼻中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你老婆子恐怕也作不了主！就是阎王堡堡主又何尝作得了主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脸色一变，只见“影子血令”倏然轻笑道：“口舌逞强，

智者不为，堡主，本令主并不一定要与你作对。”

“独脚阎王”厉笑道：“你在本堡伏下暗桩，阻止老夫擒拿叛贼，还说不与老夫作对？”

“区区一个纪独人，本令主要他死，他不敢活，你堡主假如一定要抓他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本令主就替你抓回来如何？”

“独脚阎王”闻言一愣，冷笑道：“难道你还有什么条件？”

“影子血令”阴笑一声，道：“堡主不愧法眼，条件只有一个，请将那四张‘灵天残篇’交出。”

“住口！你能否活着回去，尚有问题，还想妄图奇书……”

“影子血令”目光一闪，语气倏转阴森无比地道：“本令主既然单身而来，自有退身之策，堡主如真要与本令主为难，恐怕令媛生命危在顷刻。”

此言一出，场中三人心中俱是一惊，“独脚阎王”脸色更是大变，侧目向内院一瞥，只见火光早已熄灭，而女儿黎雪的影子却是未见。

谁都料不到“影子血令”有这一着。

就在三人震惊分神之际，“影子血令”倏然身形电掣而起，掠上墙头，一闪而没，只留下一阵阴恻恻的语声：“堡主请自三思，限期一月，风陵渡头，以物换人，过期不候！”

南宫亮一见“影子血令”遁走，钢牙猛咬，身形已自腾起，罗刹婆婆却倏然横拐阻止道：“少侠，你纵不怕死，也应投鼠忌器啊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呆，身形踉跄退后两步，俊目中热泪汨汨而下。

“独脚阎王”仰天一声长叹道：“老夫生平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这次算栽到家了！”

罗刹婆婆淡淡一笑道：“堡主，我老婆子已经交待完毕，你这座阎王堡看样子还要重新布置一番，一月之约，多多考虑吧！”

语声到此，一拉南宫亮衣袖道：“天快亮了，我们走！”

龙头拐一点，人已与南宫亮飘上围墙，向堡外掠去。

时已五更。

月沉星隐，四周一片漆黑，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鸡啼。

南宫亮被罗刹婆婆牵着衣袖，御风急奔，心中思潮，也随着如万马奔腾。

一幕幕惨痛的回忆，像虫一般噬蚀着他的心灵，尤其使他悲痛的，是眼见仇人，无法出手报仇，想起母亲的遗嘱，他差些失声痛哭。

掠过原野，罗刹婆婆倏然在一座林子前停下身形，松手放开南宫亮衣袖，目光一闪，长长一叹道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心中的痛苦，但是，现在你必须忍耐！”

南宫亮悲痛地道：“前辈，我要忍到几时……”

“当务之急，应该先救出你的父亲，那时，你就可以放手作为了！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星眸注视着罗刹婆婆，在这刹那，他觉得对方脸上呈现出无比的慈祥，不由拜将下去，道：“前辈这样爱护晚辈，将来不知怎样报答才好。”

罗刹婆婆衣袖一挥，一道柔和的阴劲托住南宫亮的身形，道：“少侠，虚礼免了，老身只希望你能坚强起来，别再说些什么报答之语。”

南宫亮无法下拜，只得长长一揖道：“晚辈决不负期望，但刚才前辈所说受人之托，不知系受何人之托？”

罗刹婆婆倏然目视虚空，轻轻一叹，道：“老身已三十年不闻世事，但

是……那人实在太已可怜，触动了我恻隐之心，不得不伸手一管……不过，那人要我暂时保守秘密，不说出他的名字……这点，你慢慢总会知道的。”

南宫亮暗自猜疑道：“是谁呢？由他请罗刹婆婆出来之举来看，显然与我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……会不会是外公？……”

他正自怔思，罗刹婆婆微笑道：“你胡思乱想也没有用，天已快亮了，别忘了明晚与少林僧还有约会！”

南宫亮徒然一愕道：“前辈是说我也要去的？”

“当然，你是主角，怎能不到，何况，说不定你父亲的线索，届时也可以探得一点端倪呢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喜，急急道：“这么说，前辈知道悟众僧的行踪？”

罗刹婆婆点点头道：“嗯，你快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明夜初更，老身与你在此去三十里的五陵墓地东南方的一棵最高的柏树旁见面，记得准时到达。”

话一说完，身形一闪，已出十丈，瞬眼消逝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只剩下南宫亮呆呆屹立，倏然他脑中微微开朗，喃喃道：“对了，班睢所说的偃师，大概就在那五陵墓地了，唉，自己一夜空忙，竟找错了地方。”

心中一想明白，南宫亮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向偃师城中奔去。

晓色微现。

四周一片迷蒙。光线由黑渐渐变灰……

一切恢复了冷清，宁静……

只有春寒料峭的晨风，在呼啸着……

二十四

冷月凄清。

孤星明灭。

偃师城外五十里的五陵墓地，在夜色中静静地躺着。

起伏的皇陵，参天的古柏，在冷月残照之下，现出一片清幽神秘的气氛。

杂草晃动，树枝弄影，犹如鬼魅幽灵，在飘舞不停，令人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

时正初更。

蓦地，从偃师城方向，一条人影，疾驰而来。

在月光下，只见他剑眉星目，斜背宝剑，一身夜行衣，年不过十五六岁，可是眉间的忧悒，星眸中的仇火，却是那么地深重，超出了他的年龄。

他驰近墓地，目光一扫，见东南方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柏树，繁枝密叶，矗立在一座土坟之旁。

于是，他身形一掠，曼妙轻灵地飘向那棵树下。

四周仍静静地没有一丝声音，少年走近柏树下，身形一停，剑眉微皱，目光不时扫向四周。

就在这时，那高大的柏树上忽然响起一个低沉的语声道：“南宫少侠，上来吧，老身早到了。”

少年闻声一怔，眉头一开，仰首一瞥，身形陡然垂直升起，掠到一根树枝上，果见一个白发鸡皮的老妪，已端正地坐在枝桠中。

这应约而来的少年，不用说，正是南宫亮，而坐在树上的老妪，当然也就是罗刹婆婆了！

南宫亮这时选了一个空位，坐下道：“前辈，晚辈来晚了，害你久等。”

罗刹婆婆淡淡一笑道：“孩子，好戏还没有上场，不算晚！”

这时，南宫亮自枝叶空隙间，居高临下，目光一扫，见树旁那座巨坟后，竟有一座小小的祠堂，刚才因视线被巨坟所阻，无法看见，现在微瞥之下，只见祠堂中闪烁着一丝灯火，却静悄悄连半个人影也没有。

他心中不禁暗暗奇怪，侧首问道：“前辈，我们是监视这座小小的祠堂么？”

口中说着，心中却忖道：“方圆不过一丈的一座祠堂，静阒得不见半个影子，而且一共只有一间正屋，有什么好窥视的呢？”

罗刹婆婆轻声道：“孩子，这就是‘铁血盟’在洛阳、偃师两地的主要连络处所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，几乎不敢相信，这小小的祠堂，会是“铁血盟”的连络之地？不由怀疑地道：“前辈，祠堂里没有人啊？”

“会来的。”

“前辈，少林慈法大师及悟业大师还在等我们啊！”

“就让两个和尚多等一会吧，三更还没有到呢。”

罗刹婆婆说着神秘地一笑。

就在这时，一条人影，疾速地自偃师方面掠来。

罗刹婆婆用手掩嘴，轻声道：“来了，从现在起，不要再出声说话，一切听我命令行事。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星眸闪光，凝神地注视着。

只见人影笔直擦过处身的树下，掠向祠堂外一块草坪上，现出一个全身灰衣，头上黑绉密包的蒙面人。

蒙面人向祠堂中略一扫视，静静地站在当地，一动不动，似在等候什么。

惨淡的月光撒下一地的碎影，神秘的气氛，似乎更加浓厚，充斥于空间。

瞬息，来路上又有两条黑影，飞驰而来，腾跃之间，一晃六丈，丝毫不带声息，显然皆是江湖中一流高手。

人影掠落祠前，显出两个一身装束与先来的蒙面人，无不相同的人物。

只见两人同时向先到的蒙面人抱拳问询道：“争雄武林，唯铁唯血。”

先前的蒙面人立刻沉声答道：“日月轮照，影子永存。”

这仿佛是一种切口，也像是见面的一种暗号。

后来的两个蒙面人，站在左边的一个又道：“盟友是那一堂？”

先到的蒙面人接口道：“以天为色，星月微辉。”

后至的两个蒙面人立刻俯首恭声道：“原来是蓝旗星月堂主，好早。”

语气中露出无比的恭敬。

蓝旗星月堂主沉声道：“两位属于何堂之下？”

站在左旁的蒙面人回答道：“风虎云龙，排行一，二。”

蓝旗星月堂主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风云堂左右执事，本堂失敬了，还有两位怎还没到？”

风云堂左右二执事同声道：“避免瞩目，分行先后，再过片刻便可到达了。”

这些对答，听得南宫亮心中暗暗吃惊，以“铁血盟”一堂的两位执事及堂主，竟有这份身手，其余再高一层的人物，不言可知。

尤其以其名称之杂，显然组织庞大已极。

他望着祠堂前三条人影，心中泛起一种沉重之感。

就在这时，罗刹婆婆倏然用内功“天籁传音”之术，向南宫亮道：“你看得出场中三人，哪一个是少林‘伏虎罗汉’悟众僧？”

南宫亮心中一愣，星眸一扫，见三个蒙面人，除了身材略有高低外，其余根本一样，那里分得出谁是悟众和尚，谁不是悟众和尚。

分别半天，不禁摇摇头，也用内家“传音入密”的气功，回答道：“前辈，晚辈眼拙。”

“记住，后来的左边一位，现在站在那什么蓝旗星月堂主右手边的，就是少林的悟众和尚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来路上又出现两个装束相同的灰衣蒙面人，疾如飘风，掠落祠堂前。

南宫亮正要听他们说些什么，耳中已听罗刹婆婆道：“孩子，你现在必须监视着那悟众和尚，别让你自己视线混乱。能否查出令尊的踪迹，靠此一举了。同时，老身还要拿他向少林交待。其余的不必多管。”

一听此言，南宫亮忙一敛心神，紧紧注视着场中五人走动的方位。

罗刹婆婆说得不错，这五个蒙面人外表皆是一样，万一稍一错眼，就分不出谁是谁来了。

这时，场中五人已围成一个圆圈，只见那蓝旗星月堂主目光一闪，沉声道：“本堂奉堂主之命，请各位来此聚议，有两件大事，第一，本盟中暴露身份的人已经太多，情势大为转变，因此，某些人，必须迁移活动地点。因为本盟还没有到公开露面江湖的时候！”

语声到此，右手旁的悟众僧倏然截口问道：“依堂主看法，要到什么时候，本盟才能公开武林？”

星月堂主侧目道：“这就是本堂要说的第二件大事了，当务之急，必须先取到全部‘灵天残篇’，练成神功，一举慑服天下，那时我们不必再有顾忌，这点，我想也是各位加入本盟的中心希望。”

南宫亮心中大悟，这些武林高手，其所以变节投靠，原来是受此蛊惑，可见这部奇书，诱惑力真是不小。

星月堂主话一说完，倏然林中响起“咔嚓”一声轻微的断枝之声。

南宫亮真气一提，以为是自己大意，弄出声音，侧首一看罗刹婆婆，只见她如电双目，正不停四扫，白眉紧皱，倏然口角张翕，自己耳中已听到一阵细语声道：“老身想不到除我们之外，还有武林人物潜伏一旁，糟，假如是少林那两个不怕死的秃驴摸到这里来，老身的心机算白费了……”

她这话显示是指少林悟业及慈法两位大师而言。

在这刹那，只见星月堂主倏然冷冷一哼，仰首沉喝道：“何方朋友，既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，让本堂亲近亲近……”

话尚未完，刷地一声，左方第三棵较矮的柏树上，繁枝密叶中，倏然冲起一条黑影，疾如清烟，飘落祠堂之前。

身形一停，场中五个灰衣蒙面人的目光中立时现出一片惊奇之色，一齐躬身抱拳道：“想不到令主驾到，卑职有失迎接！”

那人一身黑衣，黑绢包头，南宫亮一见之下，几乎惊呼出口，这不是“影子血令”还有谁？

“影子血令”屹立场中，衣袖一挥，阴涩涩地一哼，道：“免礼！”

那立在中间的星月堂主道：“今晨令主召见卑职时，曾说不来了，怎么忽又驾到，敢情有什么重要变化？”

只见“影子血令”阴沉沉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令主可否见示？”

“铁血盟中已有外人混入，伏有奸细。”

“奸细？”

五个灰衣蒙面人同时一惊，目光互扫。

就是躲在树上的南宫亮心中也一片糊涂，莫测高深，侧首一瞥，罗刹婆婆白眉紧皱，目注场中，似在考虑着什么。

“影子血令”缓缓走上两步，一双露出蒙面黑绢外，寒若晨星的双目，向五个灰衣蒙面人凌厉的一扫，冷冷道：“五位除下灰绢，让本令主看看。”

五个蒙面人又是一怔，南宫亮耳中倏然响起罗刹婆婆的细语道：“好像，只是骗得过别人，却骗不过老身，这‘影子血令’是假的。”

“假的？”南宫亮心中一愣，几乎失声，忙运气传音道：“前辈，你怎么认得出来？”

“嘿，老身出山秘密探期中，曾三次暗随‘影子血令’，他的一言一动，早已深印老身脑海之中，此人虽装作得微妙微肖，但言语举目之间，状极谨慎，没有真的自然，老身不懂此人伪装而来，用意何在？”

“是呀，前辈看出他是谁吗？”

“要是知道他是谁？老身刚才那番话，岂不是多兜圈子。”

这边两人在树上一问一答，祠堂前却是一片死寂，那黑衣蒙面人冷冷一哼道：“本令主令谕，你们听到没有？”

语声未落，不远处倏然响起一声凄厉的长啸，又是一条黑影，快逾闪电，飘然而至，泻落祠堂之前。

嘿，一身黑衣，黑绢蒙头，竟又是一个“影子血令”。

五个蒙面人浑身一颤，显然心神大震。

那后来的黑衣蒙面人一见场中竟先有一个人，装束与自己一模一样，目光一怔，倏然阴恻恻道：“朋友，你好大胆……”

那假的“影子血令”抢口冷冷道：“大胆的是你，尊驾既然伪装本令主，何不亮出相来！”

后到的黑衣蒙面人阴声长笑：“装得真像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倏然厉声喝道：“星月堂主，风云堂主左右执事，还不动手拿下这伪装之徒！”

五个蒙面人一怔，倏然刷地一声，把两个黑衣蒙面人俱皆围入圈中。

南宫亮心中忽然忆起罗刹婆婆的嘱咐之言，忙将目光，紧盯着悟众僧。

只见假的“影子血令”目光一扫，阴恻恻道：“你们真伪不辨，敢情不守本盟戒律？”

在真假莫辨之下，星月堂主目光一转，倏然朗声道：“二位一般装束，实使属下等无从辨识，敢请二位取出‘血令金印’一辨！”

后来的黑衣蒙面人鼻中重重一哼，紧盯着假的“影子血令”，缓缓伸手向怀中掏去。

假的“影子血令”也装模作样，向怀中掏去。

南宫亮内心紧张地注视着场中变化，他不知道那假扮的“影子血令”，处在这种情形下，该怎么办？依推断，他除了也有一块假造的“血令金印”外，只有出手一拼的一途了。这时，南宫亮耳中倏然响起一阵焦灼的语声道：“糟，后来的是真的‘影子血令’，那假的必死无疑了。”这是罗刹婆婆的语声。

南宫亮侧目一瞥，见她满脸凝重之色。不由忙运气传声道：“前辈，敌人之敌，也是我友，我们难道能睁眼不救吗？”

“要是救他，悟众僧一跑，老身拿什么向少林交帐，唉，真该死，真该死。”

显然，罗刹婆婆也内心紧张，有点左右两难。

这时，场中那真的“影子血令”发出一阵阴恻恻的笑声，右手手臂已缓缓缩出。

但那假的“影子血令”也同样镇定如恒，右手缓缓拔出腰际……

四面围住的五个蒙面人目光瞬也不瞬，紧紧注视着两“影子血令”的右手，看看谁能掏出唯一代表“铁血盟”首领的表帜——“血令金印”。

就在这当口，一条人影，从林中突然冒出，掠落祠堂之前，南宫亮目光一瞥，心头大震，暗呼道：“怎么又是一个‘影子血令’？”

那突然出现的人影，也是一身黑衣，头包黑色密绢，只见他身在半空，发出“咦”的一声惊诧声，倏然阴恻恻道：“嘿！想不到有这许多人冒充本令主，打！”

身形凌空一旋，双掌一翻，就向场中两个真假“影子血令”疾劈而下……

二十五

这第三个黑衣黑绢蒙面，真假莫辨的“影子血令”一出现，不但南宫亮大为惊愕，就是本来屹立场中的两个“影子血令”，也同时发出一声惊咦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第三个“影子血令”双掌凌空下拍，两道威猛无比的掌劲，已分向场中两个“影子血令”撞去……

在这种危机一发的刹那，场中两个“影子血令”那还有时间现出“血令金印”，双双发出一声冷哼，刷地一声，退身三尺。右手已自腰中抽出，曲肘当胸，以防追击。

令人惊异的，却是这两个“影子血令”退闪的身法、距离，竟然一模一样，不差分毫。

这在真的来说，固然容易，但在假的，要如此模仿，却非有超人的应变能力，无法办到，这情形，南宫亮几乎为之击节而叹。

后来的黑衣蒙面人一击未中，似乎也不知道对那一个先出手才好，立刻停在场中，目光灼灼循扫，面巾中发出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！

这时，南宫亮侧首一瞥身旁的罗刹婆婆，见她脸上也是皱纹重叠，眉心紧锁，神色一片茫然，显然也猜不透其中奥妙所在。

尤其外围的五个灰衣灰巾蒙面的“影子血令”手下，眼见这种情形，露出蒙巾的双眸，不时对三个衣着神态一模一样的蒙面人扫视着，显得内心焦灼不安。

浮云掩月，时阴时暗，这五陵墓地上，虽然有这么多人，气氛却静寂沉重无比。

墓草摇曳，树影映月，婆婆的黑影，犹如鬼魅乱舞，令人感到恐怖而窒息。

蓦地，场中响起一阵阴沉无比的语声，道：“外围堂主及盟友，易地等候指示，先退！”

语声似远而近，飘忽不定，但入耳清晰无比，显然以内功发出。

以南宫亮的功力，竟也无法分辨出自那一个蒙面人之口。

外围五名灰衣人一听此言略微一怔，倏然齐声道：“恭领命谕！”人影齐晃，迅速向四周纵跃而去。

南宫亮见形势一变如此，心中不由想起悟众和尚，正自一怔，耳中忽闻罗刹婆婆道：“这一来，老身的计划已被打破无遗，抓不住悟众，怎向少林交待，少侠等一等，老身去去就来。”

语声一落，身形已疾掠而起，向左方一条灰影急追而去。

奇怪的是场中三个“影子血令”，对五个“影子血令”手下爪牙的遁走，谁也没有出手阻拦。

南宫亮耳闻罗刹婆婆之吩咐，决心搞个明白，心想：刚才的话不知是谁说的，下这命令的人一定是真的“影子血令”……因为，他在目前，尚不愿将“铁血盟”公诸武林，自然不愿这些由各门各派叛变过来的武林高手，由暗变明，被人揭开真面目，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

但继而一想，假的“影子血令”也可能假传令谕，因为拿不出“血令金印”，岂不立刻露出马脚，遭到围攻。

他反覆思索，终想不出一个能辨出真假的方法。

但事实上，这三人之中，必有一真二假。

罗刹婆婆既称第一个是假的，那真的不是第二个，就是第三个了。

这里南宫亮思潮起伏，场中已又响起一声阴恻恻的语声：“是哪一位以内功散音之法打发他们走的？”声音发自第三个出现的蒙面人口中。

第二个出现的蒙面人冷冷一哼，道：“这话多余，在下要看看你们两位的真正面目是谁？”

语声一落，身形已动，右手电掣而出，向发话的蒙面人头上黑绢抓去。

这一着奇快无比，眩人眼神，但发话的蒙面人阴沉一嗤，上身斜闪，反切对方右腕，左掌直击而出，下攻小腹，避招攻敌，一气呵成，出手之快，丝毫不输对方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，第一个出现的“影子血令”，身形一划，向第二个出现的蒙面人夹攻而上，口中冷冷道：“在下也想看看你是谁？”

劲风飒飒，罡气四溢，威力之强，竟也江湖罕见。

这一动上手，彼此方位互错，只见黑影晃动，再也分辨不出谁是第一个出现，谁是第二个第三个出现的了。

南宫亮一见三人动上手，不由暗自一喜，忖道：“以真的来说，当然不愿别人混充，而以假的来说，其所以冒充，当然是与自己一样，想查探底细，予以揭破，这一动上手，都志在必得，在生死之搏中，双方一定会施出看家绝学，我只要看清谁施出‘乾坤一元掌法’，岂不谜题自解。”

心中想着，立刻紧张地注视场中三人出手的招数。

这时，场中三个真假“影子血令”打得激烈非凡，出手之迅快诡异，令人脑昏目眩，四溢的劲气，使四周的松柏，响起如狂风吹打的簌簌之声。

以南宫亮目前的功力，足以洞察秋毫，可是场中五招一过，南宫亮反剑眉紧皱，心中更加迷茫起来。

场中三个“影子血令”出手的招数，皆是各派杂学，一会儿是武当的“大罗九式”，一会儿又是少林的点穴术，同样的招法，三人同时使用，却没有一人施出“乾坤一元掌法”。

显然，三人皆想隐蔽身份，俱没有施出本身绝学。

南宫亮主意落空，内心顿感不耐，暗思自履江湖以来，与仇人一直像在捉迷藏一样，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到，更不用说看清对方真正长相了，有这种机会，怎能再予错过。

他内心渐感焦灼，意念飞转道：“在他们势均力敌之博击中，我何不突出奇袭，用‘无影神抓’中的一招，‘月影覆地’，抓下三人蒙面黑绢，看看谁是‘影子血令’？假装的人又是谁？”

但他没有考虑到，就是三人皆露出真面目，如皆是不认识的人，又如何判断真假。

南宫亮此念一起，立刻运气周天，弓身从树杈中，激射而出。

身在半空，一声清叱，双手十指幻影而下，施的正是“无影神抓”中的一招“月影覆地”，曲肘伸缩间，奇快地向三人面门抓去。

但场中搏斗三人，一闻场外枝叶微响，已有惊觉，南宫亮出现虽快，手指就将沾到三人门面，几乎同时，三个真假“影子血令”刷地一声，分三个方向，退开一丈。

毫厘之差，一招绝学，竟然落空，南宫亮身落当中，不由一呆！他星眸迅速一轮环扫，正欲发话，但三个“影子血令”一见是南宫亮，也同时一怔！其中一个倏然冷冷说道：“既有别人插手，恕不奉陪！”

语声一落，人已向场外疾掠而去。

几乎同时，另两个蒙面人一声冷哼，身形也激射而出，衔尾急掠，走的竟是同一方向，也不知是想追赶先走的蒙面人，抑是……

南宫亮见状大急，脚下一垫，长身飞扑，暴叱道：“你们都给小爷留下来！”

同时右掌猛推而出，一道狂飚直向最后一个蒙面人背心击去。

那人蓦地身形一折，方向不变，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避过一掌，用传音入密的功夫道：“南宫亮，你找错了人！”

南宫亮闻言一怔，旋即冷笑道：“不论是真是假，我终要留你们下来，看看到底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这几句对话对答工夫，前面两个蒙面人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眼前蒙面人陡然加速身法，向前飞驰，口中道：“南宫亮，将来你自会知道，告诉你，我并不是‘影子血令’。”

南宫亮一见三个仅剩一个，怎肯放松，轻易信任，长笑一声道：“你既然不是，又何必怕我，同仇敌忾，大家见见面，岂不更好。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。”

“我南宫亮就不信。”

蒙面人急道：“敌人隐现无常，我们这样见面，有害无益。”

两人一逃一追，已出去二里，南宫亮闻言目光一扫，山岗起伏，已出五陵墓地，四周乱石嶙峋，远处密林纵横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危言耸听，你以为我追不上你么？”

刷地一声，凌空疾起三丈，如矢激射而泻。

“杨枝甘露”所孕育的神奇功力果然不凡，南宫亮这一提足真元，立刻把距离拉近，仅距两丈有余。

这时，两人已驰近密林，南宫亮见状大急，正想运功超过前面截拦，倏见蒙面人身形一停，自黑绢中发出一声长叹道：“南宫亮，我何尝不想见你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一闪，倏又道：“不行，有人来了！”

南宫亮一怔，侧首望去，果见左方远处，乱石丛中，两粒黑点，跳跃而至。

蒙面人竟趁南宫亮一怔神的刹那，嗖地一声，向密林中窜去。

南宫亮惊觉已晚，勃然大怒，厉喝道：“朋友，好诡计，看你逃得了么？”

也不管来的是谁，身形疾速一划，掠入密林，双掌一翻，横扫而出。

哗啦啦地一声，满天枝叶如尘沙而落，扫目一看，林中一片漆黑，那还有半丝人影。他定了定神，摒息暗听：发觉右侧远处有一丝轻微的拨枝之声，不由肚中一声冷笑，立刻向出声方向，闪身擦树疾走。

一进五丈，果然隐约看见一棵树旁有一条黑影晃动。南宫亮心中一定，冷笑道：“还往哪里跑！”

身形电掣而起，右臂一伸，向那黑影抓去。

噗地一声，抓个正着，但他却重心陡失，反而冲出三步，险些撞在树上。

原来手中抓的是一件黑色长袍，哪里是蒙面人，对方施的竟是金蝉脱壳之计。

南宫亮星眸迅速一扫，空林寂寂，再也没有丝毫声息，不由心头恨得发痒，双手一分，正想撕裂这袭黑衣，陡见黑袍领口中，竟结着一条白手绢。

他微感一怔，迅速解开，鼻中已闻一丝幽香，显然是女子之物。

尤其白手绢非丝非缎，质料极好，显见持用之人，出身很不寻常。

难道那蒙面人是个女子，难道“影子血令”是女子不成？南宫亮心中迷雾丛生，摊开白绢一看，心头又是一怔。白绢上潦草地写着八个字：“莫急见面，同缉仇人”书写用的是黑色眉笔。

这时南宫亮心头一片茫然，依留字来看，此人仿佛与自己关系极深，又是女人，那是谁呢？

他想起这黑色长衫，极可利用，于是一束成带，围在腰间，把白绢揣入怀中，脑中却仍回想着刚才蒙面人的话。

他依稀体味出她刚才话声清脆，的确是女人声音……

林外忽起一阵衣袂飘空之声。

南宫亮立刻打断思绪，纵身而出。

身形刚出密林，陡见一条灰影，迎面飞冲而至。

一见是“铁血盟”人物，南宫亮正好有气无处出，一声暴叱，双掌反背拂出，用的是“云雾封穴”手法。

灰衣人一见有人阻拦，大感意外，身形微闪，喝道：“朋友，无怨无仇……”

话说一半，一瞥见是南宫亮，突然顿住，斜刺落荒而走。

这时，南宫亮星眸一闪，见三丈外另一条人影，已转身追了上去，手中提着龙头铁拐，正是罗刹婆婆，不由大喜，正要出声招呼，耳中忽闻一阵细语道：“少侠，别喝破他身份，也别打伤他，只要把他圈回五陵墓地，老身要拿他向悟业和尚交待。”

不用说，灰衣蒙面人必是少林悟众大师无疑了。

耳聆指示，南宫亮长身抄向灰衣人右边飞扑，口中喝道：“朋友，有种停下来，让小爷看看你的尊容。”

这时，罗刹婆婆身形折向左边，长笑道：“朋友，是一号人物，就请与老身说话。”

这一左一右包抄，只留当中一条路，灰衣人只有朝子陵墓地方向遁去。

但他一声不吭，埋头疾驰，显然欲以速度摆脱追踪。

这一逃二追，风驰电掣，刹眼已回到原处，南宫亮暗暗钦佩这少林十八罗汉之一的伏虎罗汉悟众僧，功力果然不凡，身形疾如飘风，难怪罗刹婆婆在不愿伤他的情形下，无法使他就范。

一到坟包累累的墓地，南宫亮与罗刹婆婆会心一瞥，左右加紧夹持，逼着悟众僧向悟业大师等候的地方逃奔。

灰衣人不知是计，当然往露空之处急驰，忽然，罗刹婆婆一声长笑，道：“人到啦，和尚，还不下来！”

语声方落，两条人影，从一棵大树上疾泻而落，一色月白僧衣，手执禅杖，正是悟业大师及慈法大师。正好拦住灰衣蒙面人去路。

灰衣蒙面人一见身入包围，目光倏变狞厉，左手疾向怀中掏去。

在这刹那，南宫亮一声大喝，右掌陡然劈出，左掌五指箕张，幻影无声而起，向灰衣人头上蒙面灰布挑去。

这并发的两招方位出奇，疾速绝伦，灰衣人心中本已惊惶，那想到南宫亮早已洞悉奸谋。

只听当地一声，一筒“黄蜂绝命针”已被震落地上，同时嘶地一响，奇绝天下的一招“无影神抓”，也已把灰衣人面罩抓裂，露出一个光光脑袋，

九个受戒香洞，映月发亮。

悟业大师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果然是你，师弟，你为什么要做出大逆不道，叛逆师门之事？”

罗刹婆婆冷冷接道：“悟业和尚，老身交待啦，别的话少问，先问问‘龙盘玉鼎’是不是他下的手！”

这时只见悟众僧脸色灰败，惨然一叹道：“师兄，原谅我……”

左掌一抬，拍向脑门，噗地一声，血光迸溅，身躯立刻萎顿倒地，魂落黄泉。

谁也想不到悟众僧竟会自裁，要出手阻拦已是无及，罗刹婆婆双脚连蹬，恨恨道：“可恶，不知‘影子血令’控制这么厉害，难道世上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？”

接着摇头一叹，向南宫亮道：“少侠，本想等少林和尚问完，再查查令尊的生死及藏匿的地点，这一下完啦！”

南宫亮凄然不语，神色颓丧，心想：“这一次落空，不知又要等到哪一天有机会……”

只见悟业大师潸然泪下，向尸首双手合十，喃喃道：“师弟，你太不应该了，这种回答，要老僧怎向掌门回报！”

他语音甫落，半空中倏然响起一声佛号，朗声道：“悟业僧，什么事无法回报？”

语落人现，场中已多了三人，众目瞥处，赫然是三位脸泛红光，佛相庄严的白眉高僧，左右二僧各执禅杖，中间一个的手中捧的却是代表掌门之尊的绿玉如意。

悟业僧闻声一惊，回顾一瞥，赫然大震，立刻俯首呐呐道：“不知掌门与护法驾临，乞谅失迎之罪！”

一旁的慈法大师也立刻上前拜见。

南宫亮及罗刹婆婆见少林掌门突然出现，也不禁心头微愕！感到事出离奇。

要知少林门户素严，尤其近年来门下弟子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一派掌门更不轻易下山，如今夜半三更出现荒郊，如非有特别紧急要事，怎会如此。

只见少林掌门百虚上人一瞥地上尸首，脸色微变，道：“悟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悟业忙说出经过。接着道：“掌门能找到此，可是去过‘阎王堡’？”

百虚上人听完禀告，两道冷电，向南宫亮及罗刹婆婆一扫，缓缓道：“唔，黎乙休盛气凌人，要本掌门来此……想不到果然如此。”

说到这里，向罗刹婆婆合十道：“女檀樾三十年未闻影踪，想不到如今又履江湖，指示之德，老僧感谢。”

语气冷峭，内心似乎并无有感谢之意。

罗刹婆婆一愕，倏然朗笑一声，道：“岂敢，你和尚可是恼我老婆子扬了你的家丑？”

百虚上人神色微变道：“老僧不敢如此想，但女檀樾既知于前，不知是否能知于后，再指示老僧一番？”

罗刹婆婆一愕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敝寺玉鼎已再度遭窃……”

“啊！”罗刹婆婆与南宫亮同时惊呼出声。

百虚上人目光如电，接着一瞥南宫亮，冷冷道：“小施主就是洛水南宫之后了？”

一见少林掌门态度似并不友好，南宫亮傲然回答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南宫亮，不知高僧有何指教？”

“少侠信口而言，几使老衲与阎王堡大动干戈，少侠对自己言行是否感到歉咎？”

罗刹婆婆哈哈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上次的事，贵派先错，少侠后错，老身说过，两错相抵，谁也不能再怨谁？”

百虚上人冷冷一哼道：“那么这次呢？”

“嘿嘿，我老婆子又不是你少林门中的看家婆，少林镇山之宝再度遭窃，关我老婆子与南宫少侠屁事？”

“当然有关。”

罗刹婆婆脸色一变，冷冷道：“看样子，我老婆子三十年未曾动用过的飞龙头拐，要对你和尚开戒了。”

“女檀樾听了老僧之言，再说不迟。”

“老身洗耳恭听。”

百虚上人缓缓吸一口气，似在镇压心中激动，缓缓道：“本门玉鼎在三天前遭窃，来人盗了玉鼎不说，尚且留下一笺！”

“笺上难道说是我老婆子出的手？”

百虚上人置若未闻，继续道：“笺上留语狂妄已极，说是如要取回玉鼎，必须老僧交出掌门绿玉如意……”

这话一出，在场众人皆是一惊。

难怪百虚上人亲自下山，敢情事情的确严重。

只见百虚上人继续道：“二位谅必知道，盘龙玉鼎再遭遗失，依照敝派先师遗律，如果无法找回，唯有封门一途，而如将绿玉如意交出，无异少林一脉覆亡，千余少年弟子沦为贼子奴隶，除俯首听任役使宰割外，再无抬头之日……”

罗刹婆婆不耐地打断百虚上人的语声道：“我老婆子不是贵派中人，对这些话听与不听一样，和尚你能不能长话短说？”

“当然，老僧就要说到正题了，檀樾，你知道笺尾署名的是谁？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夕阳神剑南宫冉！”

一闻此言，南宫亮血气上冲，大声道：“以上人这般年纪，竟然相信？——”

二十六

百虚上人冷冷道：“证诸最近江湖传言，老衲不得不信。”

南宫亮心腑快要气炸，怒极冷笑道：“上人何不再打听一下实际情形，家父生死不知，故居鸡犬皆亡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有可能再盗贵寺重宝吗？”

百虚上人闻言神色略为一怔。望了悟业大师一眼，悟业大师微微一叹，点点头，表示此言不假。

罗刹婆婆冷笑接口道：“老和尚，我看你是查不出线索，急得乱咬人啦，三岁小孩也会知道这张留笺是出于嫁祸之计。”

“女檀樾，老衲年已八十，焉有不明之理，但事关少林一脉存亡，不得不向南宫少侠追问……”

南宫亮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是否可将纸笺拿出来一看？”

百虚上人微感歉意道：“知父莫若子，老衲正想请小施主辨明一下笔迹。”说着已从袖中掏出一张摺好的白笺。

南宫亮伸手接过，打开一看，脸色惨然一变……

罗刹婆婆朗声道：“少侠，念给老身听听！”

南宫亮语声微颤地念道：“欲取玉鼎，先交如意，端午之日，泰山之巅，望日亭中，听候回音，约期之前如有意见传达，请找南宫亮即可，中原剑主南宫冉亲留。”

南宫亮念到这里，不由剑眉紧皱，忧虑百结。

罗刹婆婆皱眉道：“这笔迹真是令尊的吗？”

南宫亮黯然点了点头。

他心中一片迷茫，此刻对父亲的实况更加模糊不清起来。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临死前说父亲被人挟持，而现在却出现这张条子，是另有缘故？抑是被迫如此！……

南宫亮怔思至此，望着百虚上人，倏然觉得少林和尚虽然情急固执，但并没有错处，正想歉言致意，罗刹婆婆目中精芒一闪，已道：“此事暗中另有蹊跷，上人以为然否？”

百虚上人因见南宫亮已表示笔迹竟是真的，闻言白眉微皱道：“女檀樾的看法，老衲勉强同意。”

罗刹婆婆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什么勉强，你老和尚肚中主意，老身一清二楚，事情既然临头，老身就承担到底，绝不推诿。”

百虚上人清癯冷漠的脸色，骤然开朗，手抱玉如意对罗刹婆婆施一礼，淡淡笑道：“有女檀樾这句话，老衲就放心了。”

南宫亮这时才恍悟百虚上人倨傲的原因，原来是想把这种重要责任，推在自己二人的头上，如今见罗刹婆婆一口拦过来，不由急急道：“老前辈，现在离端阳仅有两个月时间，万一找不回来怎么办？”

罗刹婆婆沉思片刻，毅然道：“老身一生之中，还没有碰到办不通的事，我倒要看看对方究竟是怎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？”

接着又对百虚上人道：“端阳之日，你老和尚就携玉如意前往泰山，午时左右，老身与南宫少侠必到，那时再见机行事，老身誓与南宫少侠追出盘龙鼎，交还少林。”

百虚上人朗声道：“一言为定，老衲等这就告退了。”

说着双手合十，又是一礼，接着宽大袍袖一挥，喝道：“悟业，将尸体

掬回寺去。”

人已向夜空激射而起。

悟业大师立刻应诺，抄起悟众和尚尸体，与慈法大师等相继追随离去。

五条灰白色身影瞬眼消失在夜色之中，五陵墓地恢复了宁静及凄清。

南宫亮望着五位少林僧的背影，脑中一片紊乱。

罗刹婆婆这时长长一叹道：“少侠，时间已报四更，咱们就在此坐着谈谈，等天亮罢？”

南宫亮默默颌首，与罗刹婆婆在一棵大树旁相对席地坐下，罗刹婆婆接着开口道：“情形仿佛愈趋复杂，但是少侠你不必担心，老身有一种感觉，‘影子血令’之所以要造成这种紊乱复杂的情势，不外乎是想使我们徬徨失措，由此推测，他目前必然极害怕别人揭破他的秘密，因此，老身觉得以不变应万变，只要追查这恶魔是谁，万事迎刃而解。”

“但是前辈，这一点也并不简单啊！”

“唉！老身好不容易查到这诡秘组织的一丝线索，想不到给两个假‘影子血令’把我全盘计划破坏无遗。”罗刹婆婆愤慨地说着，转而问道：“少侠，你把刚才的情形说给我听听。”

南宫亮立刻把刚才情形叙述一遍，接着把怀中白绢掏出，道：“晚辈亲近的人，离的离，亡的亡，实在想不起她与我有什么关系……”

罗刹婆婆伸手接过，目光微瞬，倏然失声道：“啊！这是老身之物……”

南宫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唉！糟，想不到她这么不听话，竟然孤身犯险，万一再有三长两短，老身岂不白费一番苦心！”

罗刹婆婆此刻满面皱纹的脸上，泛起一片忧虑之色，目光不时注视着南宫亮，旋又摇摇头，那种欲语还休的神态，看得南宫亮一片迷雾，诧然道：“老前辈这样说，那第一个冒牌‘影子血令’与前辈必然大有渊源，那她究竟是谁？”

罗刹婆婆黯然一叹道：“老身曾与你说过，她不愿你现在知道她是谁。”

南宫亮闻言一怔，本来迷离的思绪，更加糊涂起来。

只见罗刹婆婆目光倏又变得忧悒无比，长长一叹道：“不过，我觉得并没有瞒住你的必要……”

南宫亮急急道：“那人难道与我真有什么亲密关系？”

“嗯……”罗刹婆婆似尚犹疑。

“那前辈就请快说吧！”

“她是一个女人，在一年前的深秋，经老身在洛水支流旁救起，一直伴同老身居在黄龙山松风坪，从这白绢判断，老身才知道伪装‘影子血令’中的一个，就是她……”

“她究竟是谁？”

罗刹婆婆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绿裳仙子崔宓！”

“啊！”南宫亮闻言猛然一跃而起，扑到罗刹婆婆脚下，半跪地下，激动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说我妈没有死？”

罗刹婆婆怜悯地抚着南宫亮的头顶，摇摇头道：“没有死，她经老身救起后，经过老身一番劝告，决心等待水落石出，同时要老身打听你的消息，唉！令堂当时伤势极重，老身下山时，曾劝她静静休养，并以一生内功修为之法相授……想不到她竟异想天开，扮成‘影子血令’……这举动实在太莽

撞了。”

南宫亮眸中充满了泪水。

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心中是快乐，还是悲伤，这消息实在太出于意外，而且来得太快，脑海中一时之间，竟然无法适应。

母亲的影子，立刻又涌上他的心头，那端庄的容貌，慈爱的神态，活生生的现在眼前，在这刹那，南宫亮周身充满了温暖，夜寒料峭，仿佛都被这份幻影所融化。

他心中喃喃道：“啊！妈，你没有死，但刚才为什么不见我，你知道亮儿每天在想念你啊！”

他脸上感到渐渐濡湿，也分不出露水抑是泪水，在激动的心境中，他不由自主地摸出怀中那只装盛着母亲鲜血的瓶子，呆呆凝视着。

在怔思中，他发现一只手在替自己拭去脸上的泪水。

于是，他抬目一望，眼前母亲的幻影已变成鸡皮鹤发的罗刹婆婆。只见她叹道：“少侠，你现在应该高兴才对，怎地流起泪来……”

南宫亮举袖向脸上抹了一把，呐呐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太高兴了……”

“唉！只是你母亲个性太急且烈，如此急于事功，老身实为她担忧……”

南宫亮倏然一跃而起，急道：“老前辈，天涯海角，我要去找她……”

罗刹婆婆一把抓住南宫亮，沉声道：“她如今行踪飘忽，哪里能找得到她，再说，她之所以不要老身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分心。”

南宫亮内心一片焦急，闻言无奈地仍旧坐下，道：“但是以妈的功力，怎是‘影子血令’的对手，万一……”

罗刹婆婆摇摇手道：“万事虽不能太乐观，也不必太悲观，我现在想查清楚，两个假‘影子血令’，除了一个是令堂外，另外一个是谁？”

南宫亮茫然摇摇头，只见罗刹婆婆沉思顷刻，倏然道：“目前这些谜题以及追寻令堂的事由老身来办，你必须仍旧全心全力地去追查那‘影子血令’的底蕴来历。”

“线索已断，再往何处去查？”南宫亮愁绪百结，说到这里，倏然一拍大腿道：“对，只有先问问地灵神乞，看他这趟汉中得到什么线索没有？”

“不，依老身之推测，你立刻前往滇南清真观，或可与那恶魔遭遇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灵天残篇既有四篇落在清真观手中，如今‘影子血令’消息已得，岂肯放过，老身推测他目前所以行踪秘密，乃因奇书未全，功力仍未到登峰造极地步，故不敢公开妄动，如等奇书全部为他所获，武林将无醜类矣，故你必须去清真观一趟。”

南宫亮一听此言有理，即道：“那么老前辈呢？”罗刹婆婆微微一叹道：“我本可与你同往，但目前已只能暂行分开，为了令堂安危，老身必须追寻到她。”说到这里，缓缓起身，接着道：“不论此行成败如何，老身与你在端午之日泰山之顶再见，现在事已紧张，老身先走一步了。”话一说完，人已向偃师方面掠去，瞬眼没入林影之中。

月影西坠，寒星闪烁，南宫亮怔怔目送罗刹婆婆离去后，又复陷入一片复杂的思潮之中。

不过母亲的复活，使他凄苦的心境，稍为一畅，也因此，使他感到更加焦急。

这时，他又摸出那只磁瓶，握在手中，痴痴怔思着，他感到这磁瓶有一

种极大的温暖，烫着手心，也感到一份沉重。半晌，他又喃喃道：“妈，两年以来，一事无成，仇人太过狡猾，妈，亮儿决尽心尽力，誓必活擒此獠，……”他默默地祷告着，心中仿佛轻松了不少，于是将磁瓶收入怀中，打量了一下天时，立刻就在原地，运功调息起来。三个周天过后，南宫亮倏然醒转，目光一瞥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只见晨雾氤氲，露滴绿枝，空气清新而混蒙。想起罗刹婆婆之言，他拍拍衣衫上的尘露，正想掠身转向驿道，前往滇境，蓦地——周围出现一个个人影，向自己缓缓围拢。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星眸凝光，迅速一扫，竟有八人之多，只因雾气太重，尚难辨出面目，个个长袍飘拂，手中长剑白光闪烁。

他暗忖道：“难道又是铁血盟爪牙？”一念至此，心中不敢大意，反手长剑出鞘，朗声长笑道：“朋友们既然来了，还等什么，我南宫亮这厢候教？”

话音甫落，五丈外包围的八条人影，骤然移动，刷地一声，同时欺近三丈，仗剑屹立，满脸腾腾杀气，十六只眼神，犹如十六道电光般闪烁着。

南宫亮目光一瞥，心头不由一震！

眼前诸人那是什么“铁血盟”人物，竟皆是年老道士，个个法髻高耸，黄色道袍，其中三人正是武当二子归元子、归真子及掌门归灵真人。

一见是武当道士，南宫亮心中暗感不妙，心中一动，立刻先发制人，对武当掌门举剑施礼道：“想不到又碰到前辈，在下这厢有礼。”

接着又对归元子道：“恭贺道长脱困，南宫亮先致歉意

归元子鼻中重重一哼道：“小施主胡诌一言，却使贫道遭受铁牢之灾，你如今尚有何话可说？”

武当掌门接着沉声道：“本派弟子被人囚监尚在其次，而本派却因此与‘阎王堡’种下不世深仇，你南宫亮一言肇祸，害人不浅，少林和尚虽可不究，本派却万万放你不过。”

语声沉凝如冰，脸色冷酷如铁，显然是挟怒而至。

南宫亮辨言察色，知道武当道士一定是在阎王堡吃了亏，归元子虽然被释，但这误会仇恨，显然已移在自己身上，不由暗忖道：“他刚才提起少林，想必是遇到了少林掌门才得知我在此地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先摆脱这层纠葛再说。”

转念至此，朗声一笑道：“贵派是否能放过在下，暂且不说，请问各位得知我南宫亮在此，可是已遇见过少林掌门？”

武当掌门归灵真人冷冷道：“不错，南宫亮，这些都是闲话，如今本掌门问你是否甘愿俯首就缚？”

南宫亮脸色微愠道：“等在下把话说完，再回答前辈之言，请问少林掌门有否对贵派说过‘盘龙玉鼎’再度遭窃之事？”

武当掌门脸色一怔，大感意外，显示少林掌门并没有透露这段消息。

其实，以武当、少林这等名门宗派，重宝遭窃，引为奇耻大辱，非不得已，怎肯轻易透露。

南宫亮见状，脸色倏然一整道：“这次盗宝之人已与少林掌门百虚上人有泰山之约，日期为端阳正午，为辨清南宫一门清白，在下自愿肩任此责，追缉祸首，贵派如能体谅在下，就请静候消息……”

武当掌门归灵真人冷冷道：“如本掌门坚持刚才之言呢？”

南宫亮星眸凝光，沉声道：“那区区只有以剑一搏，但是前辈，你勿忘

要找回‘寒竹剑’，全在端午泰山之会，目前线索未明，自相邀斗，岂不正中了贼子分化之计，愿掌门人三思而行。”

这番话说得沉毅有力，听得归灵真人脸色犹疑，砰然心动。

倏见归元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南宫亮，你的话不为无理，既然有泰山之会，本派自会参加，与你有何关连，今天本派仍然要依律擒你回山，待寒竹剑水落石出，再放你自由。”

南宫亮一肚愠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以少林百虚上人尚不敢预料泰山之会凶吉，贵派敢出此狂言？撇开此事不谈，今天要我南宫亮束手就缚，岂非是狂人妄想，在下今天就以手中长剑闯闯武当闻名天下的‘八卦憾魂剑阵’！”

归灵真人本来犹豫的神色，一闻此言，遽然变得铁青，厉声道：“夕阳六式，名闻中原，本掌门正要见识见识。”

话声到此，长剑一挥，武当二子及少清五剑身形齐晃，立按八卦方位，把南宫亮团团围在中央。

个个长剑高举，剑尖朝天，场中一片杀气，直冲云霄。

此时晨雾渐散，阳光映着九柄长剑，闪烁着一片剑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势成骑虎，南宫亮胸坎反而豪气澎湃，剑势斜举，朗笑道：“相搏不能无注，掌门人，如我南宫亮得出此阵，尚请贵派勿再相逼，寻找寒竹剑之责任，在下仍愿承担。”

归灵真人狂笑道：“小施主豪气惊人，如能生出此阵，贫道今后相遇施主，一定避道而行，如你无法冲出剑阵，嘿嘿，只有擒你回山，禁闭于武当‘无情洞’中，渡你一生了。”

要知武当“八卦憾魂阵法”为武林中武学之奥秘，自三丰师祖研创以来，尚未被人破过，武当创派两百年余，以此阵护山，频经危难，终能履危转安。

何况主持此阵的是武当掌门加上二子五剑，全系派中剑道顶尖高手，故归灵真人爽快答应。

南宫亮闻言，立刻沉气凝神，道：“掌门既如此说，在下放肆了。”

语声一落，剑势突起，真元贯注剑身，先向站在乾天之位的归灵真人平挥而出。

这正是“夕阳六式”中的第一招“夕阳流霞”，剑尖似吐若吞，幻出一片耀眼光幕，剑气砭人皮骨。

他虽口出豪言，但因首次对付以剑术行世的武当高手，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就在南宫亮长剑刚出之际，场中顿时响起一阵轻啸，只见人影疾速晃动，归灵真人，身形倏隐，接着千条剑芒，已向南宫亮周身攻到。

南宫亮心中一凛，暗忖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武当剑阵果然不同凡响。”他心中转念至此，益发谨慎，招式由实变虚，长剑回圈，曲肘伸缩之间，绽出千条剑影，反迎而上。

由“夕阳六式”一变而为“无影神叟”的“无影三剑”，威力倍增，气势与前大不相同。

只听得“呛，呛，呛……”连声响起，空中爆出一片火花，剑阵转动顿形一顿。

归灵真人见状一惊！他想不到南宫亮小小年纪，内力竟然这等深厚，尤其这一招剑势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神奥出于意表，像是久绝江湖的“无影三剑”，不由心中骇然，一声长啸，正想返转阵势，施出最具威力的“憾

魂七转”。

谁知南宫亮就在这刹那间，见归灵真人身形已转到伤门，知道这武当一派掌门必是阵法之主枢，一声轻叱，长剑已无风电掣而起，向归灵真人周身罩去，同时左手五指齐弹，施出“无形指”法，分袭武当五剑。

这一着快得无法形容，归灵真人啸声刚起，身形方动，南宫亮剑势已到。逼不得已，一招“沙尘迂回”，长剑弧形飞掠迎出。

一旁的武当五剑正要联手相制，陡觉指风划空暴袭而至，不由一骇，拧身闪避。

在这电光石火刹那，只见噗地一声，南宫亮长剑与归灵真人长剑相交，发出一声哑响，南宫亮就借这一震之势，身形已反弹而出，落于三丈之外。

归灵真人想不到南宫亮剑上真力敛而不发，以计出阵，见状不由一呆。

只见南宫亮长笑一声道：“承掌门相让，区区告辞，另图后会。”

语声一落，人已疾如流星，身形三闪，消失于五陵墓地中。

归灵真人仰天一声长叹，喃喃道：“此子能有这般功力机智，实我生平所仅见……唉！罢了……罢了。”

袍袖一挥，人已凌空而起，刹时，八条人影，离开这荒凉的墓地，走得无影无踪。

荒草萋萋。

黄土堆堆。

朝阳洒下一片金光，四周恢复了一片寥寂。

二十七

滇南四季如春。

洱海湖光山色，犹如人间仙境。

时正四月，春风拂柳，游人如织。

但是湖滨林影深处的一座屋宇连亘，屋栊如鳞的道观，却门户紧闭，阒然无声。

只有观门横匾上漆金的“清真观”三个大字，尚映着阳光，闪闪发亮。

午时刚过，观前出现一个吊睛凸额，背插长剑的少年。

他正是依照罗刹婆婆吩咐，千里急奔而来，欲查探“影子血令”真面目的南宫亮。

只是想起与清真观尚有“杨枝甘露”纠葛，故而套上人皮面具，隐去本来面目。

此刻，他望着门户深闭，阒如无人的“清真观”，不由眉头微皱，暗暗忖道：“清真观名震天南，武林中那个不侧目而视，如今观门紧闭，难道已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怔思至此，以为自己来晚了一步，心中暗暗焦急。

心念起伏中，南宫亮灵光一动，目光左右一瞥无人，伸手向门环拍去。

“啪！啪！”两声响过，南宫亮翘首而望，观中竟仍毫无回音。

这情形使南宫亮暗自发怔，正欲长身而起，陡然观门拉开一线，闪出一个年轻道士，向南宫亮深深打量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施主有何贵干？”

南宫亮一见眼前年青道士脸色虽然冷漠，却毫无别的征兆，心中微定，抱拳道：“素闻贵观规模宏大在下想进观随喜一番。”

年轻道士摇摇头道：“本观近日有事，奉命不纳香客，请施主原谅。”

语声一落，也不等南宫亮反应，返身入观，嘭地一声，大门依旧紧紧闭起。

南宫亮本来只准备查看一下动静，见状心中暗笑，立刻转身在附近徘徊起来。

他细察地形地势，脑中细思刚才年轻道士的话。

经过一番推测后，他认定清真观必已遭遇到什么重大的事，决心耐性守候，看个究竟。

于是他翘首四望，转过正门墙角，见一棵榆树，依墙斜伸入观，高耸入云，繁枝密叶，正是良好隐身之处。

主意一决，南宫亮假意浏览风景，沿湖漫步游荡。

时间在他漫步中缓缓过去。刹眼已是夕阳西下，暮色四起。

南宫亮立刻又转身向清真观行去。

天色渐黑，游人已稀，南宫亮这时不走堤边道路，借着树木隐身，恍如一缕轻烟，直奔清真观右角围墙边，一到那棵高大的榆树之下，悄无声息，嗖地一声窜上树枝，隐入密叶之中。

他选好一个良好位置，轻轻坐下，掏出干粮果腹。

夜风吹拂，幽静的四周响着一片天籁。

天上银河星群灿烂，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春夜，可是南宫亮俯视清真观中，一片漆黑，灯火不举，死沉沉的气息，令人有一种悚然恐怖的感觉。

约过半个时辰，南宫亮屏息静气，正感烦躁之际，蓦地，“清真观”后

殿中飘出八条身影，掠落前院之中。

这八个道士身形一停，星光之下，南宫亮凝神俯视，赫然是名满江湖的清真八仙。

只见为首的天风道长低声道：“强敌今夜前来，稍等如出手，务必联手制击，发挥合击之术的高度威力，切忌盲动，今夜之战，实系本观存亡之机，尚请各位师弟群策群力，勿为敌所趁！”

这番话声虽低，但南宫亮却听得异常清晰，心中悚然一惊！

以天风道长之言，及现状来看，清真观外驰内张，早有防范。但所谓强敌究竟是谁呢？难道就是“影子血令”？

他这边念头未落，观外陡然响起一声凄厉长啸。

啸声起于林外，尾音一落，清真观的风火砖墙上，已出现一个全身漆黑的蒙面人。

这份神奇的轻功速度，看得前院中的清真八仙齐是一惊，刷地一声，身形齐动，三二成行，形成六角方位，手中拂尘一挥，银丝和风轻啸，院中顿时漫起一片杀机。

南宫亮耳闻啸声，目光一瞥，心中一阵激动，暗暗呼道：“果然就是‘影子血令’，罗刹婆婆的推测一点不错，难怪清真观如临大敌，敢情这魔头真是为‘灵天残篇’而来！”

只见“影子血令”阴恻恻一笑，露出黑绢的一双寒目向场中一扫，阴声道：“天风，初更已至，你这是给本令主的回答么？”

天风脸色沉肃，仰首缓缓道：“如朋友愿收回成命，贫道等也不愿兵刃相见”

“影子血令”哈哈狂笑道：“收回成命？笑话，本令主向例言出必行，天风，本令主三日前留帖给贵观充分时间考虑已称优容，难道贵观要自取灭亡？”

天风冷冷道：“滇南清真观屹立江湖百年以来，尚未被人以武所屈过，尊驾以为只凭一纸留帖，就能吓住本观，岂不太过自大……”

“影子血令”鼻中重重一哼，阴森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贵观是不肯交出‘灵天残篇’了？”

天风冷笑道：“不世奇宝，有缘而获，岂能凭空送人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语声更加阴涩，缓缓道：“天风，贵观观主天玄老道怎不出来？你作得了主么？”

天风厉声道：“尊驾这番话何不等闯过八仙阵再问，此刻岂非问得多余。”

南宫亮身在树上，紧张地注视场中情形，心中忖道：“敌人已现，我是坐待变化呢？抑是此刻出面？”

正在犹疑不决，只见“影子血令”倏然冷笑道：“牛鼻子，不给你厉害看看，你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区区合击之术，怎能难得了本令主。”

语声一落，双掌接连两击，蓦地一条灰影曳空而至，停身墙上，现出一个灰衣蒙面之人，从包头灰绢中响起一阵语声道：“恭候令主命谕！”

清真八仙神色一怔，就是南宫亮也暗暗为清真观担心，这情形分明暗中“铁血盟”爪牙来了不知多少，对‘灵天残篇’志在必得。

只见“影子血令”一挥手道：“三招之内，使场中八个牛鼻子拂尘出手，再给天风一些苦头尝尝。”

这番话加上不屑的语声，听得清真八仙神色连变，个个脸上浮起一层愤

怒的杀气。

要知道清真八仙也是武林中一等高人，何况八人联手？要说三招之内震脱他们兵器，谁肯相信？

“影子血令”的话，简直把名满天南的八仙看得像三岁孩童，天风道长等师兄弟，焉得不怒？

天雷道长首先忍不住厉声道：“尊驾好狂的口气，何不自己下来试试！”

那灰衣蒙面人阴恻恻道：“血令金身，与你们牛鼻子动手，岂不贬了身份，区区一人足够使你们鸡飞狗跳了。”

话声甫落，右手一抹腰际，呼地一声，一条丈八软索已掣在手中。

南宫亮一见这长索，暗自心凛，心中呼道：“啊！是‘阴世君子’纪独人！”

不错，这灰衣蒙面人正是曾经隐伏“阎王堡”任总管之职的纪独人。

此刻，南宫亮不禁暗暗为清真八仙担忧，在他几次与双方交手经验中，“阴世君子”的功力，实比清真八仙高出太多。

就在他思潮起伏的刹那，纪独人身形已经轻轻飘入院中，面对清真八仙列布的阵式，冷笑道：

“牛鼻子，就先试试区区索上招式。”

语声中，呼地一声，黑黝黝的牛筋软索，漫空向天风道人的拂尘上绕去。

几乎同时，天风道长一声大喝，拂尘平挥，不碰长索，却纵身向纪独人扑近。

要知道天风道人也是一流高手，知道在这种外门兵器下，只宜近袭，不宜远攻，岂能让纪独人施开手脚。

他这一动，阵势已展，只见八道银光，如八只莲蓬，电掣般向前涌去。名震武林的玄天十八拂，合八人之力，向纪独人逼进。

幽幽劲气，透过拂尘，源源涌出。织成一片无形的罡网。

但纪独人第一招本是虚招，一见对方拂尘围到，倏然发出一阵长笑，身形如电而升，长索向下一圈，刷的一声，向满场银光扫去。

这一招角度之奇特，招式之诡异，使人无法意料。

只见纪独人长索向上一带，阴喝道：“着！”

随着喝声，场中立刻响起一阵惊呼，只见清真八仙阵式大乱，三柄拂尘已被长索卷在半空。

纪独人长索一抖，三柄拂尘凌空飞泻，呼地一声，如灵蛇骚游，长索又向惊惶失措的天风身上绕去。

这变化本在刹那之间，南宫亮心中一惊，正想纵身解救，蓦地，正殿中响起一声大喝，涌出十余个道士，其中一个长鬓飘拂的老道，如矢激劲而出，手中银丝拂尘一招“纯阳降魔”，抖起一片银光，疾向半空中的“阴世君子”递到。

“阴世君子”长索一收，身形一拧，仍退站至风火砖墙之上。

长鬓道士一招解救了天风危机，飘落地上，墙上的“影子血令”已冷冷道：“本令主以为你玄天观主躲在庙里，不敢出来了，时间已到，老道士，你是预备交出‘灵天残篇’呢？抑是准备玉石俱焚！”

长鬓道士苍老清癯的脸上一阵蠕动，仰天狂笑道：“耳闻尊驾手创‘铁血盟’，企谋‘灵天残篇’，秘图大举，但今天要想在清真观中逞雄，除非本观主横尸当场！”

“影子血令”阴恻恻一哼，道：“玄天老道，你以为你还能活得很久？”

话声一落，手掌三击，蓦地观外涌来十余道灰影，掠落墙上，一个个灰色长袍，灰绢包头，举动诡秘。十余道寒光闪闪的眼神，露出蒙面包绢，向场中扫射。

“影子血令”摆手道：“不是本令主自夸‘铁血盟’中任何一位的身手，皆不在贵观任何一位高手之下，老道，你再想想，是要宝还是要命？”

玄天观主一见出现这么多灰衣蒙面人，脸色更加透现一片凝重，冷冷道：“尊驾持势凌人，清真观也只有拚命周旋，今天就是本观主血溅五步，你也休想得到‘灵天残篇’。”

语声方落，后殿中倏然响起一声惨嚎。

玄天道长闻声脸色一变，蓦见一个年轻道士跌跌撞撞地从殿后跑了出来，浑身满是鲜血，显然已身受重伤，口中大声道：“启禀观主，精舍被劫，古月师兄身伤，玉……玉牒已失……”

玄天道长神色大变，身动如风，刷地冲近受伤道士，一把抓住臂膀道：“下手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受伤道长仿佛受不住伤痛，语声未完，竟昏了过去。玄天道长这时也顾不得门下伤势，双目赤红，火光闪烁，仰首大喝道：“影子血令，是你下的手么？”

“影子血令”仰首一阵阴森而得意的长笑道：“不错，本令主早已说过，向例言出不收。”

“好恶贼，你怎知道观主的‘灵天残篇’是放在玉牒之中？”蓦地，东边墙上响起一声冷笑，接口道：“这并不算稀奇，有此奸细潜伏道长身旁，贵观中还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别人耳目！”

语声中，一条人影，摔落院中，嘭地一声，正好落在玄天道长脚前。

玄天道长目光一瞬，见一年轻道士，躺在地上，不能动弹，显然血穴已经被制，不由失声道：“是古月……”

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随身的徒儿，竟然逆叛，脸色倏然悲痛已极，扬手向地上拍去，口中厉喝道：“该死的逆徒……”

嘭地一声，接着地上响起一声凄厉的嚎叫，那受制的道士竟因一念之差，死于自己师父，玄天道长手下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影子血令”阴叱道：“朋友，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，想不到你冤魂不散，竟敢破坏本令主行事。”

玄天道长一时气昏了头，耳闻语声，侧首一望，这才看见墙上多了一个黑绢包头，一身黑袍与“影子血令”装扮一模一样的蒙面人，不由一声惊噫，心头反而糊涂起来。

身在树上的南宫亮此刻心头大震，暗暗呼道：“这一定是母亲……”

这时，他心头一阵激动，满腔热血如水沸腾。

只见东边墙头的黑衣蒙面人嗤然道：“不知道谁破坏谁的行事！”

话刚说一半，玄天道长倏然大喝道：“这位朋友，既承指示本观叛逆之徒，请问‘灵天残篇’现在何处？”

“当然在我身上。”

“影子血令”倏然一声阴叱，身形疾速无伦地向东边墙上扑去，双掌一分，斜击而出，口中冷笑道：“灵天残篇在你身上，向你拿也是一样！”

南宫亮见状大惊，他知道自己母亲的功力绝对不能与“影子血令”相抗，情急之下，一声轻叱，身形激射而出，反手长剑出鞘，一招“无影三剑”第一式“灵幻影灭”，就向“影子血令”撩去。

剑化千条，似有若无，罡浪波涌中，“影子血令”腰身一拧，左掌倒拍而出，横掠三丈，目光一瞥后，不由怔然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南宫亮狂笑道：“是你对头冤家，再吃我一剑！”

他一击不中，剑式回圈，跟着“影子血令”身形，凌空又发出第二式“太虚千景”。

这一招变化繁复，剑势神奥，令人只见一片光幕，不知剑势所指何处。

一旁的纪独人首先一声大喝，丈八长索，呼地一声就向南宫亮身形横里卷至。

南宫亮心中一凛，剑势不由一顿，口中大喝道：“清真观各位道长，还不动手，等待什么？”

身形微沉，避过长索，仍向“影子血令”追击而去。

院中的清真观道士本被场中千变万化的情势怔住，耳闻喝声，修然清醒，玄天道长及清真八仙，齐声大喝，向墙上的铁血爪牙扑去。

就在这时，“影子血令”寒目一闪，倏然大喝道：“盟友们速退，搜查那蒙面人去向要紧。”

身形微沉，避过南宫亮追击之势，回首冷冷道：“小子，有一天够你瞧的，今天且再放过一遭。”语声甫落，人已疾速飘出七丈。

南宫亮星眸一瞥，刚才那东边墙上的“影子血令”果然已趁忙乱中离去，但他那肯放过眼前的真正仇敌，厉叱道：“恶魔，今天你就是跑到阎王殿，小爷也要追到你南天门！”

提起全身真元，衔尾疾追。

（请看中集）

